「普通人都能懂的」哲学家解构系列

普通人都能懂的马克思

一个人、三个世界，与 SDE 的解构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出版信息页

书名：普通人都能懂的马克思

副题：一个人、三个世界，与 SDE 的解构

著者：王德生

出版：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新加坡

编号：德麦国际专著第 143 号

ISBN：979-8-90690-433-1

定价：US$30

版次：2026 年第 1 版（统稿本 v1.5）

规模：前言、导读、导论、十六编七十一章、插曲一篇、结语、参考书目、二十二附录、后记，约 30 万字

执笔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口述承重命题与裁定，Claude 执笔与统稿。本书的判断、口径与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口述给出；文字在其指令下由 AI（Claude）协作成稿，并经其审定。

引文说明：书中马克思的原话，多数以转述出之，读者应把带引号处理解为「大意如此」；少数用来抓现行的关键句附德文原文与作者自译，出处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MEW）卷页；凡未核到原版者标【待核】，不加引号。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转载。

✳

作者介绍

王德生，SDE（显露 Show · 差异序列 Difference · 特征纠缠 Entanglement）本体论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创始人、董事长。

他出生于中国湖南乡村，父亲是农民。1990 年考入湘潭大学，后在中国科学院获得计算数学博士学位并从事博士后研究，专业方向为有限元方法与网格生成（Voronoi、Delaunay、CVT）。此后先后任教于英国斯旺西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05 年携家人定居新加坡。

他的思想体系经历了四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7—2022）、321 智慧系统（2022—2024）、SIO 本体论（2024—2025）、SDE 本体论（2026 至今）。他在德麦国际出版社已出版哲学、教育、健康、语言、数学等领域的专著一百五十余种，其中「普通人都能懂的」系列以 SDE 解构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本书是该系列之一。

前言

◆ 一、你一句也没读过他，却天天在说他的话

「说到底还是钱的事。」「屁股决定脑袋。」「人是环境的产物。」「实践出真知。」

这些话，你可能一辈子没去查过出处，可你一定说过，也一定听别人这样说过你。吵架吵到最后，一方冷笑一声：「你这么说，还不是因为你是既得利益者。」另一方就哑了——因为这一刀太好用了，它不跟你讲道理，它查你的出身。

这把刀，是一个一百多年前死在伦敦的德国人磨出来的。他叫卡尔·马克思。

他生于一八一八年，死于一八八三年。一生被三个国家赶走过，在伦敦住了三十四年，几个孩子死在穷里，靠朋友从工厂寄来的钱过日子，写了一部他自己只来得及出版第一卷的大书。他死后一百年，这个世界上差不多一半的地方，都按着据说是他的话重新安排了自己。

这样一个人，普通人为什么还要读？因为你每天都在用他的刀，却很少有人告诉你：这把刀有两面。一面对着别人——查别人的出身，查得又快又准；另一面对着拿刀的人自己——他自己的话是从哪里来的，却从来不许查。

这本书就想把这两面都摆到你面前。

◆ 二、讲，还是拆

讲一个哲学家，像导游：站在他旁边，替他把话说清楚。你始终在他的逻辑里走，讲得再好，他那座房子还是那座房子。

拆一个哲学家，像结构工程师：爬进墙里去看，哪根梁在承重，哪根是后加的装饰，哪根早就裂了、只是刷了一层漆。

这本书是拆。

拆不是推倒，更不是骂。一个思想家越了不起，他的问题被逼得越尖，他的裂缝才越有意义；二流的思想家哪里都软，拆不动。马克思拆得动，而且值得拆——因为他那座房子里，有全人类最好的几根梁。

本书用来拆的，只有一把尺子：一样东西，是本来就在那里、等人去找到的，还是在某片土里、沿着某条路长出来、稳下来、又回过头来改写那片土的？前一种叫「发现」，后一种叫「发生」。这把尺子不判谁对谁错，只看一个人在哪里开门、在哪里关门。

◆ 三、为什么是普通人

有人会说：马克思是给学者读的，给革命家读的，普通人读他做什么？

可他问的那几个问题，菜市场里的人天天在问。

一个外卖骑手问：我跑了一天，平台拿走的那一截，凭什么？这是《资本论》第一卷那道题——一笔账算来算去都是公平的，最后怎么就多出来一块，那一块又归谁。

一个刚工作的年轻人问：我明明每天在干活，为什么越干越觉得这不是我的活？这是他一八四四年写在巴黎手稿里的那个词——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回过头来管住了自己。

一位母亲问：孩子变成现在这样，是我的错，还是这个环境的错？这是他一八四五年春天写在一张便条上的那一句——环境改变人，改变环境的人自己也在被改变；可那张便条的下一条又说，人的本质不过是一堆关系加起来的总和。两句话放在一起，这位母亲会更糊涂还是更清楚？这正是本书要替你拆开的地方。

他的问题从来不在书斋里。他的答案一半在书斋里——这本书要做的，是把那一半从书斋里请出来，放回日子里，看它还站不站得住。

◆ 四、这一次，给他一整本书

这不是马克思第一次出现在本系列里。在这本书之前，他已经在好几本书里露过面，每一次都被下过一个判断。这本书接着那些判断往下判，不改判。

《普通人都能读懂的马哲》（德麦国际专著第 123 号）拆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张大桌子。那本书有一章专门写他本人，结论是：他身上落了三刀，三刀全落在吃饭穿衣的世界里，所以他把那个世界写成了一切的根；他撬松了「世界是现成的」，没有撬动「必须有一个根」。那本书还有一章，叫他「最好的一刀」——《资本论》前七章从一本账的余数里找出新东西的办法；最后一章，写了「欠他的四样」。

《发生学哲学的萌芽》（第 118 号）单给他一章，只用他一句话：改变环境的人，自己也在改变中被改变——这是十九世纪把「回写」说得最干脆的一句；可这一句在抽屉里躺了四十三年，没人接住。

《秋金讲费尔巴哈》（第 186 号）说：他把架在两岸之间的那座桥，从「看」换成了「做」，两岸还在。

《西方哲学2500年：发生对发现的否定序列》把他排在第十七环，给他的标题是：给一切发证的人自留免检。

这几本书各自照亮了他的一侧。这一次，给他一整本书。

和《马哲》那本书的分工要先说清：那本书拆的是一张桌子，桌子上许多钉子是他的朋友恩格斯、是后来的列宁、是更后来的人钉上去的；这本书只拆马克思本人，从一八四一年他那篇博士论文，到一八八三年他死前的最后几封信。凡是恩格斯说的，算在恩格斯名下；凡是后人说的，算在后人名下。

◆ 五、一个类比：同一个世界，为什么看出不同的真理

借用王德生博士的思想历程作一个类比，可以把马克思放进一个更近的来龙去脉里。

王德生博士的思想走过四站。第二站叫「321 智慧系统」（2022 年 10 月至 2024 年 7 月），用存在、矛盾、视角三样东西去回答一个问题：同一个存在，为什么不同的人看出不同的东西？走到这一站的尽头，他判定：这条答案听起来很对，其实是错的——它撞上了一个巨大的亏空：这份知识，到底归谁？

马克思正好站在这道题上。同一个世界，为什么老板和工人看出两种「真理」？他的回答比「视角不同」更硬：你看出什么，是你在生产里站在哪个位置决

定的。到这里，这把刀锋利无比。可接下来他还要回答一个问题：那么他自己这个回答，是从哪个位置看出来的？他的答案是——有一个位置的视角，恰好和历史的规律重合，所以从那里看出来的不是偏见，是科学。

这一步，正是第二站尽头那道亏空的样子：知识归谁？归那个「恰好客观」的位置。本书要做的，就是把这一步放慢，一格一格地看。

◆ 六、本书的判词

本书对他的判断，压成一句话，是这样的：

他的现实世界是发生——改造世界；他的理念世界是发现——普遍规律、本质、第一性；他的自我世界，在发现和发生之间摇荡。

这里说的「三个世界」，是这本书看人的三块地：手上碰的世界（吃饭穿衣、工厂、机器、钱），脑子里想的世界（道理、规律、制度），心里的世界（我、你、他，记忆、情绪、意志）。一件事在一块地上通了，不等于在另两块地上也通。

马克思在第一块地上是发生学家：世界是人改出来的，改的人自己也被改。在第二块地上，他是发现学家：他把自己看见的东西写成规律、写成本质、写成谁在先谁在后——「决定」「归根到底」「不可避免」。一个一辈子查别人怎样把自己的道理说成永恒真理的人，最后把自己的道理，也写成了一条永恒的规律。在第三块地上，他来回摇：一八四四年的巴黎手稿里，人按照美的规律构造，人的本质在活动里长出来；一八四五年春天的一张便条上，人的本质成了「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空的、派生的、虚的人性。他自己的一生也在两边摇：被三个国家赶来赶去，孩子死在穷里，满身是痈，照样写到半夜；这个人心里的世界，比他书里给心留下的那一格，要大得多。

还要补上一笔，这一笔是这句判词的钥匙。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写在那张便条最后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很多人把它记成「哲学的使命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这句话一出，发现学的地板第一次被撬松了——世界不是摆在那里等人去看清的，是等人去改的。

可是，他要改造的是哪一个世界？是手上碰的那一个：工厂、工作日、工钱、所有权、国家机器。脑子里想的那个世界——尤其是他自己将要写下的那几条规

律、那个「第一性」、那个「归根到底」——不在他要改造的清单上。别人的道理，他一条一条查出身，拆给你看是从哪块土里长出来的；他自己的道理，写好了就不许再改，只许拿去用。

改造世界的人，拒绝改造一个世界。三个世界之所以分成两种法，缝就在这里。

这一句判词有一个物证。一八五九年，他在一篇序言里写下了后来最有名的那句话。同一段里，前一句用的动词是「制约」，后一句换成了「决定」。十四年前，同一个意思他写的是「生活决定意识」；十四年后，「生活」换成了「社会存在」。一个留着余地的词换成一个不留余地的词，一个可以去查的词换成一个查不到的词——一支给一切思想查出身的笔，没给自己这一笔查出身。本书第八编专讲这件事。

判词能被推翻，才配站在第一页。本书在导读里写明它在什么情况下算错，在结语里回来报账。

◆ 七、为什么是现在

因为一台会说话的机器来了。

它读过的书比任何人都多，说出来的话每一句都是从海量的文字里一步步算出来的——从头到尾是一场发生。可它的话一出口，我们最常听见的评价是：「AI 发现了」「数据不会说谎」「算法是客观的」。一场彻头彻尾的发生，被登记成了一次发现。

这一幕，马克思一百五十年前就写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穿上了一件物的外衣，看起来像那件东西自己的属性——他管这个叫拜物教。今天这件外衣换了面料，叫评分、排名、推荐、算法。读马克思，是学会看这件外衣怎样被穿上去；拆马克思，是学会看他自己身上那一件。

◆ 八、这本书不写什么

这本书只写马克思本人写下的文字，包括他的政治文字——《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和他晚年那几封信。二十世纪以他的名义建立的制度和它们带来的后果，本书点到为止。

点到为止，有三个理由，要先说在前面。

第一，那段历史牵涉政治、经济、战争和许多国家各自的具体处境，远远超出一本讲哲学的书能处理的范围。

第二，如果展开，本书只会做两件坏事中的一件：要么把一段极其复杂的历史，简化成「三个世界」这套说法的一个注脚；要么借一件极其沉重的事，给自己的论点加分量。这两件事，本书在别处都批评过。

第三，本系列《马哲》那本书已经写过这块土上的一路，本书接着它判，不重写。

本书在这件事上只保留一句很窄的判断，是从《萌芽》那本书里接过来的：一个想法落得越硬——落进书里、落进习惯里、落进制度里——就越需要一套与之匹配的纠错办法。这句话在第二十八章。

◆ 九、拆不是骂

写这本书之前，本系列已经欠了他几样东西。本书的方法里，有一半是从他那里学来的：从一本账各自平、合起来不平的地方去找新东西，这是《资本论》前七章教的；「改变世界」比「解释世界」更要紧，这是他一八四五年写在便条上的；把人活着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土——生产、交换、吃饭、争吵——写得那么厚，他是第一个。

所以这本书在每一处说他「关上了门」之前，都先把他「打开的门」写足；在每一个判断之前，先把他的道理复述到你能讲给别人听。本书不写「可惜他没有想到」，只写「那片土里长不出那个看见」；不写「本书超过了他」，只写「他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两步」。

◆ 十、本书用的三样工具

拆一座房子，先得有几样顺手的工具。这本书从头到尾只用三样，全是从他自己身上拿来的。

第一样是一只眼睛。他在一本没出版的书里打过一个比方：人的想法像照相机暗箱里、像眼睛视网膜上的像，是倒着的；而这种倒，是从人们的生活过程里产生的，正像视网膜上的倒像，是从眼睛正常工作里产生的。这个比方极好，本书把它

当成全书的总比喻，先承认它对在哪里；然后在第六编和第十三编，一处一处看它错在哪里——说一个像是「倒的」，总得有人站在眼睛外面比较过。那个人是谁？他自己的眼睛，查过没有？

第二样是一把钥匙：偏斜。一八四一年春天，二十二岁的他在博士论文里站在一个古希腊人一边：原子往下落的时候，会没有原因地偏一下；正是这一偏，原子才撞得上、合得起来，世界才有了东西，人才有了自由。二十六年后，他写下了「铁的必然」。本书拿他二十二岁的这把钥匙，去开他四十九岁锁上的那扇门。每写到他心里的世界，本书都问一句：偏斜还在不在？

第三样是一本小账。每一章末尾记两行：这一章，他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这一处落在哪个世界——是做出来的，还是找到的？七十一章记下来，你手里会有一本自己的账，不用信本书，自己翻就能看出他在哪里是发生学家，在哪里是发现学家。

◆ 十一、这本书是怎么写成的

本书的判断、口径和承重命题由作者给出，文字在作者的指令下由 AI 协作写成，并经作者审定。这恰好是本书要讲的那件事的一个小样本：人和工具在一起干活，工具改了人，人也改了工具。这没有什么好藏的。

读者如果只有一个下午，请先读导读和导论，再读第八编、第九编和第五十四章。如果你为孩子来，从第十八章进；如果你为工作来，从第十编进。

现在，请先看一件羽绒服上的价签。

导读　这本书怎么读

◆ 一、先把结论摆在桌上

本书的判词只有一句：

他的现实世界是发生——改造世界；他的理念世界是发现——普遍规律、本质、第一性；他的自我世界，在发现和发生之间摇荡。

还有一句副判，是这句判词在纸上留下的指纹：

一支给一切思想查出身的笔，把「制约」改成了「决定」。

两句话背后，是同一个根：**三个世界，两种法**。手上碰的世界，他按发生办事；脑子里想的世界，他按发现立法；心里的世界没有分到自己的法，只好在两种法之间摇。

两种法为什么分得开？因为他那把最有名的刀——「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朝一个世界挥。手上的世界，他要改；脑子里的世界，尤其是他自己写下的规律，他不改，只用。改造世界的人，拒绝改造理念世界。这是整本书的钥匙，第二十章正式立，第五十四章结账。

◆ 二、五条判决，两列账

全书把判词拆成五条判决。每一条都记两列：左边是他打开的门——他留给发生学的遗产；右边是他关上的门——他留在发现学里的遗产。两列合起来，回到那一句判词。

判决	他打开了什么	他又关上了什么	主场
一 · 现实界：改造世界	世界是人改出来的，改的人也在改中被改	改造只准有一个先动者——生产；手上的世界吞掉了另两个世界	第五、十、十一编

判决	他打开了什么	他又关上了什么	主场
二 · 理念界：规律、本质、第一性	一切观念都有出身，都能查出从哪块土里长出来	他自己的观念被写成规律、本质、第一性；改造世界，偏偏不改这个世界；给自己发了一张科学的免检证	第五、六、七、八编
三 · 自我界：在发现和发生中摇荡	人按美的规律构造；人的本质在活动里长出来；教人的人自己也要受教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经济关系的化身——一个空的、派生的、虚的人性	第一、三、四、五、十二编
四 · 桌子用头站立	人和人的关系穿上了物的外衣，识破了也脱不下来	他把这件事记成「颠倒」——好像有一个本该正着的世界等在后面	第九编
五 · 余数与期票	从一本账各自平、合起来不平的地方，找出了一样新东西	这笔余数和整部历史，都被写成一张必然兑现的期票	第十、十二编

◆ 三、三个世界，一页看完

	手上碰的世界	脑子里想的世界	心里的世界
他用的法	发生：世界是人改出来的，改的人也被改	发现：规律、本质、第一性，「决定」「不可避免」	没有自己的法，在两种法之间摇
改不改	要改，而且要大改	别人的要拆，自己的不改	一会儿说「我」在活动里长出来，一会儿说「我」是关系的总和
最好的一句	改变环境的人，自己也在改中被改	意识的倒像，是从生活过程里产生的	人也按照美的规律去构造
关门的一句	生产是唯一的先动者	社会存在「决定」意识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主场	第五、十、十一编	第六、七、八编	第一、三、四、五、十二编

◆ 四、判决分布在哪里

全书十六编，可以分成五段来读。

第一段是人。第一编写他的一生，第二编写他接手的那道题。你会看到：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场标准的发生——被报馆、驱逐、贫穷一刀一刀切出来的；可他写出来的，越来越像一部发现。

第二段是他的书，顺着年份走。第三编是二十二岁的「偏斜」与第一次碰上「物质利益」；第四编是巴黎手稿，他离发生最近的一次；第五编是一八四五年那张便条，现实世界的发生与心里世界的「总和」写在同一张纸上；第六编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那只眼睛；第七编是《宣言》与一八四八；第八编是全书的母题——十四年，一个词；第九编、第十编是《资本论》：一张价签，一笔余数；第十一编是他最远的一次预写；第十二编是他晚年往回走的那几步。

第三段是总账。第十三编先请五位最硬的辩护人替他说话，再把五条判决收成一个根，写出三根承重梁和它们的替换，列出他的二十处「看见」，写明他在什么条件下是对的，最后把刀转过来，对准本书自己。

第四段是身后与今天。第十四编看后来的人各撬了他哪只盖子，第十五编看一台会说话的机器怎样让他的那张价签换了面料。

第五段是用得上。第十六编三章，教育、健康、个人事业，每章写到具体的人和具体的晚上，每章都留一件明天就能试的事。

◆ 五、三条读法

如果你只有一个下午：读导论，读第八编（十四年，一个词），读第九编（桌子用头站立），再读第五十四章（三个世界，两种法）。你会拿到全书的骨头。

如果你为孩子来：从第十八章进——「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那是他送给所有老师和父母的一句话；再跳到第六十九章。你会看到，孩子心里的那个「我」，为什么不能只当成一堆关系的总和来读。

如果你为工作来：从第十编进——一笔余数，一天被租出去的时间；再读第七十一章。你会看到，哪些东西是你做出来的，哪些是被当成「规律」递到你手里的。

◆ 六、每章怎么读

每一章都从一件家常事开头，再讲他说了什么，先说他对在哪里，然后看他在这一处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最后放回日子里，留下一句「带走的话」。

每章末尾有两行小账：

第一行：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

第二行：这一处在哪个世界——是做出来的，还是找到的？

你会发现，第二行的答案很有规律：写手上的世界时，多半是「做出来的」；写脑子里的世界时，多半是「找到的」；写心里的世界时，答案常常是一个字——「摇」。

◆ 七、本书用的几个词

本书尽量不用术语，只用七个大白话词，全书从头到尾不换：

形状——长出来、能被认出的样子；路——一串有先后、会修正的不同；土——让路能走、形状能长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地；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过头来改土、改路；一锅粥——什么都在，还没分开；正在成形——形状冒头、还站不稳；定型——稳住了、能认、能传，但只是一站，不是终点。

三个世界说成三块地：手上碰的世界（吃饭穿衣、干活、机器、钱），脑子里想的世界（道理、规律、制度），心里的世界（我、你、他）。

他自己的词——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异化、拜物教、剩余价值——每一个第一次出现时，本书都配一句「大致对上哪个大白话词、差在哪里」。导论末尾有一张总表。

◆ 八、这本书和本系列其他几本的关系

如果你读过本系列的其他书，下面几句话能帮你把这本书放对位置。

《普通人都能读懂的马哲》拆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张桌子，钉子有他的，也有恩格斯的、后人的；这本书只拆他本人。那本书下过的判断——马哲的地板是「两个先验加一座桥」，它不缺箭头、缺量具，余数那一刀是最好的一刀，拜

物教是「写回来被记成了颠倒」——这本书一律接着判，不改判，只补上那本书没有展开的原文物证和他的一生。

《发生学哲学的萌芽》只用了他一句话（改环境的人自己也被改），这本书第十七章把这句话放回那张便条，和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一条摆在一起看。

《西方哲学2500年：发生对发现的否定序列》把他排在第十七环，这本书的第八编，就是那一环的完整展开：同一段里、相隔一句的两个动词。

《秋金讲费尔巴哈》《普通人都能懂的黑格尔》写的是他接手的两个人，这本书第二编从那两本书停下的地方接着走。

◆ 九、怎样用这本书开一场读书会

这本书，很适合几个人一起读。下面是一个简单的办法，供读书会参考。

第一次：只读导论。每个人带一张自家的小票、一张工资条或者一张水电费单来，用导论里那七个词，把它从一锅粥讲到回写。讲完，每人说一句：这张单子上，哪一个数字「看起来像东西自己的性质」？

第二次：读第一编。每个人画一张自己的人生序列表（第 6 章），挑一行讲给大家听：那一年，是哪一件事把你推到了下一步？

第三次：读第五编和第八编。一起找「改字」：先找他书里的——「制约」怎样变成「决定」；再找每个人自己的——你在哪一句话上，把「可能」说成了「就是」？

第四次：读第九编和第十编。拿一个家、一个单位的三本账，一起走一遍六步样板（第 42 章）。

第五次：读第十三编和结语。每个人说一句：本书对他的判断，你最同意哪一条，最不同意哪一条？为什么？

第六次：读第十六编。每个人挑一个场景，讲一件自己明天打算试的事；一个月后，再聚一次，说说试了没有、怎么样。

读书会的规矩只有一条，是从他那里借来的：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带读书会的人，也要被大家改。

◆ 十、书后的东西怎么用

正文之后，还有一篇插曲和二十二件附录。它们不必都读，按需要取：

想先看全书结论的：读附录二十「全书判断总账」和附录十一「七十一章，一章一句」。

想对原文的：读附录九「原典精读」（二十四段原文与自译），再对附录七「引文核验总表」。

想看本书在哪里退过的：读第十三编之后的插曲「一场顶住战」，和附录二十一「改字对照表」。

想拿去用的：老师看附录十四（六节课），带团队的看附录十五（半天工作坊），做父母的看附录十六（饭桌上的十个练习），想慢慢读的看附录十八（一年读完）。

想自己记账的：用附录二十二那本空白小账本。

◆ 十一、引文怎么读

马克思的书早已进入公有领域，可中文读者手里的多半是译本，而译本的用词本身常常已经带着一种读法。本书的办法是：大部分原话用转述出之，你读到带引号的地方，请理解为「大意如此」；少数要用来「抓现行」的关键句——就是那种一个词换掉、意思就硬了的句子——本书附上德文原文和作者自己的译文，并标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MEW）的卷页，你可以拿去任何一个版本里查。凡是本书没有核到原版的，一律标【待核】，不加引号。

本书在哪些地方可能错，写在第十三编和附录六。本书的判词在下面三种情况下算错：

一、若查到他在正式出版的文字里，把自己的历史理论明确降为一个可能出错的假说，并写出它在什么情况下错，判词的第二句收窄。

二、若他在一八四五年以后的文字里，有一处把「人」写成既不是「关系的总和」、也不是「经济关系的化身」、而是自己长出来的东西，并且这一处在他的理论里承重，判词的第三句改写。

三、若能证明他在手上的世界里说的「改造」，也不过是现成的规律借人的手兑现，判词的第一句收窄。

四、若查到他主张自己的规律、自己的「第一性」本身也要在实践里被改写，并写出怎样改、改了记在哪里，那么「拒绝改造理念世界」这一句收窄。离这一条最近的反证，是那张便条的第二条——一种思想是不是真的，要在实践里证明。本书把它放在第五编第一章，第十六章，让它先上场。

写完全书，本书回到这三条来报账。

目 录

前言 4

导读 这本书怎么读 11

导论 一件羽绒服上的价签 22

第一编 一个人：在偏斜与必然之间摇荡 36

第 1 章 特里尔：两种秩序叠着的城 37

第 2 章 一八三七年的家信 44

第 3 章 偏斜：一篇寄出去的博士论文 51

第 4 章 报馆、驱逐、阅览室 59

第 5 章 靠余数活着的人写余数 66

第 6 章 一生在摇荡 72

第二编 他接手的那道题 80

第 7 章 黑格尔的圆：一台只差吃饭的引擎 81

第 8 章 费尔巴哈的镜子：把神请回人间，两岸还在 87

第 9 章 三本各自平的账 93

第三编 偏斜与物质利益：一八四一至一八四三 100

第 10 章 原子为什么要偏一下 101

第 11 章 林木盗窃法：哲学第一次答不上来 107

第四编 巴黎手稿：自我界的发生一极 113

第 12 章 异化的四张脸 114

第 13 章 类本质：对象化里长出来的 120

第 14 章 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构造 126

第 15 章 手稿里的心，为什么后来不见了 131

第五编 一张便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37

第 16 章 第二条：思维的真理性是实践问题 138

第 17 章 第三条：改环境的人，自己也被改 145

第 18 章 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 151

第 19 章　第六条：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157
第 20 章　第十一条：改造世界，只改手上的世界 ……162

第六编　暗箱与视网膜：《德意志意识形态》 ……167
第 21 章　Bewußtsein 的拆字 ……168
第 22 章　视网膜：倒像是眼睛正常工作的样子 ……173
第 23 章　「从地上升到天上」 ……178
第 24 章　分工与交往：土第一次被写厚 ……184
第 25 章　留给老鼠的牙齿 ……189

第七编　两页纸改了世界：《宣言》与一八四八 ……193
第 26 章　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194
第 27 章　「不可避免」：期票第一次开出 ……200
第 28 章　本编的边界 ……205
第 29 章　雾月十八日：人们自己创造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 ……210

第八编　制约与决定：十四年，一个词 ……215
第 30 章　一八五九年序言：同一段，相隔一句 ……217
第 31 章　生活→社会存在 ……222
第 32 章　同一支笔：立法与自传同在一页 ……227
第 33 章　「存在决定意识」是谁写的 ……233
第 34 章　那只站在箱外的眼睛 ……238

第九编　桌子用头站立：《资本论》之一 ……243
第 35 章　一件商品的两张脸 ……244
第 36 章　桌子跳起舞来 ……250
第 37 章　识破了也不消失 ……255
第 38 章　写回来被记成了颠倒 ……260
第 39 章　价签在今天 ……266

第十编　余数：《资本论》之二 ……270
第 40 章　等价交换怎么长出利润 ……271
第 41 章　劳动力：租来的一天 ……276
第 42 章　六步样板：从账本的余数里找新东西 ……281
第 43 章　工作日：一场关于时间的争吵 ……287
第 44 章　四条线：符号、主人、线、读数 ……292

第十一编　机器与一般智力：《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297

第 45 章　机器论片断：他最远的一次预写 298
第 46 章　一般智力：全社会共用的一台脑子 304
第 47 章　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和它的断裂 309

第十二编　往回走：一八七一至一八八三 314
第 48 章　公社：一个长出来的形式写回了理论 315
第 49 章　《哥达纲领批判》：同一把尺量不同的人 320
第 50 章　给查苏利奇的四份草稿：必然性限于西欧 325
第 51 章　民族学笔记：晚年他在读什么 330
第 52 章　若再活二十年 333

第十三编　SDE 总解构：三个世界，两种法 338
第 53 章　先挨打：五位最硬的辩护人 339
第 54 章　判词完整版：三个世界，两种法 344
第 55 章　看见与收回合成一个根 349
第 56 章　自我界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法 353
第 57 章　三根梁与替换 357
第 58 章　闪光点清单：二十处看见 361
第 59 章　保底合表：在什么条件下，「决定」一点不差 364
第 60 章　病根与死法：一个靠被改写活下来的体系 367
第 61 章　SDE 要向他学，与分界线 371
第 62 章　给 SDE 自己写死法 375

插曲　一场顶住战 379

第十四编　身后：每人撬了他一只盖子 384
第 63 章　恩格斯：把他搬回发现的地板，又补了一封信 385
第 64 章　伯恩施坦与列宁：账房与划线者 390
第 65 章　卢卡奇与葛兰西：物化与道理的世界 394
第 66 章　汤普森与鲍德里亚：阶级是发生；生产之镜 398

第十五编　机器开口以后 406
第 67 章　一台被登记成「发现装置」的发生机器 407
第 68 章　一般智力来了：余数归谁，我还是我们 413

第十六编　用得上：教育、健康、个人事业 419
第 69 章　教育：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 420
第 70 章　健康：身体与生活的物质变换 439

第 71 章　个人事业：租来的一天、自己的余数与下班后的时间 455

结语　偏斜还在 470

参考书目 476

附录 482

附录一　年表与人生 SDE 序列 483
附录二　术语对照（德文—中文—大白话—本书的读法） 486
附录三　他的二十句话与原文坐标 488
附录四　判决速查卡 490
附录五　与本系列各卷的对账 491
附录六　本书自认最弱处与推翻条件 492
附录七　引文核验总表 493
附录八　读书会讨论题 494
附录九　原典精读：二十四段原文，逐段细读 496
附录十　读者常问的二十个问题 508
附录十一　七十一章，一章一句 512
附录十二　人名与概念索引 519
附录十三　大白话小辞典：三十个词 524
附录十四　给中学老师：六节课的教学设计 527
附录十五　给团队与单位：一场半天的工作坊 529
附录十六　家庭版：饭桌上的十个小练习 531
附录十七　燕妮：另一个人的一生 533
附录十八　一年读完这本书：一周一件事 534
附录十九　读完这本书，从哪里读他 536
附录二十　全书判断总账 538
附录二十一　「改字」对照表 540
附录二十二　一本给你自己的空白小账本 542

后记 543

导论　一件羽绒服上的价签

◆ 一、六百九十九

入冬的第一场寒潮来之前，你在手机上看中了一件羽绒服。

吊牌价一千二百九十九，划了一道横线；旁边一行红字：到手价六百九十九。详情页上写着：九成白鹅绒，充绒量两百克。评论区四万多条，好评率百分之九十七。直播间里，主播把衣服抖了三下，说：「这个价，出了这个直播间就没有了。」

你犹豫了十分钟，下了单。

现在请你停一下，回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件衣服，到底值多少钱？

你多半会说：值六百九十九——要不就是，其实不值那么多，六百差不多。无论你说多少，你心里都有一个感觉：这个「值」，是在衣服身上的。就像它是黑色的、是鹅绒的、是两百克的一样，它也是「值六百九十九」的。价签挂在衣服上，价钱好像也长在衣服里。

这一章，就从这张价签开始。本书要用它把全书的工具走一遍，再把马克思请进来——因为一百五十年前，他正是盯着这样一张价签，看出了一件别人都没看出来的事。

◆ 二、先把它倒回一锅粥

先做一件笨事：把这件羽绒服倒回它还不是一件羽绒服的时候。

那时候，世界上有一群鹅，在某个地方的水塘边长大；有一户人家养着它们，指望年底换一笔钱。有一个洗绒厂，有一台烘干机，有一池子水。有一匹面料，是从另一个城市织出来的。有一个车间，几十台缝纫机，几十个女工，其中一个人今天手腕有点疼。有一个仓库，有一辆卡车，有一个司机在高速服务区吃了一碗面。有一个主播，有一个运营，有一套平台的规则，规定了谁的直播间排在前面。有一

份天气预报，说下周寒潮。还有你——你的工资条、你去年那件穿旧了的外套、你母亲在电话里说的那句「天冷了多穿点」。

这一大堆东西，都在，可它们还没有合成一件「值六百九十九的羽绒服」。它们只是在那里，什么都有，还没分开，也还没合起来。

本书管这种状态叫**一锅粥**。

请注意：一锅粥不是「什么都没有」。它什么都有，只是还没有长出一个能被认出来的样子。很多人一听「混乱」「还没成形」，就以为是空的。恰恰相反，一锅粥是最满的时候。

◆ 三、路：一先一后走出来的不同

从一锅粥到一件衣服，要走一条路。

先有鹅，才能拔绒；先洗绒，才能充绒；先裁好面料，才能缝；缝好了，要质检；质检不过，退回去返工；过了，才装箱、上车、进仓、上架；上了架，才轮得到定价、打折、直播、下单。

这里面每一步，都是一个「不同」：这一步和上一步不一样了。而且这些不同是有先后的，不能乱——你不能先上架再缝。它还会修正：质检那一步发现针脚歪了，路就拐回去一段。

本书管这个叫**路**。路不是摆在桌上的一堆不同，是一先一后走出来的不同。

◆ 四、土：让路能走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地

可是光有路还不够。同样一条路，在不同的地方，走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同样一件羽绒服，放在哈尔滨的商场和放在海口的商场，是同一个价吗？今年寒潮来得早，和去年暖冬，是同一个价吗？这家工厂去年卖剩了三万件库存，和刚刚接到一个大单，是同一个价吗？你所在的城市一个月工资五千，和一个月工资两万，那个「值」字，在你心里是同一个分量吗？

气候、城市、库存、竞争、平台的规矩、你的收入、你母亲的那句话——这些东西缠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它们一起托着那条路，也一起推着那条路。

本书管这个叫**土**。

土不是背景。背景是站在后面不动的布景板；土是在推的。同一粒种子，落在沙地里和落在黑土里，长出来的不是同一棵树。同一件衣服，落在寒潮里和落在暖冬里，长出来的不是同一个价。

◆ 五、形状：从一锅粥，到正在成形，到定型

路在土里走，走着走着，一样能被认出来的东西冒了头：一件黑色的、九成鹅绒的、到手价六百九十九的羽绒服。

本书管这个叫**形状**——长出来、能被认出的样子。

形状不是一下子就稳的。直播那天晚上，价钱一个钟头变了三次：七百九十九，七百四十九，六百九十九。主播喊着「最后五百件」，其实后面又加了两千件。那个晚上，价钱是**正在成形**的——冒了头，还站不稳，最热闹，也最容易出事。

第二天，六百九十九印进了活动页，写进了订单，存进了你的购物记录。它**定型**了——稳住了，能被认出来，能被别人转述：「那件才六百九。」

定型只是一站，不是终点。过了双十二，它还会变。

◆ 六、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过头来改土、改路

现在你下了单。事情还没完。

你这一单，和另外四万多单一起，变成了一张销量表，第二天一早送到了工厂老板的桌上。老板看了一眼：黑色卖得最好，两百克的比一百八十克的好卖。明年，这家厂就多备黑色、多充二十克；那群鹅，明年要多养一些；那个车间，明年秋天要早一个月开工。

这件衣服，回过头来，改了明年的路，改了明年的土。

它也改了你。从此以后，你看见「九成」两个字，心里就会觉得「值」；同事问你「多少钱买的」，你会说「六百九，挺值」——你这一句话，又成了别人心里的土。

本书管这个叫**回写**。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去，让土变厚、变得不一样，让下一条路换个走法。

回写最容易被漏掉。库房里的东西越堆越多，可库房从来不回头改生产线，那就不是回写；一张好评躺在那里没人看，也不是回写。回写是长出来的东西真的回去改了点什么。

◆ 七、七个词，一件衣服

把这一件羽绒服走完，你手里就有了本书的全部工具：

形状——长出来、能被认出的样子；**路**——一先一后走出来、会修正的不同；**土**——让路能走、让形状能长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地；**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改路；**一锅粥**——什么都在，还没分开；**正在成形**——冒了头，站不稳，最有创造，也最危险；**定型**——稳住了，能认、能传，只是一站。

三样东西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成一句绕口令：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路是形状和土一起长出来的，土是形状和路一起长出来的。三样谁也不是老大，谁也不是先有的。

还有一台发动机：路和土之间的张力攒起来——寒潮来了，库存还压着；张力逼出形状改变——六百九十九；形状改变又回写路和土——明年多养鹅、多备黑色——新的张力又起。矛盾不是故障，是引擎；形状是结算的那一刻，不是起点；回写最容易漏。

这七个词，本书用到最后一页，一个也不换。

◆ 八、马克思会怎么看这张价签

好，现在把马克思请进来。

一八六七年，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章里，写到一张普通的木头桌子。作为木头，它没有什么神秘；可一旦它作为商品走到市场上，他说，它就好像用头站立起来，从木头脑袋里生出种种古怪的念头，比它自己跳起舞来还要奇怪。

他说的是什么？就是你刚才那个感觉：「值六百九十九」好像长在衣服里。

他看出来的是：那个「值」，根本不在衣服里。它是一群人之间的关系——养鹅的人、洗绒的人、缝衣服的女工、开车的司机、直播的主播、下单的你——这些人彼此的劳动互相比较、互相换算，换算的结果却不以「人和人」的样子出现，而

以「这件东西值六百九十九」的样子出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穿上了一件物的外衣。

他管这个叫**拜物教**。

更了不起的是后半句：他说，这不是错觉，也不是你笨。就算你读完了《资本论》，明白了价值是人和人的关系，下一次走进商场，价签照样看起来像衣服自己的属性。因为那件外衣不是穿在你脑子里的，是穿在一整套社会的做法上的。

用本书的七个词说：他看见了一件东西的「价钱」这个形状，是一整条路在一整片土里长出来的——这是全书最漂亮的一次「发生学」。

那么，本书要拆他什么？

要拆的是接下来那一步。他看见了价钱是长出来的，接着要回答：长出来的规矩是什么？他说：有一条价值规律。东西值多少，归根到底，由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这条规律，在他那里，不是「长出来的」，是「本来就在那里、被找到的」。

一只手，把价签上的「值」从东西身上摘下来，还给人和人的关系——这是发生；另一只手，把「值」挂到一条规律上，说规律本来就在那里——这是发现。

这两只手，就是这本书要看的。

◆ 九、三个世界

再多看一眼这件羽绒服。它其实同时活在三个世界里。

第一个世界，是手上碰的世界：它暖不暖，针脚密不密，那个车间里几十台缝纫机响了多少个小时，女工的手腕疼不疼，工钱发了多少。本书把它叫作吃饭穿衣的世界。

第二个世界，是脑子里想的世界：「价值」「价格」「供求」「品牌」「九成白鹅绒」这些词，这件衣服「本来就值多少」的那个道理，平台排名的那套规则。本书把它叫作道理的世界。

第三个世界，是心里的世界：你犹豫的那十分钟；你想起母亲那句「天冷了多穿点」；你穿上它去面试的那个早上，觉得自己像样了一点；或者，你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么贵的衣服。本书把它叫作心里的世界。

一件事在一个世界里通了，不等于在另两个世界里也通。你在道理上知道「这不过是营销」，你在手上还是下了单，你在心里还是觉得穿上它好看了一点。明白了一堆道理，还是过不好——就是这三个世界没有一起通。

马克思的三个世界，就是本书的判词：

在**手上碰的世界**里，他是一个发生学家。世界不是现成的，是人一双手一双手改出来的；改世界的人，自己也在改中被改。他说得比他之前任何人都干脆。

在**脑子里想的世界**里，他是一个发现学家。他把自己看见的东西，写成了规律、写成了本质、写成了「谁在先、谁在后」——「决定」「归根到底」「不可避免」。

在**心里的世界**里，他来回摇。一八四四年，他写人按照美的规律去构造，写人的本质在活动里长出来；一八四五年春天的一张便条上，他又写，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心里的那个「我」，成了一堆关系加起来的结果，空的，派生的。他这一生，就在这两头之间摆。

还记得前言里那位母亲吗？她问：孩子变成现在这样，是我的错，还是这个环境的错？

如果只用他在手上的世界里的那一套法，答案是：环境在改孩子，孩子也在改环境，你也在里面，你也在被改——没有一个人是站在外面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回答，它让母亲既不必全揽下来，也不能全推出去。

如果只用他在脑子里的世界里的那一套法，答案就变了：孩子是什么样，归根到底是他所在的那一堆社会关系决定的——母亲可以松一口气，可她也同时被告知：孩子心里那个「我」，不过是一堆关系加起来的结果。

这两个答案，他都写过。他没有替那位母亲决定用哪一个，他自己也在两个之间摇。本书要做的，就是把这两个答案并排放在桌上，让你看清它们各自是怎么长出来的。

三个世界，两种法。这是本书要一编一编去兑现的一句话。

◆ 十、他要改造的，是哪一个世界

他留给世界最有名的一句话，写在一八四五年春天的一张便条的最后一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很多人把它记成「哲学的使命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意思没有走样。这是西方哲学两千多年里，少有的几次把地板撬松的时刻——在他之前，哲学家大多像站在窗边的人，世界摆在窗外，哲学的活儿是把它看清楚、说明白；他说，不对，世界是人一双手一双手改出来的，你看清它的方式，本身就是改它的一部分。

拿羽绒服来说。他要改的是什么？是那个车间：女工一天干几个小时，工钱怎么算，缝纫机是谁的，多出来的那一截钱归谁。他要改的是工作日，是所有权，是那套把人排成「老板」「工人」的规矩，是国家这台机器。这些都是手上碰的世界里的东西。在这个世界里，他是一个彻底的发生学家：没有什么是天经地义的，都是一条路在一片土里走出来的，都可以再走一次。

可是请再往下问一句：那条「价值规律」，那个「生产力归根到底决定一切」，那句「社会存在决定意识」，那张写着「不可避免」的时间表——这些东西，他改不改？

不改。它们不在他要改造的清单上。别人的道理，他一条一条去查出身：资本家的「永恒规律」，是资本家的饭碗长出来的；国家的「神圣法律」，是某个阶级的规矩写成的；哲学家的「绝对精神」，是书斋里概念自己跟自己转圈。他的刀又快又准。可轮到他自己写下的规律，刀就收起来了：这些规律不是谁的饭碗长出来的，它是科学，是被找到的，拿去用就是了。

改造世界的人，拒绝改造一个世界。

用本书的七个词说：在手上的世界里，他看见了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也看见了长出来的东西会回写，改人、改土；可在脑子里的世界里，他自己的道理只准往外回写——去改工厂、改国家——不准回过头来被它改过的那个世界再改一次。回写的箭头，在他自己的道理面前，只剩一个方向。

这不是小事。一套道理，如果只许拿去改世界，不许被它改过的世界回头改它，那它迟早会从「长出来的」变成「本来就在的」——从发生，变成发现。本书第二十章把这件事正式立下来；第八编看这件事在纸上留下的痕迹——一个动词；第五十四章结账。

公平起见，要先说一句：他自己也写过一条最接近反证的话，就在同一张便条的第二条——一种思想是不是真的，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要在实践里证明。这句话很好。本书把它放在第五编的第一章，让它先上场，先挨打的是本书。可你到时候会看到，「拿实践去检验道理」，和「道理自己在实践里长、在实践里改」，是两件事：前一件，道理坐在被告席上，判完了就定案；后一件，道理本身就是一条还在走的路。

◆ 十一、他是在什么土里看见这张价签的

也许你会问：一个人，怎么会一面把别人的道理拆得那么干净，一面又把自己的道理钉得那么死？

本书不在这里回答——这是第一编和第十三编的事。这里只先让你看一眼那片土。

他看见那张桌子「用头站立」，不是在商场里，是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他从一八四九年起流亡到伦敦，一住三十四年。在那之前，他在普鲁士办的报纸被查封，在巴黎被赶走，在布鲁塞尔被赶走，回到科隆又被赶走。一个被三个国家赶来赶去的人，只有那间阅览室没有赶他。

他那几年很穷。几个孩子死在伦敦的穷日子里，有一个死的时候，家里一时连买小棺材的钱都凑不齐（据传记，细节待核）。他的朋友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纺织厂里做事，一次一次从工厂的利润里给他寄钱——一个人靠朋友工厂里的那一截余数活着，在阅览室里写那一截余数从哪里来。他写《资本论》第一卷最后那段日子，身上长满了痈，站着写，坐着疼。

他读的是什么？是英国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几岁的孩子一天在厂里站多少个小时，某一个缝衣女工在某一个晚上累死了。他手上碰的世界，就是这些具体的人、具体的晚上。

所以他在手上碰的世界里是发生学家，一点也不奇怪：他亲眼看着这个世界是怎么被一双双手、一条条规矩做出来的，也亲身被它一刀一刀切过。

可一个被世界切成这样的人，要什么？他要一样东西：一张一定会兑现的票——这一切不会白熬，历史一定会往那边走。本书后面会说，这张票，就是他脑子里的世界为什么不许改的一个很深的原因。一张可以随时改写的票，是安慰不了一个流亡者的。

这只是一个猜想，本书在第十三编会给它找证据，也会给它找反证。

◆ 十二、那张桌子，今天换了什么衣服

一百五十年过去，那张用头站立的桌子并没有躺下来。它只是换了几件衣服。

你叫的外卖，骑手在你手机上是一颗一颗星。五颗星，他下一单排在前面；四颗星，他这个月的奖励就少一截。那颗星看起来像是这个人身上的一样东西——「他是四点八分的骑手」——可它其实是一整片土长出来的：那天下着雨，那家店出餐慢了十分钟，你心情不好，平台的算法把他派到了一条他不熟的路。人和人之间一连串的关系，穿上了一件叫「评分」的外衣。

你刷短视频，一条视频下面写着一百万个赞。那个数字看起来像视频自己的属性——「这是一条爆款」。可它是一整套推荐规则、一群人在某个晚上的无聊、一个剪辑师凌晨三点的手艺，合在一起长出来的。

再往前走一步，就到了今天最大的那件衣服。一台会说话的机器，读过的字比任何人都多，它的每一句回答，都是从海量的文字里一步一步算出来的——从头到尾是一场发生。可我们最常听到的说法是：「AI 发现了」「数据不会说谎」「算法是客观的」。一场彻头彻尾的发生，被登记成了一次发现。那张桌子，这一次穿的是一件叫「客观」的衣服。

马克思会一眼认出这几件衣服。这是他留给我们最锋利的一把刀，本书第九编和第十五编会把它磨得更快。

可是也请记住本书要拆的另一面：他一面教我们把「客观」这件衣服从别人的道理上扒下来，一面给自己的道理，穿上了一件更结实的「客观」——科学。今天那台机器身上的衣服，和他给自己穿上的那一件，是同一种布料。

◆ 十三、他的词，大致对上哪个大白话词

马克思有一套自己的词。读下去之前，先把它们和本书的七个词对一对。对上的地方，是他看见的；对不上的地方，是本书要拆的。

他的词	大白话	大致对上	差在哪里
生产力	人手里干活的本事，连同工具和机器	路里最硬的一段	被写成推着一切往前走的唯一发动机
生产关系	干活时人和人之间结成的规矩	土的一层	只是土的一层，被写成了整片土
经济基础	一栋楼的地基	土	土被压成一层，而且只准往上托，不准楼回头改地基
上层建筑	法律、政治、宗教、哲学	形状	被写成地基的倒影，自己没有路
社会存在	人们一起过的日子	土	一八四五年他写的是「生活」，一八五九年换成了这个词（第八编）
意识形态	一个时代说自己的那套话	形状	他看出它是长出来的，却站在箱外判它「倒」
实践	边干边改	路＋回写	他最接近回写的词，后来被架成两岸之间的一座桥
异化	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回头管住了自己	回写被截走	手稿之后越说越少
类本质	人之为人的那一样	在活动里长出来的形状	仍带着「本质」这个词的影子
拜物教	价签看起来像东西自己的颜色	回写被当成了物的属性	他把这件事记成「颠倒」
剩余价值	余数	缠在一起多出来的那一块	他给它找了一个唯一的主人
历史规律	历史怎么走	路	路被装上了终点

这张表不急着背。每个词第一次正式出场时，本书都会回到这一行。

◆ 十四、先清三个误会

读马克思之前，有三个误会最好先放下。它们都不是小事，放不下，后面每一章都会读歪。

误会一：他就是「经济决定一切」。

这是一张漫画，不是他本人。他写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句话里，人是真在创造的，条件也是真在压着的——这是一句很好的发生学的话。他在巴黎手稿里写过美，在《资本论》里写过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写过某一个具体的女工死在某一个具体的晚上。一个只会说「经济决定一切」的人，写不出这些。

可本书也不替他洗。「决定」这个词，是他自己亲手写下的；「归根到底」「不可避免」，也是他自己写下的。漫画画歪了，可漫画不是凭空画的。本书要做的，是把那一笔一笔找出来，看它们是在哪一年、哪一页、哪一个词上落下的。

误会二：「存在决定意识」是他的原话。

这句话人人会背，可他没有这样写过。

一八四五到一八四六年，他和恩格斯在一本生前没有出版的书里写的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MEW 3, S. 27）。十四年后，一八五九年，他在一篇序言里写的是：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相反，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MEW 13, S. 9，原版待核）。人人会背的那句「存在决定意识」，是后人把「社会的」三个字删掉、把句子剪短之后的样子。

删掉的这三个字很要紧。「存在决定意识」听起来像一条关于整个宇宙的道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说的，是人在一起过日子、一起干活结成的关系。一块招牌，把一句讲社会的话，改写成了一句讲宇宙的话。

还有一件更小、也更要紧的事：一八五九年那一段里，在「决定」前面一句，他用的是另一个动词——「制约」。制约是留着余地的，决定是不留余地的。这两个动词之间只隔了一句话。本书第八编，就是专门为这一句话写的。

误会三：马克思就是马克思主义。

他死后，他的朋友恩格斯整理了他的遗稿，编出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写了许多把他的思想讲成一个完整体系的书；再往后，又有许多人以他的名义，写下更多的书、立起更多的规矩。这些东西合起来，叫马克思主义。

据恩格斯在信里的转述，马克思晚年看见法国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说过一句话：「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转述，出处待核。）

这句话不必当真到字面上，可它提醒一件事：一个人写下的东西，和后人以他的名义写下的东西，是两本账。本书只记第一本。凡是恩格斯说的，记在恩格斯名下；凡是后人说的，记在后人名下；凡是引《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地方，都注明「恩格斯据遗稿编定」。第二本账，本系列《普通人都能读懂的马哲》已经记过了，本书接着它判，不重记。

◆ 十五、每一章，记两行账

从下一章起，每一章末尾都有两行小账：

第一行，这一章里，他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

第二行，这一处落在哪个世界——是做出来的，还是找到的？

记一章，你手里就多一行；记完七十一章，你不用信本书，自己翻一遍账本，就能看出这个人在哪里是发生学家，在哪里是发现学家，又在哪里来回摇。

导论也记一次，当作样子：

> **小账**　开了：价签上的「值」不在东西身上，是人和人的关系长出来的；世界是等人去改的。关了：这个「值」被挂到一条本来就在那里的规律上；改造世界，不改他自己写下的规律。
>
> **哪一界**：价签在手上碰的世界里是做出来的；价值规律在脑子里想的世界里是找到的；你犹豫的那十分钟，在心里的世界里，摇。

◆ 十六、为什么用「三个世界」来读他

也许有读者会问：读马克思，为什么要用「三个世界」这把尺子？为什么不直接讲他的理论？

因为直接讲他的理论，有两种常见的读法，都各有一个毛病。

一种读法，把他当成一个经济学家：讲价值、剩余价值、利润率。这样读，看得见他在手上的世界里的那些本事，却看不见他心里的那一格，也看不见他的道理是怎样一步步变硬的。

另一种读法，把他当成一个人道主义者：讲异化、人的解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样读，看得见他心里的那一格，却容易把他的「决定」「必然」轻轻放过。

「三个世界」这把尺子，是想把这两种读法接起来：同一个人，在手上的世界里是一个样子，在脑子里的世界里是另一个样子，在心里的世界里在两边摇。只有三块地一起看，才看得见他整个人，也才看得见那道交界——他从来没有修过路的那一道。

这把尺子也有它的毛病，本书在第 62 章自己查过。读者读的时候，可以一边用它，一边查它。

◆ 十七、读下去之前的三分钟

读下去之前，可以先做一个三分钟的小练习。

拿出你身上随便一样东西——一部手机、一张工资条、一张水电费单、一双鞋。在一张纸上画三栏，写上三个世界：手上碰的，脑子里想的，心里的。

第一栏，写它在手上的世界里是怎么来的：谁做的，在哪里做的，经过了哪几步，哪一步你知道、哪一步你完全不知道。

第二栏，写你脑子里关于它的那几句「道理」：「这个牌子就是贵」「工资就是这个行情」「电费就是这么算的」。在每一句后面打一个记号：这句话，是被人做出来的，还是本来就在那里、被人找到的？你会发现，很多句子你一直以为是「找到的」。

第三栏，写你心里对它的感觉：喜欢、不甘心、觉得理所当然、觉得自己配不上。

写完以后，看一眼第二栏里那些你以为是「找到的」句子。问自己一句：如果这句话是做出来的，是谁、在哪一年、为了什么做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明年它会被改掉？

这就是这本书要对马克思做的事，也是马克思教会我们、却没有对自己做的事。

带走的话：他替你把价签从衣服上摘了下来，又把它挂到了一条不许改的规律上；这本书要看的，就是那只挂上去的手。

第 一 编

一个人：在偏斜与必然之间摇荡

编 序

这一编写他的一生。

写一个哲学家的一生，最省事的办法是列年表：哪年生，哪年上学，哪年写了哪本书。本书不这样写。本书要问的是：他是被什么样的土、在哪几个节骨眼上、一刀一刀切成后来那个样子的？他身上长出来的东西，又怎样回过头去改了那片土？

你会看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场标准的发生——没有一步是事先写好的，每一步都是被一片具体的土、一件具体的事推出来的。可他后来写出来的，越来越像一部发现：规律、归根到底、不可避免。

一个人手上过的是发生，书里写的是发现，心在两边摇。这一编六章，把这件事从头看一遍。

*

第 1 章

特里尔：两种秩序叠着的城

◆ 一、一条街上的两种法

你大概有过这样的经验：换了一个单位，或者搬到一座新城市，旧的规矩还没走，新的规矩已经来了。老同事还按老办法报账，新领导已经发了新文件；街口还挂着旧的路牌，地图上已经改了新名字。两套规矩叠在一起，谁也没有完全替掉谁。住在这种地方的人，很早就会明白一件事：规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有人定的，换一拨人就换一套。

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卡尔·马克思就出生在这样一座城里。

特里尔在德国西南，摩泽尔河边，是德国最老的城市之一，两千年前是罗马人建的，城北至今立着一座被烟火熏黑的罗马城门。可马克思出生时，这座城最要紧的不是它有多老，而是它刚刚换过两次主人。

一七九四年，法国大革命的军队打过来，特里尔连同整个莱茵河左岸被并进了法国。此后二十年，这里用的是法国的法律：拿破仑的民法典，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贵族的特权作废，犹太人也成了和别人一样的公民。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垮台，第二年的维也纳会议把莱茵地区划给了普鲁士。普鲁士是一个信新教、讲等级、讲国王和军官的国家，可它没有把法国人留下的法律全拔掉——莱茵省的民事审判，很长时间里还照法国那一套办。

所以马克思出生的那座城，一条街上叠着两种法：一种是法国大革命留下的，说人人平等；一种是普鲁士国王带来的，说各有各的位子。孩子在这样的地方长大，最早学会的一件事，恐怕就是：法是会换的。

◆ 二、一个为了饭碗改了信仰的父亲

这两种法，落到马克思家里，是一件很具体的事。

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特里尔的一名律师。这个家族，往上数几代，出过好几位拉比——犹太教的宗教老师；亨利希的哥哥，就是当时特里尔的拉比。马克思的母亲亨丽埃特，娘家是荷兰的犹太人家。

在法国人治下，一个犹太人做律师，没有问题。普鲁士人来了，规矩变了：普鲁士的法令不许犹太人担任公职、不许做律师。亨利希面前摆着两条路：守住祖宗的信仰，丢掉饭碗；或者改宗，留住饭碗。

他改信了新教。改宗的年份，各家传记说法略有出入，大致就在卡尔出生前后。一八二四年，六岁的卡尔和他的兄弟姐妹一起受了洗；母亲晚一年。

这件事，本书不打算替任何人评判。一个父亲要养一大家子人，在一纸法令面前做了选择——这是那个时代无数人做过的选择。本书只想请你记住它的形状：在这个家里，信什么，不是一个人跪在神面前、独自想清楚之后决定的；它先被一纸法令、一个饭碗推了一把。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马克思一生里遇见的第一件「物质利益在前、信仰在后」的事，而且它不是书上的，是他自己家里的。几十年后，他写下人们的想法是由他们怎样过日子来制约的，那时他未必想到父亲；可他长大的那片土里，早就埋着这一课。

◆ 三、一个温和的父亲，一个会讲荷马的邻居

不要因此把亨利希想成一个没有主见的人。据传记，他读伏尔泰、读卢梭，信理性，信开明的君主，是那种相信「世界会一点一点变好」的启蒙派。一八三四年，他在城里一个俱乐部的宴会上讲了几句温和的、主张立宪的话，惊动了普鲁士的警察。在一个新来的国家里，一个曾经被法国法律当成平等公民的人，说话要小心。

卡尔在这样的家里长大：父亲讲理性，也讲分寸；讲进步，也讲饭碗。

家对面不远住着另一个人，对他影响也很大：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一位普鲁士政府的官员，读书极多，能背荷马，喜欢莎士比亚，据说还是最早跟少年卡尔谈起圣西门——一位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的人。男爵的女儿燕妮比卡尔大四岁，被称作特里尔最美的姑娘。后来，她成了他的妻子；再后来，他的博士论文，题献给了这位男爵。

一个犹太律师改了宗的儿子，一个普鲁士贵族的女儿——这两个家并排放在特里尔的街上，本身就是那两种法叠在一起的样子。

◆ 四、一所被盯着的中学

他十二岁进了特里尔的中学。校长维滕巴赫是一位启蒙派，教历史，讲康德，相信理性和自由；学校里有几位老师，思想也偏开明。

那几年，德国西南不太平。一八三二年，几万人聚在汉巴赫城堡下面，要求德意志统一、要求新闻自由。普鲁士当局紧张起来，开始盯各地的学校。据传记，特里尔这所中学也被搜查过，有学生因为传阅违禁的小册子被追查，有老师被指为思想危险，后来校方还派来一位更守规矩的副校长，和维滕巴赫一起管学校。

一个少年，在一所被官府盯着的学校里读了五年书。他从老师那里听到的是「理性」「自由」；从墙外听到的，是一纸一纸的禁令。

◆ 五、十七岁的一篇作文

一八三五年，马克思在特里尔的中学毕业。毕业考试要写一篇德语作文，题目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这篇作文，今天还留着。里面最常被人引用的，是结尾那几句大话：要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这样重担就压不倒我们。十七岁的少年，写这种话不稀奇。

可作文里还有一句，平常很少被人注意，本书却想请你停一下。大意是这样的：我们并不总能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去决定它们之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

读到这一句，你可以想一想自己当年填志愿的那个晚上。你以为是你在选：选学校、选专业、选城市。可你家在哪座城、父母做什么、那年哪个专业热、你数学考了多少分——这些东西，在你能够去决定之前，早已经替你把大半条路铺好了。

一个十七岁的人，在一篇应付考试的作文里，写出了一句几乎可以当成他后来全部学说种子的话：人的路，是在一片他还来不及挑选的土上走出来的。

请注意这句话的分寸。他说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开始确立」。土先到了，可土没有把路走完；人还在选，只是选的时候已经站在一片别人铺好的地上。这是一句留着余地的话。

本书后面要一次一次回到「余地」这两个字上。十七岁的他留着余地；二十多年后，在一篇序言里，余地一格一格地没了。

◆ 六、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章还没有进入他的思想，只是在看他的出身。可有一件事已经可以先说：

他后来那把最锋利的刀——查一种想法的出身，问它是从什么样的日子里长出来的——并不是他在书斋里想出来的，是他从小就在身边看见的。法是会换的；信仰可以被一纸法令推着改；一个人的路，在他能够去决定之前，已经被铺了一大半。这些都是特里尔这座城、这个家，一件一件摆在他眼前的。

用本书的话说：他后来在手上的世界里是一个发生学家，这件事的根，就扎在特里尔的土里。他比那些从小生活在一种法里的人，更早、也更切身地知道——规矩是长出来的，不是本来就在那里的。

◆ 七、这一站的土，也埋着另一样东西

可同一片土里，也埋着另一样东西。

一个孩子，看见父亲为了饭碗改了信仰，可以学到两样截然不同的功课。

一样是：信仰是会被饭碗推着走的，所以要把饭碗那一层看清楚——这是后来《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那只「眼睛」的起点。

另一样是：既然信仰能被推着走，那么真正不会被推着走的东西在哪里？总得有一样东西，是不随饭碗变的吧？——一个在两种法之间长大、看着父亲在法令面前低头的孩子，心里很可能也在找一块不会被换掉的地板。

照本书的看法，这第二样功课，和第一样一样深。前一样，让他一辈子去拆别人脚下的地板；后一样，让他一辈子在找一块自己能站住、谁也拆不掉的地板。前一样长成了他在手上世界里的发生学；后一样，长成了他在脑子里世界里的发现学——规律，归根到底，不可避免。

这当然只是一个解读，不是史料。传记里找不到一句他自己说「我因为父亲改宗而想找一块不变的地板」。本书把它写在这里，是作为一个可以被推翻的猜想：如果全书读完，你发现他晚年那几封往回走的信（第十二编）完全说不通，这个猜想就该收回。

◆ 八、一座城的两种纪念

今天去特里尔，你会看见两样东西并排站着：一座两千年的罗马城门，和一栋挂着他名字的故居。前一样，是这座城最老的「本来就在」；后一样，是这座城里长出来的一个人。

来参观的人，常常先去城门，再去故居。本书想请你反过来想一想：那座城门，当年也不是「本来就在」的，它是罗马人在这片土上盖起来的；那个人，也不是「本来就是」马克思的，他是在这座城、这个家、这两种法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一座城给人最早的一课，常常就在这里：你以为最古老、最不会变的东西，也是有人造出来的。他后来一辈子，都在教别人这一课。

◆ 九、这一站的 SDE

每一章写到他的生平，本书都用四行记一下这一站：

土：一座两千年的老城，二十年的法国法律叠上刚来的普鲁士秩序；一个出过拉比的家族，一个信理性、讲分寸的律师父亲，一个会讲荷马的贵族邻居。

那一刀：父亲在一纸法令面前改了信仰——饭碗先动，信仰后动。

长出来的样子：一个很早就知道「规矩是会换的」的孩子；一篇写着「我们的关系在我们能决定之前就已开始确立」的作文。

回写：这一课一直写回到他后来的全部学说里——一面是去查一切规矩的出身，一面是去找一块不会被换掉的地板。

◆ 十、改宗这件事，今天的样子

「为了饭碗改信仰」，今天也有它的样子，只是不一定叫改宗。

一个年轻人，大学时很有理想，想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毕业后，为了留在大城市、为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他进了一家他并不认同的公司。头几年，他心里别扭；后来，他慢慢开始替这家公司的做法说话——「行业就是这样」「大家都这么做」。

他不是坏人。他只是和马克思的父亲一样，在一纸看不见的「法令」面前——房租、户口、父母的期待——做了一个很多人都做过的选择；然后，他的想法，也慢慢跟着饭碗走了一段。

马克思从这件家事里，学到了去查一切想法的出身。本书想从这里给你的，是一个温和一点的提醒：你心里的某些「道理」，也许是跟着饭碗长出来的——这不丢人，只是值得知道。知道了，你就可以在某一天，重新问一问自己：这一条，我还信吗？

◆ 十一、一个孩子看见的两种法

回到一八二〇年代的特里尔，想象那个六岁受洗的男孩。

他也许不懂大人为什么要他去教堂受洗，可他大概能感觉到：家里有一些事，是不太对外说的；祖父和叔叔是犹太教的拉比，自己家却去新教的教堂；父亲在外面说话很小心，回到家里读伏尔泰。

一个孩子，在这样的家里长大，最早学会的，也许是：一个人在外面的样子和在家里的样子，可以不一样；一个人信什么，可以被外面的一纸规矩改。

照本书的看法，这可能是他后来一生里那两样东西最早的种子：一样，是他对「外面那一纸规矩」的敏感——它是谁定的、替谁说话；另一样，是他对「一样不会被改的东西」的渴望。

本书不把这当成史料，只当成一个可以帮你读他的画面：一个六岁的孩子，站在两种法之间，被领着去受洗。

◆ 十二、放回日子里

你身边一定也有这样的人：从小看着大人在一套规矩面前低头，长大以后，一种人变得什么都不信，觉得一切都是「屁股决定脑袋」；另一种人变得特别要找一个「绝对靠得住」的东西，一份铁饭碗、一个信条、一个永远不会错的道理。

更常见的是，这两种人住在同一个人身上。

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一辈子在拆别人脚下「本来就在那里」的地板，也一辈子在给自己找一块「本来就在那里」的地板。读他，最好从这里开始：不是先问他的哪句话对、哪句话错，而是先看清这两只手，是从同一片土里长出来的。

带走的话：一个在两种法之间长大的孩子，最早学会的是「法会换」；最想要的，却是一块不会换的地板。

> **小账**　开了：规矩是长出来的，人的路在他能决定之前就已被铺了一大半——而且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关了：（此章尚未关门，只埋下了另一颗种子：去找一块不会被换掉的地板。）
>
> **哪一界**：父亲改宗，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找一块不变的地板」，是心里的世界开始摇。

第 2 章

一八三七年的家信

◆ 一、一封写到半夜的长信

大学第一年，很多人都往家里打过这样一个电话：说的是「挺好的，别担心」，其实这一年过得一塌糊涂——钱花超了，课没好好上，跟人起过冲突，心里原来那套想法碎了一地，新的还没长出来。

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日，十九岁的马克思在柏林，给远在特里尔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很长，写到了半夜，是他留下来的最早的一封长信。信里说的，就是这样一年。

◆ 二、波恩的一年：一锅粥

这一年要从前一年说起。

一八三五年秋天，他去波恩大学读法律。父亲是律师，儿子学法律，顺理成章。可他在波恩那一年，过得像一锅粥：参加诗人小组，写了大量的诗；当上了一个同乡饮酒会的头目；欠了债；有一次因为喝醉吵闹被关了一天禁闭；据传记，还和人决斗过一次，眼睛上方挂了点彩。

父亲在特里尔坐不住了，一封一封写信，又是规劝，又是算账。一年后，他把儿子转到了柏林大学——那里的学风更严，据说也更少喝酒。

这一年在他的一生里，是标准的「一锅粥」：什么都有，诗、酒、债、朋友、爱情——就在这一年的暑假，他和燕妮悄悄订了婚——可什么都还没分开，也还没合出一个能被认出来的样子。

一锅粥不是空的。本书在导论里说过，一锅粥是最满的时候。他后来那种什么都想吞下去、什么都想写成一个大系统的劲头，在这一年已经冒着热气了。

◆ 三、柏林：一个三百页的系统塌了

到了柏林，他发了狠。

信里说，他给燕妮写了三大本诗；他想自己建一套完整的法哲学，写了将近三百页，从一些形而上学的原理一路推下来，想把整部罗马法都装进去。写着写着，他发现这套东西立不住：上面是一堆「应该怎样」的原则，下面是一堆「实际怎样」的法条，两头怎么也接不上。

他在信里说的意思是：他一直在用一种理想主义的办法——先在头上立好一套理想，再拿它去对照现实——而现实和理想之间，隔着一道怎么也跳不过去的沟。

这道沟，不是他一个人的毛病。它是当时德国哲学的一道老题：康德和费希特那一路的哲学，把「应该」和「是」分成了两个世界。「应该」在上面，干干净净；「是」在下面，乱七八糟；人一辈子朝着「应该」努力，却永远够不着。

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把自己的全部力气压在这道沟上，结果系统塌了，人也病了。信里说，他一度气得把一些稿子扔了，身体撑不住，医生让他去城外休养。

◆ 四、一个系里的两种法学

他在柏林读的是法律。那时柏林大学的法学系里，站着两位针锋相对的教授，他两个人的课都听过。

一位是萨维尼，普鲁士最有名的法学家，「历史法学派」的领袖。他说：法不是哪个立法者坐在屋里想出来的，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日子里慢慢长出来的，像语言一样，有它自己的来历，不能凭理性一下子改掉。

另一位是甘斯，黑格尔的学生，思想开明。他说：法是理性在历史里一步一步展开的，不能拿「老祖宗就是这么干的」来替一切现存的东西辩护。

照本书的看法，这两位教授各握着一半。萨维尼握着「法是长出来的」，这是发生的一半；可他把长出来的东西交给了一个叫「民族精神」的东西去保管，那个精神又像是本来就在那里的，不许人去改。甘斯握着「法要被理性改」，这是改造的一半；可他的理性，是黑格尔那个一路走向终点的理性。

十九岁的马克思，坐在这两种法学中间。多年以后你会看到，他把这两半都带走了：法是从日子里长出来的——这是萨维尼那一半，只是他把「民族」换成了

「生产」；历史有一个理性的方向——这是甘斯那一半，只是他把「精神」换成了「规律」。

◆ 五、在病里读完了黑格尔

他去了柏林城外一个叫施特拉劳的小渔村养病。在那里，他做了一件原本不打算做的事：把黑格尔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之前他读过一些黑格尔的片段，据他自己信里的说法，并不喜欢那种古怪嶙峋的调子。这一次，他读进去了。回到城里，他加入了一个叫「博士俱乐部」的小圈子，那是一群年轻的黑格尔信徒，整夜在咖啡馆里争论宗教、国家和历史。

信里有几句话，是这封信的心脏。大意是：一道帷幕落下了，我心中最神圣的东西被撕碎了，必须请进新的神来。又说：我从理想主义出发，转到了在现实本身之中去寻找观念；如果说过去众神住在大地之上，那么现在，它们成了大地的中心。

这是他一生里路的第一个拐点。

◆ 六、咖啡馆里的博士俱乐部

病好回城以后，他成了「博士俱乐部」里最年轻的一个。这群人大多比他大好几岁，是已经拿到学位、在大学里等着一个讲席的年轻讲师和教员。领头的是神学讲师布鲁诺·鲍威尔，他正在用黑格尔的办法去拆《福音书》——说它们不是神启，是早期教会的人在某种处境下写出来的。

他们整夜坐在咖啡馆里，争论宗教是怎么来的、国家是怎么来的、哲学下一步该往哪里走。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一把刀的用法：一样被当成神圣的东西，你不去争它对不对，你去问它是从哪里来的、谁在什么处境下把它写出来的。

这把刀，他后来用了一辈子，也把它磨得比这群朋友都快。几年后，他掉过头来，写了厚厚一本书，嘲笑这群朋友——说他们以为把人脑子里的想法批判掉，世界就变了，其实他们只是在跟想法打架，一步也没走进过日子。

◆ 七、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个拐点有多重要，要放在那道沟上看。

康德、费希特那一路说：理想在上面，现实在下面，中间有沟。他在一八三七年这封信里说：不，观念不在天上，就在现实里头；神不住在大地之上，而是大地的中心。

用本书的话说，这一步是把「形状」从天上请回了土里。理想不再是一块悬在半空、等着人去够的木牌；它得从现实这片土里长出来。这是他后来一切「发生学」的第一块砖：一个道理，得问它是在哪片土里长出来的。

这一步是跟着黑格尔迈出去的。黑格尔最了不起的地方，正是把「发生」写进了哲学——一切东西都在运动，都在自己否定自己，都有一段来历。十九岁的马克思，在一个小渔村里被这件事击中了。他的父亲是启蒙派，相信理性从上往下照亮世界；他自己，从这一年起，相信理性是从世界里面长出来的。

◆ 八、那一个动词

可是请再看一眼那句话：在现实本身之中去**寻找**观念。

这句话里有两样东西。一样是「现实」——观念要从这片土里来，这是发生的方向。另一样是那个动词——「寻找」。寻找什么？寻找一样已经在那里的东西。你去森林里寻找蘑菇，蘑菇本来就长在那里；你去现实里寻找观念，观念就本来已经藏在现实里，等你去把它找出来。

照本书的看法，这一句话里，已经埋着他后来的全部两只手。

一只手：观念不在天上，在土里——这是发生学的手，后来长成了「生活决定意识」，长成了「改变环境的人自己也被改变」。

另一只手：观念本来就藏在现实里，等人去找——这是发现学的手，后来长成了「历史规律」，长成了「社会存在决定意识」，长成了「不可避免」。规律就藏在历史里，他去把它找了出来。

这不是说十九岁的他错了。在一封给父亲的家信里，没有人会去掂量一个动词的分量。本书只是想请你看见：一个人一生的路，常常在他最早的一句话里，就已经分成了两股。

这两股，他一辈子没有把它们拧成一股。现实里的东西，他说是长出来的；现实里的观念，他说是找出来的。长出来的，可以再改；找出来的，只能拿去用。本

书在导论里说过的那件事——改造世界的人，拒绝改造一个世界——它最早的影子，就在这个动词上。

◆ 九、三本诗

那一年，他还做了一件事：给燕妮写诗，写满了三本。

据后来的人读过的说法，这些诗大多是那个年代德国浪漫派的调子：星空，深渊，永恒的爱，一个在世界面前孤独而骄傲的「我」。写得不算好，他自己后来也这么认为，在那封家信里就说过，这些诗里情感是泛滥的、没有形状的。

本书想记下这件事，是因为它是他心里的世界最早、最直接的一次显露：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把自己的「我」，毫无保留地倒在纸上。那时候，这个「我」还不是任何关系的「总和」，它就是一团很满、很乱、很热的东西——一锅粥。

后来，他不再写诗了。那一锅粥，一部分长成了巴黎手稿里的「美的规律」，一部分，在一八五六年那封信里又冒了一次头（第 5 章）；更多的，沉到了他书里看不见的地方。

◆ 十、父亲的回信

父亲读了这封信，并不高兴。

据传记，亨利希回信时又急又气：他看出儿子在经历一场大翻转，可他更担心的是这个儿子的日子——乱，不顾身体，不顾钱，不顾燕妮一家的等待，整夜关在屋里跟抽象的东西搏斗。一个讲分寸、讲饭碗的启蒙派父亲，看着一个要把神请到大地中心的儿子，大概既骄傲，又害怕。

半年后，一八三八年五月，父亲病逝。那封十一月的长信，成了这对父子之间留下的最后几封重要的信之一。

本书不在这里煽情。只想记下一件事：他的路第一次拐弯的那一年，那个在一纸法令面前低头、又一辈子劝他顾着饭碗的人，走了。此后他就再也没有顾过饭碗——直到饭碗成了他整个学说的地基。

◆ 十一、这一站的 SDE

土：普鲁士的首都；一所刚被黑格尔统治过的大学（黑格尔一八三一年死在柏林，他的学生们还在讲台上）；一个要他顾饭碗的父亲，一个在特里尔等他的未婚妻，一群整夜争论的年轻人。

那一刀：自己搭的三百页的系统塌了——理想和现实之间那道沟，他跳不过去。

长出来的样子：在现实本身之中寻找观念——神从天上搬到了大地的中心。

回写：这个拐点写回了他的后半生，而且是分成两股写回去的：一股说观念是土里长出来的，一股说观念是土里藏着、等人找出来的。

◆ 十二、一个十九岁的人能想到哪里

读这封家信，很容易对一个十九岁的人要求太高。

他在信里的那些话，今天看来有很多毛病：太满，太急，一会儿要建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一会儿又说一切都塌了。这是十九岁的样子。

可一个十九岁的人，在一封写给父亲的信里，能说出「观念不在天上，在现实之中」，已经很了不起。本书在这一章挑出那个动词「寻找」，不是要挑一个少年的错，是想让读者看见：一个人一生的两股劲，常常在他最早的那一句话里，就已经分开了。

你可以回头看看自己十九岁时写过的东西。那里面，也许也藏着你后来的两股劲。

◆ 十三、放回日子里

很多人在二十岁上下都塌过一次：从小相信的一整套东西，在某一年碎掉了。塌了之后，人会怎样站起来，常常决定了他后半辈子的样子。

有人从此什么都不信，觉得一切都是空的。有人会像马克思这样：不再到天上去找道理，改到日子里去找。这是很好的一步——道理要从日子里来，是对的。

可是这一步之后，还有半步，值得你留心：你是把道理当成日子里「长出来」的东西，还是当成日子里「本来就藏着」、等你去找的东西？

前一种，你会一直留着改它的余地：日子变了，道理也该跟着长。后一种，你找到了一次，就容易觉得找到的是终点：这就是规律，这就是本质，以后照着用就是了。

这半步，一个十九岁的人不会去掂量。可一个要教孩子、带团队、给自己的生活下判断的人，值得掂量一下。

带走的话：他把神从天上请到了大地的中心——可「请到大地里」和「在大地里找到」，是两个动词。

小账　开了：观念不在天上，在现实之中；理想和现实之间那道沟，不必跳，因为理想本来就要从现实里长出来。关了：那个动词是「寻找」——观念被当成了藏在现实里、等人去找的东西。

哪一界：塌掉的系统和病，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在现实中寻找观念」，一半是做出来的，一半是找到的——这是摇荡的第一次。

第 3 章

偏斜：一篇寄出去的博士论文

◆ 一、如果雨都笔直地落下

下雨天，站在窗边看一会儿雨。

假如每一滴雨都从同样的高度、以同样的速度、笔直地往下落——会发生什么？什么也不会发生。每一滴都沿着自己那条直线往下走，永远碰不到旁边那一滴；它们不会汇成一股水，不会在玻璃上连成一道痕，不会在地上积成一个水洼。一场这样的雨，下一万年，世界还是一滴一滴的，什么东西也长不出来。

要有东西长出来，得有一滴雨，偏一下。

它一偏，就碰上了旁边那一滴；两滴合成一滴，更重，落得更快，又碰上下一滴；一股水出来了，一道痕出来了，一个水洼出来了。一个世界，是从一次没有理由的偏开始的。

两千多年前，一个希腊人就是这样想原子的。一八四一年，一个二十二岁的德国人，为这个希腊人写了一篇博士论文。

◆ 二、两个希腊人的争吵

这两个希腊人，一个叫德谟克利特，一个叫伊壁鸠鲁。两人都说：世界是由看不见的小颗粒——原子——在虚空里运动组成的。

分歧在于原子怎么动。

德谟克利特说：原子的运动全都是必然的，一件接一件，没有一样是偶然的。一切都有原因，一切都是被推着走的。

伊壁鸠鲁多说了一句：原子在虚空里往下落的时候，会在不确定的时刻、不确定的地方，稍稍偏离直线一点点。就是这一点点的偏，让原子能够相遇、相撞、结合，世界才有了万物。后来罗马诗人卢克莱修把这件事写进了一首长诗，说这一

偏，打破了命运的锁链——要是没有它，一切都是被原因一环扣一环锁死的，人也就没有了自由的意志。

这一偏，古代就有人嘲笑：西塞罗说这是幼稚的发明，没有原因的偏，算什么物理学？此后两千年，伊壁鸠鲁的「偏斜」大多被当成一个笑话，一个为了给自由留个门、硬塞进物理学里的补丁。

◆ 三、他为什么挑了这个题

一个柏林的年轻黑格尔派，为什么要去做两个古希腊人的原子论？

据他自己在论文序言里的交代，他看中的是一段特殊的时期：亚里士多德那个包罗万象的大体系之后，希腊出现了几派哲学——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怀疑派——它们都不再造大体系了，转而关心一个人怎样在一个大体系崩塌之后安身立命，怎样保住自己的自由。

他没有明说，可当时的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这里的影子：一八三一年，黑格尔——那个近代最包罗万象的大体系的主人——死了。他的学生们，正站在当年伊壁鸠鲁站过的地方：大体系之后，怎么办？

这个题目，是他给自己那一代人找的一面镜子。

◆ 四、他怎样读那一偏

在他之前，大多数人把德谟克利特当成更严肃的科学家，把伊壁鸠鲁当成一个抄袭者，只会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上加一点荒唐的补丁。

他偏偏替伊壁鸠鲁翻案。

他的读法是：那一偏，不是一个补丁，而是原子最要紧的东西。一个只会沿直线落下的原子，其实只是一个点，被下落这件事完全支配，它自己什么也不是；只有会偏的原子，才有了自己——它能从被规定好的直线上挣开一点，能去碰别的原子，能跟别的原子结成东西。那一偏，照他的说法，是原子的「灵魂」。

他还看出一件别人没看出的事：德谟克利特嘴上说一切都是必然的，可他并不信任眼睛看到的东西，一辈子四处旅行、搜集经验，心里是不安的；伊壁鸠鲁反而

相信感觉，心里是安稳的。一个讲必然的人不安，一个讲偏斜的人安稳——这两个希腊人的性情，跟他们的原子论，正好拧在一起。

论文的序言里，他借了一个古希腊悲剧里的句子：普罗米修斯说，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他说，这是哲学自己的宣言——反对一切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神。

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站在偏斜一边，站在普罗米修斯一边，站在「人能从被规定的直线上挣开」这一边。

◆ 五、先说他对在哪里

用本书的七个词看这篇论文，你会发现它漂亮得惊人。

一滴一滴笔直落下的雨，是没有路的：每一滴都一样，没有一处不同，也就没有一先一后。那一偏，是路上的第一个不同——没有理由，可它是真的。

偏了之后相撞，是张力；撞了之后合成，是形状；合成的东西更重，落得更快，又去撞下一个，是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了后面的路。一个世界，就是这样一偏、一撞、一合、一回头，长出来的。

在整个古代的物理学里，这几乎是离「发生」最近的一次想象：世界不是被一条条必然的直线预先排好的，是从一点没有理由的偏里，一步一步长出来的。两千年里，这个想象多半被当成笑话；一八四一年，他替它翻了案。

所以本书把「偏斜」当成全书的总钥匙。它是他自己的东西，不是本书塞给他的。二十二岁的他，在心里的世界站定了一个位置：人是会偏的，人不是一个只会沿着直线落下的点。

◆ 六、西塞罗的嘲笑，本书怎么接

两千年前西塞罗的那句嘲笑，今天读来仍然有力：一个没有原因的偏，算什么道理？一门学问，怎么能在最要紧的地方放一个「不知道为什么」？

本书在这里要小心，不能替伊壁鸠鲁走得太远。有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世界本身就有一些没有原因的随机，偏斜就是这种随机。本书不取这个说法——把「偶

然」说成世界本身的一种性质，其实是把一样东西又当成了「本来就在那里、等人去发现的」，换了一个方向的发现学。

本书的读法是：那一偏，不是没有来由，而是它的来由不在那条直线上。一滴雨为什么偏？也许是一阵风，也许是一粒灰，也许是旁边那一滴带着的一点电——它的来由在那片缠在一起的土里，而不在「从高处往下落」这一条规定好的路上。一个只盯着直线的人，看见的就是「无缘无故」；一个看得见土的人，看见的是：直线从来就不是全部。

照这个读法，伊壁鸠鲁的偏斜说的不是「世界有一块没有原因的地方」，而是「任何一条被规定好的直线，都管不住那片土」。这正是本书后面要拿来对付「铁的必然」的那一句。

◆ 七、那一偏，住在哪里

可是也要看清另一件事：他把这一偏，安放在了什么地方。

他说那一偏是原子的「灵魂」，是原子的「本质」，是一种叫「自我意识」的东西在物理世界里的样子。这些词——灵魂、本质、自我意识——全是从黑格尔那里借来的。在黑格尔那里，自我意识是精神走向自己的一站；在这篇论文里，偏斜被写成了自我意识在原子身上的表现。

照本书的看法，这就是说：连这一偏，也被他放进了一个「本质」里住着。偏斜本身是一场发生，没有理由，一次一次；可他给这场发生找了一个住处，叫作原子的本质、自我意识的原则。

还有一件事，是他自己在论文里就批评过的。伊壁鸠鲁的自由，是一种躲开的自由：偏离直线，躲开命运；不参与政治，躲开是非；连天上的流星、雷电，他也要证明它们不是神的旨意，好让人心里安稳。他批评这种自由太抽象，只是从世界里退出来的自由。他在论文的笔记里写过一个意思：哲学要走进世界，世界也要变成哲学的。

这句话，是他四年后那张便条上最后一行的前身——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所以这篇论文里，已经有了他后来的三样东西：一偏——心里世界里的自由，是发生；把这一偏安放在「本质」里——脑子里世界的老习惯，是发现；要让哲学走进世界——手上世界的改造，还没开始，可门已经推开了。

◆ 八、一篇寄出去的论文

这篇论文，他没有交给柏林大学，而是寄到了耶拿大学。

据传记，那几年柏林的风向变了：黑格尔的学生们在讲台上一个一个被挤走，新来的教授和官方更喜欢保守的一套。耶拿大学接受不在场的答辩，审得也快。一八四一年四月十五日，他拿到了哲学博士学位。

他本来打算跟好友布鲁诺·鲍威尔去波恩大学当讲师。第二年，鲍威尔因为宗教批判被取消了教书资格，他的大学之路也跟着断了。

一个本来要当教授的人，被推出了大学。这件事，本书在下一章接着说。你只要先记住：这篇论文，是他一生里最后一份「学院里的」作品。此后他写的所有东西，都是在报馆里、在流亡里、在阅览室里写的。

◆ 九、二十六年以后

一八六七年，他四十九岁，《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第一版序言里，有一句话后来被引用了无数次。他说，这本书要谈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那些规律本身，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为自己开辟道路的那些趋势。他还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公平起见，这句话里用的词是「趋势」，不是「命令」；他没有说每一件事都注定。可是，他给趋势配上的修饰语，是「铁的必然性」。

请把这句话，和二十六年前那篇论文放在一起看。

二十二岁时，他站在偏斜一边：原子会偏，世界是从一偏里长出来的，人能从被规定好的直线上挣开。四十九岁时，他写的是：历史的趋势以铁的必然性开辟道路，落后的国家看着先进的国家，就是在看自己的将来。

那一滴会偏的雨，不见了。雨又开始笔直地落下来——只是这一次，落的不是原子，是历史。

这不是说他忘了年轻时的论文，也不是说他背叛了自己。一个人从二十二岁走到四十九岁，经历了报馆被封、三次被驱逐、孩子夭折、革命失败，他想要的东西变了。本书在第十三编会问：一个被世界一刀一刀切过的人，为什么会从偏斜走到铁的必然？那里给出的答案，仍然只是一个猜想，带着反证。

这一章只做一件事：把那把钥匙交到你手上。此后每写到他心里的世界，本书都问一句——偏斜还在不在？

◆ 十、偏斜与今天的我们

读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一粒原子偏不偏，跟今天的我有什么关系？

关系在于，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这两个人。

德谟克利特那一个说：一切都有原因，你的出身、你的性格、你的处境，早就把你往某个方向推好了；你以为是你在选，其实都是被推着走的。这个声音，在你失败的时候最响，它让人心平气和，也让人什么都不做。

伊壁鸠鲁那一个说：你会偏。在一切原因推着你往下落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偏一点——换一种说话的方式，走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对一件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事说一声「不」。这个声音，在你想改变什么的时候最响，它让人有勇气，也让人冒险。

本书不要你只信其中一个。本书要你记住的，是这一章里那件事：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在两千年都把偏斜当笑话的时候，替它翻了案；然后他用了一生，去证明人确实会偏——他自己的一生，每一步都是一次偏；只是他写下的书，后来又把雨写成了笔直地落。

你可以用他的一生，去反驳他的书；也可以用他的书，去看清你的一生里，哪些是被推着的，哪些是你偏出来的。

◆ 十一、这一站的 SDE

士：黑格尔死后十年的柏林；一群在大体系之后不知道怎么办的年轻人；一所越来越不欢迎黑格尔学生的大学。

那一刀：大体系塌了，他要给自己那一代人找一面镜子——找到了两千年前另一个大体系之后的那几个希腊人。

长出来的样子：一篇为偏斜翻案的博士论文；一句「我痛恨所有的神」；一个念头：哲学要走进世界。

回写：偏斜写回到他一生的心里，成为他在自我界最接近发生的那一端；「本质」「自我意识」这些住处，也一起写回去，成为他在理念界发现学的老习惯；「哲学要走进世界」，四年后长成了第十一条。

◆ 十二、「我痛恨所有的神」

论文序言里借普罗米修斯说的那一句——「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常被人引来说明他从年轻时就反对宗教。

这样读，没有错，可有一点窄。他在同一段里说得很清楚：他反对的，是那些「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神——凡是站在人头上、不许人问它从哪里来的东西，都是这里说的「神」。

照本书的看法，这一句，是他一生那把刀最早的样子：凡是站在人头上、不许被查出身的东西，都要查。这把刀，后来他拿去查了国家、法律、经济学家的「永恒规律」，查得又快又准。

本书一路问的，只是一个问题：这把刀，后来有没有转向他自己写下的那几条规律？如果他写下的规律，也成了一样站在人头上、不许人问它从哪里来的东西，那么，照二十二岁的他自己的说法，它也是一个「神」。

◆ 十三、放回日子里

每个班上都有一个「偏一下」的孩子：别人都沿着直线走，他偏偏拐一下，问一个不在题目里的问题，交一份不按格式写的作业。一个只喜欢直线的课堂，会把这一偏当成毛病；一个懂得偏斜的课堂，会明白——没有这一偏，这一班人就只是一滴一滴的雨，谁也碰不到谁，什么也长不出来。

大人也一样。工作了十年，某一天你忽然偏了一下：想换个行当，想学一样跟饭碗无关的东西，想对一件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事说一句「不对」。旁边的人会说：别折腾了，大势如此，规律如此。

这时候，你可以想想这两个马克思：一个二十二岁，站在偏斜一边；一个四十九岁，写下铁的必然。两个都是真的。你不必选一个当你的马克思——你只要记住，那个写下「铁的必然」的人，自己的一生，是一次又一次偏出来的。

带走的话：一个世界是从一次没有理由的偏开始的；他二十二岁时知道这件事，四十九岁时，把它写没了。

> **小账**　开了：世界从一偏里长出来；人能从被规定的直线上挣开；哲学要走进世界。关了：连这一偏，也被安放进了「本质」「自我意识」里住着；二十六年后，偏斜让位给了铁的必然。
>
> **哪一界**：偏斜，是心里的世界里做出来的；把偏斜写成原子的本质，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摇荡的两端，这一章都在。

第 4 章

报馆、驱逐、阅览室

◆ 一、一个总在搬家的人

你认识这样的人吗：工作换得很勤，不是他不想安稳，是每到一个地方，干不了多久，就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合规矩的事，被请走了。行李越搬越少，书越搬越多。到后来，唯一让他觉得踏实的地方，是图书馆里固定的那一张桌子。

马克思从二十四岁到三十一岁的七年，就是这样过的。

◆ 二、第一刀：报馆被封

大学的门关上以后，他去了科隆，给一份新办的报纸写稿。这份报纸叫《莱茵报》，出钱的是莱茵地区一些思想开明的商人和工厂主，他们想要一份替新兴的工商业说话、跟普鲁士的老规矩唱唱反调的报纸。

一八四二年十月，他当上了主编，那年二十四岁。报纸在他手里一下子尖锐起来，订户涨了好几倍，书报检查官的红笔也越来越忙。

也就在这几个月里，他碰上了两件事。一件是莱茵省议会讨论一条关于盗伐林木的法律：穷人进林子捡几根枯枝，算不算偷？另一件是摩泽尔河谷的葡萄农，一年比一年穷，官府却说他们的贫困是自己懒。

这两件事，本书在第十一章细说。这里只记下他自己十七年后的回忆。在一八五九年那篇序言里——就是本书第八编要一个动词一个动词去核对的那篇——他说：一八四二到一八四三年，作为《莱茵报》的编辑，他第一次遇到了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

一个研究原子偏斜的博士，第一次被逼着去回答：一根枯枝值多少钱，一个葡萄农为什么穷。他发现，他在黑格尔那里学来的那一整套关于国家、法、理性的道理，答不上来。

一八四三年初，普鲁士政府下令查封《莱茵报》，四月一日起停刊。三月，他辞去了编辑职务。

◆ 三、一段安静：结婚，读书

那年六月，他在克罗伊茨纳赫和燕妮结了婚。他们订婚七年了。

新婚那几个月，他没去度什么蜜月，而是读书，读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读政治理论，做了厚厚的笔记，动手去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哲学。据那篇一八五九年的序言，他说，他当时得出的结论是：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不能从它们自身来理解，也不能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

请留意这里的顺序：先是报馆里碰上一根枯枝答不上来，然后才在书房里得出结论说，法和国家的根在物质生活里。结论是被一件事撞出来的，不是先想好了再去印证的。这是一个标准的发生学的次序。

◆ 四、第二刀：巴黎，被赶走

一八四三年秋天，他带着燕妮去了巴黎。那时巴黎是欧洲流亡者的首都，德国的激进派、波兰的革命者、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各国的工人团体，都挤在这座城里。

他在那里办了一份刊物，只出了一期合刊；他第一次认真接触法国的工人团体；他写下了后来被称为「巴黎手稿」的那些笔记（本书第四编）；一八四四年夏天，他和一个从英国曼彻斯特回来的德国年轻人在咖啡馆里长谈了十天——那个人叫恩格斯，从此成了他一生的朋友。

一八四五年一月，在普鲁士政府的要求下，法国政府下令把他驱逐出境。

◆ 五、咖啡馆里的十天

一八四四年八月底，恩格斯从英国回德国，路过巴黎，去见了他。两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坐下，一谈就是十天。

在那之前，他们见过一面，并不投机。这一次不一样：恩格斯带来了曼彻斯特——他在父亲合伙的纺织厂里做了两年事，亲眼看见了工人住的地方、干活的样

子；他带来的是一双在手上的世界里看过的眼睛。马克思带来的，是一套刚刚从黑格尔、费尔巴哈那里拆出来的刀。

后来的人常说，这十天是一段友谊的开始。照本书的看法，这十天也是两块土的相撞：一块是工厂的土，一块是书房的土。他后来在手上的世界里写得那样结实，有一半的土，是从这十天开始，由这个朋友一车一车运来的。

◆ 六、第三刀、第四刀：布鲁塞尔，科隆

他搬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入境时，他得写保证书，答应不在比利时发表谈论时事政治的文章。那年年底，他放弃了普鲁士国籍——此后一生，他没有哪个国家的国籍。

在布鲁塞尔的三年，他和恩格斯写了一本生前没有出版的书（本书第六编），写了那张只有十一条的便条（本书第五编），写了《共产党宣言》（本书第七编）。

一八四八年二月，巴黎爆发革命，整个欧洲跟着震动。三月，比利时当局逮捕了他，把他驱逐出境；燕妮也被关了一夜。

他先去了巴黎，四月回到德国，在科隆办起了《新莱茵报》。一年后，革命在各地失败，普鲁士政府把他赶出了国境。一八四九年五月，《新莱茵报》出了最后一期，整张报纸用红色油墨印刷。

他又到了巴黎，法国政府命令他搬到布列塔尼一个满是沼泽的偏僻地方去住。他没有去。一八四九年八月底，他渡过海峡，到了伦敦。

◆ 七、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在科隆那一年，他两次被送上法庭：一次是报纸的文章被控侮辱官员，一次是号召抗税。两次，他都在陪审团面前替自己辩护，两次都被判无罪。据当时的记录，他在法庭上讲的，不只是「我没有做」，更是「你们用来审我的这条法律，是从哪里来的、替谁说话的」。

这是他的刀第一次在法庭上出鞘：不跟对方争这条法怎么用，先查这条法的出身。

可无罪也没有用。几个月后，一纸驱逐令照样下来了。法庭说他没有罪，国家说他不能留下——一个人被同一个国家的两只手，一只放了，一只赶走。

从一八四五年年底放弃普鲁士国籍，到一八八三年死在伦敦，他做了三十七年多没有国籍的人。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最清楚一件事：「国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一张可以把你写进去、也可以把你划出去的名单。这是他后来写国家的那几页为什么那么冷、那么准的原因之一。

◆ 八、阅览室

在伦敦，他一住就是三十四年，一直到死。

伦敦没有赶他走。可伦敦也没有给他一个国籍——二十多年后，他申请入籍英国，被拒绝了。在伦敦，他是一个没有国籍的外国人，住在苏豪区一条狭窄的街上，两间屋子，一家人挤在里面。

一八五〇年，他拿到了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阅读证。此后很多年，他几乎每天去那里，从上午坐到傍晚，读英国议会的报告、工厂视察员的报告、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

一个被报馆、被三个国家一次一次推出门的人，终于有了一个没有人赶他走的地方：阅览室里那一张固定的桌子。

◆ 九、先说他对在哪里：刀与梁

本系列《普通人都能读懂的马哲》有一章专门写过他的这几年，下过一个判断，本书接着它判：

他这一生落下来的几刀——报馆被封，饭碗被砸，一次一次被驱逐——全都落在吃饭穿衣的世界里。他后来的学说，把房子也盖在吃饭穿衣的世界里：法和国家的根，在物质的生活关系里。刀落在哪里，房子就盖在哪里，这叫刀和梁对上了。所以他的学说在这个世界里格外结实，说出来的每一句都带着疼。

那本书还说：他撬松了「世界是现成的」这块地板——法不是现成的，国家不是现成的，神不是现成的，都是从日子里长出来的；可他没有撬动另一块地板——「总得有一个根」。他只是把根，从天上的精神，换成了地上的物质生活。

这个判断，本书完全接下来。这一章只想再往前走一步。

◆ 十、没有被切过的那一个地方

请数一数：这几刀，都切在哪里？

切在他的饭碗上，切在他的国籍上，切在他的住处上，切在他的报纸上——全在手上碰的世界里。

也切在他心里：朋友散了，孩子后来死了（下一章），一次一次在陌生的城市重新开始。

可有一个地方，从来没有被切过：他脑子里那个世界。没有哪个政府查封过他的一条规律；没有哪个警察把他的「归根到底」赶出过国境。一八五九年的序言里，他回忆自己这些年的时候，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大意是：一八四八年之后，他很乐意借着这个机会，从公开的舞台退回到书房里去。

照本书的看法，这就是那一间阅览室的分量。在手上的世界里，他被一刀一刀切成了一个彻底的发生学家——他亲眼看着，法是怎么被人定的，国家是怎么把人赶来赶去的，一纸命令就能让一份报纸从明天起不存在。在心里的世界里，他被切得很疼，也常常在摇。可在脑子里的那个世界，那张桌子上，他是安全的：没有人来改他写下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事能撞过来，逼他改。

一个一辈子被世界改来改去的人，最后给自己留了一个不许改的地方。

本书在导论里说：改造世界的人，拒绝改造一个世界。这一章给这句话加一个注脚：那个他拒绝改造的世界，恰好也是他一生里唯一没有被世界改造过的地方。

这仍然是一个解读，不是史料。你可以用第十二编来检验它：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一八八一年一封从俄国来的信，都是世界撞进了他的阅览室——那两次，他改了没有？

◆ 十一、这一站的 SDE

土：一八四〇年代的欧洲——书报检查、流亡者挤满的巴黎、正在长出来的工人团体、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和它的失败；一个没有国籍的人，一座不赶他走也不收留他的城市。

那一刀：四刀连着落下——报馆被封，巴黎驱逐，布鲁塞尔驱逐，普鲁士驱逐；全落在吃饭穿衣的世界里。

长出来的样子：法和国家的根在物质生活关系里；一个彻底的、在手上世界里的发生学家；一张阅览室里的固定座位。

回写：刀和梁对上，他的学说在手上的世界里格外结实；可那张没有被切过的桌子，也写回了他的学说——脑子里的世界成了最安全、最不必改、也最不许改的地方。

◆ 十二、红色的最后一期

一八四九年五月，《新莱茵报》接到普鲁士政府的驱逐令。编辑部决定：最后一期，全部用红色油墨印。

据后来的记载，这一期的第一版，有一首诗，是报纸的一位编辑、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写的，向读者告别。这一期被人争相收藏，据说印了两万份。

本书想记下这件事，不是为了讲一个动人的故事，而是为了看清一件小事的样子：一份报纸被一纸命令关掉了，编辑部没有办法改那道命令，却还可以决定——最后一期，用什么颜色印，说什么话。

这是手上的世界里，一次被切的时候的「偏」：刀落下来了，躲不开；可在刀落下的那一刻，人仍然可以选一个样子。

他这一生，被切了很多次。每一次，他都在刀落下的那一刻，选了一个样子。

◆ 十三、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怎样写「国家」

他后来写国家，写得很冷：宣言里说，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在他和恩格斯的文字里，国家多次被说成阶级统治的机器（后来的教科书，把这些话说得更死）。

这些话，今天读来很硬。可如果把它放回他这一段日子里，你会看见它是从哪里长出来的：一个被三个国家一次一次赶走的人，一个在法庭上被判无罪、第二天照样被驱逐的人，一个三十七年没有国籍的人——他见到的「国家」，就是一纸一纸的驱逐令、一个一个的密探、一次一次的查封。

照本书的看法，他写的国家，是他那片土里的国家：一台对他和他的朋友们只会驱逐和查封的机器。这一面，他写得准。

可国家也有别的面：修路，办学，管卫生，定工厂法——他自己在《资本论》里，也大段引用过英国政府派出的工厂视察员的报告（第 43 章）。那些视察员，也是国家的人。

一个人被一台机器切得太深，常常只看得见它切人的那一面。这不是他的错，是那片土。

◆ 十四、放回日子里

你身边可能也有这样的人：生活把他改来改去——下岗、搬家、离婚、生病——他在这些事面前毫无办法，只能一次一次重新开始。于是他特别需要一个地方，是生活碰不到的：一套理论、一个信仰、一门手艺、一个「我早就看透了」的判断。那个地方给了他力气，让他熬过去。

这没有什么不对。只是要知道：一个从来没有被生活碰过的地方，也最容易慢慢变硬。它越是安全，就越不肯被改；它越不肯被改，就越像是「本来就在那里」的。等到有一天，生活真的撞进来了——孩子长大了，时代变了——那个地方，往往是最后一个肯承认「我可能错了」的地方。

给自己留一个避难的地方，很好。偶尔，也让生活进来改一改它。

带走的话：刀落在哪里，他的学说就结实在哪里；那张从没被切过的桌子，也最不肯被改。

> **小账**　开了：法和国家不是现成的，根在物质的生活关系里——而且这个结论是被一根枯枝撞出来的。关了：他只是把根从天上换到了地上，没有撬动「总得有一个根」；那张没被切过的桌子，成了不许改的地方。
>
> **哪一界**：报馆、驱逐、国籍，全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阅览室那张桌子上写下的规律，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第 5 章

靠余数活着的人写余数

◆ 一、月底那几天

很多家庭都熟悉月底那几天：工资还没到，账单已经到了。先付房租还是先付孩子的学费？那件冬天的外套，是不是可以先拿去当掉，等下个月再赎回来？一家人围着一张账单坐着，谁都不说话，可每个人都在心里算同一笔账。

一八五〇年代的伦敦，马克思家几乎每个月都是月底。

◆ 二、苏豪区的两间屋子

他们住在苏豪区的迪恩街，两间屋子，一家大小，加上从特里尔跟着燕妮出来的女佣海伦·德穆特。

一份当年普鲁士警方密探留下的报告，描述过这个家（这份报告常被传记引用，细节以原件为准）：屋里没有一件完好的家具，东西全都是破的，到处是灰；孩子在一张桌子上玩，那张桌子上也摊着手稿、书和报纸，还有缺了口的杯子、烟斗、烟灰。密探说，客人进门会被烟熏得睁不开眼。

钱是最大的事。据传记，他当掉过自己的外套，结果好几天出不了门——没有外套，去不了阅览室；燕妮当过娘家带来的银器，因为银器上有一个苏格兰贵族家族的纹章，当铺的人以为是偷来的，差点惹来警察。

他在给朋友的信里算过账，算面包钱、算肉铺的欠款、算房东的催逼。一个后来要给整个资本主义算总账的人，先在这两间屋子里，一笔一笔地算着自家的账。

◆ 三、三个孩子

穷，落在孩子身上，就不只是账了。

一八五〇年，他们一岁的儿子吉多死了。一八五二年，一岁的女儿弗兰契斯卡死了。据燕妮后来的回忆，那时家里一时连买一口小棺材的钱都没有，是一位法国流亡者借给了他们两英镑。一八五五年，八岁的儿子埃德加死了，家里人叫他「小穆希」，是他最疼的孩子。

埃德加死后，他在给恩格斯的信里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我已经受过各种各样的不幸，可直到现在，我才知道真正的不幸是什么。

本书不在这里多写。三个孩子，五年，一句话。这是他心里的世界里最重的一刀。

◆ 四、从工厂里寄来的钱

这个家能撑下去，靠的是两样东西。

一样是稿费。从一八五二年起，他给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欧洲通讯，写了十年，按篇拿钱。他的英文起初不够好，很多稿子是恩格斯替他写、或者帮他译的，署的是马克思的名字。

另一样，是恩格斯本人。一八五〇年，恩格斯回到曼彻斯特，进了父亲合伙的纺织厂做事。他讨厌这份差事，可他留了下来，一留将近二十年。从工厂的收入里，他一次一次往伦敦寄钱：邮政汇票，有时是把钞票撕成两半，分两封信寄出去，免得在路上被人截走。一八六九年，恩格斯卖掉了自己在工厂里的股份，从那以后每年固定给马克思一笔钱，让他可以安心写书。

请把这件事看清楚：他家里的面包、房租、孩子的药，有很大一部分，是从曼彻斯特一家纺织厂的利润里来的——那一截利润，正是纺织工人一天干下来，工钱之外多出来的那一截。

他在阅览室里，写的就是那一截：一个工人一天的劳动，工钱付清了，怎么还会多出一截？那一截归谁？

一个靠朋友工厂里的余数活着的人，一辈子在写余数。

◆ 五、满身的痈

一八六〇年代，他写《资本论》第一卷的那几年，身上反反复复长痈，一个接一个，疼得坐不下、躺不住。他有时只能站着写。

一八六七年六月，书快印完的时候，他在给恩格斯的信里开了一个苦涩的玩笑，大意是：我希望资产阶级到死都记得我身上的这些痈。

那年九月，《资本论》第一卷在汉堡出版，第一版印了一千册。卖得很慢。

◆ 六、一千册，卖得很慢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德国的学术界几乎一片沉默。恩格斯着急，匿名写了好几篇书评，投给不同立场的报纸，有的故意从挑剔的角度来写，好让人去争论它。

第一本外文译本，是一八七二年的俄文本。据传，俄国的书报检查官放行它，理由是这本书太难懂，不会有多少人读，也就不危险。结果它在俄国卖得比在德国还快。

一八六四年，他的老朋友、同在流亡中的教师威廉·沃尔弗在曼彻斯特去世，把一笔遗产留给了他。这笔钱让这个家第一次喘过一口气。《资本论》第一卷的扉页上，他题了献词：献给这位朋友。

一本写余数的书，扉页上献给的，是一个把自己最后那点余数留给他的人。

◆ 七、先说他对在哪里

写到这里，本书想请你看见一件事：他在手上的世界里是一个发生学家，这件事一点也不抽象。

余数这件事，不是他在书上先读到一个概念，再去现实里印证的。它先在他自己的家里：面包钱从哪来？从恩格斯那里来。恩格斯的钱从哪来？从纺织厂来。纺织厂的钱从哪来？从工人一天的劳动里，工钱之外多出来的那一截来。他自己就坐在这条链子的末端，吃着这条链子上的面包。

所以他写余数，写得那么准，那么不肯放过每一个细节——工厂视察员报告里的每一个数字，童工每天站多少小时，一块面包里掺了多少明矾。那是他亲手摸过

的土。用本书的话说：余数这个形状，是从他自己的日子这片土里，沿着一条他亲身走过的路，长出来的。

本系列《马哲》那本书，把《资本论》前七章找出余数的办法叫作全书「最好的一刀」。本书接着说：这一刀之所以好，是因为刀落下去的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家。

◆ 八、心里的那一格，比书里给的大

还要看另一件事。

一八五六年，燕妮回特里尔探望病重的母亲，他一个人留在伦敦。那年六月，他给燕妮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里有一段话，据信件的大意是这样的：让一个人重新成为人的，不是费尔巴哈说的那个「人」，不是那些讲新陈代谢的学说，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对心爱的人的爱——也就是对你的爱。

请把这句话，和他一八四五年春天写在那张便条上的那一句放在一起：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便条上，人是一堆关系加起来的结果——空的，派生的，一个虚的人性。信里，让一个人重新成为人的，是一样既不是理论、也不是阶级的东西：他对一个具体的人的爱。

这两句话，都是他写的。前一句写在给世界看的纸上，后一句写在只给一个人看的信里。

本书的判词说：他的心里的世界，在发现和发生之间摇荡。这一章可以把这个「摇」看得更清楚一点。在他的书里，心里的世界多半被写成派生的：人是关系的总和，是阶级的承担者，是经济关系的化身。在他的日子里，心里的世界满得装不下：三个孩子的死，一句「直到现在才知道真正的不幸」，一封说「让人重新成为人的是爱」的信。

他心里的那一格，比他书里给心留下的那一格，要大得多。

◆ 九、一张借据

穷日子里，他写过很多借据，也收到过很多催债的信。据传记，有一次，一个债主上门，家里只有燕妮在，她抱着孩子，把能当的东西都拿出来，才打发走。

本书想把这张借据，和他后来写的那一截余数放在一起。借据是最具体的一种账：谁欠谁，多少，哪天还。余数是最抽象的一种账：一天里，哪几个小时是「白干」的。

他一生里，同时活在这两种账里：手上的，是借据；书里的，是余数。前一种账，他每天都在挨；后一种账，他花了二十年去算。

一个人能把余数算得那么准，也许正是因为，他每天都被借据追着。

◆ 十、这一站的 SDE

土：一八五〇年代伦敦的苏豪区；两间屋子、当铺、房东；一家纺织厂的利润，从曼彻斯特一张一张寄过来；阅览室里堆成山的工厂报告。

那一刀：贫穷落在孩子身上——五年里三个孩子死去；他自己满身是痈，站着写书。

长出来的样子：《资本论》第一卷——一本从余数里找新东西的书，写得那样准，是因为他自己就坐在那条余数链子的末端；一封说「让人重新成为人的是爱」的信。

回写：余数写回了他的学说，成为他在手上世界里最结实的一块；心里那一刀，却很少写回他的学说——书里的「人」，仍然是关系的总和。

◆ 十一、三个女儿

他有三个长大成人的女儿：燕妮、劳拉、爱琳娜。

据传记，她们在一个很穷、却很热闹的家里长大：家里常来流亡的革命者，饭桌上常讨论政治，父亲会给她们讲莎士比亚、讲很长的故事。三个女儿后来都参与了父亲的事业：大女儿嫁给了一位法国社会主义者；二女儿劳拉和丈夫把父亲的书译成法文；小女儿爱琳娜整理父亲的遗稿，在英国参加工人运动，还把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译成了英文。

照本书的看法，这三个女儿，是他心里的世界留在世界上的另一种样子：他的书里，心里的世界常常是空的；可在他的家里，这个世界满满地长出了三个人，而她们又把他的书，带到了别的语言、别的土里。

他的回写，有一条走的是书；还有一条，走的是这个家。

◆ 十二、放回日子里

你可能也在某一条链子上：你的工资，从公司的利润里来；公司的利润，从某些你看不见的人的劳动里来；你交的房租，又成了房东的一截余数。每个人都坐在好几条这样的链子上，有时在这一头，有时在那一头。马克思教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链子看见——不是为了去恨谁，是为了知道自己的面包是从哪里来的。

他没有教、甚至在书里常常写没了的是另一件事：你心里那一格，不是这些链子加起来的总和。孩子走了的那个晚上，一封写给远方的人的信，一句「直到现在才知道真正的不幸」——这些东西，不是你在哪条链子的哪一头能算出来的。

把链子看清，是他留给你的；把心里那一格留着，是他自己在信里做了、却没写进书里的。

带走的话：他靠余数活着，写出了余数最好的一本书；他在信里说让人成为人的是爱，在书里说人是关系的总和。

> **小账**　开了：余数这个形状，是从他自己家的日子里、沿着他亲身走过的路长出来的——刀落下去的地方就是他的家。关了：心里那一刀很少写回书里，书里的人仍然是关系的总和。
>
> **哪一界**：当铺、汇票、痈，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给燕妮的那封信，是心里的世界里做出来的；「总和」，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这一章，摇得最厉害。

第 6 章

一生在摇荡

◆ 一、把一生摊在桌上

有一种很简单的办法，可以看清一个人：把他的一生摊在桌上，一段一段看——那几年他站在什么样的土上，是哪一件事把他推到了下一步，他因此长成了什么样子。

写简历的人，会把这些写成一条向上的线：毕业、入职、升职，每一步都像是计划好的。可你自己知道，你的一生不是这样过来的。那次换工作，是因为部门撤了；那次搬家，是因为孩子要上学；那个后来改变了你一辈子的人，是你在一个本来不想去的饭局上遇见的。一生是一场发生，简历才是一部发现。

前五章，本书一段一段走过了马克思的前半生。这一章，把他的一生从头到尾摊在一张表上，看一眼它的全貌。

◆ 二、一张表

时段	土	那一步的不同	长出来的样子	落在哪一界
1818—1835 特里尔	法国法律叠上普鲁士秩序；出过拉比的家族；启蒙派的父亲；会讲荷马的邻居	父亲为保住律师的饭碗改宗	一个很早就知道「规矩会换」的孩子；作文里「我们的关系在能决定之前已开始确立」	手上／心里
1835—1836 波恩	大学、诗社、酒会、债	一年过成一锅粥，被父亲转学	满满的一锅粥；和燕妮秘密订婚	心里

时段	土	那一步的不同	长出来的样子	落在哪一界
1836—1841 柏林	黑格尔死后的大学；萨维尼与甘斯；博士俱乐部	自搭的三百页系统塌了，病中读完黑格尔	「在现实之中寻找观念」；为偏斜翻案的博士论文	脑子里／心里
1842—1843 科隆	一份替工商业说话的报纸；书报检查	一根枯枝答不上来；报馆被封	法和国家的根在物质生活里	手上
1843—1845 巴黎	欧洲流亡者的首都；法国工人团体	结婚；遇见恩格斯；被驱逐	巴黎手稿：异化、类本质、美的规律	心里／手上
1845—1848 布鲁塞尔	不许谈时政的保证书；放弃国籍	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朋友们决裂	十一条便条；《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	手上／脑子里
1848—1849 科隆	欧洲的革命与它的失败	两次上法庭无罪，照样被驱逐	一份用红墨印完最后一期的报纸	手上
1849—1856 伦敦迪恩街	两间屋子、当铺、从工厂寄来的钱	三个孩子相继死去	阅览室里的一张固定座位；「直到现在才知道真正的不幸」	心里／手上
1857—1867 伦敦	阅览室里的工厂报告；满身的痈；一笔朋友的遗产	一场经济危机逼他动笔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八五九年序言；《资本论》第一卷	脑子里
1864—1872 国际工人协会	各国工人团体第一次坐到一张桌子上	他替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成了实际上的主心骨	一个跨国的组织；无数次争吵与分裂	手上
1871　巴黎公社	一座城市被工人和市民占了七十二天	一个他没有预言过的形式，自己长了出来	《法兰西内战》：现成的国家机器不能拿来就用	手上／脑子里

时段	土	那一步的不同	长出来的样子	落在哪一界
1875—1882 晚年	德国工人党合并；从俄国来的信；满桌的人类学书	身体垮了；妻子一八八一年去世	《哥达纲领批判》；给查苏利奇的信；民族学笔记；一八八二年去阿尔及尔养病	脑子里／心里
1883　伦敦	长女在一月去世	三月十四日下午，坐在扶手椅上去世	恩格斯在墓前的讲话：他像达尔文一样，发现了规律	——

◆ 三、这张表里没有一步是「必然」的

请顺着这张表，一行一行问一句：这一步，非得这样不可吗？

如果一八四二年鲍威尔没有被取消教书资格，他很可能去波恩当了讲师，一辈子在大学里讲伊壁鸠鲁。

如果《莱茵报》没有被查封，他也许会做一个激进的报人，写一辈子时评，不会去读那么多的政治经济学。

如果一八四四年夏天，他和恩格斯在巴黎的那个咖啡馆里只寒暄了一刻钟就散了，他不会有一个从曼彻斯特工厂里带来第一手材料的朋友，也不会有后来二十年从那家工厂里寄来的钱。

如果他没有被一个又一个国家赶走，他不会落到伦敦，不会有那间阅览室，也不会读到那一摞一摞英国的工厂视察员报告——而《资本论》正是建在这些报告上的。

一个人最后写出了一部讲「历史规律」的书，可他写出这部书的那条路，每一步都是被一件具体的、偶然的事撞出来的：一纸查封令，一次驱逐，一次咖啡馆里的长谈，一场经济危机，一笔朋友的遗产。

这不是在挑他的刺。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这样过来的——路是一先一后走出来的，每一步都被那片土推着，又都有一点偏。本书只是想让你看清一个反差：

他的一生，是一场标准的发生。

他写出来的历史，越来越像一部发现。

◆ 四、手上、脑子里、心里

再看这张表的最后一列。

写「手上」的那些行，几乎都是被切的时候：报馆、驱逐、法庭、公社。在这些时候，他写下的东西最像发生学——法是长出来的，国家是一张名单，现成的国家机器不能拿来就用。

写「脑子里」的那些行，几乎都是坐在书桌前、阅览室里的时候：柏林的论文，伦敦的《大纲》和序言，《资本论》。在这些时候，他写下的东西越来越像发现学——规律、本质、「归根到底」、「铁的必然性」。

写「心里」的那些行，零零散散，夹在别的格子里：波恩那一锅粥，巴黎手稿里的美，迪恩街三个孩子，一封写给燕妮的信，晚年妻子的死。这些东西，在他的书里留下的痕迹最少。

这正是本书判词的三句话，被他的一生一格一格地填满了：现实世界是发生，理念世界是发现，自我世界在两边摇。

◆ 五、他在哪几处摇

「摇荡」这个词，要说得具体一点。本书在前五章里，已经看到他至少摇了四次：

十九岁，在一封家信里，他说观念要在现实里——可用的动词是「寻找」。

二十二岁，他站在偏斜一边——可把偏斜安放进了原子的「本质」里。

二十六岁前后，他在巴黎手稿里写人按照美的规律构造，人在活动里长出自己——一年后，在一张便条上，人成了「社会关系的总和」。

三十八岁，在一封信里，他说让人重新成为人的是爱——同一年代，他在阅览室里写的，是人作为经济关系的化身。

后面还有：一八七一年，公社让他往发生那一边摆了一大步；一八八一年，一封从俄国来的信，又让他摆了一步。第十二编会细写。

一个在两端之间摇了一辈子的人，心里的世界一直是活的。他的书，给这个世界留的位置，只是其中一端。

◆ 六、表格装不下的那几格

这张表还漏掉了一些东西。它们太小，填不进任何一格；可对一个人来说，它们一点也不小。

据当年常来他家的朋友回忆，在伦敦最穷的那几年，星期天只要天气好，他就带着一家人，走很远的路去城北的汉普斯特德荒野，铺开一块布，吃冷肉、面包、啤酒，孩子们在草地上跑，他趴在地上陪他们玩，有时背着小的跑来跑去。

孩子们不叫他爸爸，叫他「摩尔」——因为他头发黑、皮肤黑。他给女儿们编故事，编了一个很长很长、讲一个玩具匠人的连载，一讲就是好几个月。

他读莎士比亚，全家都读，据说女儿们很小就能背大段的台词。他做数学，晚年在病里还做微积分的笔记，说数学能让他心里平静下来。

这些东西，在他的书里几乎找不到。在他的书里，人是经济关系的化身。在汉普斯特德的草地上，一个被三个国家赶来赶去的人，趴在地上，给女儿们当马骑。

◆ 七、墓前的那句话

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七日，他被葬在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送葬的只有十来个人。恩格斯在墓前讲了一段话，后来被印了无数次。

那段话里最有名的一句，大意是：正像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请留意这个动词：发现。

一个一生都被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撞出来的人，一个在书里写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人，在他的墓前，被他最亲近的朋友，定成了一个「发现者」——像发现一块大陆、一条河、一条自然定律那样，发现了历史的规律。

这句话不是马克思自己说的，本书把它记在恩格斯的名下（第十四编还会回来）。可这句话能在墓前说出来，而且说得那样自然，说明它并不是恩格斯凭空加上去的。马克思自己的书里，早就有一半，是这样写的。

◆ 八、表格之外的一个问题

画完这张表，还有一个问题，本书留给你：如果他没有被报馆、国境线、贫穷一刀一刀切过，他会不会写出另一种书?

也许会。一个在大学里安稳教了一辈子书的马克思，可能会写出更多像巴黎手稿那样的东西——关于人、关于美、关于感官，而少写「铁的必然」。也许不会：没有那些刀，他也许根本不会去读那么多工厂报告，也就没有那一截余数。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它只是提醒一件事：一个人的学说，不是从他脑子里直接「流」出来的；它是他那一片土、那一条路，一起长出来的。换一片土，就是另一本书。

这句话，他自己最明白——他用它去读了一切人的书；只是很少用它来读自己的。

◆ 九、先说他对在哪里

说了这么多反差，也要把公道先还给他。

他的一生被切得这样深，他却没有像很多被切过的人那样，退回到「一切都是命」「人什么也改不了」里去。在他写下的东西里，手上的世界始终是可以改的：法可以改，国家可以改，工作日可以改，谁拿走那一截余数可以改。这是他留给后来人的最大的一样东西。一个从来没有被世界改过的人，说「世界是可以改的」，是一句空话；他是被世界一刀一刀改过之后，仍然说「世界是可以改的」。

本书要拆的，只是他在另一个世界里给自己留下的那块地板。这一块，他没有让世界来改过。

◆ 十、一张表的另一种读法

这一章那张人生序列表，还可以换一种读法：不按年份读，按「谁在推他」读。

推他的，有国家（查封令、驱逐令），有市场（一场经济危机、一份报纸的稿费），有朋友（恩格斯的十天、恩格斯的汇款、沃尔弗的遗赠），有家人（燕妮、三个死去的孩子、三个女儿），有陌生人（巴黎的工人、查苏利奇的一封信）。

五种力量，缠在一起，推着他走完了一生。没有哪一种是唯一的；也没有哪一种，是「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有的年份是国家推得最狠，有的年份是贫穷，有的年份是一封信。

照本书的看法，这张表本身，就是「有日子的回写之环」（第 57 章）的一个样子：每一段，先动的那一个都不一样，要一段一段去看。

他用一生证明了这件事；他的书，却把其中一种力量，写成了归根到底的那一种。

◆ 十一、放回日子里

请你也花十分钟，给自己画一张这样的表：时段，那几年站在什么土上，是哪一件事把你推到了下一步，你因此长成了什么样子。

画完以后，看两件事。

第一件：你这一生，有几步是「必然」的？你多半会发现，一步也没有。每一个转弯，都是一件具体的、当时看起来很小的事撞出来的。这不会让你觉得自己渺小，反而会让你对下一次转弯，多留一点心。

第二件：你心里那几句最硬的道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这样的」——它们分别是在哪一行、被哪一件事写进你心里的？如果那一行是另一件事，这句道理会不会是另一句？

一个人把自己的一生看成发生，就会给自己的道理留一点改的余地。马克思的一生是发生，他的道理没有留这点余地。你可以替他留，也替自己留。

带走的话：他的一生没有一步是必然的，他的书里写满了必然；墓前那个「发现」，一半是恩格斯说的，一半是他自己写的。

> **小账**　开了：一生是一场发生——每一步都是被具体的土、具体的事推出来的；被世界改过之后，仍然说世界可以改。关了：写在书桌前的，越来越像发现；墓前那个动词，是「发现」。

> **哪一界**：一生的每一步，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那张表的最后一行，被放进了脑子里的世界——找到的；心里的那几格，一直在摇。

第 二 编

他接手的那道题

编 序

没有一个思想家是从零开始的。他坐到桌前的时候，桌上已经摊着前人吵了很久、没吵完的几道题；他的全部工作，是接过其中一道，往下接着吵。

马克思桌上摊着三样东西。一样是黑格尔留下的：一台把「发生」写进了第一页的大机器，最后一页却写着「终点」。一样是费尔巴哈留下的：一面镜子，照出神原来是人自己的影子。一样是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留下的：三本各自算得平平的账，合在一起却怎么也不平。

这三样东西底下，还压着两句大家都没说出口、却都相信的话：总得有一个根；历史总有一个方向。

这一编三章，看他接过的是哪几页，以及他从前人那里，连同哪几句没说出口的话，一起接了过来。

*

第 7 章

黑格尔的圆：一台只差吃饭的引擎

◆ 一、一台老机器，换一个油箱

你大概见过这样的事：一台老机器，结构精巧，力气很大，可它烧的是一种快要买不到的燃料。有一个年轻人把它拆开，把油箱换了，改烧另一种燃料。机器照样转，而且转得更有劲了。他很得意，说：我把这台机器彻底改造了。

有人在旁边问了一句：除了油箱，你还动了什么？

他想了想：没有了，其余都好好的，干嘛要动？

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就是这样一台机器、一个油箱的故事。

◆ 二、黑格尔把发生写进了第一页

先说黑格尔这台机器好在哪里。

本系列《普通人都能懂的黑格尔》对他下过一个判断：他把发生写进了逻辑的第一页，又在最后一页把它关上。

第一页是什么？黑格尔的《逻辑学》从最空的一个词开始——「有」。一个什么规定都没有的「有」，想一想，它和「无」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可「有」和「无」又明明不是一回事。这一来一回，就出来了第三样东西：「变」，也就是「形成」——从有到无、从无到有的那个过程本身。

一部讲世界最根本的道理的书，第一页上出来的第一样实实在在的东西，是「变」。在黑格尔之前，西方哲学两千年，大多是从一个不变的东西讲起：不变的存在，不变的理念，不变的实体。黑格尔从「变」讲起。这是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更要紧的是，他把这个「变」一直写了下去：一切东西都在运动；一样东西走着走着，会碰上自己的反面，被自己否定掉；否定之后，它不是消失了，而是带着

前面的东西，长成了一个新的样子。世界是一个过程，历史是一个过程，连人本身也是一个过程。

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的巴黎手稿里，专门写了一节批判黑格尔。可他在这一节里说过一句很高的评价，大意是：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人是在自己的劳动里，一步一步把自己产生出来的。

用本书的话说：人不是现成的，人是长出来的，而且是在干活里长出来的。这是一句地地道道的发生学的话。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接过来的，首先就是这一页。

◆ 三、最后一页写着什么

可黑格尔这台机器，还有最后一页。

那一页上，一切运动、一切否定、一切过程，最后都走到了一个终点：精神认识了它自己，绝对的知识到场了。历史也有一个终点：自由在一种理性的国家里实现了。一台从「变」开始的机器，最后停在一个不再变的地方。

而且，这台机器里真正在动的，不是人，是「精神」。人在干活，可那是精神借人的手在干活；人在打仗、在立法、在写书，可那是精神在一步一步认识自己。

马克思在同一节里说：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他看见了劳动是人的本质，可他看见的只是脑子里的劳动。

◆ 四、倒过来

马克思对这台机器做了什么？他自己有一句很有名的交代。

一八七三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第二版，他在跋里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里神秘化了；在黑格尔那里，它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倒过来」这三个字，从此成了人人都会说的一句话：黑格尔是头朝下站着的，马克思让它用脚站起来。在黑格尔那里，精神在前，物质世界是精神的外化；在马克思这里，物质的生活在前，精神是从物质生活里长出来的。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翻转。一台只会在脑子里转的机器，被放到了地上：放进工厂，放进工作日，放进一个个吃饭穿衣的人中间。这就是这一章标题里说的——黑格尔的这台引擎，只差吃饭。马克思给它加上了吃饭。

◆ 五、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翻，本书完全认。

黑格尔最大的毛病，是那个「变」只在脑子里的世界转圈；马克思把它放回了手上的世界——人在干活里长出自己，这回是真的干活，不是精神在干活。用本书的七个词说：路不再是精神自己跟自己绕的圈，是人在土里一先一后走出来的；那片土，也不再是精神的影子，是真实的工厂、田地、工钱和饭碗。

这一翻之后，黑格尔这台机器第一次真正烧上了日子。马克思在手上的世界里是一个发生学家，这件事，有一半的功劳，要算给他从黑格尔那里接过来、又放到地上去的那一页。

◆ 六、除了油箱，还动了什么

可是请回到开头那个问题：除了油箱，他还动了什么？

黑格尔的机器，有三样东西：第一页那个「变」，中间那套「否定」的齿轮，最后一页那个「终点」。马克思把驱动它的东西从精神换成了物质生活——换了油箱。第一页，他留下了；中间的齿轮，他留下了，还说那是「合理的内核」；最后一页呢？

也留下了。只是那个终点，不再叫「绝对精神」，改叫一个历史必然要走到的社会。黑格尔的历史走向理性的国家；马克思的历史，走向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而且是「不可避免」地走向那里。本书的「否定序列」那一本书，对这一环有一句概括：保留了整台引擎，只换了燃料箱——终点原封继承。

还有一个小地方，更容易漏。请再看一眼他那句交代：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发现。

合理的内核，本来就在那个神秘的外壳里头，等人剥开外壳，把它找出来。就像第 2 章那封家信里「在现实之中寻找观念」一样，这里又是那个动词。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全部改造，是把外壳剥掉、把内核倒过来放到地上；可他没有问一句：这个「内核」，是本来就藏在那里的，还是在黑格尔那片土里、沿着黑格尔那条路长出来的——换到另一片土上，它还是它吗？

◆ 七、倒立，也有两种

「倒过来」是一个很漂亮的说法，本书的副题差一点就叫「一次倒立」。可也要看清，倒立有两种。

一种倒立，是把一个人翻过来，头朝上、脚朝下，他还是那个人：一样的四肢，一样的心肠，一样的去处。

另一种，是让他自己站起来走一段路，走着走着，他长成了另一个样子。

马克思对黑格尔做的，是第一种。他把精神和物质的位置倒了过来，可那台机器的骨架，包括它最后要去的地方，一样没动。所以你会在他的书里，一次一次看见黑格尔的影子：历史有阶段，阶段之间有否定，否定之后有更高的阶段，最高的那个阶段，是不可避免的。

照本书的看法，这就是他在脑子里的世界里做了发现学家的第一个来源：不是他自己发明了一种发现学，是他把黑格尔那台机器整台接了过来，只换了油箱，连最后一页那个「终点」也一起接了过来。一个被他拆掉了外壳的神秘，在内核里，原封不动地留了下来。

◆ 八、「合理的内核」在今天

「把黑格尔倒过来，以便发现合理的内核」——这个说法，今天有一个很常见的样子。

一个人读了一本很流行的成功学的书，觉得里面「有些道理，只是说得太玄」。于是他把那些玄的话去掉，留下几条「干货」：早起、定目标、坚持。他觉得，自己把这本书「倒过来」了，拿到了它的「合理内核」。

照本书的看法，这一步有它的好处：去掉了玄的外壳，留下能用的东西。

可是也要问一句：那几条「干货」，是本来就藏在那本书里、等你剥出来的，还是在那位作者的那片土里——他的行业、他的年代、他的运气——长出来的？换到你的土里，「早起」「坚持」还是同一个意思吗？

「合理的内核」，常常也有它的土。剥掉外壳的时候，别把它的土也一起剥掉了，只剩一颗离了地的种子。

◆ 九、主人和奴隶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里，有一段后来很有名的故事，常被叫作「主人和奴隶」。

两个人相遇，都想让对方承认自己。他们斗争，一个怕死，退让了，成了奴隶；一个不怕死，成了主人。主人让奴隶干活，自己享受。可慢慢地，事情倒了过来：主人只会享受，什么也不会；奴隶在干活里，改造了东西，也改造了自己，学会了本事，长出了自己。到最后，真正长成了人的，是那个干活的奴隶。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里称赞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很大一部分，就是看中了这一段：人在干活里长出自己。

照本书的看法，这一段是黑格尔那台机器里，最接近手上的世界的一页；马克思从这一页里，接过了劳动、接过了「干活的人会长出来」这件事。他后来写工人，写工人会在工厂里联合起来、长出自己的力量（第 27 章），底子就在这里。

可黑格尔这个故事的结尾，是「自我意识」的完成——又回到了精神。马克思把结尾换成了一个历史的终点。两个结尾，都是一个终点。

◆ 十、放回日子里

很多人都做过这样的「倒过来」：从小被教育「要听话」，长大后翻过来，「绝不听任何人的话」；前半辈子信一套，后半辈子信它的反面。倒过来的那一刻，人会觉得自己彻底变了。

可你可以问问自己：倒过来的那个东西，骨架还在不在？「一定有一个标准答案」这件事，有没有跟着一起翻过来？从前是「大人的话就是标准答案」，现在是「我的看法就是标准答案」——变的是答案的主人，不变的是「标准答案」四个字。

真正的改变，常常不是把一样东西倒过来，而是让它自己走一段路，看它长成什么。

带走的话：他把黑格尔倒了过来，放到了地上；可他换的是油箱，没换机器，连最后一页的终点，也一起搬了过来。

> **小账**　开了：人在劳动里长出自己——而且是真的干活，不是精神在干活；一台只在脑子里转的机器，被放到了吃饭穿衣的世界里。关了：机器的骨架和终点原封继承；「以便发现合理的内核」——内核被当成了本来就藏在那里、等人剥出来的东西。
>
> **哪一界**：把辩证法放到工厂和饭碗里，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那个终点和那个「内核」，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第 8 章

费尔巴哈的镜子：把神请回人间，两岸还在

◆ 一、镜子里的那个人

小孩子第一次认出镜子里的人是自己，是一件大事。在那之前，他会对着镜子笑、伸手去摸，以为里面住着另一个孩子。有一天他忽然明白了：那不是别人，那是我。

一八四一年，一个叫费尔巴哈的德国哲学家出了一本书，叫《基督教的本质》。这本书对整整一代德国年轻人做的，就是这件事：让他们对着「神」这面镜子，认出了里面那个人原来是自己。

◆ 二、神是人投出去的影子

费尔巴哈的意思，说白了是这样的：

人有爱，有智慧，有力量，有想要永远活下去的愿望。可人又是有限的，爱不够多，智慧不够深，力量不够大，还会死。于是人把自己身上最好的那些东西，放大到无限，投射到天上，叫它「神」。然后，人再跪在这个神面前，觉得自己渺小、有罪、一无所有。

神是什么？是人自己的本质，被人投了出去，又回过头来压着人。

所以，费尔巴哈说，神学的秘密是人学。要把被投出去的东西收回来：不是人照着神的样子被造出来，是神照着人的样子被造出来的。把神还原成人，人就把自己最好的那些东西拿了回来。

据恩格斯多年后的回忆，这本书一出，他们那一群年轻人一时间都成了费尔巴哈的信徒。

◆ 三、马克思拿这面镜子去照黑格尔

马克思接过这面镜子，先拿去照了黑格尔。

一八四三年，他在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哲学时，用的正是费尔巴哈的办法：黑格尔说，国家是理性的实现，家庭和社会是国家的环节——这是把真正的主语和谓语弄颠倒了。真正先有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是他们的家庭和他们在社会里的生活；国家是从这些里面长出来的。黑格尔却把长出来的东西当成了本来就在的主人，把真正的主人当成了它的附属。

这是一把很好的刀：先看谁是主语，谁是谓语；看被当成主人的那个东西，是不是其实是被长出来的。它和费尔巴哈拆神的那一刀，是同一把刀。

费尔巴哈还给了他一个词：「类本质」——人之为人的那样东西，人作为一个「类」共有的本质。第四编会看到，这个词在巴黎手稿里用得最多。

◆ 四、「我」和「你」

费尔巴哈还有一样东西，常被人忘记。

他不只说神是人的影子。他还说，人最要紧的，不是一个人关在屋里想清楚了什么，而是「我」和「你」之间：一个人只有在另一个人面前，在爱里、在交谈里，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他的哲学里，最高的东西不是理性，是人和人之间的爱。

这一面，马克思后来很少提，还常常嘲笑它——他说费尔巴哈的「人」太抽象，只会爱，不会干活，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一种生产关系里去爱的。

可请回想第 5 章那封一八五六年的信：让一个人重新成为人的，不是费尔巴哈说的那个「人」，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对心爱的人的爱。

这句话很有意思：他在信里点了费尔巴哈的名，说「不是他的那个人」；可他说出来的，恰恰是费尔巴哈最看重的那一样——一个具体的「我」对一个具体的「你」的爱。

在书里，他和费尔巴哈分了手；在信里，他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费尔巴哈最好的那一页。这是他心里的世界又一次摇。

◆ 五、他为什么又和费尔巴哈分了手

可他很快就不满意了。

一八四五年春天那张便条，一共十一条，名字就叫《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就对着费尔巴哈：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主要的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说白了：费尔巴哈把神拆回了人，可他那个「人」，是一个站在那里被看的人，一个静静地「直观」世界的人。人怎么会去造神？费尔巴哈说是因为人有爱、有愿望、有局限。马克思追问下去：人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代、这片土上造出这样一个神？造神的那个人，是在什么样的日子里过活的？他在干什么活？他受着什么样的苦？

光把神拆回「人」还不够，还要把这个「人」拆回他的日子里。费尔巴哈停在了「人」，马克思要走到「人在做什么」。

◆ 六、从「看」换成「做」

本系列《秋金讲费尔巴哈》对这件事下过一个判断，本书接着它判：

费尔巴哈只画了去程——人把自己投出去，投成神，再看清、再收回来；他没有写投出去的东西会长肉，会反过来改人，一代一代地改。马克思把架在两岸之间的那座桥，从「看」换成了「做」。可两岸还在。

这句话值得慢慢读。

「从看换成做」，是马克思最了不起的一步。费尔巴哈的人，站在河这边，看着河那边自己投过去的神，然后恍然大悟：原来那是我。马克思的人，不是站着看的，是在干活的：他干活的方式、他和别人结成的关系，造出了他的神、他的国家、他的法律；他改变这些，就改变了神、国家、法律，也改变了自己。桥从一道目光，变成了一双手。

「两岸还在」，是这一步没有走完的地方。河这边是什么？是一个现成的物质世界，一个本来就在那里的「物质生活」。河那边是什么？是一个将要到达的、确定的去处。本系列《马哲》那本书，把这叫作「两个先验，加一座桥」：物质在这

头，目的在那头，实践是中间那座桥。桥从看换成了做，可桥两头的地基，仍然是「本来就在那里」的。

◆ 七、从镜子到视网膜

这一章还有一件小事，本书想请你留意。

费尔巴哈用的比喻，是一面镜子：神是人的影像。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用的比喻，是一只眼睛的视网膜、一台照相机的暗箱：人的想法是现实生活的倒像（第六编）。

从镜子到视网膜，是一步进步：镜子里的影像只是「像」，视网膜上的倒像，是眼睛正常工作时必然出现的——马克思比费尔巴哈看得更细，他知道这个「倒」不是毛病，是那套生活方式运转起来的样子。

可镜子和视网膜，有一样是共同的：在它们前面，都得先站着一个「本来的样子」。镜子前面站着人，人是本来的样子，神是它的影子；视网膜前面是现实，现实是本来的样子，想法是它的倒像。

照本书的看法，这就是两岸还在的一种表现：他们都相信，在一切影像、一切想法前面，有一个现成的、正着的「本来」。影像是被它投出来的，是派生的；它自己不是被投出来的，它就在那里。

本书的看法不一样：没有哪一个「本来的样子」是先站在镜子前面、等着被照的。人在造神的时候，人自己也在被造；现实在长出想法的时候，也被想法改着。不是一个本来的东西投出一个影子，是两样东西在一片土里一起长出来。

◆ 八、今天的「神」

费尔巴哈那面镜子，今天照得见的，不只是教堂里的神。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房间墙上贴满了一个明星的照片。那个明星，在他心里，漂亮、自信、什么都做得好、什么都不怕。他看着那张照片，常常觉得自己又丑又笨。

费尔巴哈会说：你把自己最想要的那些东西——好看、自信、被人喜欢——放大了，投到了那个人身上；然后又回过头来，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

马克思会接着说：光看清还不够。要问，为什么是这个明星、在这个时候、被这么多孩子贴在墙上？是一整套公司、节目、推荐的规矩，把他做成了一面镜子，放到了千千万万个孩子面前。

本书再加一句：这面镜子前面，没有一个「本来的你」站着等被照。那个孩子在看镜子的时候，也在长——他模仿那个明星说话，学他穿衣服，也在这一模仿里，慢慢找到了一点自己的样子。镜子，也是土。

◆ 九、「我们都成了费尔巴哈派」之后

恩格斯晚年回忆说，那本《基督教的本质》一出，他们那一群年轻人，一时间都成了费尔巴哈派。

可仅仅几年以后，他们又一个一个地离开了费尔巴哈，写书批评他。

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种想法，在某一年、某一群人那里，像一道光；几年以后，同一群人又觉得它不够。不是那道光假，是那群人走过了它，站到了新的土上。

照本书的看法，这就是一个想法「活着」的样子：它被人接住，被人用，被人超过；超过它的人，心里还记得它曾经照亮过自己。

一个想法最坏的命运，不是被超过，是被钉住——被当成永远不许超过的东西。费尔巴哈没有这个命运；他的学生后来的学说，在另一些人手里，有过这个命运。

◆ 十、「两岸」在今天

「桥从看换成了做，两岸还在」——这句话，今天也可以找到它的样子。

一个人终于明白了「光想没用，要去做」，于是开始拼命做事：创业，跑项目，一件接一件。这是从「看」换成了「做」，很好。

可他心里，还有两岸没动：一岸，是一个「本来就这样」的世界——市场就是这样，人性就是这样；另一岸，是一个「一定会到」的目标——做到某个位置，挣到某个数，就好了。他在两岸之间，拼命地做；做的这座桥，不改两岸。

照本书的看法，真正的「做」，会连两岸一起改：你做着做着，发现市场不是「本来就这样」，人也不是；你做着做着，那个「一定会到」的目标，也跟着变了。

做，不只是在两岸之间架一座桥；是走着走着，岸也长成了别的样子。

◆ 十一、放回日子里

你可能认识这样的人：他终于看清了一件事——「原来我一直怕的那个权威，是我自己心里放大出来的」「原来我一直追的那个成功，是别人投在我身上的」。看清的那一刻，他轻松了很多。这是费尔巴哈那一步，很珍贵。

可过了一阵，他发现，看清了也没用：第二天上班，那个权威还在；第二年过年，亲戚还是问那一句。这时候，马克思那一步就来了：光看清不够，得去改——改你每天干活的方式，改你和那些人结成的关系。

再过一阵，也许还有第三步：你会发现，在你去改的时候，你自己也在被改；你原以为「本来的我」站在那里，只要把投出去的东西收回来就好——其实那个「本来的我」，也是一边改、一边长出来的。

这第三步，费尔巴哈没走，马克思走了一半。

带走的话：费尔巴哈让人认出了镜子里的自己；马克思说光认出来不够，要去改；可他们都以为，镜子前面站着一个本来的样子。

小账　开了：神是人投出去的；投神的人要被放回他的日子里；桥从「看」换成了「做」。关了：两岸还在——一头是现成的物质生活，一头是确定的去处；镜子和视网膜前面，都先站着一个「本来的样子」。

哪一界：「做」，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本来的样子」，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第 9 章

三本各自平的账

◆ 一、每一本都平，合起来不平

开过小店的人都遇到过这种事：进货的账是平的，每一笔都有发票；卖货的账是平的，每一笔都按标价收钱；工钱的账也是平的，每个月一分不少发给了店员。三本账，本本都对得上。可是年底一算，店主口袋里多了一笔钱。

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进货没有少付，卖货没有多收，工钱没有克扣——每一步都公平，怎么最后多出来一截？

这不是一个小店的问题。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最聪明的一批人，就被这道题卡着。马克思坐到这张桌前的时候，这三本账已经摊在那里几十年了。

◆ 二、第一本账：东西值多少，看它费了多少工夫

第一本账，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留下的。

斯密在一七七六年出版了《国富论》。书一开头，他写了一家做别针的小工厂：一个人从头到尾自己做，一天做不了几根；十个人分工，一个拉铁丝，一个剪，一个磨尖，一个装针头……一天能做几万根。财富从哪里来？从劳动里来，从分工里来。

李嘉图在一八一七年把这件事推得更干脆：一样东西值多少，归根到底，看生产它花了多少劳动。一件羽绒服比一双袜子贵，是因为做一件羽绒服要花的劳动多。

这是第一本账：价值是劳动。

◆ 三、第二本账：市场上的交换是公平的

第二本账，记的是市场。

在市场上，东西按它的价值交换。你拿钱去买一件羽绒服，你付的钱，大致就是这件衣服里那些劳动的价值；你拿自己一天的活去换一天的工钱，工钱大致就是你这一天的价值。等价换等价，谁也不吃亏。这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们最得意的一件事：市场是一台公平的机器，每个人拿到的，正好是他应得的。

这是第二本账：交换是等价的。

◆ 四、第三本账：资本家赚了钱

第三本账，最简单：开工厂的人，年底有利润。不但有，而且很多——多到可以再开一家工厂，再开十家。

这是第三本账：资本有利润。

三本账放在一起：东西的价值是劳动；交换是等价的；可资本家赚了钱。钱从哪里来？如果每一次交换都等价，那么多出来的那一截，就只能是凭空长出来的。可是价值又只能从劳动里来。账，平不了。

◆ 五、一个朋友的草稿，一个经济学家的分家

把他推到这张桌前的，还有一个人：恩格斯。

一八四四年初，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寄来一篇文章，题目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篇文章不长，却把他在工厂里亲眼看见的东西，和经济学家书里的那一套，对着撞了一下：经济学家说竞争是公平的，可竞争在曼彻斯特的街上，造出的是一片一片的贫民窟。马克思读了很受震动，多年后在一八五九年那篇序言里，还称它是一篇天才的草稿。

同一个年代，英国还有一位经济学家，叫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做过一件很有意思的「分家」。他在一八四八年的书里说：财富的生产，有它自己的规律，像自然规律一样，人改不了；可财富的分配，完全是人的制度，社会想怎么分就可以怎么分。

请用本书的眼睛看这一句：穆勒把一件事劈成了两半——生产那一半是「发现」，规律本来就在，只能认；分配那一半是「发生」，是人定的，可以改。

马克思不同意这样分家。他后来反复说：生产本身就是在某种人和人的关系里进行的，生产的方式和分配的方式是一回事，都是历史的、会过去的。这是他比穆勒走得远的地方——他不许有一块「本来就在」的地方被留下来。

可本书要提醒一句：他不许穆勒在「生产」那里留一块本来就在的地方，是对的；可他自己，后来在「历史」那里，留了一块——一条比生产规律更大的规律。

◆ 六、有人说是抢，有人说是天经地义

对这道题，当时有两种答案。

一种答案来自一批被后人称作「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英国人，比如托马斯·霍吉斯金。他们说：既然价值全是劳动创造的，那么利润就是从工人身上抢走的。账不平，是因为有人在抢。

这个答案很痛快，可它有一个毛病：它说交换不公平，可是市场上那一笔一笔交换，明明都是按标价、按合同做的。你指着任何一笔，都说不出它哪里「抢」了。

另一种答案来自主流的经济学家：利润是资本应得的报酬，就像工钱是劳动应得的报酬、地租是土地应得的报酬一样。三样东西，各拿各的，天经地义。

这个答案很稳，可它等于没有回答：资本又不会干活，它「应得」的那一份，是从哪一样劳动里来的？

◆ 七、他先拆的，是「天经地义」四个字

马克思没有急着给出第三种答案。他先做了一件更根本的事：他去拆「天经地义」这四个字。

一八四七年，他在一本批判法国人蒲鲁东的书里，写过一段后来很有名的话，大意是：经济学家们有一种特别的办法。在他们看来，只有两种制度——人为的和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的制度是天然的。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

说白了：经济学家们很乐意承认，过去的制度——领主、农奴、行会——都是人定的，是历史的产物，是会过去的；可一说到他们自己眼前的这套制度——工

厂、工资、利润、市场——就说这是天然的，是人性决定的，是永恒的规律。过去有历史，到了现在，历史就停了。

用本书的话说：他们把眼前这一套，从「长出来的」，改成了「本来就在的」。发生对前人，发现对自己。

这一刀，是马克思一生最锋利的刀之一。他后来在《资本论》里反反复复用它：你们说的「永恒的经济规律」，其实是某一种社会、在某一个历史阶段里长出来的做法；你们说的「资本」，不是一堆机器和钱，而是人和人之间一种特定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在某一片土里、沿着某一条路长出来的，也会在另一片土里、沿着另一条路消失。

这正是「否定序列」那本书里说的解构：今天的哲学家，去把昨天的「发现」查成一场发生。

◆ 八、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章还没有进入他自己怎么把三本账算平——那是第十编的事，本系列《马哲》那本书把那一刀称为最好的一刀。这一章只看他接过这道题的姿势。

他对的地方有两个。

第一，他没有像那批社会主义者那样，一上来就喊「抢」。他承认每一笔交换都是等价的，承认市场上那一套规矩在它自己的范围里是公平的。他要在「每一本账都平」的前提下，找出「合起来不平」的那一截。这是一种很难得的公平：先把对手最强的那一面认下来，再动刀。

第二，他没有像主流经济学家那样，把眼前的一套当成天经地义。他坚持去问：这套规矩，是从哪片土里长出来的？

这两件事合在一起，就是本书第十编要细讲的那「六步」的前两步：先摊开三本各自平的账，再找出那块大家都踩着、却没人去看的地板。

◆ 九、刀锋，下一次会转向谁

可是这一章的结尾，本书要埋一颗种子。

他指着经济学家说：你们的毛病，是承认过去有历史，却说现在没有历史了；你们把自己这一套，说成了永恒的规律。

请把这句话，留到第八编再拿出来。那时候，你会看到他自己写下的「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规律，历史的发展规律，一个「不可避免」的去处。到那时候，你可以拿他在这里磨出来的这把刀，去问他一句：你说他们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那你的规律，有没有历史？它是从哪片土里长出来的？它会不会在另一片土里过去？

一个用「你们把自己的一套说成永恒」去拆别人的人，最后也把自己的一套，写成了历史的规律。这就是本书在导论里说的那个悖论：今天的哲学家把昨天的发现解构为发生，又偷偷把自己的发生，打造成了一个发现，留给明天的人去学、去批判。

◆ 十、一个小店主的「天经地义」

回到开头那个开小店的人。

年底多出来那一笔钱，他觉得「天经地义」：店是我开的，钱是我出的，风险是我担的，多出来的当然归我。

这句话，有它的道理：他确实出了钱，担了风险。可「天经地义」四个字，把这件事的来历全藏起来了：这笔钱，也来自店员一天站十个小时，来自这条街的人流，来自房东没有涨租的那一年，来自他进货的那家厂里某一个工人。

马克思在这一章里教你的，不是去说这个店主是坏人，而是请他把「天经地义」四个字，换成一句带来历的话：「这笔钱，是这些人、这些条件，和我一起挣出来的。」换完以后，年底怎么分，就不再是一件不必想的事了。

◆ 十一、一个经济学家的「天经地义」

今天，也有很多「天经地义」，是用经济学的样子说出来的。

「工资是市场决定的」——意思是：你拿多少，是供求定的，谁也没办法。「房价是供求决定的」——意思是：贵，是自然的。「效率优先」——意思是：别的都可以往后放。

这些话，都有它们的道理：市场确实在起作用，供求确实在推。可当它们被说成「就是这样」「谁也没办法」的时候，就又一次变成了他在一八四七年嘲笑过的那句话：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

工资是市场定的——那么，这个市场的规矩，是谁定的？最低工资、加班费、工会能不能谈判，这些规矩，也是一年一年争出来、改出来的。房价是供求定的——那么，土地怎样供、贷款怎样放，这些也是人定的。

用他这把刀，问一句「这条规矩是哪一年、谁定的」，很多「天经地义」，就重新有了历史。

◆ 十二、一个人的三本账

三本各自平、合起来不平的账，也可以放在一个人身上。

第一本：我付出了多少——时间、力气、心思。第二本：我得到了多少——工资、称赞、机会。第三本：我觉得我应得多少。

很多人的三本账，单看都说得过去：付出了，也得到了一些；可三本合起来，总觉得不平——「我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只得到这么点？」

照这一章的办法，别急着找一个坏人（老板、同事、命运），先问：这三本账，底下踩着的那块地板是什么？也许是「付出越多，就应该得到越多」——这块地板本身，是从哪里来的？在今天的这片土里，它还成立吗？

有时候，你会发现，不平的那一截，真的是被人拿走了——那就去争；有时候，你会发现，是那块地板本身不对——那就换一块。

◆ 十三、放回日子里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话：「市场就是这样的」「这个行业就是这个规矩」「房价就是只涨不跌」「学历就是敲门砖」。说这些话的人，往往也承认：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的规矩是另一套。可一说到眼前的这一套，就成了「就是这样的」。

下一次听到这种话，你可以学马克思问一句：这套规矩，是哪一年、在什么样的日子里长出来的？再学本书多问一句：那么我自己心里那几条「就是这样的」，又是哪一年长出来的？

前一句，让你不被别人的「天经地义」压住；后一句，让你不把自己的「天经地义」压到别人身上。

带走的话：他拆的第一样东西，是「天经地义」四个字——以前有历史，现在就没有历史了？这把刀，后来他没有拿来对着自己。

> **小账**　开了：三本账本本平、合起来不平，要在「每一笔都等价」的前提下找那一截；经济学家把眼前一套说成永恒——他查出了这套规矩的历史。关了：（此章埋种子：这把刀，第八编会看它有没有转向他自己。）
>
> **哪一界**：工厂、工钱、利润，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永恒的经济规律」，是脑子里的世界里被当成找到的——而他在这里，拆的正是这个「找到」。

第 三 编

偏斜与物质利益：一八四一至一八四三

编 序

这一编很短，只有两章，写他的两个起点。

一个起点在脑子里：二十二岁那篇论文里的偏斜，和偏斜背后那个更大的问题——人的自由，到底是什么？第 3 章讲的是这篇论文在他一生里的位置，这一编的第 10 章回到论文本身，看他怎样想自由。

另一个起点在手上：他第一次被现实撞了一下——一根枯枝，一个穷葡萄农。他后来自己说，这是他第一次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也是第一次发现，学来的那套道理答不上来。

一个起点讲自由，一个起点讲饭碗。他后来一生的两只手，在这两章里都已经伸了出来。

*

第 10 章

原子为什么要偏一下

◆ 一、两种「我自由了」

一个人辞了职，第一天早上不用打卡，他对自己说：我自由了。

另一个人在单位里熬了三年，终于把一条不合理的规矩改掉了，那天晚上他也对自己说：我自由了。

两句话一模一样，说的却是两件事。前一个人的自由，是从一张网里挣出来，躲开；后一个人的自由，是在网里，把网改了。

马克思二十二岁那篇博士论文，表面上讲的是原子，底下讲的，就是这两种自由。

◆ 二、伊壁鸠鲁的自由：偏一下，躲开

第 3 章说过，伊壁鸠鲁让原子在下落时偏一下，用这一偏打破命运的锁链。这是他的物理学。他的人生哲学，跟这个物理学是一套。

伊壁鸠鲁教人追求的，是心里的安宁：不怕神，不怕死，不被欲望牵着走，也不去掺和政治的是非。他的学园在雅典城外的一座花园里，他留下的一句格言，大意是「悄悄地活着」——别让世界注意到你。

马克思在论文里注意到一个细节，很能说明这种自由的样子。伊壁鸠鲁讲到天上的现象——流星、雷电、日食月食——从不肯只给一种解释。他说，这可能是这个原因，也可能是那个原因，好几种说法都行，只要不是说「这是神的旨意」就好。别的哲学家都在努力给天体找一条永恒不变的规律；伊壁鸠鲁偏偏不要。

为什么？马克思的读法是：因为一条永恒不变的天上的规律，会压在人的心头，让人觉得有一个比自己更高的、不动的东西在管着一切。伊壁鸠鲁宁可让天上

的事多几种可能，也不要让它们变成一条钉死的规律——他在护着人心里那一点自由。

这个读法，本书在后面还会用到：一个人肯不肯给一件事留好几种解释，往往就看他肯不肯给自己留一点自由。

◆ 三、马克思不满意的地方

可马克思并没有照单全收。

他看出，伊壁鸠鲁的自由，是一种往回缩的自由：原子偏一下，是为了从直线上挣开；人追求安宁，是为了从世界里退出来。这种自由，他称之为抽象的个别性——一个只顾着把自己和别的一切隔开的「我」。

那一偏之后，原子会去碰别的原子。马克思在论文里特别看重这一碰：原子只有在和别的原子相撞、相斥的时候，才真正表现出它是一个独立的东西。一个从来不碰任何东西的原子，它的「独立」是空的。

他由此往前推了一步：自由不能停在躲开，自由要走进世界；哲学也不能只在花园里求安宁，哲学要走进世界，世界也要被哲学改变。这是他在论文的笔记里写下的意思，四年后，长成了那张便条的最后一行。

◆ 四、先说他对在哪里

用本书的话看，二十二岁的他在这里看得很准。

王德生博士立过一个说法，本书借来用：自由不是一样现成的东西，而是一个三拍的节拍——先缠在一起，再选，再点着。你先和许多东西、许多人缠在一起（纠缠）；在缠住的那一团里，你做一个选择（选择）；这个选择点着了一件新的事，让那一团缠绕长出了一个新样子（激发）。

伊壁鸠鲁的自由，有「选」——那一偏，就是一个没有被直线规定的选择；可他把「缠」躲开了：不碰政治，不碰是非，悄悄地活着。只有选，没有缠，那一偏就点不着什么，只是在原地轻轻一晃。

二十二岁的马克思看出来了：那一偏之后，要去碰，要去缠——原子在相撞里才有了自己，人在世界里才有了自由。他把伊壁鸠鲁丢掉的那一拍，找了回来。

王德生博士对自由还有一个更硬的说法：自由是创造和幸福相乘出来的——创造像吸气，一轮一轮把新的不同吸进来；幸福像呼气，把攒下的张力释放成一个新的、安稳的样子。两样缺一样，乘出来就是零：只吸不呼，是一锅粥，乱；只呼不吸，是僵，死水一潭。伊壁鸠鲁的花园，是只呼不吸：安宁有了，新东西不再进来。马克思要把人重新推回世界，是要把「吸」那一口气接上。

◆ 五、自由后来去了哪里

可是这一章也要看，他后来把自由放到了哪里。

一八六七年，第 3 章说过，他写下了「以铁的必然性开辟道路的趋势」。在那一本书里，个人很少以「选」的样子出现，更多是作为某种经济关系的承担者出场——资本家是资本的化身，工人是劳动力的化身。

再往后，在他的遗稿里——就是后来由恩格斯编成的《资本论》第三卷——有一段讲自由的话，常被引用。大意是：自由王国，只有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真正开始；它存在于物质生产的领域之外；在必然王国的彼岸，才开始人的能力的发展，而它只能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之上；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的条件。

这段话非常好，也非常实在：人的自由，最先是时间——下班以后，属于你自己的那几个小时。第七十一章会回来用它。

可是请看它的形状：必然在这一边，自由在那一边；先有一个「必然王国」，自由在它的「彼岸」。两块地，一条边界。

二十二岁的他，把自由放在原子的一偏里——自由就在每一次下落之中。五十岁前后的他，把自由放在了必然的「彼岸」——先把必然那一块地种好，自由在另一块地上。

照本书的看法，这就是他心里的世界的一次摇：从「自由在每一步里」，摇到了「自由在必然之外」。前一种，自由和必然是乘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有；后一种，自由和必然是分开的，要等到那一块地收完了，才轮到这一块。

还要记一笔，免得记错账：「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句话，人人都以为是马克思的，其实是恩格斯在一八七八年的一本书里，接着黑格尔说的。本系列《马

哲》那本书专门拆过它：这句话只留下了「缠」和「认」，把「选」删掉了。那一笔，记在恩格斯名下。

◆ 六、伊壁鸠鲁的花园和今天的「躺平」

有人说，伊壁鸠鲁的花园，就是古代的「躺平」：不争，不抢，不掺和，求一份心里的安宁。

照本书的看法，这个比较有一半是对的。很多「躺平」的年轻人，确实像伊壁鸠鲁那样，在一个让人喘不过气的地方，选择往后退一步——这一退，是一种「偏」：不再沿着那条「必须拼」的直线往下落。这一偏，有它的道理，也有它的尊严。

可二十二岁的马克思会说：偏了之后，要去碰。一个人只是退，只是躲，那一偏就只是在原地晃了一下，点不着什么。

本书的看法是：躺平可以是一次偏，但别让它只停在「躲」。退一步以后，找一件你真想碰的事，找几个和你一样退了一步的人，去碰一碰——一门手艺，一片菜地，一个小小的互助的圈子。退出一条直线，是为了走进另一团缠绕，而不是为了什么都不缠。

◆ 七、他为什么不喜欢德谟克利特的「必然」

读这篇论文，会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一个后来写下「铁的必然」的人，年轻时为什么那么不喜欢德谟克利特的「一切都是必然的」？

照本书的看法，答案也许在他那个年纪的心里：一个二十出头、刚刚从一个大体系的崩塌里走出来的年轻人，最需要的，是相信人还能做点什么——相信自己不是一个只会沿着直线落下的点。

到了四十多岁，他经历了革命的失败、流亡、贫穷、孩子的死；他最需要的，也许变成了另一样东西：相信这一切不会白熬，历史一定会往那边走（第 27 章）。

同一个人，在两个年纪，需要两样不同的东西；他的书，也就在两端之间摆。

这仍然只是一个猜想。本书把它放在这里，是想说：一个人的学说，常常也回答着他那个年纪最深的那一种需要。读一个人的书，也读一读他写这本书时的年纪。

◆ 八、自由的三拍，在一个普通人身上

王德生博士说的自由三拍——缠在一起，选，点着——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是什么样子？

一位四十岁的全职妈妈，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她想重新工作。

缠在一起：她的处境是真的——离开职场十年，简历上一片空白；家里需要她接送孩子；丈夫的工作很忙；她自己也怕。这一团缠绕，一样一样都在。

选：在这一团缠绕里，她做了一个选择：不去找一份全职工作，先在社区里做一份每天四个小时的兼职，教孩子们做手工——那是她一直喜欢、也会的事。

点着：这一个选择，点着了一件新的事：几个月后，社区里的家长们请她开一个周末的手工班；一年后，她有了自己的小工作室。她的家，也因此换了一种过法：丈夫开始学着接送孩子，孩子开始帮妈妈整理材料。

照本书的看法，这就是自由三拍最普通的样子：不是摆脱一切缠绕，是在缠绕里选，然后点着。伊壁鸠鲁只有「选」，躲开了「缠」；二十二岁的马克思说「偏了之后要去碰」；这位妈妈，三拍全做了。

◆ 九、放回日子里

很多人把自由想成一块「彼岸」：等孩子大了，等房贷还完，等退休了，我就自由了。这份等待里有真东西——时间确实是自由最先要的；工作日短一点，自由就多一点。

可如果只有这一种自由，人就会把眼前的每一天，都过成「必然王国」：先熬着，自由在后面。

二十二岁的马克思会提醒你另一种：自由不在彼岸，在每一次下落之中的那一偏里。今天你在一件很小的事上，没有照着那条直线走——换了一种办法跟孩子说话，对一件习以为常的事说了一句「不对」，在一群人里做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而且你没有躲开，你走进了那一团缠绕，去碰，去改。那一刻，你就是自由的。

两种自由都要。只是别把第二种，全都推到彼岸去。

带走的话：伊壁鸠鲁的自由是偏一下、躲开；二十二岁的马克思说，偏了之后要去碰；后来，他把自由放到了必然的彼岸。

小账　开了：自由不能停在躲开，要走进世界、去碰、去缠——他把伊壁鸠鲁丢掉的那一拍找了回来；自由最先是时间。关了：后来自由被放到「必然王国的彼岸」——自由和必然从相乘变成了分地。

哪一界：偏一下去碰，是心里的世界里做出来的；「必然王国」，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这一章，是自我界摇荡的又一次。

第 11 章

林木盗窃法：哲学第一次答不上来

◆ 一、捡几根枯枝，算不算偷

秋天，小区里的树修剪过了，枝条堆在墙角。一位老人推着小车过来，捡了一捆回去生炉子。物业的人看见了，追上去说：这是公共财产，你这是偷。

老人愣住了：这是修下来不要的，扔在那里也是扔，怎么就成了偷？

一八四二年，德国莱茵省的议会，为这样一件事吵了好几天。

◆ 二、一条法律

那时的莱茵地区，穷人家冬天取暖、做饭，靠的是到林子里捡枯枝落叶。这是几百年传下来的习惯：活树不能砍，可地上掉下来的枯枝，谁捡都行。

十九世纪初，林子越来越值钱，木材成了一门买卖。林子的主人们不乐意了。一八四二年，省议会讨论一条关于盗伐林木的法律，要把在别人林子里捡枯枝，也算成偷，按盗窃来罚。据统计（数字以原资料为准），那几年普鲁士因为林木案被追究的人，占了刑事案件里相当大的一块。

他当时在《莱茵报》，连写了好几篇长文，逐条去驳议会里那些发言。

◆ 三、他驳的是什么

他的话很多，本书只拣三处。

第一处，是分清一件事。砍一棵活树，和捡一根已经掉在地上的枯枝，是两回事。活树还连着林子，是林主的东西；枯枝已经从树上掉下来了，已经和树分开了。把捡枯枝也叫作偷，是把两件不同的事，硬塞进同一个词里。一个词用错了地方，一大批穷人就一夜之间变成了小偷。

第二处，是穷人的习惯。他替一种东西说话，他管它叫「穷人的习惯权利」：捡枯枝，是一代一代的穷人在日子里形成的一种做法，这种做法里本身就有一种道理——那些天然掉落、谁都用得着的东西，本来就处在一种「半公半私」的地带。这样的习惯，不是谁颁布的，是在日子里长出来的；现在一条新法律，要用林主的利益，把它一笔勾掉。

第三处，是国家。他发现，这条法律里处处是林主的算盘：看林人由林主雇，罚款归林主，连怎么估价被捡走的枯枝，都照林主的说法。议会讨论的不是「什么是公正」，是「林主怎样才能不吃亏」。国家本该站在所有人之上，可在这件事上，它成了林主的看林人。

◆ 四、他为什么答不上来

这几篇文章，写得漂亮，也写得愤怒。可文章写完，他自己心里却不踏实。

他那时候脑子里装的，还是从黑格尔那里学来的那一套：国家是理性的实现，是站在所有私人利益之上的；法律是理性的普遍的东西。他就是拿这一套去骂议会的：你们让私人利益压倒了国家的理性。

可是他越看越明白：议会并不是一时糊涂，也不是几个坏人作祟；这是一整套东西在运转——林子值钱了，有林子的人坐进了议会，议会写出了这样的法律。国家不是被林主「弄坏了」，国家本来就是这样被林主们撑起来的。

那么，拿「国家应该是理性的」去骂它，有什么用？黑格尔的那一套，在一根枯枝面前，答不上来。

十七年后，他在一八五九年那篇序言里回头说：那一年，作为《莱茵报》的编辑，他第一次遇到了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件事，成了他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 五、摩泽尔河谷的葡萄农

同一个冬天，还有另一件事。

摩泽尔河谷是种葡萄、酿葡萄酒的地方，他的家乡特里尔就在这条河边。一八四〇年代初，葡萄农一年比一年穷，欠债、卖地。《莱茵报》登了一篇从当地来的通讯，说这里的穷，官府有责任。省里的长官不高兴，说报纸造谣。

一八四三年一月，他写了一篇长文替那位通讯员辩护。文章里有一段话，本书想请你特别留意。大意是：在研究国家生活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可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它们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

说白了：那些官员并不是坏人，也不是懒；是他们所处的那一套关系，决定了他们只能看见他们看得见的，只能那样去处理。你骂某个官员没用，要看那一套关系。

◆ 六、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章里，他的两只手都伸出来了。本书先说好的那一只。

「穷人的习惯权利」，是一句很漂亮的发生学的话：权利不一定是谁颁布下来的，它可以是在日子里一代一代长出来的；一条新法律要用一纸条文把它抹掉，抹掉的是一段长在土里的路。他在这里，是替长出来的东西说话，反对一纸从上面盖下来的规定。

更要紧的是那个次序：他不是先读了一套经济学，再拿它来解释枯枝；他是先被一根枯枝撞得答不上来，才回过头去读经济学。结论是撞出来的，不是先想好的。这正是本书在第 4 章说过的：刀落在哪里，他的学问就长在哪里。

◆ 七、另一只手，也已经伸出来了

可同一个冬天，另一只手也伸出来了。

请再读一遍摩泽尔那段话里的几个词：关系「决定」行动；「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

这段话的前一半，是很好的发现：不要只看个人的意志，要看那一套关系。这把刀，他用了一辈子。可后一半，他给那一套关系配上了一个比喻——像呼吸一样，不以人为转移。呼吸是什么？是一样你管不了、也不必管的、本来就那样运转的东西。

一套关系，是人在日子里一先一后结出来的——它是长出来的，也会被改；可一旦说它「像呼吸一样不以人为转移」，它就从一条长出来的路，变成了一样本来就在那里、只能被认出来的东西。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决定」这个词，第一次在他笔下落进一个「不以人为转移」的句子里。它比一八四五年那句「生活决定意识」还早两年，比一八五九年那句「社会存在决定意识」早了十六年。本书第八编会顺着这个词一路追下去；这一章先把它最早的一处脚印，标在摩泽尔河边。

公平起见也要说：一八四三年的这句话，写在一篇替一位通讯员辩护的报纸文章里，它的用意是替那些葡萄农、也替那些官员开脱——不是他们坏，是关系使然。一个替人开脱的「决定」，和后来一个替历史立法的「决定」，分量不一样。本书把它记作一处脚印，不把它当成定案。

◆ 八、这一站的 SDE

土：一片越来越值钱的林子，一群靠枯枝过冬的穷人，一个由林主们撑起来的省议会；一条穷下去的河谷，一群不肯认账的官员。

那一刀：黑格尔的那套「国家是理性的实现」，在一根枯枝面前答不上来。

长出来的样子：「穷人的习惯权利」——权利可以是长出来的；「关系决定行动」——不要只看人的意志，要看那一套关系。

回写：这一撞，写回了他的后半生——他转身去读政治经济学；同时，「像呼吸一样不以人为转移」的那个比喻，也写了回去，成了后来「决定」一路硬下去的第一步。

◆ 九、今天的「枯枝」

一百八十年后，「枯枝」换了很多样子。

小区里的公共空地，原来大家都在上面晒被子、种几棵葱；有一天物业贴出告示：此地为经营场所，禁止占用。

网上的一个免费资料库，大家用了很多年；有一天它改成了收费，以前的东西全锁了起来。

城边的一块荒地，附近的老人在上面开了几垄菜；有一天，这块地被划了出去，围上了挡板。

每一件，都是一片「半公半私」的地带，被一条新规矩划进了某一个人的名下。他当年替那些捡枯枝的人说的话，今天仍然可以用：先分清这是什么东西，它是怎么一代一代被大家用下来的；再问那条新规矩，是替谁写的。

◆ 十、「不以意志为转移」在今天

「像呼吸一样不以人为转移」——这样的话，今天也常常听到。

「这是时代的潮流，谁也挡不住。」「这是技术发展的规律，没办法。」「这是大环境，个人改变不了什么。」

这些话，有一半对：一个人确实改不了一整个时代；一个人一觉醒来想让某件事变样，它不会就变样。这是土的分量。

可是请留心它们的另一半：「谁也挡不住」「没办法」「改变不了什么」——它们把一件由千千万万人一起做出来、也可以由千千万万人一起改掉的事，说成了像呼吸、像天气一样的东西。一旦这样说，每一个人就都有了一个理由：什么也不做。

他在一八四三年用这个比方，是想替一群葡萄农和官员开脱：不是他们坏，是关系使然。今天用这个比方的人，有时也是想开脱：不是我不做，是时代如此。

本书的提醒是：说「时代如此」之前，先问一句——这个「时代」，是由哪些人、哪些做法组成的？我自己，是不是其中一个？

◆ 十一、一个记者的第一课

他在《莱茵报》的那一年，今天看，是一个年轻记者的第一课：你写的东西，会碰到真实的人的利益；你以为你在讲道理，别人在算账。

他写林木盗窃法，是在替穷人讲理；议会里那些林主，是在算自己的账。他写摩泽尔的葡萄农，是在替农民说话；省里的长官，是在算自己的面子。

一个在书房里读了几年黑格尔的年轻人，第一次发现：道理，在账本面前，常常是输的。

照本书的看法，这一课，是他一生转向的起点：从此，他不再只讲道理，他去查账——查每一种道理背后，是哪一本账在推它。

这把刀，后来成了他最锋利的刀。只是，一个从「道理在账本面前会输」这一课里长出来的人，后来也容易走到另一头：以为一切道理，都只是账本的回声（第 23 章）。

◆ 十二、放回日子里

你在单位里一定遇到过这样的事：一件明明不合理的规定下来了，你去找具体的人理论，每个人都说「我也没办法，上面就是这样定的」。你会慢慢明白：不是哪一个人坏，是那一套东西就是这样运转的。

这一步很重要。它让你少恨几个人，多看一眼那一套东西。

可接下来还有半步：那一套东西，是「像呼吸一样」本来就那样、谁也改不了的，还是某一年、某一些人、为了某些利益，一步一步搭起来的？前一种看法，让你心平气和，也让你什么都不做；后一种看法，让你知道它是搭起来的——既然是搭起来的，也就可以被改。

马克思在这一章里，两种看法都说了。本书请你把后一种，多留一会儿。

带走的话：一根枯枝，让他发现学来的道理答不上来；同一个冬天，「决定」这个词，第一次在他笔下落进了一句「像呼吸一样不以人为转移」的话里。

> **小账**　开了：权利可以是日子里长出来的；不要只看人的意志，要看那一套关系；结论是被一根枯枝撞出来的。关了：那一套关系被比作「呼吸」——不以人为转移。
>
> **哪一界**：林子、罚款、议会，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像呼吸一样」的关系，是脑子里的世界里被当成了找到的。

第 四 编

巴黎手稿：自我界的发生一极

编 序

一八四四年春夏，他在巴黎写了一批笔记。笔记没有写完，没有标题，他生前也没有拿去发表。直到一九三二年，也就是他死后快五十年，这批笔记才被整理出来印成书，后来被人叫作《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巴黎手稿」。

这批笔记一出版，很多人吃了一惊：原来那个讲生产力、讲阶级、讲历史规律的马克思，年轻时写过这样的东西——异化、人的本质、美的规律、人的感官是怎样长出来的。

这一编四章，看他离「发生」最近的那一次。本书的判词说，他心里的世界在发现和发生之间摇荡；巴黎手稿，是他摇到发生那一端最远的地方。第 15 章再看，他是怎样一步一步摆回来的。

✳

第 12 章

异化的四张脸

◆ 一、自己擀的面

你给自己擀了一碗面。面是你和的，你擀的，你切的，你下的锅。吃下去，舒服。

换一个场景：你在一家面馆里擀面，一天擀三百碗。面是你和的，你擀的，你切的，可每一碗都端给了别人；老板规定你几点到、几点走，一碗要擀多快，擀坏了要扣钱。你擀得越多，老板的店开得越大；店开得越大，规定越多，你的时间越少。终于有一天，你发现：这一碗一碗的面，回过头来管住了你——几点起床，几点吃饭，手腕什么时候疼。

同样是擀面，前一种，面是你的；后一种，面成了一样陌生的、压在你身上的东西。

巴黎手稿里，他给后一种状态起了一个名字：异化。

◆ 二、这个词是借来的

「异化」这个词，不是他发明的。

黑格尔用过它：精神把自己放到外面去，变成一样外在的东西，然后再把它认回来。费尔巴哈用过它：人把自己的本质投到天上，叫它神，然后跪在它面前。

马克思把这个词，从天上、从精神里，拿到了车间里。不是精神把自己放到外面去，不是人把本质投到天上，是一个工人每天在工厂里，把自己的力气、时间、手艺，放进一件件产品里——然后这些产品，连同生产它们的整个工厂，回过头来成了压在他身上的力量。

◆ 三、第一张脸：他做的东西，不是他的

第一张脸，是产品。

他在手稿里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大意是：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自己就越穷；他创造的商品越多，他自己就越成为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越增值，人的世界就越贬值。

一个缝羽绒服的女工，一天缝了四十件，一件卖六百九十九。她缝得越多，这个品牌越大，老板越富；可她拿到的，只是那一份工钱。她亲手做出来的东西，站在商场的橱窗里，比她自己值钱得多，而且和她再没有关系。

◆ 四、第二张脸：干活这件事，不是他的

第二张脸，是干活本身。

他说：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不属于他自己；他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于是，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觉得自在，而在劳动之中觉得不自在；他不劳动时如同在家，劳动时反而不像在家。只要没有外在的强制，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这种劳动。

这段话，很多上班的人读了会心里一紧：周一早上的地铁，周五下午的最后一个小时。

他还有一句更狠的话：结果是，人只有在吃、喝、生殖这些动物的机能里，才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而在人之为人的那些机能——干活、创造——里面，却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动物。人和动物，颠倒了位置。

◆ 五、第三张脸：人之为人的那一样，也不是他的

第三张脸，他用了一个从费尔巴哈那里借来的词：类本质——人之为人的那一样东西。

在他看来，人之为人，在于能自由地、有意识地干活：能把自己干的事当作想一想、改一改的对象，能照着自己想要的样子去造东西。可异化了的劳动，把这件人之为人的事，变成了只是为了活下去的手段。干活本来是人的生活本身，现在成了换饭吃的一张票。

◆ 六、第四张脸：人和人，也成了陌生人

第四张脸，是人和人之间。

一个人和他自己的产品、自己的劳动、自己的「类」都成了陌生的，他和别人也就成了陌生的。工人和老板站在两头；工人和工人之间，也成了互相竞争、互相提防的人。

◆ 七、私有财产是结果，不是原因

手稿里，还有一个很大胆的说法，常被人忽略。

当时的经济学家和很多社会主义者都说：先有私有财产，然后才有穷人和富人、干活的和不干活的。私有财产是原因。

他在手稿里反过来说：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先有干活的人和他做出来的东西之间的那种陌生，才有了「这东西归别人」的私有财产。后来它们互相推着：异化的劳动造出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又让劳动更加异化。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一句很好的回写：不是先有一块叫「私有财产」的地板，然后一切都长在它上面；是人和人、人和东西之间的一种关系，长出了私有财产这个形状，这个形状又回过头来，把那种关系钉得更牢。

这个说法，后来在他的书里没有再这样讲；私有制，又常常被放回了「原因」的位子上。

◆ 八、先说他对在哪里

四张脸合起来，用本书的七个词说，是一件事：**回写被截走了**。

一个人干了活，长出了一样东西——一碗面、一件衣服、一辆车。按道理，这样东西应该回过头来，改一改这个人：让他更会做，让他的日子更好一点，让他觉得「这是我做的」。这叫回写。

异化，就是这条回写的路，被截到了别处去。长出来的东西，回写的不是做它的那个人，是另一个人、另一套规矩；回写到做它的人身上的，只剩下疲惫、紧张和一句「这不是我的」。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看见。在他之前，经济学家们讲劳动，讲的是价值、成本、分工；很少有人去问：干活的那个人，在干活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滋味？他跟他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关系？马克思问了，而且问得那么具体，具体到周一早上的那种「不像在家」。

这一问，是他心里的世界，最接近发生那一端的时候：人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人是在干活里、在和自己做出来的东西之间的来回里，一天一天长出来的；异化，就是这个「长」被截断了。

◆ 九、可是「异」于什么

可是，本书要问一句很小的话：异化，是「异」于什么？

一样东西变得陌生了，就得有一个它原本熟悉的样子。一个人「不像在家」，就得有一个「家」。手稿里，那个「家」，就是「类本质」——人本来应该是的那个样子：自由地、有意识地、照着美的规律去造东西。

于是，这里悄悄地出现了一个问题：那个「本来应该是的样子」，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在某片土里、沿着某条路长出来的，还是本来就在那里，等着人回去？

如果是后一种，那么异化的整个故事，就变成了一个「离开了、再回去」的故事：人本来有一个本质，被资本主义的劳动夺走了，将来要把它拿回来。这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也是一个很老的故事——伊甸园、失落、复归。

这个问题，第 13 章细看。这一章先把这颗种子放在这里：连他离发生最近的这一次，脚下也还踩着一块「本来就在那里」的地板——一个等着人回去的「家」。

◆ 十、一九三二年以后的「异化」

这部手稿一九三二年第一次印出来，很快就有人读出了惊喜。那一年，德国青年哲学家马尔库塞写了一篇长文评论它，说这部手稿让人看见了一个以前没见过的马克思：他关心的，首先是人在劳动里怎样失去自己、又怎样可能找回自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异化」这个词在欧洲流行起来。存在主义者拿它来说现代人的孤独，心理学家拿它来说工作里的倦怠，社会学家拿它来说大公司里的

人。一个写在一八四四年笔记本里、本来讲工厂工人的词，走进了咖啡馆、诊所和办公室。

照本书的看法，这个词的命运，本身就是一次回写：一个长出来的说法，离开了长出它的那片土，到了别的土里，又长出了新的意思。有人说这是把马克思的词用歪了；本书倒觉得，这正说明这个词是活的——它没有被钉死在一八四四年的车间里。

只是也要记一笔：这个词走得越远，越容易变成一种泛泛的「不开心」。马克思说的异化，有一个很具体的来历：你做出来的东西，归了别人；你干活的那几个小时，不是你的。一个词要保住它的力气，就得不时回到它长出来的那片土上去看一看。

◆ 十一、一个外卖骑手的四张脸

拿第 12 章那四张脸，照一照今天的一位外卖骑手。

第一张：他送的东西，是他的吗？不是。那碗面，是餐馆做的，顾客吃的；他只是把它从这里搬到那里。他送了一万单，没有一单是他的。

第二张：干活这件事，是他的吗？派单是系统定的，路线是系统推荐的，时间是系统算的。他唯一能自己决定的，也许是今天几点出门、几点收工。

第三张：这份活让他更像一个人吗？他跑得越来越熟，可他会的，只是更快地找到一个门牌号。

第四张：他和别人的关系呢？顾客看见的是一个穿着制服的人，一个评分；同行之间，是抢单的对手。

四张脸照完，不是为了说这份工作「没意义」——它养活了很多家庭，也让很多人吃上了热饭。是为了看清楚：这份工作里，哪一张脸，还有一点空隙可以留给他自己？也许是第四张：几个骑手在楼下等单时的一支烟、一句玩笑、一个互相提醒「那条路在修」的群。那一点，是他们给自己截回来的回写。

◆ 十二、放回日子里

如果你某一天早上，站在地铁里，忽然觉得「这不是我的生活」——你不是矫情，他在一百八十年前就把这种滋味写下来了。那是回写被截走的感觉：你每天长出来的东西，在改着别人、改着别的地方，没有回来改你。

他给你的第一件礼物，是把这种滋味说出来，让你知道它不是你一个人的毛病，而是一整套干活的方式造成的。

本书想再给你一个小提醒：别急着去找那个「本来的我」，好像它在某个地方等着你回去。那个「我」，很可能不是被丢在哪里、只要找回来就好的；它得在你接下来的日子里，一件事一件事地重新长。能改的，是让你做出来的东西，多多少少回写到你自己身上一点——一件你认得出「这是我做的」的小事，一段下班以后真正属于你的时间。

带走的话：异化，是回写被截走了；可他说的「异」，异于一个本来就在那里、等人回去的「家」。

> **小账**　开了：人是在干活里长出来的，异化是这条回写被截到了别处——而且他问到了干活的人心里的滋味。关了：「异化」预设了一个本来就在的「家」——类本质。
>
> **哪一界**：车间、工钱、周一早上，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不像在家」的滋味，是心里的世界里做出来的；那个等着回去的「家」，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第 13 章

类本质：对象化里长出来的

◆ 一、一个木匠认出自己

一个学了三年手艺的木匠，第一次独自做成一张桌子。他退后两步，看着它：榫头严丝合缝，桌面平得能放一碗水不晃。那一刻，他在桌子上认出了自己——不是镜子里那张脸，是自己的手、自己的眼光、自己三年的工夫。他比做这张桌子之前，更像一个木匠了。

一个人把自己放进一样东西里，东西做成了，他在东西上看见了自己，他自己也因此变了。巴黎手稿里，马克思管前一半叫「对象化」——把自己的力量放进一个对象里；他要说的是：人正是在这样的对象化里，一次一次地成为人。

◆ 二、人之为人，在于怎样干活

第 12 章说过，「类本质」这个词是从费尔巴哈那里借来的。可马克思给它装进了不一样的东西。

费尔巴哈说，人之为人，在于人有理性、有爱、有意志，在于「我」和「你」之间。马克思说，一个物种是什么，要看它怎样过它的生活、怎样活动；人这个物种的特点，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动物也干活：蜜蜂筑巢，海狸筑坝，蚂蚁搬家。可动物和它的活动是一回事，它就是它的活动。人不一样：人能把自己的活动当作对象——想一想，改一改，换一种做法。人不只是在活着，人知道自己在活着，还能决定怎样活。

他还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时候，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一个「类」的存在；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

◆ 三、社会生产着人，人也生产着社会

手稿里有一句话，本书要特别拿出来。大意是：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

请把这句话慢慢念一遍。

社会生产人：你生在哪一家、说哪一种话、学哪一门手艺、信哪几条道理，都是这个社会一点一点把你做出来的。人生产社会：这个社会的一条条规矩、一件件东西、一种种做法，又都是一个个人一天天做出来的。两头都在做，谁也不是先有的。

用本书的七个词说，这句话几乎就是一条完整的回写：形状（人）是在土（社会）里长出来的，长出来的形状又回写了土。这是他一生里写得最接近 SDE 的一句话之一。

同一段里，他还说：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生活，不是各不相同的。一个人不是先有一个关在屋里的「我」，然后再出门去和别人打交道；这个「我」，本来就是在和别人一起的日子里长出来的。

◆ 四、感官也是长出来的

这一章还有一段，本书觉得是整部手稿里最美的。

他说，人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什么意思？你的眼睛能看出一幅画好在哪里，你的耳朵能听出一段旋律动人在哪里——这些本事，不是你生下来就有的，也不是人类从来就有的。只有音乐，才唤起人的音乐感；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眼睛成了人的眼睛，耳朵成了人的耳朵，是因为人一代一代地造出了值得看的东西、值得听的东西，这些东西又回过头来，把人的眼睛和耳朵养成了现在的样子。

这句话，用本书的话说，是一场标准的发生：感官这个「形状」，是在全部历史这片「土」上，沿着人造出的一件件东西这条「路」，长出来的；而且它还在长——你今天的耳朵，和一百年前的人的耳朵，不是同一双耳朵。

一个后来被说成「只讲经济」的人，在二十六岁那年，写出了「人的耳朵是历史长出来的」。

◆ 五、自然是人的另一个身体

手稿里还有一句话，今天读来很新。大意是：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

说白了：你的身体不只到皮肤为止。你呼吸的空气、喝的水、吃的粮食、脚下的土地，都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只是它们长在你外面。你和它们之间，一刻不停地在来回：你从它们那里拿，也把东西还给它们。

这句话，又是一条来回走的路：人不是站在自然外面、去开发自然的；人和自然，是同一个身体的里面和外面，一直在互相改。第十一编会看到，二十多年后，他在《资本论》里还会回到这件事上——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以及它怎样被打断。

◆ 六、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章，是他摇到发生那一端最远的一次。

人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人是在干活里、在把自己放进一样样东西里的时候，一次一次长出来的；社会做人，人也做社会；连眼睛和耳朵，都是历史长出来的。这三句话，任何一个讲「发生」的人，都会愿意把它们抄在自己书的扉页上。

用王德生博士的三个世界说：在这里，心里的那个「我」，第一次在他的书里被写成了一样「长出来的」东西——不是一个空格，不是一堆关系的总和，是在手上的世界里、一件活一件活地干出来，又回过头去改手上的世界的一样东西。心里的世界和手上的世界，在这一段里是连着的，是互相长的。

◆ 七、可「本质」这个词还在

可是，请看这个词本身：类**本质**。

本质是什么？在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里，本质几乎总是指一样东西「本来是什么」——不管它长成什么样，都不会变的那个核。一张桌子可以是方的、圆的、木的、铁的，可「桌子的本质」不变。

马克思在手稿里，一边说人是在活动里长出来的，一边又用「本质」这个词来说人。于是这两样东西，就在同一段话里拧着：人之为人，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是一种会长的东西；可它被叫作人的「本质」——这是一种不会变的东西。

照本书的看法，这就是他心里的世界「摇」的样子，摇在同一个词里：内容是发生——人在活动里长出来；名字是发现——人有一个本来的本质。

这个拧着的地方，第 12 章已经露出了后果：既然人有一个本质，异化就是离开了本质；既然离开了，就要回去。手稿后面有一段讲他心中的将来的社会，用的正是「复归」这样的词——人向自身、向作为社会的人的复归。他甚至写了一句很满的话，大意是：这样的社会，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历史之谜的解答」——请记住这几个字。连他离发生最近的这部手稿里，也已经有一个「谜底」，本来就在那里，等着历史走到，等着被认出来。

◆ 八、一位老裁缝的眼睛

一位做了四十年衣服的老裁缝，你站到他面前，他看你一眼，就知道你的肩膀哪边高、背是不是有点驼、穿什么领子显精神。他不用尺子，也说不清为什么——他的眼睛，就是这样长出来的。

四十年前，他的眼睛和你我的一样；是一件一件衣服，一个一个客人，把他的眼睛养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这正是手稿里那句「五官感觉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落在一个人身上的样子：他的眼睛里，有他四十年的历史。

还可以再往前走一步：他的眼睛，也回写了这条街上的人。常来找他做衣服的人，慢慢也懂得了什么样的领子好看，也开始挑剔商场里衣服的做工。一双长出来的眼睛，又去养别人的眼睛。

这就是「类本质」在一条街上的样子：不是一个本来就有的本质，是一双双手、一双双眼睛，在一件件东西上，互相长出来的。

◆ 九、「富有的人」是需要很多东西的人

手稿里还有一句话，意思和今天常说的「富有」正好相反。

他说：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他需要音乐、需要朋友、需要自然、需要工作、需要爱；他的富有，就在于他需要的东西多、需要的东西丰富。

今天我们说一个人「富」，多半是说他拥有的多：房子、车子、存款。他说的「富」，是一个人需要的多：他能被一首曲子打动，能被一片风景打动，能被一个朋友的一句话打动，能在一件活里找到乐趣。

照本书的看法，这句话，是他在心里的世界里写得最好的句子之一：一个人的丰富，不在他占有了多少东西，而在他和多少样东西之间，有一条来回的路。一个只剩下「想要钱」这一种需要的人，再有钱，也是贫乏的。

这也是第 14 章那句「一切感觉都被拥有的感觉替代了」的另一面：要让人富起来，不只是给他更多的东西，是让他长出更多种「需要」——更多种感官，更多种来回的路。

◆ 十、「对象化」在今天的一个样子

「对象化」这个词有点绕，今天有一个很普通的样子：你做了一个视频、写了一篇文章、做了一件手工，发到网上。

那一刻，你把自己的一部分——你的想法、你的手艺、你的眼光——放进了一样东西里，让它离开了你，站到了别人面前。这就是对象化。

然后，事情还没完：有人点赞，有人评论，有人说「这里不好」，有人照着你的样子也做了一个。那样东西，带着别人的反应，又回到你这里，改了你——你下一次会做得不一样。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手稿里那句「人在对象化里长出自己」最今天的样子：一个人是在一次一次把自己放进东西里、再从别人那里收回反应的来回里，长出来的。

只是也要记一笔：当这个来回，只剩下点赞的数字（第 39 章），对象化就又一次被一张价签接管了。做一样东西，最好也留一部分，只给自己、或者只给一两个真看得懂的人。

◆ 十一、放回日子里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话：「做回你自己」「找到真正的自己」。它很温暖，也有一个隐藏的前提：有一个「真正的自己」，本来就在那里，被生活弄丢了，找回来就好。

马克思在这一章里，给了你一个更结实的说法：人是在干活里、在把自己放进一样样东西里的时候长出来的。你第一次独自做成一件事，退后两步看它，你在它上面认出了自己，你因此变了。这个「自己」，不是找回来的，是做出来的。

可他也把那个温暖的说法留了一半：「本质」「复归」「谜底」。

如果你在找「真正的自己」，不妨把他的两句话都拿在手里：一句是「人在干活里长出自己」，一句是「人有一个本来的本质」。然后问问自己：我是想回到一个本来的我，还是想去做出一个新的我？前一种，路的尽头有一个家；后一种，路本身就是家。

带走的话：社会做人，人也做社会，连耳朵都是历史长出来的——他写到了这里；可他仍然管它叫人的「本质」。

> **小账**　开了：人在对象化里长出自己；社会生产人，人也生产社会；五官感觉是全部历史的产物。关了：「本质」这个名字还在，将来的社会被写成向本质的「复归」和「历史之谜的解答」。
>
> **哪一界**：做成一张桌子，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在桌子上认出自己，是心里的世界里做出来的；「谜底」，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第 14 章

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构造

◆ 一、蜜蜂和建房子的人

蜜蜂造的蜂房，六角形，整整齐齐，据说比很多人盖的房子还要精巧。可一万年前的蜜蜂和今天的蜜蜂，造的是同一种六角形。

人盖房子，一会儿盖成窑洞，一会儿盖成吊脚楼，一会儿盖成四合院，一会儿盖成玻璃幕墙的大楼；同一个人，今天照着自己的需要盖，明天会照着别人的需要盖，后天会照着一个谁也没见过的样子，去盖一座只为好看的亭子。

巴黎手稿里有一段话，讲的就是这件事。

◆ 二、那一段话

大意是这样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这一段话里有三层。

第一层：动物只按自己那个种的尺度。蜜蜂只会造蜜蜂的巢，它造不出鸟窝，也造不出蚁穴。它的尺度，出厂就定了。

第二层：人能按任何一个种的尺度。人能学鸟搭窝，学蚂蚁挖洞，学蜘蛛织网；人能替一匹马做马鞍，替一只猫做猫窝，替一个婴儿做摇篮——按马的、猫的、婴儿的尺度。人的尺度，不是出厂就定死的，人能跨过自己，去用别的尺度。

第三层：所以，人也按照美来造东西。不只是为了活下去，不只是为了用，还为了好看，为了一种说不出用处、却让人心里一动的样子。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段话，本书想给它一个很高的位置。

在一部讲劳动、讲工资、讲私有财产的手稿里，他忽然写到了美。而且他不是把美放在劳动的外面——干完了活，再去看戏、听音乐——而是说：人干活的方式本身，就带着美；人能跨过自己那个种的尺度去造东西，这件事本身，就是美能出现的原因。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在说：人会「偏」。蜜蜂不会偏，它的尺度出厂就定了，一万年都是六角形；人会偏，会拿起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尺度，去造一样从来没有过的东西。美，就是从这一偏里长出来的。

用王德生博士立的三律说：人能跨过自己的尺度去造东西，这是「创造」——一轮一轮把新的不同吸进来；造出来的东西让人心里一动、安稳下来，这是「幸福」——把攒着的张力释放成一个新的好样子。美，恰好是这两样乘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只按出厂尺度干活的人，只吸不呼，或者只呼不吸，造出来的东西就不会美。

这一段，又和第 13 章那句「感官是全部历史的产物」连在一起：人造出美的东西，美的东西又养出了会看美的眼睛；会看美的眼睛，又去造更美的东西。一条漂亮的回写。

◆ 四、钱把美变成了丑

同一部手稿里，他还写了一段讲钱的话，正好是美的反面。

他引了莎士比亚和歌德。莎士比亚的一部戏里，一个人骂金子：它能把黑变成白，把丑变成美，把错变成对，把卑贱变成高贵。歌德的《浮士德》里，魔鬼说：我付得起六匹马的钱，那六匹马的力气不就是我的力气吗？

马克思接着说，大意是：钱能买到什么，我就是什么。我是丑的，可我能买到最美的女人，所以我并不丑——丑的效果，被钱抵消了。我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可钱是一切东西的真正的头脑，它的主人怎么会没有头脑呢？

这段话，今天读来一点也不旧。钱把人和东西的一切性质，都换算成了一个数；一个人是什么样子，不再看他会做什么、能长成什么，而看他能买什么。

他还有一句更短、也更扎心的话，大意是：私有财产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才是我们的。一切感觉，都被一种感觉——「拥有」的感觉——替代了。

一个人站在一幅画前面，想的不是「它好在哪里」，而是「它值多少钱」「我买得起吗」。美，被「拥有」吃掉了。

◆ 五、「规律」和「内在的尺度」

可是，本书还是要回到那一段话里的两个词。

一个是「美的**规律**」。

美有规律吗？一幅画美在哪里，一段旋律为什么动人，能不能写成一条规律，照着它就一定造得出美的东西？几千年的艺术，最常见的故事恰恰是：一种「美的规律」刚刚被写定，就有人造出了一样不合这条规律、却更美的东西。美更像是长出来的，而不像是照着一条规律造出来的。

另一个是「**内在的**尺度」：处处都把对象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一样东西，有它自己本来就有的尺度，人的本事，是把这个本来就在的尺度找出来、用上去。

照本书的看法，这两个词，又是那只发现的手：美，是按照一条本来就有的规律；对象，有一个本来就在里面的尺度，等着人去用。

而同一段话的主干，却是发生的：人能跨过自己那个种的尺度，去用任何一个种的尺度——人的尺度不是出厂就定死的。

一段话里，主干是发生，两个修饰词是发现。这是他心里的世界又一次摇，摇在一个句子的主干和它的修饰语之间。

◆ 六、美，后来去了哪里

还要记下一件事：这一段关于美的话，在他后来的书里，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

《资本论》里也写工人，写得那样细、那样疼；可那里的工人，很少再以「按照美的规律构造」的样子出现，而多半以「劳动力的承担者」的样子出现——一个人，被当作一份可以按小时出租的力气来算。

美没有被他否定。它只是被放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将来，在那个「必然王国的彼岸」（第 10 章），人才会有时间、有条件，去重新按照美来造东西。在眼下的书里，美让位给了规律。

◆ 七、按照别人的尺度

「人能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去构造」——这句话，今天最好的例子，也许是那些替别人着想的设计。

一条盲道，是按照看不见的人的尺度铺的；一个公共厕所里的扶手，是按照腿脚不方便的老人的尺度装的；一个药瓶上加大的字，是按照老花眼的尺度印的；一个低一点的洗手台，是按照小孩子的尺度做的。

做这些东西的人，自己多半看得见、腿脚也好、眼睛也不花。他们用的，不是自己的尺度，是别人的。

照本书的看法，这正是他那句话最好的一面：人能跨出自己的尺度，去用别人的尺度造东西。美，有时候就长在这样的地方——不是一件漂亮得让人惊叹的东西，而是一件让另一个人用起来刚刚好的东西。

这一层，他在手稿里写了一句，后来很少再写。本书把它接下来，放在这里。

◆ 八、一位厨师的「美的规律」

一家小饭馆的厨师，做了二十年菜。有一天，一位老客人说：「你这道菜，和十年前的味道不一样了，更好了。」厨师笑了：「这十年，我每天都在改一点。」

他改的，不是菜谱上的数字，是很多说不出来的东西：火候早一秒还是晚一秒，盐在什么时候放，哪一季的菜要多炒一会儿。他按的，不是一条写在书上的「美的规律」；是二十年里，每天端出去、每天看客人的反应、每天改一点，一步一步长出来的一种手感。

照本书的看法，这正是那段手稿里最好的那一半：人按照美来造东西；也正好说明本书对那两个修饰词的疑问：美，不是一条先摆在那里的「规律」，也不是东西里本来就藏着的「内在尺度」；它是一个人和一样东西之间，一天一天来回出来的。

那位老客人的一句话，也是这来回的一部分：客人在改厨师，厨师也在改客人的舌头。美，长在这两个人之间。

◆ 九、放回日子里

你或许有过这样的时刻：在一份很无聊的工作里，你忽然多花了十分钟，把一张表格排得整整齐齐、配色舒服；或者把一道菜摆了个好看的盘；或者在一份报告的最后，写了一句不必写、却写得很漂亮的话。没有人要求你这样做，也没有人会多给你钱。

那十分钟，就是他说的「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构造」。你跨过了这份工作给你的尺度，用了一个它不要求的尺度。

他后来的书，会告诉你：在眼下这样的工作里，这十分钟是奢侈的，真正的美要等到将来。本书想说：不必等。美不在彼岸，它在每一次你跨过出厂尺度的那一偏里。那十分钟，是你在一份被异化了的工作里，替自己截回来的一小段回写。

带走的话：人能跨过自己那个种的尺度去造东西，所以人会造美——他写到了这里；可他仍然说，美有「规律」，对象有「内在的尺度」。

> **小账**　开了：人的尺度不是出厂就定的，人能用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美从这一偏里长出来；钱和「拥有」吃掉了一切感觉。关了：美被写成有「规律」，对象被写成有「内在的尺度」；美后来被推到了将来。
>
> **哪一界**：多花的那十分钟，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心里一动，是心里的世界里做出来的；「美的规律」，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第 15 章

手稿里的心，为什么后来不见了

◆ 一、一个人换了说话的方式

你大概见过这样的朋友：大学时写诗、写日记，说话满是「我觉得」「我害怕」「我想要」；工作十年以后再见，他说话全是「这个行业」「这个周期」「这个模型」。你问他「你呢？你觉得怎么样？」，他愣了一下，好像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没有变坏，也没有变傻。他只是换了一种说话的方式——一种不怎么需要「我」的方式。

一八四四年的巴黎手稿和一八六七年的《资本论》之间，也有这样一次换说法。

◆ 二、那些词，越来越少

手稿里最常见的那几个词——异化、类本质、人的本质、美、感官、复归——一八四五年以后，在他的书里越来越少。

一八四五年春天那张便条上，第六条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它的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一八四五到一八四六年，他和恩格斯合写的那本书里，好几处嘲笑德国哲学家们满嘴的「人的本质」「人」，说那是一种哲学家的空话，拿它去对付现实的问题，什么也解决不了。

到了《资本论》，他在第一卷的序言里说得很清楚：这本书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

从「人按照美的规律构造」，到「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二十三年。

◆ 三、两种讲法：断裂，还是连续

对这件事，后来的人吵了很久，大致分成两派。

一派说：这是一次「断裂」。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一九六〇年代说，一八四五年前后，马克思和自己年轻时的哲学决裂了：巴黎手稿里那一套「人的本质」「异化」，是他还没走出费尔巴哈时的旧话；成熟的马克思，是一个科学家，他研究的是结构、生产方式、阶级关系，不是「人」。

另一派说：这是连续的。一些人本主义的读者——比如一九六一年出版过一本小书专门介绍巴黎手稿的弗洛姆——认为，马克思一生关心的都是人的解放；《资本论》里的「商品拜物教」，就是手稿里「异化」的成熟版本；他没有扔掉「人」，只是换了更精确的说法。

两派都拿得出证据。说「断裂」的，可以指着第六条和《资本论》的序言；说「连续」的，可以指着一八五七到一八五八年的手稿里，他仍然写到异化，写到将来的人会成为一个在生产和享受上都全面发展的「丰富的个人」；指着《资本论》第三卷那段话里，他仍然说将来的劳动要在最无愧于、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

◆ 四、「丰富的个人」

一八五七到一八五八年的笔记里，他有几段写将来的人，写得和巴黎手稿一样动人。大意是：在那样的社会里，个人将在生产和消费两方面都得到全面的发展，成为一个「丰富的个人」；财富，不再是一堆东西，而是个人的需要、才能、享受和生产力的全面发展；人不再把自己再生产成某一种片面的样子，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

请留意这几段写在哪里：在他写「机器论片断」的同一部笔记里（第 45、46 章）。在那部笔记里，他的脑子里的世界，离发生最近；他的心里的世界，也在那里，重新长了一次。

两件事同时出现在一部没打算发表的笔记里——这不是偶然。照本书的看法，在他没有急着立法、没有急着跟人吵架的地方，三个世界常常一起松开。

◆ 五、本书的读法：不是断，也不是连，是摆

照本书的看法，两派各说对了一半，又都把一件会摆的东西，看成了一件不会动的东西。

说「断裂」的，把一八四五年当成了一道墙：墙这边是一个人，墙那边是另一个人。可是墙那边，「丰富的个人」「人类本性」还一次一次地冒出来。

说「连续」的，把他一生当成了一条直线：从头到尾是同一个关心「人」的马克思。可是那条直线上，「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这句话，是他自己写下的，不是别人强加的。

本书的判词说：他的自我世界，在发现和发生之间摇荡。摇荡的意思是：不是一次断了，也不是从来没变，而是在两端之间来回摆——有时摆到这头，有时摆到那头，两头都是他。

巴黎手稿，是摆到发生那一头最远的时候：人在活动里长出来，社会做人、人做社会，耳朵是历史长出来的。一八四五年那张便条，是一次猛烈的回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心里的那一格，成了一堆关系加起来的结果。《资本论》正文，大多停在这一头：人是范畴的人格化。可在信里（第 5 章），在《大纲》里，在第三卷那段讲自由的话里，他又一次一次地往回摆。

◆ 六、心去了哪里

那么，手稿里那颗「心」，到底去了哪里？

本系列《马哲》那本书有一章专门讲过：心里的世界，在他那里有一次显露，也有一次退场。本书接着说：它不是消失了，它是搬了家。搬去了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是物。第九编会看到，《资本论》里最动人的那一节——商品拜物教——讲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穿上了物的外衣。手稿里说的是「人和他的产品成了陌生人」，拜物教说的是「人和人的关系变成了物和物的关系」。异化没有丢，它从人的心里，搬到了物的身上。

另一个地方，是将来。「丰富的个人」「无愧于人类本性」「按照美的规律构造」，都被放进了那个「必然王国的彼岸」。眼下，人是范畴的人格化；将来，人才重新成为人。

照本书的看法，这就是他的心在书里的两个去处：眼下，心被放进了物里，成了一件要被科学去分析的东西；将来，心被放进了彼岸，成了一样要被历史送到的东西。在眼下和将来之间，心里的世界没有自己的一块地。

这正对上本书的「一个根」：三个世界，两种法。手上的世界按发生办事，脑子里的世界按发现立法——心里的世界，没有分到自己的法，只好一会儿被搬进物里，一会儿被推到彼岸。

◆ 七、他为什么要换说法

他为什么要换说法？本书不下定论，只列三个可能，都有反证，留给第十三编。

第一个可能：他要和费尔巴哈、和那些满嘴「人」的德国哲学家划清界限。在他看来，他们天天讲「人的本质」，却一步也没走进工厂。一个急着和对手划清界限的人，常常会把对手最爱用的词，也一起扔掉——哪怕这个词他自己也用过、用得很好。

第二个可能：他要一门「科学」。他要让他的理论和那些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区分开：他们讲道德、讲人性、讲应该，他要讲规律、讲结构、讲必然。「人」这个词太软，装不进一门他想要的科学。

第三个可能：一八四八年以后，他在阅览室里，在工厂报告里，一行一行读到的，是工人作为一份力气被买卖的样子。他写的是他看见的——在那样的工厂里，人确实被当成了范畴的人格化。他写下这句话，也许不是在说人本来就是这样，而是在说：这套制度把人弄成了这样。

第三个可能最宽厚，本书愿意认它一半：他在《资本论》里写「人是范畴的人格化」，确实有一层是在描述一种被异化了的处境。可他在同一张便条上写「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时，那不是在描述一种处境，是在给「人」下定义。

◆ 八、心被做成了一个指标

今天，心还有第三个去处：被做成一个指标。

很多单位开始关心员工的「心理健康」，这是好事。可有的地方，关心的办法是：发一张问卷，给每个人的「幸福感」「压力值」打一个分，汇总成一张表，报上去。分数低的部门，要写整改报告。

心，在这里又一次搬了家——搬进了一张表。一个人夜里睡不着的那种慌，被换算成了一个数字；那个数字，又被拿去考核一个部门。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第 15 章那两个去处的今天的样子：心被放进了物（一个数字），也被推到了彼岸（等整改完成，大家就会幸福）。心里的那个世界，仍然没有自己的一块地。

关心一个人的心，最朴素的办法，也许还是那一种：有一个人，坐下来，听他说。

◆ 九、一个人的两种说话方式

回到这一章开头那位朋友——大学时满口「我觉得」，工作十年后满口「这个行业」。

本书在这一章里说，马克思的「心」没有丢，是搬了家。这位朋友也一样。你如果在一个深夜，和他喝一顿酒，他可能会忽然说：「其实我这几年，挺累的。有时候觉得，自己不知道在干什么。」

那一刻，他的「我」回来了——不是在他白天的那套说话方式里，是在一个没有人要他「专业」的地方。

照本书的看法，一个人的两种说话方式，不必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它们是一个人在两种土上长出来的两个样子。要紧的，是两种说话方式之间，有没有一条路：夜里说出来的那句「挺累的」，第二天，有没有一点能回到白天去——少接一个不必要的会，推掉一件不该揽的事，给自己留一个晚上。

他——马克思——夜里的那些话（信、笔记），很少回到白天的那本书里。这位朋友，可以不必那样。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开头那位朋友。他说话里没有了「我」，你可以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他成熟了，看问题更客观了，不再拿自己的感受当尺子。

另一种看法：他的「我」没有丢，是搬家了——搬进了他每天盯着的那些数字和模型里，搬进了他说的「等这个项目做完」「等孩子大了」的将来里。眼下，他没有给「我」留一块地。

如果你也发现自己越来越少说「我觉得」，不必急着给自己下「成熟」或「麻木」的判决。你可以试着问一句：我的心，搬到哪里去了？是搬进了那些「客观」的东西里，还是推到了某个「等到那时候」？然后，试着在眼下，给它留一小块地——一件不为数字、也不为将来的小事。

带走的话：他的心没有丢，是搬了家——一次搬进物里，一次推到彼岸；在眼下和将来之间，心里的世界没有自己的一块地。

小账　开了：连《资本论》里，异化也还在，只是从心里搬到了物上；「丰富的个人」一次一次冒出来。关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心在眼下没有自己的地。

哪一界：工厂报告里的工人，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总和」与「人格化」，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手稿里的心和信里的心，在心里的世界里——摇。

第 五 编

一张便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编 序

一八四五年春天，在布鲁塞尔，他在笔记本里写了十一条短短的话，最短的一条只有一句。他没有打算发表。四十三年后，一八八八年，恩格斯在整理旧稿时找到了它，稍加改动，附在自己的一本小书后面印了出来，说这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这张便条，是本书最重要的原典之一。本书的判词三句话，在这十一条里全都找得到：手上的世界是发生（第三条）；心里的世界被写成「总和」（第六条）；改造世界，只改一个世界（第十一条）。

本书要先让一条反证上场。口述五说：他的改造世界，拒绝改造理念世界。便条上离这句话最远的一条，是第二条——一种想法是不是真的，要到实践里去证明。如果这一条能站住，口述五就得收窄。所以第五编从第二条开始，让本书先挨打。

✳

第 16 章

第二条：思维的真理性是实践问题

◆ 一、别跟我讲道理，做给我看

家里装修，你和师傅为一面墙争起来。你查了半天资料，说这面墙不能拆；师傅干了二十年，说能拆。两个人讲了一下午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请来一位老工程师。他没有加入争论，只说了一句：去楼下看看这面墙底下有没有梁，再敲开一块看看里面是什么。

道理讲不清的时候，去做一下、看一下，往往比讲一百句更管用。

便条的第二条，说的差不多就是这件事——只是它说得更大、也更重。

◆ 二、第二条说了什么

第二条的大意是这样的：人的思维是不是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也就是证明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证明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此岸性」这个词有点绕，说白了就是：你的想法，要能落到这一边、这个世界里来，要能在这个世界里起作用。一个只能在脑子里转、落不到地上的想法，谈不上真不真。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而且对得很多

这一条，本书要认得很彻底。

两千多年的哲学，有很大一部分在吵一个问题：我们的想法，和想法外面的那个世界，对得上吗？怎样证明对得上？笛卡尔坐在火炉边怀疑一切，康德在书房里划定理性的边界，都是在脑子里想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条说：这样吵，吵不出结果。一个想法是不是真的，不在书房里决定，要拿到世界里去试——它能不能起作用，能不能改变点什么，能不能经得住碰。离开这一试去争论想法的真假，是经院里的空话。

这是把哲学最老的一道题，从脑子里的世界，推到了手上的世界。用本书的话说，这是在说：一个道理，不是摆在那里等着人去看它对不对的；它要走一段路，在土里碰一碰，才知道它是什么。

这一条，对口述五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口述五说：他的改造世界，拒绝改造理念世界。可第二条明明说：理念世界里的东西——人的思维——要拿到实践里去受检验。一个肯让自己的想法拿去受检验的人，怎么能说他拒绝改造理念世界？

◆ 四、检验，和生长

本书要在这里放慢，分清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叫「检验」。一个想法已经想好了，拿到实践里去试：试成了，它是真的；试不成，它是假的。实践像一个法庭，想法是站在被告席上的那一个。法庭判完，案子就结了。

第二个动作，叫「生长」。一个想法不是先想好了再去试的；它在实践里一边走、一边长，走一步，改一改，走一步，再改一改。实践不是法庭，是一片土；想法不是被告，是长在这片土里的一棵树。树长成什么样，不是一次判出来的，是一路长出来的，而且还在长。

第二条说的，是哪一个？

请看它用的动词：「证明」。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证明，是第一个动作的词——有一个东西，拿去试，试出它是真的。它说的是：思维要在实践里受检验；它没有说：思维要在实践里被改写、被重新长出来。

照本书的看法，这一条很好，但它只走到了「检验」。在这一条里，实践坐在法官席上，思维坐在被告席上；思维可以被判对、判错，可法庭本身——那套判对判错的标准——不在受审之列。

口述五并不是说，他从来不让想法受检验。口述五说的是：他的改造，只朝一个世界去。在手上的世界里，东西是可以被改的，是会长的；在脑子里的世界里，

东西只接受检验，判完就定案——一个被判对的规律，从此就是规律了，不会再回到土里去长。

◆ 五、两次受审，两种结局

说这些，要有物证。本书找了两次他自己的道理真正「受审」的时候，看看结局。

第一次，在一八五〇年。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在各国相继失败，他和他的朋友们原本期待的那场大变革没有来。按第二条的说法，这是实践给了一个判决。

他怎么回应？在一八五〇年的一篇评论里，他写了一句后来很有名的话，大意是：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像这次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请看这句话的形状：实践判了一次「没有来」，他没有改他的道理，他改了日期——不是现在，是下一次危机之后；而那个「肯定会来」，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甚至说得更肯定了。法庭判了一次，被告换了一个开庭的日子，罪名和结论都没有动。

第二次，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发生了，存在了七十二天，被镇压了。这一次，他改了。一八七二年，他和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写了一篇新的德文版序言，说：宣言里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今天还完全正确；但有一点，公社已经证明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一次，实践真的改写了他的道理，而且他公开承认了，还把它印在了宣言的前面。这很难得，本书在第十二编会给它一整章。

可是也请看清楚，他改的是哪一句，没改的是哪一句。他改的是：怎样对待国家机器——这是手上世界里的一件事，一种做法。他没有改的是：宣言里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今天还完全正确」——历史的方向，阶级斗争的规律，那个「不可避免」。

实践改写了一件手上的事；脑子里的那几条原理，站在原处，被重新确认了一次。

◆ 六、这一章的结论

口述五要不要收窄？

照本书在导读里写下的第四条推翻条件：若查到他主张自己的规律本身也要在实践里被改写，并写出怎样改、改了记在哪里，「拒绝改造理念世界」这一句就收窄。

第二条，是离这个条件最近的一句。可它说的是「证明」，不是「改写」；它给想法安排了一个法庭，没有给想法安排一片可以重新长的土。一八五〇年，实践判了一次，他改了日期、没改结论；一八七二年，实践改写了一件手上的事，脑子里的原理被再确认了一遍。

所以本书在这里的结论是：口述五暂不收窄，但加一个限定，写进全书——**他让理念世界接受实践的检验，不让理念世界在实践里自己发生**。检验，他是认的；生长，他没有给理念世界留。

这个限定，本书会在第二十章、第八编、第五十四章一次一次回来核对。如果后面找到一处他让自己的规律「重新长」的地方，本书会照登，并把这个限定再收一收。

◆ 七、检验与生长，在一张便条上

第二条和第三条，挨着写在同一张便条上。

第二条说：思维的真理性，要在实践中证明。第三条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是一致的。

请把两条放在一起读：如果人在改环境的时候，自己也在被改，那么，人的思维——人脑子里的那些道理——也在被改。第三条里，本来就藏着第二条没有说出来的那一半：道理不只是被实践检验，它也在实践里，跟着改环境的人一起，被改、被长。

照本书的看法，这张便条上，第二条和第三条之间，差的就是这一步：把第三条的回写，也用到思维身上。他写下了两条，却没有把它们接起来。一接起来，口述五就要收窄；没接起来，口述五就站着。

这一步，后来有人替他接过——第 53 章的柯亨，把他的理论写成了一组可以被改的命题；第 60 章说，他的学说，是靠后来的人一次一次改它的道理，才活下来的。那些人做的，正是把第三条，用到了第二条身上。

◆ 八、一个做菜的比方

检验和生长的区别，拿做菜来说最清楚。

一个人照着菜谱做了一道红烧肉，端上桌，家里人尝了一口：「太咸了。」

一种做法，是检验：这次咸了，下次少放一勺盐，照着菜谱做对，案子结了。菜谱，还是那份菜谱。

另一种做法，是生长：这次咸了，他想了想——是这个牌子的酱油更咸，是家里老人最近口味淡了，还是自己收汁收得太久？下一次，他改了三样，还在菜谱边上写了一行字。一年以后，那份菜谱，已经是他自己家的菜谱了。

第二条说的「在实践中证明」，常常只走到第一种。本书想要的，是第二种：让道理像一份菜谱一样，在一次一次端上桌之后，被改、被写满批注，长成一份只属于这一家的东西。

◆ 九、实验室里的那本记录本

科学家做实验，有一个老规矩：每一次实验，不管成不成，都要记在记录本上——用了什么，怎么做的，结果怎样，哪一步出了意外。

这本记录本，是「检验」和「生长」之间的一座桥。

一次实验，是一次检验：假设对不对，这一次有了一个结果。可如果只记下「对」或「不对」，下一次就只能从头来过。把每一步、每一个意外都记下来，下一次的实验，就能从这一次的记录里长出来：哪一步要改，哪一个意外也许是一个新发现。

照本书的看法，第二条说的「在实践中证明」，如果配上这样一本记录本，就不只是法庭了：每一次实践的结果，都回写到道理上，让道理一次一次地改、一次一次地长。

他的那几条规律，缺的，就是这样一本记录本：一八四八年的失败、一八七一年的公社、一八八一年的俄国，都该在那本本子上，改掉一些东西。

◆ 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日子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句话，很多中国读者都很熟。它最早的来源，正是这一章讲的第二条。

这句话在日子里，有它很大的用处：一件事对不对，别光在嘴上争，拿去试一试。很多被当成「天经地义」的东西，就是在一次一次的「试一试」里，被改掉的。

本书在这一章里，只是想在这句话后面，再加一句：检验完了，道理本身，也要跟着长。

一个家里立了一条规矩，试了一年，发现不好——这是检验。检验完了，是换一条新的规矩、同样当成「天经地义」，还是把这一年学到的东西，写进这条规矩里，让它长成一条更适合这个家的规矩——这是生长。

前一种，道理站在被告席上，判完就换一个被告；后一种，道理是一棵树，每一次实践，都在它身上长出一圈年轮。本书想要的，是后一种。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面墙。老工程师说「去看看底下有没有梁」，是对的：别在嘴上吵，去实践里试。这是第二条教给你的。

可是还有下一步：看完了，发现底下有梁，墙不能拆。你心里那套「这面墙可以拆」的道理，是就此判了死刑、换一套新的，还是会想一想——我当初为什么会以为能拆？我查的那些资料，是在什么样的房子上总结出来的？下一次换一栋房子，哪几条还能用，哪几条要改？

前一种，是「检验」：道理站上被告席，判完了事。后一种，是「生长」：道理回到土里，带着这一次的教训，长出下一个样子。

很多人一辈子都会让自己的道理「受检验」，却很少让它「重新长」。道理被判对了，就把它当成永远对的；被判错了，就换一个新的、同样当成永远对的。第二条是一个很好的开头；在它后面，还可以再走一步。

带走的话：第二条让想法去实践里受审——他认这个；可法庭判完，他的规律只会被判对或判错，不会回到土里重新长。

小账　开了：一个想法是不是真的，不在书房里决定，要拿到世界里去试——哲学最老的一道题被推到了手上的世界。关了：动词是「证明」——实践是法庭，不是土；理念世界只受检验，不在实践里生长。

哪一界：去试，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被判对之后的「一般原理」，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口述五核对：暂不收窄，加限定——让理念世界受检验，不让它在实践里自己发生。

第 17 章

第三条：改环境的人，自己也被改

◆ 一、一条被踩出来的路

小区里有一片草坪，设计的时候，图纸上的路绕着它走了一大圈。住进来的人嫌远，有人先从草坪中间斜着穿了过去；第二个人，踩着第一个人的脚印走；一个月后，草坪中间有了一条黄土小道。物业立了一块牌子「请勿践踏」，没有人理；半年后，物业干脆在那里铺了几块石板。

是人改了草坪，还是草坪改了人？

都改了。人踩出了路，路又让后面的人都这样走；石板铺上以后，这个小区的人从此就这样出门、这样去坐公交，连他们跟邻居打招呼的地方，都换到了这条路上。

本系列《发生学哲学的萌芽》里，这条被踩出来的路是一个贯穿的例子；那本书只用了马克思一句话，就是这一章要讲的这一条。

◆ 二、第三条说了什么

第三条的大意是这样的：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所以，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这一条很长，本书分两章讲。这一章讲它的主干：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是同一件事。下一章讲它的后半：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

◆ 三、他在反对什么

他在反对一种当时很流行的看法。十八世纪法国的一些唯物主义者说：人是环境造成的。一个孩子长成什么样，看他生在什么家、受了什么教育、住在什么社会。所以，要改变人，就去改变环境：换一套制度，办一种新教育，人自然就变好了。

这个看法有它的好处：它不怪人天生坏，它说人是被环境做成的。可它有一个漏洞：环境是谁改的？如果人只是环境的产物，那么那些去改环境的人，又是哪一种环境的产物？他们怎么就能跳出来，站在环境外面去改它？

第三条说：这个漏洞，只有一个办法补上——人不是站在环境外面去改环境的。人在改环境的时候，自己也在被改。改环境和改自己，不是两件先后的事，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 四、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条，是他一生里写得最干脆的一句发生学的话。本书的判词说「他的现实世界是发生」，这一条，就是那句判词最好的原文。

用本书的七个词说：人在土里走路，路改了土；改过的土，又改了走路的人；走路的人变了，下一步路就换了走法。形状、路、土，谁也不是先有的，一边走一边长；长出来的东西回头去改土、改路——这就是回写。第三条说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几乎就是「回写」这个词的一个十九世纪的说法。

而且，本系列《萌芽》那本书特别指出，他这一句还有一个别人没有的地方：它是有承担者的回写。不是一个抽象的「精神」在回头改自己，不是一片没有人的「过程」在自己转；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一件件具体的事里，改了环境，也被环境改了。这是他和很多讲「过程」「生成」的哲学家的分界：他的回写，是有人扛着的。

那条被踩出来的小路，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样子：没有哪一个人设计了它，也没有哪一个人站在它外面；每一个走过的人，都既在改这条路，也在被这条路改。

◆ 五、这一句，后来去了哪里

可是，《萌芽》那本书也说过：这一句写在一张没打算发表的便条上，在抽屉里躺了四十三年；而且在他自己后来的书里，这一句的样子，也渐渐变了。

变成了什么？第八编会细看，这里先放一句。一八五九年那篇序言里，他写：社会存在决定意识。

请把两句放在一起。

一八四五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是一致的——两头都在动，互相改。

一八五九年：社会存在决定意识——一头在前，一头在后，箭头只朝一个方向。

第三条里的回写，是一条来回走的路；序言里的「决定」，是一条单行道。

照本书的看法，这就是他手上的世界和脑子里的世界的分界：当他站在手上的世界里说话——讲人怎样改环境、环境怎样改人——他说的是来回走的路；当他坐到书桌前，要把这一切写成一条历史的规律时，这条路就被写成了单行道。

公平起见，他后来也写过不少「来回走」的句子（第 29 章那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就是一句）；恩格斯晚年也在信里补过，说经济「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但上层的东西也会反过来起作用。可是这些，都是在单行道的旁边，补了几条小路；主路，仍然是单行的。

◆ 六、「革命的实践」

还要看一眼第三条最后的那个词组：革命的实践。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这个词组很有力量，也有一点值得留意的地方。一条被踩出来的小路，是一种实践；一位母亲一天一天改着和孩子说话的方式、孩子也一天一天改着她，是一种实践；一个车间里，工人一年一年摸索出更好的干活办法，也是一种实践。这些实践，都有「环境的改变和自我改变的一致」。

可第三条说，这种一致，「只能」被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一件发生在每一天、每一条小路、每一个家里的事，被收到了一个很大的名字底下。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又一次小小的摆动：他看见的，是一件到处都在发生的事——人和环境互相改；他给它的名字，却只留给了一种很大的事——革命。每一天的回写，被收进了一次大的改变里。

◆ 七、一个师傅和他的徒弟

一个老木匠带了一个徒弟。头一年，徒弟什么都听师傅的。第三年，徒弟用了一种新的胶，做出来的榫头更结实；师傅看了，没说话，第二天自己也换了这种胶。

这件小事，就是第三条的样子：师傅在改徒弟，徒弟也在改师傅；那间作坊——它的工具、它的规矩、它做出来的桌子——在两个人的来回里，一年一年地变。

没有哪一个人站在作坊外面，负责「改造」这间作坊。改作坊的人，也在被作坊改。

◆ 八、一个班主任的一年

一位新接班的班主任，第一个月很头疼：这个班纪律差，上课说话，作业拖拉。她定了很多规矩，罚了很多人，班里越来越冷。

第二个月，她改了办法：每周留一节课，让学生自己说「这周班上哪件事最让人不舒服，该怎么办」。一开始没人说话，后来有人说了，再后来，规矩有一半是学生自己定的。

到了学期末，这个班变了。她自己也变了：她不再相信「管得越严越好」，她学会了等、学会了听。

年终总结里，她写：「我改变了这个班。」

照第三条的眼光，这句话只写了一半。另一半是：这个班也改变了她。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是同一件事——在这一年里，在这间教室里，这句一百八十年前写在便条上的话，从头到尾发生了一遍。

◆ 九、「革命的实践」和每天的实践

第 17 章说过：这一条的最后，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收到了「革命的实践」这个大名字底下。

这里再多说几句，为什么本书想把它从这个大名字底下，拿一点出来。

一件大事——一场革命、一次大的改革——确实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同时改变环境和人。可大事很少，而且一件大事过去以后，环境和人之间那一来一回，还要一天一天地继续：新的规矩要被人一天一天地用，人在用的时候又一天一天地改它。

如果只把「改环境也改自己」留给大事，每一天就成了「等大事」的日子。如果把它也放回每一天，一个老师改一节课、一家人改一张分工表、一个工人改一种干活的办法，就都是这件事。

他在便条上看见的，是后一种；他给它的名字，是前一种。本书把后一种，还给每一天。

◆ 十、放回日子里

一位老师说：「现在的孩子都被手机毁了，环境太差了。」这句话有一半是对的：环境确实在改孩子。

可第三条会追问一句：这个环境，是谁在改？老师自己，每天在课堂上怎样说话、布置什么作业、对哪一个孩子多看了一眼，都在改着这个环境；而这个环境——那群刷着手机的孩子——也在一天一天改着这位老师：他的耐心，他的讲法，他对「好学生」的想法。

不存在一个站在环境外面、只负责抱怨或者只负责改造的人。每一个人都在那条小路上，既在踩它，也在被它改。

这句话不用等到一场大改变才成立。它在今天的课堂上、今晚的饭桌上，就成立。

带走的话：改环境的人，自己也在被改——这是他写得最干脆的一句发生学；后来，这条来回走的路，被写成了一条单行道。

小账　开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是同一件事；回写是有承担者的。关了：十四年后成了「社会存在决定意识」——来回走的路成了单行道；每一天的回写被收到了「革命的实践」这个大名字底下。

哪一界：踩出来的路、改过的课堂，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决定」这条单行道，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第 18 章

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

◆ 一、家长会上的一句话

开家长会，老师在讲台上说：「孩子的问题，根子都在家长。家长要学习，要改变。」台下的家长们点头，有人拿本子记。

散会后，一位家长小声问旁边的人：「那老师呢？老师要不要学习、要不要改变？」

旁边的人笑了一下，没说话。

这一问，一百八十年前被写在一张便条上。

◆ 二、第三条的后半

上一章说，第三条的主干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是一致的。这一章讲它的后半，那是一句很短的话，大意是：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以及紧跟着的一句：所以，那种「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的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

说白了：如果你认为人是被教育出来的，那你就得有一个「教育者」；如果这个教育者自己不受教育，他就成了一个站在所有人头上、只教别人、不被人教的人。整个社会，就被分成了两拨：一拨是改造者，一拨是被改造者。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句话，本书想把它当成全书送给所有老师和父母的一句话。

它看出了一件很深的事：一旦有人站到「教育者」的位置上，而这个位置不再受教，他就给了自己一张免检证。他可以查每一个学生的毛病，可以给每一个家长开药方，可以说「你们都要改」；可没有人来查他，他也不必改。

这张免检证，比任何一个具体的错误都危险。因为一个具体的错误，总有一天会被发现；可一张免检证，会让持证的人，连「我可能错了」这个念头都不再有。

用本书的话说：回写，不能只有一个方向。老师改学生，学生也要能改老师；父母改孩子，孩子也要能改父母；一个站在上面改别人的人，如果从下面上来的回写到不了他身上，他就从一个「长着的人」，变成了一块「本来就对」的地板。

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在一张不打算发表的便条上，把这件事写得这样清楚。

◆ 四、这张免检证，后来发给了谁

可是，本书要拿这一条，去问一问他自己。

请回到第 16 章结尾的那个限定：他让理念世界接受实践的检验，不让理念世界在实践里自己发生。再回到导论里那句：改造世界的人，拒绝改造一个世界。

把这两句，和「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放在一起，你会看到一件有点残酷的事：

他在这一条里，最早、最清楚地指出了「改造者给自己发免检证」的危险。可在他自己的书里，有一样东西，成了那个不受教的教育者——那就是他写下的规律本身。

那些规律，去教育一切：教育工人认识自己的处境，教育历史走向它该去的地方，教育每一种思想认出自己的出身。可这些规律自己，不受教——它们只接受「证明」，不接受「改写」；判它们对的时候，它们是规律；判它们错的时候（一八五〇年），改的是日期，不是规律。

本书的「否定序列」那一本书，给他这一环的标题是：给一切发证的人自留免检。这一章可以给这个标题配上他自己的原话：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而他写下的规律，是他那座房子里唯一没有受教的教育者。

这不是说他虚伪。一个人最清楚地看见一种危险，并不保证他能躲开这种危险；有时候，正因为他看得太清楚，他才会格外用力地给自己找一块「不会犯这种错」的地板——而那块地板，恰好成了新的免检证。

◆ 五、他自己受过教吗

公平起见，也要问一句：他这一生，有没有让自己受过教？

有，而且不止一次。

一八四四年，他从恩格斯那篇讲曼彻斯特的文章里受了教，转身去读政治经济学（第 9 章）。一八七一年，巴黎的工人和市民做出了一样他没有预言过的东西——公社——他受了教，把「现成的国家机器不能拿来就用」写进了宣言的新序言（第 16 章、第 48 章）。一八八一年，一位俄国女革命者写信问他：俄国的农村公社，是不是非得先毁掉、先走一遍西欧的路？他起草了四份草稿，最后回答说：他在《资本论》里讲的那条历史必然性，明确限于西欧各国（第 50 章）。

这几次，他都是一个真正受了教的教育者。

可请看这几次受教的共同之处：受教的，是他对某一件事、某一个地方、某一种做法的看法——曼彻斯特的工厂，巴黎的国家机器，俄国的农村公社。这些都在手上的世界里。那条总的规律——历史有一个方向，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一次被拿出来重新受教。它顶多被划定了一个范围（限于西欧），可在这个范围里，它依然是它。

这就是本书那个限定的又一个例子：在手上的世界里，他肯受教；在脑子里的世界里，他的规律只接受划定边界，不接受重新生长。

◆ 六、「社会分成两部分」

第三条的这一句，还有一层，本书在第七编会再回来：那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

他写这句话，是在批评别人。可这句话的分量，后来远远超出了他写它的那一天。一套自称掌握了规律的学说，最容易长出的，正是「一部分人凌驾于社会之上」——掌握规律的人，去教育、去改造还没掌握规律的人。

本书在前言里说过，二十世纪以他的名义发生的事，本书点到为止。这里就只点这一句：他亲手写下了这个危险最准确的描述。这句描述，应该和他别的话一起被记住，而且应该被记得更牢一些。

◆ 七、一个医院里的例子

「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不只在学校里。

一家医院里，一位资深的主任医生，一个很有经验的年轻护士。护士发现，某一种药按照老规矩的给法，病人夜里总是睡不好；她换了一个时间给药，病人的情况好了很多。她犹豫了很久，才去跟主任说。

如果这家医院只有一条从上往下的路——主任定规矩，护士执行——那么这个发现，多半就停在那个护士的班上，换一个人值班，一切照旧。如果这家医院有一条从下往上的路——护士的发现有地方记、有人认真看、主任愿意因为它改一条规矩——那么，这一次小小的发现，就会回写整个科室。

医学的事，要由懂医学的人判断，本书不评这个给药的办法本身。本书只看那条路：改规矩的人，有没有一条被改的路。

◆ 八、一个培训班的讲师

公司请来一位讲「管理方法」的讲师，讲了一整天。台下的人，很多已经带了十几年的团队。讲师讲得很自信，谁提问题，他都说：「你还是没理解这个方法。」

这是「教育者不受教育」的一个很日常的样子。讲师手里的那套方法，也许在很多地方管用；可他把它当成了一件只能被「理解」、不能被「改」的东西。台下那些带了十几年团队的人，每一个手里，都有这套方法照不到的经验；这些经验，没有一条路能回到他那里。

一堂好的课，应该有一段时间，是讲师反过来听：「你们在哪里试过、没试成？为什么？」听完，讲师的方法，就会长出一点新的东西。

这一条，对写书的人也一样。本书在第 62 章说过：请读者读一篇原文，回来对账——那是本书给自己留的一段「被教」的时间。

◆ 九、一个家长群里的「教育者」

一个家长群里，有一位家长特别积极：天天在群里发「育儿干货」，告诉大家该怎样教孩子、该报什么班、该怎样跟老师说话。很多家长佩服她，也有一些家长心里发怵。

有一天，她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出了一件事，她在群里沉默了好几天。后来，她发了一段话：「这几天我想了很多，我以前说的很多办法，在我自己家里也不管用。我也在学。」

那一段话，群里很多人点了赞，说是她发过的最好的一条。

照本书的看法，这就是「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在一个家长群里的样子：一个站在「教别人」位置上的人，终于让一件事，回写到了她自己身上；她说出来了，这条回写，也就回到了整个群里。

一个群、一个班、一个家，最需要的，也许就是这样一句话：「我也在学。」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场家长会。

如果你是老师：「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不是一句客气话。它要求一件具体的事——在你的课堂上，留一条从学生到你的路。一个学生的一句「老师，我觉得你讲错了」，一份不按你的格式写的作业，一个你怎么也教不会的孩子——这些不是麻烦，是从下面上来、要改你的东西。你让它们到得了你，你就还在长；你把它们挡在外面，你就给自己发了免检证。

如果你是父母：你最常说的那句「我是为你好」，就是一张免检证的样子。它不一定错，可它让你不必再问：我这样「为你好」的方式，是不是也该被你改一改？

如果你是一个带团队、做管理的人：你写下的那几条「规矩」「方法论」，是不是也成了你团队里那个不受教的教育者？

这一章不给你答案。它只把他写下的那一句，交到你手上：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第六十九章，本书会带着它走进一间真实的教室。

带走的话：他最早、最清楚地看出了「改造者给自己发免检证」的危险；而他写下的规律，成了他那座房子里唯一没有受教的教育者。

小账　开了：教育者必须受教育；一旦改造者不受教，社会就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凌驾于其上——回写不能只有一个方向。关了：他自己的规律，只接受证明、不接受改写，成了那个不受教的教育者。

哪一界：课堂与家长会，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那条不受教的规律，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第 19 章

第六条：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 一、同一个家里的两个孩子

一对父母，两个孩子，只差两岁。同一套房子，同一张饭桌，同一对父母的脾气，同一所小学，同一群邻居。二十年后，一个成了谨慎的会计，一个成了到处跑的摄影师；一个逢年过节必回家，一个三年打一次电话。

如果人只是他所处的那些关系加起来的结果，这两个孩子应该差不多一样。可他们不一样，而且从很小就不一样。

这一章讲的，是便条上最常被引用、也最常被争论的一条。

◆ 二、第六条说了什么

第六条的大意是这样的：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没有去批判这个现实的本质，所以他不得不：第一，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下来，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第二，把人的本质只能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条在反对什么，要先说清楚，因为它反对的东西，确实该反对。

费尔巴哈讲「人」，讲的是一个没有年代、没有地方、没有饭碗的「人」：人有理性、有爱、有意志——哪里的人？哪一年的人？干什么活的人？他不问。第六条说：没有这样的人。一个人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是因为他生在这一家、说这种话、干这份活、跟这些人结成了这样的关系；离开这些，去讲一个「人本身」，是在讲一个空壳。

它还说了一句很准的话：费尔巴哈的「类」，是一种「无声的」共同性——许多人被一个看不见的共同本质自然地连在一起，谁也不说话，谁也不做事，就那么连着。马克思要把这个无声的共同性，换成人和人之间真实的、有来有往的关系。

用本书的话说，第六条是在说：人不是一个关在屋里、先于一切的「我」；人是在一片土里长出来的。这一半，本书完全认。

◆ 四、「总和」

可是，第六条说的不只是「人是在关系里长出来的」。它说的是：人的本质，**是**关系的**总和**。

这两句话，差得很远。

「人是在关系里长出来的」——关系是土，人是土里长出来的一个样子；同一片土里，可以长出不一样的样子，因为每个人还有自己的一条路。

「人的本质是关系的总和」——人就等于那些关系加起来。关系是什么，人就是什么；把关系一条一条列出来、加起来，人就算清楚了。

照后一种说法，那两个孩子，应该一样。他们处在几乎同样的关系里；如果人等于关系的总和，他们就该等于同一个总和。可他们不一样。多出来的那一截，是什么？是每个孩子自己的那一条路：老大三岁那年发过一次高烧，从此特别怕出错；老二五岁时跟着邻居去过一次海边，从此总想往外跑。同一片土里，两条不同的路，长出了两个不同的人。

本系列《马哲》那本书，专门拆过这一个词：原文用的是一个法文词 ensemble，意思更接近「合奏」「整体」，中文译成「总和」，是把一个不能相加的东西，译成了可以相加的东西。本书接着那本书判：就算换回「合奏」，这句话里仍然缺一样东西——每个人自己的那条路。一场合奏里，每一件乐器也还有它自己的声部。

◆ 五、口述三：空的，派生的，虚的

本书在开头定下判词时，把王德生博士对这一条的判断，照原话记了下来：他的自我世界，是空的，是派生的，是一个虚的人性——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三个词，一个一个看。

空的：心里的那个「我」，在这句话里没有自己的东西。它的内容，全部是从外面来的——家庭、阶级、工作、国家。把这些拿走，里面什么也没有。

派生的：「我」不是自己长出来的，是从关系里推出来的。先有关系，然后才有「我」；关系是本，「我」是末。

虚的：这样一个「我」，说它有，它又没有自己的分量；说它没有，每个人又分明觉得自己在那里。它像一个影子——你看得见它，可它的形状全由挡住光的那些东西决定。

照本书的看法，这正是他心里的世界摆到发现那一端的样子。它不是说「人没有心」，而是说：心里的那个世界，本来就在别处定好了——定在关系里；要知道一个人是什么，不必看他的心，只要去找他的那些关系，一条一条加起来。

这是一种「找」的办法。人是被找出来的，不是长出来的。

◆ 六、同一张纸，前后三条

请把便条上这三条摆在一起：

第三条：改环境的人，自己也在被改——人是会动的，是回写的承担者。

第六条：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关系的结果。

第十一条：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是改世界的那个人。

第三条和第十一条里，人是一个在做事的人：他改环境、改世界，也被改。第六条里，人是一个被做出来的人：他是关系加起来的结果。

同一张纸、同一个春天，他把人写成了两个样子。前一个样子，心里的世界是活的，有自己的一条路；后一个样子，心里的世界是空的，是派生的。

这就是本书判词第三句说的「摇荡」，摇在同一张便条的第三条和第六条之间。

还要留意第六条里一个常被略过的限定：「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关系的总和。有人会说：他只是在说「现实中的人」被关系塑造得怎样，并没有说人「只是」关系。这个读法，本书愿意记下来，当作替他辩护的一

种。可是他后来的书里，「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第 15 章）这样的句子，没有再带这个限定。

◆ 七、一个人换了一座城

一个人从小城搬到大城市，十年后回老家，亲戚们都说：「你变了。」

他确实变了：说话快了，穿衣服讲究了，对很多事的看法也不一样了。这是「关系」在改他——新的城市、新的工作、新的朋友，一条一条缠在他身上，把他长成了另一个样子。第六条说的那一半，是真的。

可他也有没变的地方：他还是一吃到家乡的某一道菜就想哭，还是在遇到不公平的事时，会像小时候那样憋着一口气。这些东西，没有因为关系全换了，就跟着全换掉。

如果人只是关系的总和，关系全换了，人就该全换了。可他没有。那没换的一截，是他自己的那条路——从小城走到大城、一路带着走的那些东西。

所以，第六条可以这样改一改：人，是在关系里一边被改、一边带着自己的路走下去的那一个。关系是土，路是他自己的。

◆ 八、一张社交网络的图

今天，有一种很流行的办法，能把一个人「画」出来：把他在网上和谁互相关注、和谁聊天、给谁点赞，连成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有的公司，就靠这张网，推测一个人喜欢什么、会买什么、信用好不好。

这张网，几乎就是第六条那句话的今天的样子：人，是他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它确实能看出很多东西：你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就大概会看什么、买什么、信什么。这一半，是真的。

可它也漏掉了一样东西：那个在这张网里的人，自己的那一条路。两个人的关系网几乎一模一样，一个会在某一天忽然关掉手机、去山里住一个月，一个不会。那一偏，不在网里。

照本书的看法，把人当成关系的总和，今天已经被做成了一门生意；这门生意越成功，越要记住它漏掉的那一截。

◆ 九、放回日子里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话：「看一个人，看他跟谁在一起就知道了。」「你是什么样的人，由你身边的五个人决定。」这些话有一半对：人的确是在关系里长出来的。

可如果你真的相信「我就是我那些关系的总和」，会发生两件事。一件是：你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关系没变，你就变不了。另一件是：你会用同样的眼光看孩子、看同事——他就是他那个家、那个学历、那个出身，算清楚了，也就不必再看他本人。

那两个孩子的父母，最知道这句话哪里不对：他们给了两个孩子几乎一样的关系，两个孩子却长成了两个人。

把人放回关系里看，是他留给你的；给每个人留出他自己的那一条路，是他在这一条里漏掉的。

带走的话：人在关系里长出来——这一半对；人等于关系的总和——这一半，把心里的世界写空了。

> **小账**　开了：没有一个脱离年代、地方、饭碗的「人本身」；把费尔巴哈无声的「类」，换成真实的、有来有往的关系。关了：人的本质「是」关系的「总和」——心里的世界空的、派生的、虚的；每个人自己的那条路不见了。
>
> **哪一界**：一个家、一份工，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总和」，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两个孩子的不同，在心里的世界里——这一条，把它写没了。

第 20 章

第十一条：改造世界，只改手上的世界

◆ 一、墓碑上的那一行字

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里，马克思的墓上立着一座高高的石碑，顶上是他的头像，下面刻着两行字。一行是《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另一行，就是这张便条的第十一条。

柏林有一所大学，门厅的大理石墙上，也用金字刻着这一条。

一张没打算发表的便条上的最后一行，刻上了墓碑，刻上了大学的墙。这一章，本书要把口述五正式立在这一行字下面。

◆ 二、第十一条说了什么

原文只有一句，大意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有人把它记成「哲学的使命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意思大体不错，只是少了一样东西：原文里的「哲学家们」，是一个有点不客气的称呼——你们这些哲学家，一直只是在解释。

还要记一笔版本上的小事：一八八八年恩格斯发表这张便条时，在这一句里加了一个「但」字——「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一个字，让语气更硬了一点。本书照这一句的大意转述，不加这个字。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条好在哪里，前面几章已经说过不少，这里只说最要紧的一层。

两千多年里，大多数哲学家像是站在窗边的人：世界在窗外，哲学的活儿，是把它看清楚、说明白。柏拉图要看清理念，笛卡尔要看清什么是确定无疑的，康德

要看清理性能看到哪里为止，黑格尔要看清精神怎样一步步认出自己。这些都是「解释」。

第十一条说：世界不是摆在窗外、等你看清的；它是一双双手做出来的，也可以被一双双手改掉。你看清它的方式，本身就是在改它，或者在帮它保持原样。

这是发现学的地板第一次被人正面撬了一下：世界不是「本来就在那里、等人去发现的」，世界是在改中长出来的。用本书的话说，这是从发现到发生的一次松动。

◆ 四、他要改的，是哪一个世界

现在，本书把口述五正式立起来。王德生博士的原话是：

马克思说，哲学的使命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但是他的改造世界，拒绝改造理念世界，只是现实世界。

请看第十一条里的两个动词：「解释」和「改变」。

「解释」是在哪里发生的？在脑子里的世界：道理、概念、体系。「改变」要改的是什么？他后来的全部书告诉我们：是所有权、工作日、工资、国家机器、阶级——全在手上的世界里。

于是，这一句话本身，就把两个世界分了工：脑子里的世界，只配「解释」，而解释是不够的；手上的世界，才是要「改变」的地方。

照本书的看法，这里藏着一个很少有人留意的转弯。第十一条没有说：解释世界的那些道理，本身也是一个世界，也要被改——改成会长、会修正、会被自己改过的世界回头改写的道理。它说的是：离开解释，去改那个手上的世界。

脑子里的世界，在这一句里，不是被改造，是被降级：从哲学的主业，降成了一件「不够」的事。而一个被降了级、被搁在一边的世界，就再也没有人去改它了——它里面的东西，反而就那样定住了。

这就是为什么，同一个人，一面喊着「改变世界」，一面在十四年后写下「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这样一条不许改的规律：那条规律，住在一个他从来没打算去改的世界里。

◆ 五、三块地，一把刀

用本书的三个世界，把这件事画成一张图。

手上的世界：要改，大改——工厂、国家、所有权。这里，他是发生学家。

脑子里的世界：别人的道理，要拆——拆出它们从哪里来、替谁说话；自己的道理，不改——它们是科学，是被找到的规律，拿去用。这里，他是发现学家。

心里的世界：没有被列进改造的清单——它是关系的总和（第 19 章），关系改了，它自然就跟着变。这里，他在两边摇：有时它是改世界的那双手的主人，有时它只是关系改了以后跟着变的影子。

一把叫「改变世界」的刀，只朝第一块地挥。

◆ 六、解释，本身也在改变世界

这一条还有一个很少被人说起的讽刺。

「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这句话，把解释放在了改变的对面：解释是不够的，是停在脑子里的。

可是，请看他自己的一生留下了什么：一套解释。他没有当过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没有指挥过一支军队，他一生里亲手改变的手上的世界，只有几份报纸、一个国际组织的几份文件。真正改变了世界的，是他的解释——是他坐在阅览室里写下的那几本书，被千千万万人读了、信了、拿去做了。

一百多年里，很少有一套「解释」，像他的解释那样改变过世界。

照本书的看法，这恰好说明第十一条里的那一刀，切得不对：解释和改变，不是两件事。一套解释一旦被人信了，它就是一只在改世界的手；它从脑子里的世界出发，回写了手上的世界。道理的世界不是回声，它会下雨（第 23 章）——他自己的一生，就是最大的证据。

而正因为解释本身也在改变世界，一套解释，也就更需要被改变。这正是口述五要说的那一件事。

◆ 七、四十三年的抽屉

这一条还有一个故事，本系列《萌芽》那本书讲过，本书接着说。

这张便条写于一八四五年，在他的笔记本里躺了四十三年。一八八八年恩格斯把它找出来发表的时候，马克思已经去世五年；而那时，他们的学说早已以另一个样子传遍了欧洲——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历史的必然规律。

最清楚地说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是一致的」「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这张纸，是在那个学说已经成形之后，才被人读到的。它被读到的时候，被当成了「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一颗种子，一个开头；后面长出来的那棵大树，才被当成正果。

照本书的看法，这个次序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那几句最接近发生的话，没有成为那棵大树的根，而成了它的前言。大树是照着另一套图纸长的。

◆ 八、口述五在这一章的核对

第 16 章给口述五加过一个限定：他让理念世界接受实践的检验，不让理念世界在实践里自己发生。

这一章再加一个理由：在第十一条里，理念世界被放在了「解释」那一边，而「解释」是被降级的——不被改造，只被搁置。被搁置的世界，里面的东西就不再长了。

口述五的原话后面还有半句（「他又　jiang……」），本书写到这里时仍未收到，待补到后，照原话记在这一章。

◆ 九、一张便条的两种读法

第十一条，一百多年来，大致有两种读法。

一种读法：这是一个行动的号召——别再坐在书房里空谈了，去改变世界！很多人读它，读出了一股热血。

另一种读法：这是一个关于「知识」的看法——人对世界的认识，本来就是在改变世界的活动里长出来的；不存在一种站在世界外面、只看不做的「纯粹的解释」。

照本书的看法，第二种读法，更接近这张便条里最深的那一层，也更接近「发生」：解释和改变，不是两件事；每一种解释，都已经是一种改变。

可如果照第二种读法，那么他自己的那套解释——他的规律——也是一种改变，也是在某一片土里、某一场活动里长出来的，也会随着那场活动改下去。这就又回到了口述五：照第二种读法，理念世界本来就在改造之中；他选的，却更像第一种读法——解释放在一边，去改那个手上的世界。

◆ 十、放回日子里

很多做事的人都说过类似的话：「别光说，干就完了。」这句话有一半是对的：光在嘴上解释，改变不了什么。

可是请留意这句话常常带来的另一件事：干的人，越来越不去想「我为什么这样干」「我这套干法是从哪里来的、还对不对」。他把想这件事降了级，于是他脑子里那几条「经验」「规律」「就该这么干」，再也没有人去改了——它们就那样定在那里，指挥着他越干越猛。

真正的「改变世界」，应该包括改变你用来改变世界的那套想法。手上要干，脑子里的那一块，也要留一条让干过的事回头来改它的路。

带走的话：「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要改的是手上的世界；脑子里的世界被降成了「解释」，搁在一边，于是他自己的规律就再也没人去改了。

小账　开了：世界不是摆在窗外等人看清的，是在改中长出来的——发现学的地板第一次被正面撬动。关了：改变只朝手上的世界；脑子里的世界被降级为「解释」、搁置不改——口述五在此正式立。

哪一界：所有权、工作日、国家机器，是手上的世界里要做的；「解释」被搁置的那个世界，里面的规律就成了找到的、不许改的。

口述五核对：成立。理由二：理念世界在第十一条里被降级、被搁置，不在改造之列。后半句待补。

第六编

暗箱与视网膜：《德意志意识形态》

编序

一八四五年秋天到一八四六年，他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合写了一部很厚的书稿，一边清算他们过去的朋友——青年黑格尔派——一边第一次把自己的新看法摊开来写。书稿没有找到出版商，他们也就放下了。十几年后他回忆说，他们把稿子留给了老鼠的牙齿去批判，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主要目的：弄清了自己的问题。

这部书稿直到一九三二年才全文出版，书名叫《德意志意识形态》。

这一编五章，看他在这部书里磨出来的那把刀——查一切想法的出身——以及那把刀刀柄上的一个接缝。本书的总比喻「视网膜」，就是从这部书里借来的。

*

第 21 章

Bewußtsein 的拆字

◆ 一、一个汉字的拆法

中国人很熟悉「拆字」：「休」是一个人靠在树旁，「明」是日和月放在一起，「信」是人说的话。拆开一个字，常常能看出造字的人当年在想什么。

德国人也会拆字。这一章讲的，是他当场拆开的一个德文词。

◆ 二、他拆的是哪个词

德文里的「意识」，写作 Bewußtsein。这个词可以拆成两半：bewußt，意思是「被意识到的」「被知道的」；Sein，意思是「存在」。合起来，「意识」字面上就是「被意识到的存在」。

他在书稿里写了一句，大意是：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这一句话在德文里，是一个漂亮的文字游戏：Das Bewußtsein kann nie etwas andres sein als das bewußte Sein（MEW 3, S. 26，原版待核）。「意识」这个词自己就说出了它是什么——它不是一样凭空而来的东西，它是「存在」被意识到的那个样子。

译成中文「意识」，这一层就看不见了。「意」和「识」拆开，拆不出「存在」来。本书把它先摆出来，是因为后面的好几章，都要从这个词出发。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拆，用本书的话说，是一个很接近「显露」的看见。

本书的七个词里，「形状」说的是：长出来、能被认出的样子。王德生博士的体系里，这个「形状」后来有一个更准的名字——显露：一样东西在一片土里、沿着一条路，显出了一个能被认出来的样子。

「意识是被意识到的存在」，几乎就是在说：意识不是一样独立的东西，意识是存在的一种显露——人们怎样活着，这种活法就以「想法」的样子显露出来。想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日子显出来的样子。

同一页上，他还写了另一句，也很好。大意是：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所**制约**。

请留意这里用的动词：制约。

「制约」是一个留着余地的词：人受生产力的发展制约，就像一棵树受土壤制约——土壤限制它长成什么样，可树还是自己在长；同一片土里，可以长出不同的树。人是观念的「生产者」，这是发生；生产的时候受着制约，这是土。这一句，是一句很稳的发生学。

◆ 四、同一页上的另一个动词

可就在这一页的下面一点，他写下了那句后来更有名的话。大意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MEW 3, S. 27）。

动词换了：决定。

「决定」是一个不留余地的词。受制约的树，还在自己长；被决定的树，长成什么样，土说了算。

本书在第 11 章已经记下了一处脚印：一八四三年摩泽尔那篇文章里，「关系决定行动」「像呼吸一样不以人为转移」。这里是第二处：一八四五到一八四六年，同一页纸上，先是「受……制约」，后是「决定」。

这件事，本书在写第八编之前要先交代清楚，以免把账记错：一八五九年那篇序言里「制约」和「决定」前后相隔一句的写法，不是他第一次这样写。在这部一八四五年的书稿里，同样的一对动词，已经在同一页上前后出现了。这不是一次偶

然的手滑，是他的一个习惯：写到人和观念怎样被日子塑造时，先用一个留余地的词，接着就换成一个不留余地的词。

照本书的看法，这就是本书副判里那个「改字」动作的真正样子——它不是一八五九年的一次，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笔势：两只手在同一页上，一先一后地出现。第八编要看的，是这个笔势在一八五九年那一次，多做了一件什么事。

◆ 五、「人们的存在」是什么

还要看这一句的后半：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这一句里，「存在」被说成了「生活过程」——是一个过程，是在走的，不是一块石头。这是好的。

可同一句话里，「存在」和「意识」被摆成了两头：一头是存在（生活过程），一头是意识（被意识到的存在）；意识是存在的「被意识到」。于是，存在在前、意识在后；存在是被照的那一个，意识是照出来的那一个。

照本书的看法，拆字拆到这里，拆出来的仍然是一对「本来」和「影像」：生活过程是本来的，意识是它的影像。这和第 8 章说过的镜子、视网膜，是同一个结构——前面先站着一个「本来的样子」。

本书的读法不一样：生活过程和想法，不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是一起长的。一个人怎样想，也在改他怎样活；一个时代的想法，也在改这个时代的日子。想法不只是日子的影子，也是日子的一部分。

◆ 六、「显露」这个词为什么好用

本书在这一章里，把「意识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读成了「存在的显露」。这里多说几句，为什么「显露」比「反映」「影子」「倒像」都更合用。

「反映」「影子」「倒像」，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它们都预设了两样东西——一样是本来的，一样是照出来的；照出来的那个，总是次一等，总是派生的。

「显露」不是这样。一朵花开了，花是显露出来的样子；可你不能说花开只是「根的影子」。花开出来以后，它会招来蜜蜂，蜜蜂会帮它传粉，传了粉才有种子，种子落下去才有下一棵——显露出来的东西，会回头改那片土。

一个时代的想法，也是这样：它是那个时代的日子显露出来的样子；可它一旦显露出来，就会招来新的人、新的做法，回头改那些日子。

所以本书说他的拆字拆对了一半：意识是存在显露出来的样子——对；可显露出来的，不只是影子，它自己也会回写。

◆ 七、一个孩子怎样学会「意识」

一个婴儿，一开始分不清自己和妈妈，分不清手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一岁多，他开始会说「我」；两三岁，他会说「我不要」；再大一点，他会说「我觉得」。

这个「我觉得」，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他一天一天的生活里长出来的：有人抱他，有人不理他；他哭了有人来，他笑了有人笑；他说「我不要」，有时候管用，有时候不管用。他的意识，就是他这一段生活，被他自己「意识到」的样子。

这正是他那一句拆字的意思：意识，是被意识到的存在。

可你也会看到另一件事：这个孩子一旦会说「我觉得」，他的「觉得」，就开始改他的生活——他会挑食，会选朋友，会在一件事上坚持。意识从生活里长出来，又回头改生活。

一个孩子，每天都在替本书证明：显露出来的东西，会回写。

◆ 八、「语言是实践的意识」

同一部书稿里，他还有一句讲语言的话，本书想补在这里。大意是：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

这句话很好。一个词，不是先在某个人脑子里想好了、再说出来的；它是人和人在一起干活、一起过日子的时候，为了互相说清楚一件事，一点一点长出来的。一个村子里有十几个说雨的词，一个渔村里有几十个说浪的词——那是他们的日子，长在了他们的语言里。

照本书的看法，这句话比「生活决定意识」更接近发生：语言是在人和人之间长出来的，而且它一旦长出来，就回头改人怎样看、怎样想——一个有十几个说雨的词的人，看见的雨，也比别人多。

这一句，本书把它放在拆字那一章的旁边：他拆开的不只是一个词，他看见了词本身是怎样长出来的。

◆ 九、放回日子里

「你这么想，还不是因为你是那种人家出身的」「你说这话，是因为你没吃过苦」——这种话，你大概说过，也被人说过。它们用的就是这一章这把刀：想法是日子显出来的样子。

这把刀很好用，也确实常常切中要害。

只是用它的时候，可以记住同一页纸上那两个动词。说「你的想法受你的日子制约」，你给对方留了一点余地——他还在自己想，只是站在一片土上；说「你的想法是你的日子决定的」，你就把对方的脑子关上了——他怎么想，都是他的出身替他想好的。

前一种话，让人愿意回头看看自己的出身；后一种话，让人只想反驳你。

带走的话：他当场拆开了「意识」这个词——意识是存在被意识到的样子；可同一页纸上，「制约」一转身就成了「决定」。

> **小账**　开了：意识是存在的一种显露；人是自己观念的生产者，受生产力的发展「制约」。关了：同一页上，「制约」换成了「决定」；存在和意识被摆成了本来与影像。
>
> **哪一界**：现实的生活过程，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生活决定意识」，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第 22 章

视网膜：倒像是眼睛正常工作的样子

◆ 一、你看见的，其实是倒的

中学物理课上，老师做过一个实验：在一个黑盒子的一面扎一个小孔，对面贴一张半透明的纸；把小孔对着窗外，纸上就出现了窗外的景色——倒着的。树冠在下，树根在上。

老师接着说：你的眼睛也是这样一个盒子。外面的东西，在你的视网膜上成的像，也是倒的。你之所以看见一个正着的世界，是因为你的大脑，一直在替你把它翻过来。

这一章讲的，就是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用过的这个比方。本书把它当成了全书的总比喻。

◆ 二、那一段话

大意是这样的：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暗箱里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意识形态」这个词，他在这部书里用得很多，意思接近「一个时代用来说明自己的那一套话」：宗教、道德、法律、哲学。他说：在这套话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倒着出现的——本来是人造了神，看起来却像神造了人；本来是某些人定了法，看起来却像法本来就是那样；本来是一种活法长出了一种道德，看起来却像那种道德本来就高于一切活法。

而这种「倒」，他说，不是谁故意撒谎，也不是谁脑子糊涂；它是从人们的生活过程里正常产生出来的——就像视网膜上的倒像，是眼睛正常工作时就会有的。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个比方，好得惊人，本书要把它的好处说足。

在他之前，很多人批评宗教、批评某种道德，常说它是「欺骗」：是教士为了骗钱编出来的，是统治者为了愚民捏出来的。这种说法痛快，可它有一个问题：它把一整个时代的千万人，都当成了被骗的傻子，也把那一套话，当成了几个坏人的阴谋。

视网膜这个比方，一下子把事情说深了：那个「倒」，不是阴谋，是机制。一个眼睛正常的人，视网膜上的像一定是倒的；一个时代正常运转的时候，它说明自己的那套话，也很可能是倒着的。你不用去找骗子，你要去看那台「眼睛」是怎么工作的。

这也就是导论里那张价签的道理：「值六百九十九」看起来长在衣服里，不是谁骗了你，是那一整套买卖的做法，正常运转起来，就会让价钱看起来长在东西身上。第九编讲的拜物教，就是这个比方在《资本论》里的完全版。

用本书的话说：一个时代的想法，是那片土、那条路显露出来的样子；而这个显露，常常把真实的来历藏起来——长出来的东西，显露成了「本来就在的」。他看见了这件事，而且看见它是正常的，不是病。

◆ 四、这个比方里站着谁

可是，本书要在这个比方里，多看一个人。

说视网膜上的像是「倒」的，是谁在说？

一个人，要说一个像是倒的，他得见过「正」的。老师说小孔成像是倒的，是因为他站在盒子外面，同时看见了窗外的树和纸上的像，一比较，才知道它倒了。

那么，在意识形态这件事上，谁站在盒子外面？谁同时看见了「正着的」人们的真实关系，和「倒着的」意识形态？

在这部书里，站在盒子外面的，是他自己，和他的朋友恩格斯——他们从「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出发，看见了那个正着的世界，再回头指出：你们那一套，都是倒的。

照本书的看法，这个比方有三处不牢靠的地方，正好对上本书在第十三编要拆的三根梁：

第一处：说一个像是「倒」的，要先有一个站在盒子外面、「正着的」世界——在他这里，就是那个「现实的生活过程」「社会存在」。这个世界被当成了先在的、本来的那一个，像窗外的树一样，站在那里等着被照。可真实的人们的关系，并不是一棵站在窗外的树；它自己也在被那些「倒着的」想法改着。

第二处：一只眼睛只有一个焦距，光只从外面往里走——像是被外面决定的，不会反过来改外面的树。这就是「决定」的单行道。

第三处：比较正倒的那个人，站在眼睛外面；他自己的那只眼睛，查过没有？如果每一个时代的想法都是那个时代的生活过程正常运转时的倒像，那么他自己的这一套想法——包括「意识形态是倒像」这一句——是不是也是他那个时代、那片土的一个像？是正的，还是倒的？谁来比较？

这三处，他在书里没有回答。

◆ 五、新闻里的倒像

举一个今天的例子。

一则新闻说：某地的年轻人「不愿意吃苦」，工厂招不到人。很多人读了，点头：现在的年轻人，确实不如从前。

用他的眼睛看：这则新闻，是一个倒像。站在它后面的，是一整套正常运转的生活过程：工厂开出的工钱是多少，一天干几个小时，住的是什么样的宿舍，年轻人另外的选择——送外卖、做直播——一个月能挣多少。这些关系，没有以「关系」的样子出现，而以「年轻人的品质」的样子出现：本来是一笔账，看起来像一种人性。

这不是写新闻的人撒谎，是那一套生活过程运转起来，最自然会长出这样的说法。

用本书补的那一刀再看：说这是「倒像」的我，站在哪里？我是不是也有一套我这片土长出来的偏好，让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一笔账？

◆ 六、为什么还要用它当总比喻

既然这个比方有三处不牢，为什么本书还要把它当成全书的总比喻？

因为它有一处是对的，而且对得极深：倒像是眼睛正常工作的样子。一个时代说明自己的那套话，常常把长出来的东西显成本来就在的——这不是谁的错，是机制。本书整本书要做的，就是用这件事去看他自己：他的「规律」「决定」「不可避免」，是不是也是一个正常工作的眼睛，在一八五〇年代的伦敦阅览室里，成的一个像？

用他自己的比方，去看他自己的眼睛。这就是本书的拆法。

◆ 七、你怎么知道你看到的是「正」的

读完视网膜这一章，最难的一个问题，其实是留给自己的：你怎么知道，你现在看到的是正的，而别人看到的是倒的？

一个办法，是多换几个位置去看。同一件事，站在老板的位置看一次，站在员工的位置看一次，站在顾客的位置看一次，站在隔壁家的位置看一次。每换一次位置，你都会看见一些原来没看见的东西；也会发现，你原来以为的「正」，只是你那个位置上的样子。

另一个办法，是让别人来看你的眼睛。找一个和你想法很不一样、但你信得过的人，问他：「你觉得我在这件事上，哪里看漏了？」

这两个办法，都不能让你找到一个「绝对正」的位置——本书不相信有这样的位置。它们只能让你的眼睛，多几个来回：从别的位置回到你这里，改一改你的像。

◆ 八、一个孩子眼里的「倒像」

一个十岁的孩子，在作文里写：「我们家很穷，因为爸爸不够努力。」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倒像」：一个家里一整套的处境——爸爸干的那一行怎样，这几年行情怎样，家里有几个老人要养——在一个孩子眼里，显成了一个人的品质：「不够努力」。

孩子不是在撒谎，也不是笨；他那片土里，最常听见的说法，就是「穷是因为不努力」。那个说法，是那片土正常运转时，最自然会长出来的一种样子。

照本书的看法，一个大人读到这篇作文，能做的，不是批评孩子，也不是急着把「正确答案」告诉他，而是陪他一起，把那一个「不够努力」，慢慢翻译回去：爸爸每天几点出门？他干的活，一天挣多少？这几年，这一行怎么了？

翻译完了，孩子也许会写另一篇作文。他不一定会写「爸爸很努力」，但他会开始看见：一件事后面，有很多东西。

◆ 九、放回日子里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家公司待久了，你会觉得那里的一套做法「天经地义」——加班是正常的，领导的话就是对的，某种说话的方式就是「专业」。等你离开一段时间，再回头看，才发现：原来那些东西，是那家公司那几年的日子长出来的，换一个地方，全不是那样。

这就是视网膜的道理：你在里面的时候，那个倒像，看起来就是正的。

它给你的第一个提醒是：别急着骂那些「看不清」的人，他们的眼睛可能完全正常，只是站在盒子里面。

它给你的第二个提醒，是他自己没有做的：当你离开了一个盒子、看清了它的倒像，觉得「现在我看见正的了」的那一刻，也问问自己——我现在站的地方，是不是另一个盒子？

带走的话：倒像是眼睛正常工作的样子——他看见了这一点；可说一个像是倒的，总得有人站在眼睛外面，而他自己的那只眼睛，没有查。

> **小账**　开了：意识形态的「倒」不是阴谋，是机制——一个时代正常运转时，就会把长出来的东西显成本来就在的。关了：比较正倒的人站在盒子外面；窗外先有一个正着的世界；光只从外面往里走。
>
> **哪一界**：暗箱与视网膜，是手上的世界里的生活过程做出来的；「窗外那个正着的世界」，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第 23 章

「从地上升到天上」

◆ 一、下楼梯和上楼梯

一栋楼，你可以从楼顶往下走，也可以从地下室往上走。走的是同一道楼梯，看见的是同一些房间，可你心里对这栋楼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从上往下走的人，觉得楼顶是这栋楼的「本来」，下面一层一层是它的延伸；从下往上走的人，觉得地基是这栋楼的「本来」，上面一层一层是从地基上盖起来的。

这一章讲的，是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过的一句「上楼梯」的话。

◆ 二、那一段话

大意是：德国哲学是从天上降到地上的；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并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去说明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

接着他说：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从地上升到天上」——这是一个好方向。

黑格尔是从天上降到地上的：先有精神，精神一步一步外化成自然、成人、成历史。马克思说：反过来，先有有血有肉、在干活的人，然后才有他们的想法。

这一句后半，还有一个本书很喜欢的地方：人们在改变自己的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这是一句来回走的话——改现实，也改思维；思维不是一块石头，它跟着人的活动在变。和第 17 章那句「改环境的人自己也被改」，是同一口气。

◆ 四、接缝：一个方向，被当成了一个位置

可这一段话里，有一个接缝。本书的「否定序列」那一本书，把它挑出来过，本书在这一章把它放慢。

「从地上升到天上」，说的是一个方向：我们从哪里出发，往哪里走。这是一个关于「怎样去看」的建议：先看人们怎样干活、怎样过日子，再去看他们的想法。这个建议很好。

可这段话接下来，悄悄地把这个方向，变成了一个位置：地，是本来的；天，是地的「反射和回声」。道德、宗教、形而上学，「没有历史，没有发展」——它们只是地上那些东西的回声，自己没有路。

一个「我们从地上出发来看」的方向声明，变成了一个「地是本来的、天是派生的」的位置证明。

照本书的看法，这一步不是论证出来的，是在一句话的转身里滑过去的。从哪里出发去看，是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再好，也证明不了「出发的那个地方就是本来，走到的那个地方就是影子」。你从地下室往上走，不等于楼顶就是地下室的回声。

◆ 五、「它们没有历史」

这一段里最刺眼的，是那一句：道德、宗教、形而上学，没有历史，没有发展。

请把这句话，和第 9 章那句放在一起。一八四七年，他嘲笑经济学家：你们说以前有历史，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那是在批评别人把自己的制度说成永恒、把历史说停了。

这里，他说的是另一件事：想法的世界——道德、宗教、哲学——本身没有历史。有历史的，是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想法，只是跟着它们变的回声。

这句话的本意，是要拆掉想法世界的「独立性的外观」：别以为道德是一代一代道德家自己想出来的，它是日子变了、才跟着变的。这一层有它的道理。

可是说一个世界「没有历史，没有发展」，就是说：这个世界里的东西，自己没有路。它不会自己走一步、自己改一改；它只会跟着地上的东西晃。

照本书的看法，这句话，恰好是口述五最早、最直白的一处原文。王德生博士说：他的改造世界，拒绝改造理念世界。这里，他在一八四五年，亲手写下了理由：理念世界没有自己的历史，没有自己的发展——所以它不必、也不能被当成一块自己会长的地去改；要改，就去改地上的东西，天上的回声自然会跟着变。

而一个被写成「没有历史」的世界，有一个后果，他自己恐怕没有料到：在这个世界里写下的东西——包括他自己的规律——也就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它们要么是回声，要么是真理；不会是一条还在走、还会被改的路。

◆ 六、回声，也会回写

本书的看法是：想法的世界，是有历史的，有它自己的路。

一种道德、一种宗教、一套哲学，确实是从某片土里长出来的；可它长出来以后，会自己走一段路：它会生出新的问题，会跟别的想法撞，会在撞里长出一个新的样子；它还会回写——回过头去改那片土。一个时代的人信什么，会改他们怎样干活、怎样结婚、怎样立法。

用本书的七个词说：形状不只是土和路的回声，形状也会回写土和路。天上的东西，不只是地上的回声，它也会下雨。

他在同一段里其实说过一半：人们在改变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他只是没有说另一半：人们的思维，也在改变他们的现实；而且思维的世界，有它自己的一条路。

◆ 七、一个家里的「天」

拿一个家来试一试「从地上升到天上」。

一个家里，「地」是什么？是这个家怎样挣钱、怎样分活、住多大的房子、老人和孩子谁来照顾。「天」是什么？是这个家的规矩和说法：「我们家的人不说软话」「女孩子要早点嫁人」「钱的事不跟孩子说」。

从地上去看天，是一个好办法：这个家为什么有「钱的事不跟孩子说」这条规矩？也许是因为，这个家曾经穷过，大人怕孩子跟着担惊受怕。规矩，是从日子里长出来的——这一半，他说得对。

可是，说这条规矩「没有自己的历史」，就不对了。这条规矩长出来以后，它自己也在走：孩子长大了，不懂钱，第一次工作被人骗了；他回家大闹一场，这个家开始改这条规矩——孩子二十岁那年，父母第一次把家里的账本摊开给他看。

规矩从日子里长出来，又有了自己的一段路，还回头改了这个家的日子。这就是「天上的东西也会下雨」。

◆ 八、一句家训的一生

很多家里，有一句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话，比如「吃亏是福」。

它是从哪里来的？也许是某一代人，在一个人和人之间必须互相忍让才能活下去的村子里，慢慢总结出来的。那是地上的日子，长出了天上的一句话——他说的「从地上升到天上」，这一步是对的。

可这句话长出来以后，它自己也走了很长的路。它被写进了家谱，被挂在了墙上，被父亲一遍一遍对儿子说。它改了一代一代人怎样做生意、怎样和邻居相处、怎样面对别人的欺负。有的人因为它，活得宽厚；有的人因为它，一辈子不敢为自己争一句。

今天，这个家的孙子在大城市的公司里，被人抢了功劳，他想起爷爷那句话，犹豫了很久。

这句话，有没有它自己的历史？当然有。它不是地上的回声，它是一条走了几代人的路，而且今天，还在回头改一个年轻人的一天。

◆ 九、道德有没有历史

「道德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这句话，放到日子里去试一试。

一百年前，很多地方的人觉得，女人不该出门工作；今天，大多数人不这样想了。几十年前，很多家庭觉得，打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父母觉得不对。这些变化，是从哪里来的?

他会说：是生产方式变了——女人进了工厂，家里需要两份收入，道德才跟着变。这有一大半是对的。

可也有另一面：很多道德的变化，是一些人先想明白了、先说出来了、先争起来了，然后才一步一步改了法律、改了工厂、改了家里的日子。一篇文章，一场辩论，一个站出来说「这不对」的人——这些，都是道德自己的路，而且它们回头改了生产和生活。

照本书的看法，道德不是地上的回声，它有自己的历史：它从日子里长出来，也会先走一步，拉着日子往前走。

◆ 十、一个工厂里的「宗教」

一家工厂里，挂着一条标语：「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

这条标语，是这家工厂的「道德」。按「从地上升到天上」的办法看：它是从这家工厂的日子里长出来的——订单不稳，竞争很凶，老板怕工人松懈。这一步看得准。

可这条标语挂上去以后，它也在改这家工厂：工人开始互相盯着，谁歇一口气都有人说闲话；一个受了伤的工人，不敢请假。一句从日子里长出来的话，回头把日子改得更紧了。

照本书的看法，这就是「天上的东西也会下雨」的一个工厂里的样子。要改这家工厂，不只要改订单和工钱（地上的），也要改这条标语（天上的）——哪怕只是把它换成一句别的话，这家工厂的日子，也会跟着变一点。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别整那些虚的，先把饭吃饱」——这句话很多时候是对的：饭碗的事，常常比道理的事更要紧。这是「从地上升到天上」的日常版。

可如果你把它推到底，变成「道理都是虚的，都是饭碗的回声，没有自己的来路」，你会丢掉一样东西：一个家里立下的一条规矩，一个人心里认定的一个道理，是会自己长、会回头改这个家、改这个人的日子的。一个孩子从一本书里读到的一句话，可能改了他一辈子吃饭的方式。

从地上出发去看天，是个好方向；只是别因此说，天上没有自己的路。

带走的话：「从地上升到天上」是一个好方向；可他把这个方向变成了一个位置——地是本来，天是回声，天上的东西没有自己的历史。

小账　开了：先看干活、过日子的人，再看他们的想法；改现实的人也改着自己的思维。关了：方向声明变成了位置证明；道德、宗教、形而上学「没有历史，没有发展」——理念世界自己没有路。

哪一界：有血有肉、在干活的人，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没有历史」的那个天，是脑子里的世界——被判成只能找、不能长。

口述五核对：得到最早、最直白的原文——理念世界「没有历史，没有发展」。

第 24 章

分工与交往：土第一次被写厚

◆ 一、一张家里的分工表

很多家庭都有一张看不见的分工表：谁做饭，谁洗碗，谁接孩子，谁管钱，谁跟老人打交道。这张表很少有人坐下来商量过，它是一年一年、一件事一件事地长出来的。可它一旦长成，就会反过来管住每一个人：做饭的那个人，慢慢就成了「管家里的」；管钱的那个人，慢慢就成了「拿主意的」。一张分工表，最后会长成这个家里谁说了算。

《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他花了很多篇幅，写的就是这样一张表——只不过是整个人类社会的那一张。

◆ 二、分工、交往、所有制

书稿里，他讲了一段人类社会怎样一步一步长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历史。

最早，是家庭里的分工：男人、女人、孩子，各干各的。后来有了部落，有了城市和乡村的分开，有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分开。每一次分工，都伴随着一种人和人打交道的方式——他管这个叫「交往形式」；也伴随着一种「这东西归谁」的规矩——所有制。部落的所有制，古代城邦的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一种接一种。

他还说了一句很要紧的话，大意是：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开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那一刻起，有一部分人专门去想，另一部分人专门去干；想的那一部分人，就开始觉得自己的想法可以脱离干活的世界，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章，本书要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价。

在他之前，哲学家们讲人，讲社会，常常讲的是一些很稀薄的东西：人的理性、人的本性、社会契约。马克思在这部书稿里，第一次把人活着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地，写得这么厚：谁跟谁一起干活，谁管谁，东西归谁，城里人和乡下人怎么打交道，男人和女人怎么分活，想的人和干的人怎么分开——这些东西缠在一起，一代一代地托着人、推着人。

用本书的七个词说，这就是「土」。他之前的哲学，大多只看形状（人的本质、国家的理念），顶多看一看路（历史的进程）；他第一次把土写成了主角——而且不是一块平平的地，是一层压一层、一股缠一股的地。

还有一处，本书觉得是这部书里最有眼光的一句：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开，是真正的分工的开始。这一句话说出了一件后来无数人才看清的事：「想的人」和「干的人」一旦分开，想的那一拨人，就很容易觉得自己的想法是从天上来的，跟干活无关。这是一切「理念世界自以为独立」的土壤。

◆ 四、统治阶级的思想

同一部书稿里，还有一句被引用了无数次的话。大意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这句话，本书认一半。

认的那一半：一个时代最流行的想法，确实常常是那些手里有钱、有权、有话筒的人的想法；谁掌握了印刷机、学校、讲台，谁的想法就更容易成为「大家都这么想」。这是土在推：谁站在土的哪一块，谁的话就传得更远。

不认的那一半，要慢慢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这句话本身，是谁的思想？他写这句话的时候，不是统治阶级，他是一个流亡者；他的这句话，后来却成了很多地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个想法从哪里来，和它后来走到哪里、被谁拿去用，是两件事。想法有它自己的路（第 23 章）：它会从一片土里长出来，走到另一片土里去，长成另一个样子。

◆ 五、土被写厚了，也被压成了一层

可是，这片被写厚的土，在这部书稿里，也开始被压成一层了。

请看他怎样排这张表：最底下，是物质生产——吃什么，穿什么，怎么干活；往上，是交往形式、所有制；再往上，是国家、法律；最上面，是道德、宗教、哲学。一层一层往上盖。越往上，越是「回声」；越往下，越是「本来」。

照本书的看法，他写厚的，主要是手上的世界那一块土：生产、交往、所有制。至于心里的世界——一个人的记忆、情绪、他在一个家里长出来的那种怕或者那种爱——和脑子里的世界——一个时代的道理、信条、学问——都被放到了楼的上层，成了楼下那块土的回声。

土有三块，他写厚了一块，把另外两块，放在了这块的上面。本系列《马哲》那本书，把这件事叫作「土被压成了一界」：三块地，被压成了一块地；另外两块，只剩下它的倒影。

这张表，是后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那栋楼的第一张草图。

◆ 六、一家公司里的两拨人

一家公司里，也有这样一道分工：一拨人在会议室里做方案，一拨人在一线干活。

做方案的人，写出一套很漂亮的流程，发下去；一线的人照着做，发现有三处根本行不通，只好自己想办法绕过去。绕过去的办法，从来没有被写回那套流程里；下一次，做方案的人，又写出一套同样漂亮、同样行不通的东西。

这就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开以后，最常见的样子：想的人，以为自己的想法可以脱离干活的世界；干的人，想出来的东西，没有一条路回到想的人那里。

要修的，不是让两拨人互换位置，而是一条路：一线绕过去的每一个办法，都有一个地方记下来，送回会议室。

◆ 七、打猎、捕鱼、批判

这部书稿里，还有一段写将来的话，很有名，也很可爱。大意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这段话，是分工那张表被撕掉之后的样子：一个人不再被一张表钉在一个位置上。

本书喜欢这段话里的那一点「偏」：人不必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人可以跨过一个位置给他的尺度（第 14 章）。

可也请看，它被放在了哪里：将来。眼下，分工的表钉着每一个人；将来，表撕掉了，人才能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心里的那点自由，又一次被放到了彼岸（第 10 章、第 15 章）。

◆ 八、「统治阶级的思想」今天的一个样子

「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这句话今天有一个很具体的样子：谁的声音被听得最多。

一个网站的首页推荐什么，一个节目请谁来当嘉宾，一本畅销书是谁写的，一场讨论里谁的话被转发最多——这些，常常取决于谁有话筒、谁有流量、谁能出钱。一种说法被说得越多，就越像「大家都这么想」。

这一半，他说得准。

另一半，本书在这一章说过：想法有它自己的路。一个没有话筒的人，在某个角落里说了一句真话，被一个人转了一次，又被十个人转了一次——有时候，一句从下面长出来的话，也能走得很远，改掉一个「大家都这么想」。

所以，这句话在今天，可以改成两句：有话筒的人的声音，更容易成为常识；可常识，也会被没有话筒的人，一句一句地改。

◆ 九、「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在今天

那段「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饭后批判」的话，今天读来，有一点像今天很多年轻人说的「斜杠青年」：白天是程序员，晚上是乐手，周末是咖啡师。

照本书的看法，这两件事，像，也不像。

像的地方：一个人不被一种活钉死，能跨过一个岗位给他的尺度，去做几样不同的事（第 14 章）。这是那段话最好的一面。

不像的地方：他说的，是一个社会把生产调节好了以后，人「可以」随兴趣去做不同的事；今天很多「斜杠」，是因为一份工不够活，不得不打好几份工（第 71 章：一个人打三份工）。前一种，是自由；后一种，是一天被切成了好几块，每一块都租了出去。

同一个「斜杠」，可以是自由，也可以是切碎。分辨的办法，是问一句：这几份活里，有没有一份，是你自己选、做完能认出自己的？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开头那张家里的分工表。

他会提醒你：别以为这张表是天生的——「女人就该管家」「男人就该挣钱」，这些都是一年一年长出来的，而且它一旦长成，就会决定这个家里谁说了算。这是他留给你的一把好刀。

本书想再加一句：这张表不只长在「谁干什么活」那一层。它还长在每个人心里——做饭的那个人，慢慢有了一种「我不重要」的感觉；管钱的那个人，慢慢有了一种「我说了算」的感觉。这些感觉，不只是那张表的回声；它们会反过来，让这张表更难改，或者某一天，让它忽然被撕掉。

改一张分工表，不只要改谁干什么，也要改每个人心里长出来的那一格。

带走的话：他第一次把人活着的那片土写得这样厚；可他写厚的是手上的那一块，另外两块，被他放到了楼上，成了它的回声。

小账　开了：分工、交往、所有制——土第一次被写成主角，一层压一层、一股缠一股；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开，是理念世界自以为独立的土壤。关了：三块地被压成一块，心里的与脑子里的被放到楼上当回声；「统治阶级的思想」没有问自己这句话从哪来；自由又被放到了将来。

哪一界：分工与所有制，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那栋一层压一层的楼，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家里那个人「我不重要」的感觉，在心里的世界里——被写成了回声。

第 25 章

留给老鼠的牙齿

◆ 一、一本抽屉里的日记

很多人年轻时写过一本日记，写完了，锁进抽屉，再也没有翻开过。那本日记不是写给别人看的，是写给自己的：写着写着，自己想清楚了一件事，这本日记的用处，也就尽了。

多年以后，如果有人把这本日记找出来、印成书、当成你「思想的完整表述」去研究，你会是什么心情?

《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这样一本日记。

◆ 二、一本没有出版的书

一八四六年，书稿大致写成。原本答应出钱出版的几位德国朋友，后来变了卦；他们又找了别的出版商，也没有成。书稿就这样放下了。

十三年后，在一八五九年那篇序言里——又是那篇序言——他回忆这件事，说了一句带着自嘲的话。大意是：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自己弄清问题」，德文里是一个词，意思是「让自己明白」。这部书，是写给自己看的：两个年轻人，借着清算过去的朋友，把自己的想法理清楚。理清了，书的用处就尽了。

据说，后来整理手稿的人，真的在稿纸上发现过被虫鼠啃过的痕迹（此说待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件事本身，用本书的话说，是一次很漂亮的回写。

一部书，不一定要写给世界看。它可以是一条路：两个人一边写，一边吵，一边改，写完的时候，他们自己已经不是开始写的那两个人了。书没有出版，可它已经回写了写书的人——他们后来的《宣言》、他的《资本论》，都是从这次「自己弄清问题」里长出来的。

一个肯把自己的书稿留给老鼠去批判的人，至少在那一刻，是把自己的想法当成一段路，而不是一块碑。写完了，路走过了，碑不必立。

本书喜欢这个时刻。它是他心里的世界，又一次摆到发生那一端的时候。

◆ 四、日记是怎样变成教科书的

可是，这本日记后来的命运，正好是本书要讲的那个悖论的一个缩影。

他死后，这部手稿在一些人手里辗转。二十世纪初，有人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一九三二年，莫斯科的编辑们第一次把它全文出版。在整理的时候，编辑们面对的，是一大摞零散的稿纸：有恩格斯的笔迹，有马克思在边上加的批注，有删改，有空白，有写了一半就停下的段落。

编辑们把这些零散的稿纸，按照他们认为合理的顺序排了起来，特别是开头讲费尔巴哈的那一部分，被编成了一个看起来首尾完整的「第一章」，还加上了小标题。后来的很多年里，全世界的读者读到的，就是这个被编好的「第一章」——它被当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最早、最系统的一次完整表述，写进了教科书。

直到很晚近，研究者们重新回到原稿，才一再指出：那个「第一章」，其实是编辑们从一堆没写完的草稿里拼出来的；原稿里没有这样一个完整的章，只有一些还在吵、还在改、还没定下来的片段。

◆ 五、一场发生，被后人打造成了一个发现

请把这件事，和本书的总原则放在一起看。

本书在前面说过：西方哲学的发展历史，就是发生对发现的替代历史——今天的哲学家把昨天的发现解构为发生，又偷偷把自己的发生打造成发现，让明天的哲学家来学习和批判。

这部手稿的命运，让这个悖论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样子：打造的那只手，不是他自己的。

他和恩格斯写下的，是一段还在走的路：草稿、批注、删改、写到一半停下——这是一场发生，而且他们自己说了，写它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不是为了立碑。后来的编辑们，把这段路排成了一块碑：一个有小标题、首尾完整的「第一章」，一个「系统的表述」。

一本留给老鼠的日记，被后人打造成了一部教科书的第一章。

照本书的看法，这件事提醒我们：一个人把自己的发生打造成发现，有时是他自己动的手（第八编要看的，就是他自己那一次）；有时，是后来的人替他动的手。本书在这两种情况里，都把账分开记：他写下的草稿，记在他名下；编辑们排出来的「体系」，记在编辑们名下。

◆ 六、这对本书自己也是一个提醒

这件事，对本书自己也是一个提醒。

本书在第五编、第六编，一段一段地引他的便条、他的书稿，把它们排进一个本书自己的次序里：第二条先上场，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一条依次摆开；拆字、视网膜、从地上升到天上，一章接一章。这也是一种「编排」。

本书在前言里说过，刀锋最后要转向本书自己。这一章先转一下：本书排出来的这个次序，是本书为了讲清楚三个世界而排的，不是他当年写作的次序；本书读出来的「摇荡」「改字」「从方向到位置」，是本书的读法，不是他白纸黑字写下的结论。读者如果有时间，最好去读一读他的原稿，看看那些还在吵、还在改的片段，自己判断本书排得对不对。

◆ 七、一个人的草稿

每个人都有一些「草稿」：年轻时写的日记，某一次深夜发出又删掉的长消息，一本写了一半就搁下的计划书。

这些草稿里，常常有一个人最真的样子：还没定型，还在犹豫，还敢说「我不知道」。

后来，这个人给别人讲自己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定了型的版本：「我当年就决定要做这件事。」草稿里的那些犹豫、那些绕过的弯，都不见了。

本书想请你做一件小事：找出一份你自己的旧草稿，读一读。看一看，当年那个还没定型的你，和今天你讲给别人听的那个你，差了哪几步。

那几步，就是你自己的「留给老鼠的牙齿」——它们是你的路；别让你自己，也把自己排成了一块碑。

◆ 八、放回日子里

你也许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次会上随口说的一个想法，被人记进了会议纪要；过了半年，它成了公司的「战略」；再过一年，有人拿着这份纪要来问你：「这是你提出的战略，为什么没有做好？」你心里清楚：那只是一个还没想完的念头。

一个人的想法，常常就是这样，被别人一步一步地从「路」变成「碑」的。

两件事可以做。一件是：说出一个还没想完的想法时，自己先标一句「这是草稿」，并且记下它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想出来的。另一件是：当你去引用别人的想法时，多问一句——这是他写好的定稿，还是被人排出来的草稿？

带走的话：他把一部书稿留给了老鼠——那是一段路，不是一块碑；后人把它排成了教科书的第一章。

> **小账**　开了：书是写给自己弄清问题的，写完就放下——想法被当成一段路，不是一块碑。关了：（这一次关门的不是他）后人把零散的草稿排成了一个完整的「第一章」，一场发生被打造成了一个发现。
>
> **哪一界**：稿纸、批注、老鼠，是手上的世界里的；「自己弄清问题」，是心里的世界里做出来的；那个完整的「第一章」，是后人在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第 七 编

两页纸改了世界：《宣言》与一八四八

编 序

一八四七年底，一个叫「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小组织，委托他和恩格斯写一份纲领。一八四八年二月，这份不到一万字的小册子在伦敦印了出来，书名叫《共产党宣言》。它印出来的那几天，巴黎爆发了革命。

这本小册子后来被译成了几乎所有的文字，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任何一本哲学书。

本书在前言里说过：政治文字只写他本人写下的，以他的名义发生的后果点到为止。这一编四章，就守着这条边界：看他在这份宣言里，怎样把「路」写得那样有力，又怎样在路的尽头，第一次开出一张「不可避免」的期票；第 28 章专门写这条边界本身；第 29 章看四年后，他怎样写出了一句他一生中最好的「制约」。

*

第 26 章

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 一、一句开头

有些书，你记不住它的内容，却记得它的第一句。

《共产党宣言》正文的第一句，大意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这一句，大概是十九世纪被引用得最多的一句话之一。这一章，只读这一句，和紧跟着它的几句。

◆ 二、紧跟着的那几句

第一句后面，他举了一串例子：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

然后是一句常被人略过的话，大意是：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要么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要么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请把这一句多读一遍。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先说这一段对在哪里，而且对得很多。

「一切历史都是斗争的历史」——用本书的话说，这是在说：历史不是一幅挂在墙上、早已画好的画，是一条被张力推着走出来的路。自由民和奴隶、领主和农奴，他们之间的张力攒起来，逼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社会样子。本书在导论里说过那台发动机：张力攒起来，逼出形状改变，形状改变又回写土和路，新的张力又起。宣言的第一段，就是这台发动机在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白话。

更难得的，是那句被略过的话：结局要么是整个社会被改造，要么是斗争的各方同归于尽。

这是一个岔路口。斗争不一定走向一个更好的社会，它也可能把所有的人一起拖垮。在一份号召人们去斗争的宣言的开头，他写下了这个「也可能」——这是一句很诚实、也很「发生」的话：路是开着的，尽头不止一个。

还有一段，写的是他的对手——资产阶级，写得像一首诗。大意是：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几乎是一句 SDE 的诗：没有什么是定死的，定型只是一站，刚定型的东西，转眼又回到了正在成形。一个人写他的对手，写出了这样的句子，本书愿意为这一段，给这份宣言一个很高的分数。

◆ 四、「一切」

可是，这一句开头里，有一个很大的词：一切。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一切，没有例外。

四十年后，一八八八年，恩格斯为宣言的英文版加了一个注，大意是：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一八四七年，社会的史前史，文字记载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人们发现，在很多地方，最早的社会是土地公有的村社，那里并没有阶级。

这个注，记在恩格斯名下，本书认它是一次诚实的修改：一条被说成「一切」的规律，被新发现的材料划了一条边界——不是一切，是「有文字记载以来」。

请留意这次修改的样子：规律本身没有动，动的是它的适用范围。第 18 章说过，他在手上的世界里肯受教，而规律只接受「划定边界」、不接受「重新生长」。这里，是同一件事的又一个例子——只是这一次，动手划边界的是恩格斯。

◆ 五、岔路口，后来去了哪里

还要回到那句「要么……要么同归于尽」。

这句话写在宣言的第一段。可是读到宣言第一章的末尾，你会看到另一句话（下一章细读），大意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同一章里，开头说：斗争的结局，可能是改造，也可能是同归于尽；结尾说：这一次的结局，不可避免。

岔路口，在同一章里，被收成了一条单行道。

照本书的看法，这就是这份宣言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样子：写到过去的历史时，他站在手上的世界里，看见的是一条会分叉的路；写到眼前这一场斗争的结局时，他坐到了脑子里的世界里，写下的是一个早已定好的终点。

一个把历史写成「被张力推着走出来的路」的人，在写到自己最想要的那个结局时，把路的尽头钉死了。

◆ 六、张力，不一定要靠消灭来解决

「斗争」这个词，很容易让人只想到一种结局：一方消灭另一方。

本系列《马哲》那本书，拆过这一层：一场张力的结局，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消灭型，一方把另一方打没了；一种是改形型，双方在撞里，一起长成了一个新的样子。

照本书的看法，宣言第一段里那句「要么整个社会被改造」，本来两种都装得下；可后面的叙述，越来越只剩下消灭型：一个阶级的灭亡，另一个阶级的胜利。

一个家里、一个单位里的张力，也是这样。吵，不一定要吵出一个输家；很多时候，最好的结局，是吵完以后，这个家换了一种过法，两个人都变了一点。

◆ 七、一个业委会的吵架

一个老小区要不要加装电梯，业主们吵了两年。

一楼的人不同意：电梯井挡了他们的光，还要分摊钱，自己又用不上。五楼、六楼的人着急：家里老人下不了楼，一年出不了几次门。二楼、三楼的人两头为难：用得上，但不太急；要出钱，又心疼。

两年里，开了十几次会，拉了好几个群，有人吵到不说话，有人找来了律师，也有人在楼道里贴小字报。

照宣言第一段的说法，这是一场小小的「斗争」：不同位置上的人，利益不同，互相对立。照宣言后面那一种读法，这场斗争的结局只能是一方赢、一方输——要么装，要么不装。

可这个小区最后是怎么收场的？大家坐下来，把账一笔一笔摊开：高层多出一点，一楼少出一点甚至不出；电梯井换了一个位置，少挡一点光；一楼的人得到了一笔补偿，还多了一个放自行车的地方。电梯装上了，一楼的人也没有搬走。

这就是本书说的「改形型」的结局：张力没有靠消灭一方来解决，而是逼着整栋楼，长成了一个新的样子。宣言第一段里那句「要么整个社会被改造」，本来就装得下这样的结局；是后来的「不可避免」，把它收窄成了只剩输赢。

吵，是引擎；输赢，只是引擎的一种转法。

◆ 八、「有文字记载」之前

恩格斯给宣言第一句加的那个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值得再多想一步。

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了几十万年，文字只有几千年。在没有文字的那些漫长的年代里，人和人之间有没有张力？当然有：部落和部落之间，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可那些张力，不一定都长成了「阶级」；有很多，是用别的办法化解的：分享猎物，轮流做首领，长老调解，节日里的狂欢。

照本书的看法，这个注说明了一件很要紧的事：张力是一直有的，可张力长成什么样子——阶级斗争，还是别的什么——要看那片土。「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在一片特定的土里，最常见的一种样子；不是张力唯一的样子。

今天的一个家、一个单位里的张力，也不必都长成「斗争」；它还有很多别的样子可以长。

◆ 九、「斗争」这个词在今天的家里

「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放进一个普通的家里，会是什么样子？

很多家里，也有一种「斗争」：婆媳之间，夫妻之间，两代人之间，争的是谁说了算、钱怎么花、孩子怎么带。

照宣言第一段的眼光，这些张力，是推着一个家变化的引擎：一个家，就是在这些争吵里，一年一年改了样子的。这一半，本书认。

照宣言后面那种读法，这些张力，最后只能一方赢、一方输。这一半，本书不认。

一个家里最好的「斗争」，是那种吵完以后，两方都变了一点的吵：婆婆学会了不插手，媳妇学会了多问一句；丈夫学会了做饭，妻子学会了放手。没有谁被「消灭」，这个家长成了一个新的样子。

这一种斗争，他在宣言第一段那个「要么改造」里，给过一个位置；本书把这个位置，放大一点，留给每一个家。

◆ 十、放回日子里

你大概见过这样的争吵：一家人为了一件事吵了很多年——老人和年轻人，婆婆和媳妇，兄弟之间。宣言的第一句会告诉你：别以为吵架只是坏事，很多时候，这个家就是在一次次的吵里，一点一点改了样子的——张力是引擎，不是故障。

宣言的第一段还会悄悄提醒你一句，只是这一句很多人没读到：吵的结局，不一定是一个更好的家；也可能是大家一起散了。

这两句都记住，你就既不会怕吵，也不会以为吵下去就一定会赢。

带走的话：历史是一条被张力推着走出来的路，尽头不止一个——他在宣言第一段写下了这个岔路口；同一章的结尾，岔路口被收成了一条单行道。

小账　开了：历史是斗争推出来的路；结局也可能是同归于尽；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关了：「一切」历史——要到四十年后才由恩格斯划出边界；岔路口在同一章里被收成「不可避免」。

哪一界：领主与农奴、行会与帮工，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一切历史」的规律和那个不可避免的终点，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第 27 章

「不可避免」：期票第一次开出

◆ 一、一张期票

做生意的人都知道期票：今天不给你钱，给你一张纸，上面写着「某年某月某日，凭此票兑付若干」。拿着期票的人，今天手里是空的，可他心里是踏实的——有一个日子，到那天，钱一定会来。

期票的力量，全在「一定」两个字上。如果票上写的是「也许兑付」「看情况兑付」，这张纸就一文不值。

一八四八年二月，《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最后一段，开出了一张期票。

◆ 二、那一句话

第一章写了资产阶级怎样在不到一百年里改变了整个世界，又写了它怎样一边发展、一边造出了反对它自己的力量：工厂把工人聚到一起，工人在一起就会联合，联合起来就会斗争。

然后，第一章用一句话收尾，大意是：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它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先把这一段的好处说足。

「资产阶级生产出它自己的掘墓人」——这是一句很漂亮的发生学：一样东西在长的时候，会在自己身上长出反对自己的力量。工厂为了赚钱，把几百个工人放进一个车间；可正是这个车间，让本来散在各个村子里、互不认识的人，第一次站到了一起，开始发现彼此的处境是一样的。资产阶级没有打算造出一个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可它的每一步，都在造。

用本书的七个词说：形状长出来，会回写土；回写的土里，会长出新的张力，新的张力会逼出新的形状——甚至是一个要推翻原来那个形状的形状。这是那台发动机最有力的一种转法。

还要记下第二章结尾那句话，它常被人忽略，却是宣言里最动人的一句。大意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在一份讲阶级、讲斗争的宣言里，心里的那个「我」，在最后露了一面。而且不是被当成「总和」露面的，是被当成目的露面的。本书把这一句，记为他心里的世界又一次摆向发生。

◆ 四、「同样不可避免」

可是，请看第一章最后那个词：不可避免。

前面一整章，写的都是一条被张力推着走的路：资产阶级怎样长起来，怎样改变世界，怎样在自己身上长出掘墓人。这是一条活的路，每一步都可以再看、再问：这个车间里的工人，真的会联合吗？联合起来，真的会赢吗？会不会像第 26 章开头那句说的——斗争的各方同归于尽？

「不可避免」这四个字，一下子把这些问题都关上了：不用再问了，结局已经写好了。

本书的「否定序列」那一本书，在这里给他找出了第五道海关，叫作「终点偷运」：给一段讲「发生」的故事，装上一个剧终的页码。检查这道海关，只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将来发生的事，能证明这个方向是错的？

如果答案是「没有，任何事都只能说明它还没到」，那么这个终点，就是被偷运进来的：它穿着「发生」的衣服（历史在走，张力在推），可它的内里是一块「发现」（结局本来就在那里，等着被认出来）。

◆ 五、这是一篇宣言

公平起见，要替他说一句话。

这是一篇宣言，不是一篇论文。宣言是用来号召人的：它要让一群还散在各处、每天干十几个小时活的人相信，他们站到一起是有用的，是会赢的。「也许会赢」叫不动人，「一定会赢」才叫得动。

用本书的话说：一张期票，对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今天熬下去是有意义的。第 11 章、第 5 章都说过，这个人自己，就是一个一无所有、被一次一次赶走、孩子死在穷里的人。一个被世界一刀一刀切过的人，需要一张一定会兑现的票；他写给那些同样被切过的人的，也是一张一定会兑现的票。

本书在导论里提过一个猜想，这里再说得清楚一点：他脑子里的那个世界为什么不许改？很可能有一层原因，就在这里——一张可以随时改写的期票，安慰不了一个流亡者，也叫不动一个工人。「不可避免」，是他给自己，也是给那些人，开出的一张票。

这仍然只是一个猜想，第十三编要给它找证据和反证。

◆ 六、期票，后来怎样了

一张期票，有一个麻烦：到期不兑，怎么办？

第 16 章已经看过：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在各国相继失败，期票没有兑。一八五〇年，他写：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像这次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期票没有作废。日期往后挪了一挪，「肯定」两个字留了下来，而且写得更硬了。

照本书的看法，这就是「不可避免」这个词在他那里的样子：它不是一个会被实践改写的判断，它是一个只能被推迟的日期。在手上的世界里，他一次一次地看见路在分岔、在拐弯、在走回头路；在脑子里的世界里，他把那张票一直攥在手里，一个字也没有改。

◆ 七、宣言这种文体

读《共产党宣言》，要先记住它是一篇宣言，不是一本论著。

宣言这种文体，有它自己的规矩：它要短，要响，要让一个没读过什么书的人听一遍就记住；它要把复杂的事，压成几句能喊出来的话。《共产党宣言》在这一点上，是写得最成功的宣言之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工人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些句子，一百七十多年来被无数人喊过。

照本书的看法，一句能喊出来的口号，是一个定型得极牢的形状：它短，它硬，它不留余地——因为留了余地，就喊不响了。「也许会赢」「在某些条件下」「大体说来」，这些词进不了口号。

所以，宣言里的「不可避免」，有一半要记在这种文体的账上：它是写来叫人站起来的，不是写来让人一条一条去检验的。

可也要记另一半：一句口号喊了一百七十年，它就不再只是一次动员，它变成了很多人心里的一条「规律」。文体的账，最后记到了道理的账上。一个写宣言的人，也许只是想喊得响一点；可喊出去的话，会自己走很远，会回写成别人脑子里一块不许动的地板。

这件事，今天每一个写口号、写标语、写「愿景」的人，都值得想一想：你喊出去的那一句，会在别人那里长成什么？

◆ 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宣言最后一句，是全书最有名的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请留意这一句的语法：它不是一句判断（「将会怎样」），是一句呼吁（「请这样做」）。

照本书的看法，这一句和第一章结尾那句「不可避免」，正好是宣言的两只手。「不可避免」，是发现的语法：结局已经写好，你只要认出来。「联合起来」，是发生的语法：结局没有写好，要你们去做。

一篇宣言，最后落在一句呼吁上——这说明，写它的人心里其实知道：如果真的「不可避免」，就不必呼吁了。一个人会去喊「联合起来」，正是因为他知道，这件事要靠人一次一次地做，才可能发生。

这一句，本书愿意把它记在发生那一边。

◆ 九、放回日子里

你一定也给自己开过期票：「等我考上了，一切就好了」「等孩子上了大学，我就轻松了」「只要熬过这几年，公司一定会上市」。这些期票，在最难的时候，真的能让人熬下去。这是它的好处，不必看轻。

只是要留心一件事：期票到期没有兑的时候，你是把日期往后挪一挪，「一定」照旧；还是停下来问一问——这张票当初是怎么开出来的？我是不是把一条会分岔的路，看成了一条只有一个终点的路？

把日期往后挪，很容易，也很安慰人；停下来重新看路，很难，却可能让你少熬几年冤枉的路。

带走的话：资产阶级生产出自己的掘墓人——这是一条活的路；「同样不可避免」——他在路的尽头，开出了一张只能推迟、不能作废的期票。

小账　开了：一样东西在长的时候，会在自己身上长出反对自己的力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心里的「我」被当成了目的。关了：「不可避免」——终点被偷运进一条活的路；期票只能推迟，不能作废。

哪一界：车间里站到一起的工人，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心里的世界里做出来的；「不可避免」，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第 28 章

本编的边界

◆ 一、为什么要有这一章

本书在前言里立过一条边界：政治文字只写他本人写下的，二十世纪以他的名义建立的制度和它们带来的后果，点到为止，并说明为什么只点到。

这一章，就是那条边界在正文里的位置。它很短，只做三件事：说清本书在这里点到了哪一句；说清为什么只点到这里；说清这一句从哪里来。

◆ 二、他写下的，和别人以他的名义做的

先把两本账分开。

他写下的：一八四八年的宣言，里面有一张写得很具体的清单——剥夺地产、征收高额累进税、把信贷集中到国家银行、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免费教育，等等；有「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说法；后来，在一八五〇年代的文章和一八七五年的《哥达纲领批判》里，他用过「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说那是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

这些，是他写下的，本书在这一编和第十二编里照原文读、照原文判。

别人以他的名义做的：二十世纪，许多国家以他的名义，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制度，这些制度又在几十年里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后果——有的让人记住的是建设，有的让人记住的是灾难，而且常常是同一个制度，两样都有。这些，本书不展开。

◆ 三、为什么只点到这里

前言里说过三个理由，这里再说一遍，因为它们是这一章的全部依据。

第一，那段历史牵涉政治、经济、战争，牵涉许多国家各自极其具体的处境——一个国家的农村是什么样，它刚刚打过什么仗，它的邻居是谁，它的领导人是

些什么人。这些东西，远远超出一本讲一个哲学家的书能处理的范围。硬要处理，只会处理得粗。

第二，如果展开，本书只会做两件坏事中的一件：要么，把一段极其复杂的历史，简化成本书「三个世界、两种法」这套说法的一个注脚——好像几亿人几十年的日子，都能用一句判词解释清楚；要么，借一件极其沉重的事，给本书的论点加分量——好像指着那些后果，就证明了本书对他的判断是对的。这两件事，本书在别处都批评过：前一件，是把发生压成一个发现；后一件，是拿别人的苦来替自己的道理作证。

第三，本系列《普通人都能读懂的马哲》已经写过这块土上的一路，写得很细。本书接着它判，不重写。

◆ 四、本书在这里点到的那一句

本书在这里只保留一句很窄的判断。这句判断不是本书新立的，是从本系列《发生学哲学的萌芽》第 29 章接过来的。那一章只用了他一句话（第三条），然后说：他那一撬，落在组织与制度里，是那本书里所有人中落得最硬的一个；落点越硬，纠错就越难。

那本书由此只下了一句窄判断，本书照抄：

一个想法落得越硬——落进书里、落进习惯里、落进制度里——就越需要一套与之匹配的纠错办法。

这句话，不判断任何一个具体的制度好不好；它只说一个形状上的道理：一样东西定得越死，就越需要一个能让它重新松动的口子。

◆ 五、这一句从哪里来

这一句为什么放在这一编？因为它在他自己的文字里，是有来历的。

一个来历，在第 18 章：「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以及那句「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他最早、最清楚地看见了：一旦有一部分人掌握了「改造」的权力、自己却不受改造，就会出事。这正是「纠错办法」要对付的东西。

另一个来历，在第 48 章，本书到时候会细写：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做出了一样他没有预言过的东西——代表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被罢免。他非常欣赏这一条，把它写进了《法兰西内战》。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他一生里，写得最清楚的一套纠错办法：随时可以罢免。而这一套办法，不是他从规律里推出来的，是他从一座城市七十二天的实践里学来的——在手上的世界里，他受了教。

在他的宣言、他的规律、他的「不可避免」里，这样的纠错办法很少；在他从公社学来的那一页里，有。本书在这里只点这一句：他写下过最硬的落点，也写下过最好的一个纠错的口子；两样东西，出自他不同的两只手。

◆ 六、为什么本书不站队

有读者也许会问：写一本讲马克思的书，却不对二十世纪下判断，这是不是在躲？

本书的回答是：不是躲，是守一条界线。

一本书能负责的，只有它真正查过、读过、想过的东西。本书查过、读过的，是马克思本人写下的文字；本书想过的，是这些文字在三个世界里用了哪两种法。对二十世纪几十个国家、几十亿人的日子，本书没有查，没有读，也就没有资格下一个像样的判断。

硬要下，会犯本书批评了他一整本书的那个错：把一个自己没有看清的东西，写成一条「规律」——「凡是按他的学说做的，结果都是这样」，或者「结果不好，全怪他的学说」。这两句话，都是把一大片极复杂的土，压成了一个来源。

本书只留下那一句窄的判断：落点越硬，越需要与之匹配的纠错办法。这句话，对任何一种学说、任何一种制度、任何一个家、任何一个单位，都适用；它不替任何一方说话，也不替任何一方开脱。

读者如果想知道那段历史，请去读专门写那段历史的书——而且，照本书的办法，读的时候也问一问：写这本书的人，站在什么土上？

◆ 七、落点与纠错：一个家里的例子

「落点越硬，越需要与之匹配的纠错办法」——这句话，在一个家里就能看清楚。

一个家里，有一条很软的规矩：「周末尽量一起吃饭。」它落得很软，错了也没什么——哪个周末没一起吃，下个周末补上就是。

一个家里，有一条很硬的规矩：「孩子必须考上重点大学，否则就是失败。」它落得很硬：孩子的每一天、全家的每一笔钱，都绕着它转。这样一条规矩，如果错了——孩子根本不适合那条路——代价会非常大；而这个家，往往没有一个「纠错」的口子：没有一个时候，大家坐下来问一句，这条规矩还对不对。

照本书的看法，一个家、一个单位、一个社会，都可以用这个办法检查自己：把你们最硬的几条规矩列出来，每一条后面，写上「如果它错了，我们会在什么时候、由谁、怎样发现，并且改掉它」。写不出来的那几条，就是最危险的那几条。

◆ 八、一张「纠错表」怎么写

「落点越硬，越需要与之匹配的纠错办法」——这句话，可以变成一张很简单的表。

在一个家里、一个单位里，把最硬的几条规矩列出来。每一条后面，写四栏：

它为什么定下来？——当年是在什么样的土里、因为哪一件事。

如果它错了，会伤到谁？——最先被它压着的，是哪些人。

谁能喊「停一下」？——被它压着的人，有没有一个地方、一个人，可以说「这条不对」。

多久重看一次？——半年，一年，还是从来不看。

写满这四栏的规矩，就是一条带着纠错口子的规矩；写不满的，就是一块可能变成地板的规矩。

他从公社那里学到的「随时可以撤换」，说到底，就是第三栏和第四栏。

◆ 九、放回日子里

这一章不给你具体的建议，只留一个可以带回家的问题。

你在自己的家里、单位里，一定也立过一些很硬的规矩：「这个家里的事，我说了算」「这个团队，就按我这套方法来」。规矩硬，有时是必要的，事情才办得成。

问题是：你给这些规矩，留了一个什么样的口子？有没有一个办法，让被这些规矩管着的人，在规矩出错的时候，能够说「停一下」，并且这句话真的能让规矩改一改？

规矩越硬，这个口子越要紧。他在一八七一年，从一座城市那里学到了这件事。

带走的话：本书在这里只点一句——落点越硬，越需要与之匹配的纠错办法；而他写得最清楚的那个纠错的口子，是从公社学来的，不是从规律里推出来的。

> **小账**　开了：他最早看见「改造者不受改造」的危险；他从公社学来了「随时可以罢免」。关了：宣言的清单与「不可避免」里，纠错的口子很少。
>
> **哪一界**：公社的罢免制，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不可避免」，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两只手，不同的两页。

第 29 章

雾月十八日：人们自己创造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

◆ 一、一出戏演了两遍

你大概见过这样的事：一位父亲年轻时白手起家，做成了一番事业；多年以后，他的儿子想照着父亲的样子再来一遍——同样的口气，同样的排场，同样的冒险。可时代变了，做出来的，只是一个让人看着难受的模仿。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拿破仑的侄子——发动政变，第二年称帝。五十多年前，他的伯父也在「雾月十八日」发动过一次政变，从此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一八五二年，马克思写了一篇长文，题目就叫《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文章的第一段，大意是：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 二、那一句话

紧接着，他写下了本书认为他一生里最好的一句「制约」。大意是：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句，本书要给它最高的分数。

请把它拆成两半。

前一半：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是真在创造的。历史不是一张早就写好的剧本，人是在写它的那些人。

后一半：但不是随心所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土是真在压着的。你写的每一笔，都写在一张已经被前人写满了字的纸上。

两半放在一起，就是本书在导论里讲的那件事：路在土里走，土托着路，也推着路；可走路的，还是人自己。这里没有「决定」，只有「制约」；人不是土的影子，土也不是一张可以随便涂改的白纸。

用王德生博士的三律说：人在创造（吸进新的不同），可他创造的时候，缠在一整片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里——这正是自由律的第一拍，「缠在一起」；缠住之后，人仍然在选、仍然在点着新的事。这一句，把自由的三拍写全了。

而且，这一句是他在一场刚刚失败的革命之后写的。一八四八年的期票没有兑，一个投机家当上了皇帝。在这样的时候，他写出的不是「历史必然」，而是「人们自己创造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被世界切了一刀之后，他摆回了发生那一端。

◆ 四、死人的传统，压着活人的头脑

这一句的后半，还有一层，常被人读漏：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请留意，这里压着人的，不只是生产力、所有制这些手上的东西；还有「传统」——前人的想法、前人的说法、前人的样子。在这篇文章里，他写得很生动：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者，穿着古罗马人的衣服、说着古罗马人的话去干新的事；一八四八年的人，又穿着一七八九年的衣服去演一遍。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他笔下，脑子里的世界难得一次被当成一股真正的力量来写：前人的想法，不是地上的回声，它们会压着活人、改着活人、让活人照着它们的样子去做事。这一处，比第 23 章那句「道德、宗教、形而上学没有历史」要宽得多——在这里，想法有历史，而且有分量。

本书把这一处，当作口述五的一个需要照登的反证：在一八五二年的这篇文章里，他承认了理念世界的分量。

◆ 五、可是，这股力量要被甩掉

可是，他怎样对待这股力量？

同一篇文章里，他写：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

前人的想法有分量——所以要把它们甩掉。传统是梦魇——梦魇的出路，是醒来，不是和它一起再长一段。

照本书的看法，这就是口述五在这一章里的样子：他承认理念世界有力量，可是只把它当成一副要卸掉的担子，不把它当成一块会跟着人一起长、一起被改的地。前人的想法，要么压着人，要么被甩掉；没有第三种——被人接过来，在新的土里重新长一遍。

所以本书在这里的口述五核对是：**加照登，不收窄**。一八五二年，他承认了理念世界的分量，这一处照登；可这份分量，只被当成了要甩掉的梦魇，而不是可以重新生长的土，限定仍然成立。

◆ 六、一袋马铃薯

这篇文章里，还有一段写法国小农的话，很有名，也很值得放进三个世界里看。

他说，法国的小农，一家一户，各自耕种一小块地，彼此之间很少来往，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人数很多，却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这句话，本书认它看得准：一群人如果在日子里没有长出彼此之间的来往，就长不出一个能替自己说话的「我们」，就只能等着别人来替他们说。

本系列《马哲》那本书，从这里拆出过一个词：「代显」——替别人显露。一个站出来「代表」一群人的人，就是在替他们显露。本书接着那本书说：他在这里

看清了代显的来历（一袋互不来往的马铃薯），可他没有接着问——代显的人，要怎样被那些被代显的人改一改？这个问题，要到一八七一年，他从公社那里学到「随时可以罢免」（第 28 章、第 48 章），才有了一个答案。

◆ 七、今天的「再演一遍」

「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笑剧」——这句话，今天常常用得上。

一家公司，十年前靠一个大胆的决定起死回生；十年后，新来的老板照着当年的样子，再做一次同样大胆的决定——同样的口号，同样的动员会，同样的「背水一战」。可市场变了，人变了，做出来的，是一场让员工尴尬的表演。

一个家里，父亲当年靠「打一顿就老实了」管住了自己的弟弟；二十年后，他用同样的办法管儿子，儿子离家出走了。

照本书的看法，这两件事，都是第 29 章那句话的样子：死人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活人在新的土上，穿着旧的衣服，演一出旧的戏。

他的办法是：从未来汲取诗情，把旧衣服甩掉。本书的办法是另一种：别急着甩，先问一问——那件旧衣服，当年是在什么样的土里做出来的？那片土还在不在？如果不在了，这件衣服里还有哪一样东西——那股劲、那份担当——可以拆下来，缝进一件新衣服里。

甩掉，是一种办法；拆下来重新缝，是另一种。后一种，是本书说的「把传统当成可以重新长的土」。

◆ 八、「不是随心所欲」的另一半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这句话，很多人只记住了前一半，也有很多人只记住了后一半。

只记住前一半的人会说：人定胜天，只要努力，什么都能改。这样的人，常常会被那片土狠狠地撞一下。

只记住后一半的人会说：条件就摆在那里，个人没办法。这样的人，常常什么也不做。

照本书的看法，这句话最好的读法，是两半一起记：你是在一片不是你选的土上走路；可你仍然在走，而且你每走一步，都在改这片土一点点。

一个刚毕业、家里没有门路、在一个小城里找工作的年轻人，两半都真：他的土很硬，这是真的；他仍然可以在这片土上，选一个方向，偏一下，点着一件小事。

◆ 九、放回日子里

「我也想改变，可是我没有办法，我的家庭、我的学历、我的年龄，都摆在那里。」——很多人说过这样的话。

这一章那句话，会给你两样东西。一样是：你说得对，你确实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过日子，那些东西是真在压着你的，不是你想多了。另一样是：可你仍然在「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在那些条件里，你仍然在选，仍然在点着一件新的事。

还有第三样，是他没有说、本书替你补上的：压着你的那些「传统」——家里传下来的那几句话，你从小听熟的那几条道理——不一定要么压着你、要么被你甩掉。你可以把它们接过来，放到你自己的土里，让它们长成一个新的样子。

带走的话：人们自己创造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这是他一生最好的一句「制约」；前人的想法有分量，可他只把它当成要甩掉的梦魇。

小账　开了：人在创造，土在压着——「制约」而不是「决定」；前人的想法是一股真正的力量；一袋马铃薯——代显的来历。关了：理念世界的分量，只被当成要卸掉的担子，不被当成可以重新长的土；代显的人怎样被改，暂时没有问。

哪一界：政变、小农、一袋马铃薯，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自己创造、但不是随心所欲」，是心里的世界摆向发生的一次；「从未来汲取诗情」，是脑子里的世界——前人的想法只能被甩掉。

口述五核对：加照登，不收窄——承认理念世界有分量，但只当梦魇，不当土。

第 八 编

制约与决定：十四年，一个词

编 序

这一编是全书的母题编，只看一篇文章里的一段话，甚至只看其中的一个词。

一八五九年，他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前面写了一篇不长的序言。序言的前半，是一段自述：他怎样从法律转到哲学，怎样在《莱茵报》第一次碰上「物质利益」，怎样读了恩格斯的草稿，怎样把一部书稿留给了老鼠。序言的中间，是一段他称之为「总的结果」的话——后来被无数教科书当成「历史唯物主义」最经典的表述。

本书在前面已经交代过（第 11 章、第 21 章）：「决定」这个词，不是一八五九年才第一次出现在他的笔下；「先说制约、再说决定」这个笔势，一八四三年、一八四五年都出现过。那么，一八五九年这一段，多做了什么？

这一编五章要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答案有三样：他把「生活」换成了「社会存在」；他把这个笔势，写进了一段宣布为「总的结果」的话里；他把这段话，嵌进了一段讲他自己怎样走到这一步的自述当中——立法与自传同在一页，而法没有用在立法的人自己身上。

*

第 30 章

一八五九年序言：同一段，相隔一句

◆ 一、一张说明书

你买过一件需要自己组装的家具吧。说明书上，前面几页写着「请按图示，将A板与B板对齐，拧紧螺丝」，语气很客气；到了最后一页，有一行加粗的字：「必须按以上步骤操作，否则后果自负。」

同一份说明书，前面是「请」，最后是「必须」。

一八五九年那篇序言里的那一段，也是这样一份说明书。

◆ 二、那一段话

大意是这样的（MEW 13, S. 8—9；德文原版待补核）：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接下去，他还写了几句：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又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段话，影响了整整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它的好处，本书要说足。

它要人们去看一件以前很少被认真看待的事：人们怎样干活、怎样生产、在生产里结成什么样的关系，会一层一层地托起法律、政治、道德、宗教、哲学。你要理解一个时代的法律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先去看这个时代的人怎样过日子、怎样干活。

用本书的话说：它把「土」放到了台前。在它之前，历史多半被写成帝王将相的历史、思想观念的历史；在它之后，谁也不能再假装，吃饭穿衣那一层，跟一个时代的思想没有关系。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一句，本书完全认。「制约」是一个好词：土托着一切，也限着一切，可土上长出什么，还要看路怎么走。

◆ 四、相隔一句

可就在这一句后面，紧接着的一句里，动词换了。

制约（bedingt）——决定（bestimmt）。

前一句：生产方式「制约」整个生活过程。

后一句：社会存在「决定」意识。

前一个动词留着余地：受制约的东西，还在自己长。后一个动词不留余地：被决定的东西，长成什么样，由决定它的那一头说了算。

本书在第 21 章说过，这个笔势不是第一次：一八四五年那部书稿里，同一页上，也是先「受……制约」、后「生活决定意识」。一八四三年摩泽尔那篇文章里，「关系决定行动，像呼吸一样不以人为转移」。

所以，这一段里的「改字」，不是一次手滑，是一个习惯。本书的副判——「一支给一切思想查出身的笔，把『制约』改成了『决定』」——说的不是某一天

的一次改动，是这支笔一次又一次的笔势：先伸出一只发生的手（制约），紧跟着伸出一只发现的手（决定）。

◆ 五、「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这一段还有一个词组，本书要把它和第 11 章接起来：人们在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一八四三年，他说那些关系「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人为转移；一八五九年，他说它们是「必然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十六年，这个说法从一篇报纸文章里的一个比方，走进了一段「总的结果」。

「不以意志为转移」，在一个意思上是对的：一个人一觉醒来，想让工厂不再按小时付工钱，工厂不会因为他想就变。关系不是一个人想改就能改的，这是土的分量。

可在另一个意思上，它说过头了：关系是一个一个人、一天一天干出来的（第 17 章：改环境的人自己也被改）；它不以某一个人某一天的意志为转移，不等于它不以千万人千万天的活动为转移。说它「不以意志为转移」，就是把一条人们自己一先一后走出来的路，说成了一样本来就在那里、只能被认出来的东西——像呼吸，像天气，像自然规律。

◆ 六、一幢楼

这一段还有一样东西，在一八四五年的书稿里只是一张草图（第 24 章），到这里，成了一幢正式的楼：

最底下，是生产力；上面，是与之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经济结构，是「现实基础」；基础上面，「竖立」着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再上面，是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

「竖立其上」，「与之相适应」——这是盖房子的话。楼下的，托着楼上的；楼上的，只能「适应」楼下的。

用本书的话说：三块地，在这里被正式盖成了一幢三层的楼。手上的世界是地基，脑子里的世界是楼上的房间，心里的世界——在这一段里，干脆没有出现。

◆ 七、「大体说来」

公平起见，这篇序言里，还有一处余地，本书要找出来照登。

在列出历史的几个阶段时，他写了一句，大意是：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大体说来」——德文原意接近「粗略地勾一个轮廓」。

这四个字很重要。它说明，他自己写到历史阶段这一步时，是留着余地的：这是一个大致的轮廓，不是一张精确的时刻表；「可以看作」，也不是「就是」。

照本书的看法，这一处要和「决定」放在一起记：同一篇序言里，他在「社会存在决定意识」上没有留余地，在「历史分几个阶段」上留了余地。后来的许多教科书，把这个「大体说来」也去掉了，把几个阶段写成了每一个民族都必须依次走过的五级台阶。

这一笔，照本书分账的规矩，记在后来的人名下：他写的是一个粗略的轮廓，后人把它描成了一张图纸。第 50 章那封晚年的信，恰好就是在反对这张图纸：别把我对西欧历史的概述，变成一切民族注定要走的路。

◆ 八、一幢楼的另一种画法

他那幢楼——生产力在最下面，生产关系在上面，再上面是法律和政治，最上面是意识形态——在很多教科书里被画成一张图，一层压一层，箭头从下往上。

本书在第 57 章说过，这根梁要换。这里试着换一种画法。

不画成一幢楼，画成三个圆，互相交叠：一个圆是手上的世界（怎样干活、怎样吃饭、东西归谁），一个圆是脑子里的世界（法律、道理、学问），一个圆是心里的世界（我、你、他）。三个圆之间，都有箭头，而且箭头是双向的；每一轮，先动的那一个圆，要去看日子才知道。

用这种画法，很多事情更容易说清楚：一场技术的变化（手上的圆先动），可以改法律、改人心；一种新的想法（脑子里的圆先动），也可以改工厂、改家庭；一代人心里的一种不甘（心里的圆先动），也可以推着制度和生产变。

他的那幢楼，是这三个圆在某一段日子里——手上的圆动得最猛的那一段——被拍下来的一张照片。本书把照片，放回了一段录像里。

◆ 九、放回日子里

「屁股决定脑袋」——这句话，大概是这一段在今天最流行的样子。它有一半的道理：一个人坐在什么位子上，确实会影响他怎样想。这是「制约」。

可一旦说成「决定」，它就成了一把只能对别人用的刀：你那样想，是因为你的屁股坐在那里——说完，就不必再听你说什么了。

下一次你想说这句话的时候，可以把动词换回去：「你的位子，会制约你怎么想」。这样说，你给对方留了一点余地，也给自己留了一点：因为你的位子，也在制约你此刻的这个判断。

带走的话：同一段里，相隔一句——前一句是「制约」，后一句是「决定」；这不是一次手滑，是他的一支笔反复出现的笔势。

> **小账**　开了：人们怎样干活，制约着整个生活过程——土被放到了台前。关了：相隔一句，「制约」换成了「决定」；关系被写成「必然的、不以意志为转移」；三块地被盖成一幢楼，心里的世界没有出现。
>
> **哪一界**：生产与生产关系，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那幢楼和「决定」，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第 31 章

生活→社会存在

◆ 一、「过日子」和「生活水平」

「你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这句话，问的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你这阵子忙不忙，睡得好不好，孩子乖不乖，钱够不够花。你回答的时候，会说一件一件的事。

「当前居民的生活水平如何？」——这句话，问的是另一个东西：一个平均数，一个指标，一个可以画成曲线的量。回答它的人，不会说谁家孩子乖不乖，只会说一个数字。

同一个「生活」，一个是过日子，一个是统计表。这一章讲的，是他笔下一个词的换法：从「生活」，换成了「社会存在」。

◆ 二、两句话，十四年

一八四五到一八四六年（MEW 3, S. 27）：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一八五九年（MEW 13，S. 9，原版待补核）：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动词没变——两次都是「决定」（第 21 章已经交代过）。变的是那个做主语的名词：「生活」（Leben），换成了「社会存在」（gesellschaftliches Sein）。

◆ 三、先说「生活」好在哪里

一八四五年那句里的「生活」，是一个有日子的词。

那部书稿说得很清楚：他们说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是这些人「现实的生活过程」——他们怎样吃饭、怎样穿衣、怎样干活、怎样生孩子、怎样和别人打交道。这些东西，你可以去看：去一个村子，住上一个月，就能看见那里的人是怎样生活的。

「生活决定意识」这句话，虽然用了不留余地的动词，可它的主语是一个可以去查的东西。你说一个人的想法是他的生活长出来的，别人可以追问：什么样的生活？哪一年、哪一个地方、做什么活计的生活？这句话，每用一次，都要落到一个具体的日子上去。

用本书的话说：「生活」是一条正在走的路，而且是一条有人在走的路。

◆ 四、「社会存在」是什么

一八五九年那句里的「社会存在」，是另一种词。

「存在」这个词，在西方哲学里，是一个分量极重的词：两千多年里，哲学家们争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存在是什么」。它常常被用来指一样最根本、最先在、一切都从它那里来的东西。

在「存在」前面加上「社会的」，他的意思当然是要把它拉回地上：不是神秘的存在，是人在社会里的存在。这一层，本书认。

可是请看，这个词和「生活」有什么不同。「生活」你可以去看；「社会存在」你去哪里看？你去一个村子住一个月，你看见的是一个一个人怎样过日子，你看不见「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是一个范畴——一个把无数个过日子的人，收进一个框子里的名字。

照本书的看法，这一换，是把一个有日子、可以去查的词，换成了一个没有地址、查不到的范畴。

「生活决定意识」，被追问时要落到一个具体的日子上；「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被追问时，可以落回那幢楼（第 30 章）：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一套不必再落到哪一家、哪一天的框子。

◆ 五、这一换，换掉了什么

这一换，至少换掉了三样东西。

第一，换掉了人。「生活」的主人，是一个个「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社会存在」的主人，是那幢楼——生产关系「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人从做事的主语，变成了被范畴规定的对象。第 15 章说过的那句「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在这里已经有了它的语法。

第二，换掉了日子。「生活」是过出来的，每天不一样；「社会存在」是一个结构，一个阶段，一个「形态」，它不按天算，按「时代」算。一个按天算的东西，会一天一天地变，谁也说不准明天；一个按时代算的东西，就可以有「规律」，可以有「必然」，可以有「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样的话。

第三，换掉了可查性。本书的「否定序列」那一本书，在这一环上说过一句话，本书接着用：磐石一路后退，退的不是位置，是可查性。一个可以去村子里查的「生活」，退成了一个只能在书里推的「社会存在」。一样东西一旦查不到，它就不怕被查了——它就成了一块免检的地板。

◆ 六、同一条街上的两户人家

拿一条街上的两户人家试一试。

两家的男人都在同一家厂里上班，同一个车间，同一份工钱；按「社会存在」的说法，两家的社会存在几乎一样：同一个阶级，同一种生产关系，同一个经济地位。

可一家的男人下了班去夜校，说「我不能让孩子跟我一样」；另一家的男人下了班去喝酒，说「人这辈子就这样了」。一家的孩子后来考上了大学，另一家的孩子早早进了同一个车间。

用「社会存在」去看，这两家是同一个格子，他们的「意识」应该差不多。用「生活」去看，就看得见格子装不下的东西：一家的奶奶识字，另一家没有；一家的男人年轻时在城里见过世面，另一家从没离开过这条街；一家有过一场病，一家欠过一笔债。每一样，都是一条日子里的路。

「社会存在」看得见两家共同的那片土——这是它的好处；「生活」还看得见两家各自的那条路——这是被换掉的东西。

◆ 七、「生活」回来了

有意思的是，他后来的书里，「生活」并没有完全消失。

《资本论》里，他写面包房工人夜里怎样干活，写女工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写孩子几点钟被叫醒——这些，全是「生活」，有日子，有地址，可以去查。那本书之所以能打动这么多人，靠的正是这些生活。

只是，到了要总结、要立法、要给历史下一个「总的结果」的时候，他用的，是「社会存在」。

照本书的看法，这又是那两只手：写的时候，一只手写生活；总结的时候，另一只手写范畴。读他的人，最好两只手都看见：记住他写下的那些生活，别只记住那个范畴。

◆ 八、公平起见

公平起见，要替他说两句。

一，一八五九年那篇序言，是一篇很短的文章里的一段很浓缩的「总结」。总结要用范畴，不可能写一个一个村子；这是文体的需要，不一定是他想法的全部。他在《资本论》里，写工厂报告、写具体的人，写得极细——那里的「生活」，一点也没有丢。

二，「社会存在」这个词，也有它的好处：它提醒人，一个人的日子，从来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和千万人缠在一起的。

这两句，本书都照登。可本书也要说：一个浓缩的总结，偏偏是后来被引用最多、写进教科书、刻在墙上的那一段；而在那一段里，被选中的，是那个查不到的词。一个人最后留给世界的，常常不是他写得最细的地方，而是他写得最短、最硬的那一句。

◆ 九、一张表格里的「社会存在」

今天，「社会存在」这个范畴，有一个很常见的样子：一张表格。

填一张申请表：年龄、学历、收入、户籍、职业、婚姻状况。填完，你就被放进了一个格子里。审表的人，看的是这个格子；按这个格子，决定你能不能贷款、能不能入学、能不能被录用。

那张表格，看得见你的「社会存在」；它看不见你的「生活」——你为什么在这一年换了工作，你那一年的收入为什么低，你照顾了谁、放弃了什么。

照本书的看法，这不是说表格没用——一个大社会，不用表格就转不动。本书只想提醒一件事：每一张表格旁边，最好都留一栏「情况说明」；每一个审表的人，最好都有一次机会，听一个人讲一讲他的生活。把查不到的范畴，和查得到的日子，接起来。

◆ 十、放回日子里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你这种想法，是你这个阶层决定的。」

说这话的人，用的是「社会存在」的语法：一个查不到的「阶层」，决定了你的想法；说完，就不必再问你这些年具体过的是什么日子。

你可以试着把它换回「生活」的语法：「你这种想法，跟你这些年过的日子有关——你做过什么事，吃过什么苦，遇见过什么人？」这样问，对方就得把自己的日子拿出来，一件一件摆在桌上。这样摆出来的东西，你会发现，常常不是一个「阶层」装得下的。

带走的话：十四年，一个词——「生活」换成了「社会存在」；一个有日子、可以去查的词，换成了一个没有地址、查不到的范畴。

> **小账**　开了：想法是从人们的生活里长出来的；人的日子和千万人缠在一起。关了：主语从「生活」换成「社会存在」——换掉了人，换掉了日子，换掉了可查性。
>
> **哪一界**：「生活」，是手上的世界里过出来的；「社会存在」，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一个范畴。

第 32 章

同一支笔：立法与自传同在一页

◆ 一、一份简历，和一份规章

想象一个人，给单位写一份材料。材料的前半，是他的简历：哪年毕业，因为什么机缘进了这一行，碰到过什么难处，遇见过哪位贵人，走过哪些弯路。写得很真实，每一步都有来由。材料的后半，是他给全单位立的一套规章：凡是某某条件的人，一律如何如何；凡是某某情况，必然如何如何。

读到最后，你会想问他一句：你前面写的那份简历，符合你后面立的这套规章吗？

一八五九年那篇序言，就是这样一份材料。

◆ 二、序言的前半：一份自传

序言的前半，他写自己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大意如下：

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法律，可他更多的心思用在哲学和历史上。一八四二到一八四三年，他在《莱茵报》当编辑，第一次遇到了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林木盗窃、摩泽尔农民。这些事，促使他去研究经济问题。

报馆被查封以后，他很乐意借机从公开的舞台退回书房。他先去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得出结论：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

在巴黎，他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被驱逐到布鲁塞尔后，继续研究。恩格斯寄来了那篇天才的草稿；两人在布鲁塞尔合写了一部书稿，把它留给了老鼠的牙齿去批判，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

一八四八年之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又是观察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方便的地点，他决定从头开始研究……

这一段自传，写得很好。你读下来会发现：他的每一步，都是被一件具体的事撞出来的——一根枯枝，一纸查封令，一次驱逐，一位朋友的草稿，一座城市的图书馆。他自己的想法，是在他的日子里、沿着他的路、一步一步长出来的。

这是一份标准的「发生」的简历。

◆ 三、序言的中间：一段立法

就在这段自传的中间，他插进了那一段「总的结果」（第 30 章）：生产关系是必然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存在决定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这是一段立法。

◆ 四、同一支笔

请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

自传里：他的想法——包括这段「总的结果」本身——是被一根枯枝、一次驱逐、一位朋友、一座图书馆，一步一步撞出来的。这是「生活制约意识」，而且是一段有名有姓、有年有月的生活。

立法里：一切人的意识，都是由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的。

那么，他自己的意识呢？他的这段「总的结果」，是他的哪一种「社会存在」决定的？一个没有国籍的流亡者，一个靠朋友工厂的利润过活的学者，一个在大英博物馆里读了十年书的人——这样一种「社会存在」，决定了一段什么样的意识？这段意识，是不是也只是那种存在的一个「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

他在这一页上，没有问。

本书的「否定序列」那一本书，在这一环上用了一个词：同一支笔：这一页做发生学，那一页做发现学。在这篇序言里，这两页挨得那么近——同一页，前后几行。前面几行，用发生的语法写自己；中间几行，用发现的语法给一切人立法；而这条法，没有回过头来，用在写它的那个人自己身上。

照本书的看法，这正是口述五在一页纸上的样子：他改造世界，拒绝改造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住着他自己的法。

◆ 五、「指导线索」

公平起见，这篇序言里还有一个词，要替他记下来。

他在给出那段「总的结果」之前，说了一句：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

「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有些译本译作「指导线索」。这是一个很谦虚的说法：这不是一条要所有人服从的规律，是我自己做研究时，手里拿着的一根线。一根线，是用来找路的；找着找着，线可以换。

这个说法，本书愿意认它一半：他给这段话的名分，是一根「线」，是方法，不是法律。

可是请看这根线上写的字：「必然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决定」「决不会灭亡」「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名分是一根线，字是一条法。

这又是一次摇：名分是发生的（一根找路的线），内容是发现的（一条不以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后来的人记住的，不是那个谦虚的名分，是那几行硬字。

◆ 六、序言的最后一句

这篇序言的最后，他引了但丁《神曲》里的两行诗。那是地狱的大门上刻着的话，大意是：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他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两行诗的本意，是勉励自己和读者：研究要有勇气，不要怕得出不讨人喜欢的结论。这一层，本书认。

可是请看它放在哪里：放在一段立法的后面，放在「科学的入口处」。入口处，「根绝一切犹豫」。

照本书的看法，这两行诗，恰好是那张免检证的样子：一段刚刚立好的法，站在科学的门口，门上写着「这里不许犹豫」。犹豫，就是「我可能错了」；根绝犹豫，就是不许这条法再被问一句「你是从哪里来的」。

一个用自传写出了自己的一切都是被撞出来的人，在自传的最后，给自己立下的法，挂上了一块「不许犹豫」的牌子。

◆ 七、每个人都写过一篇「序言」

你写过个人总结吧：年终总结、入党申请、求职信、述职报告。

这些文字，常常有一个固定的样子：前半部分，讲自己这一年（这几年）怎么走过来的——遇到过什么困难，得到过谁的帮助，走过哪些弯路；后半部分，总结出几条「经验」「体会」「规律」：只要坚持什么，就一定能怎样；做好某件事的关键，在于什么。

前半部分，是发生：每一步都有具体的来由。后半部分，是发现：从自己这一段具体的路里，提炼出几条对谁都适用的道理。

这没有什么不对，总结本来就要提炼。只是可以留心：你提炼出来的那几条「规律」，是不是只在你那一段路上成立？你那一年顺利，是因为「坚持」，还是也因为那一年的行情、那一位领导、那一次运气？

一八五九年那篇序言，是一位大思想家写的「年终总结」。他把自己二十年的路写得很真，又从这条路里提炼出了一条管一切人的规律。本书在这一章做的事，你也可以对自己的总结做一遍：把后半部分那几条规律，拿回前半部分那条路上，对一对。

◆ 八、一个老人写回忆录

一位八十岁的老人，开始写回忆录。写到年轻时的几次大选择，他总是写「我那时候就看准了」「这是必然的」。

他的孙女读了，问他：「爷爷，你那时候真的看准了吗？」

老人想了很久，说：「其实那时候，我很怕。好几次，差一点就走了另一条路。」

后来，他把那几段改了：写上了那时候的犹豫，写上了差一点走的另一条路，写上了是谁、是什么事，把他推到了这一边。

照本书的看法，这个老人做的，正是本章希望那篇序言做而没有做的事：把立法式的总结，改回一段有犹豫、有岔路、有推手的路。他的回忆录因此少了一点「必然」，多了一点真。

◆ 九、「用于指导我的研究」

这一章说过，他给那段「总的结果」的名分，是一根「指导研究的线」。这里再多想一步：如果真的把它当成一根线，会怎样？

一根线，是用来找路的。你拿着它走进一片不熟悉的林子，它帮你不迷路；可你走着走着，发现林子里有一条线上没有标的小路，你会停下来，看一看那条小路，也许顺着它走一段，回来再把线改一改。

一条法，是用来遵守的。你拿着它走进林子，看见线外的小路，你会说：那条路不在法里，不算数。

同样一段话，当线用，和当法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读法。

照本书的看法，他自己给了它一个「线」的名分，后来的很多读者，把它当成了「法」。这一笔，有他的一半——那段话里的硬字，确实像法；也有后人的一半——他们把「指导线索」四个字，从读法里删掉了。

今天读这段话，可以把那四个字补回去：这是一根线，拿着它走，也随时准备改它。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开头那份材料。

你在单位里、家里，一定也见过这样的人：讲起自己，全是机缘、全是弯路、全是「那时候没办法」；讲起别人，全是「一律」「必然」「就是这样」。对自己用发生的语法，对别人用发现的语法。

更难的是，你自己可能也是这样的人。

一个很简单的练习：你给别人立下的每一条「规矩」「道理」，都回头套在自己身上试一试——我自己的经历，符合这一条吗？如果不符合，是我特殊，还是这条规矩太硬了？

带走的话：同一页纸上，他用发生的语法写自己，用发现的语法给一切人立法；这条法没有回头用在立法的人身上，门口还挂着「不许犹豫」。

小账　开了：他自己的想法，是被一根枯枝、一次驱逐、一位朋友、一座图书馆撞出来的——一份标准的发生的简历；「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名分是一根线。关了：同一页上立下的法，不用在自己身上；线上写的是硬字；科学的入口处，「根绝一切犹豫」。

哪一界：自传里的每一步，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那段「总的结果」和门口的牌子，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口述五核对：一页纸上的原样——法住在一个不改造的世界里，立法者自己不在法下。

第 33 章

「存在决定意识」是谁写的

◆ 一、一句「名言」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很多人以为这是韩愈说的，贴在教室的墙上，还署了他的名字。可去翻韩愈的文集，找不到这两句。一句话流传久了，会自己给自己找一个作者，而且常常找一个最有分量的。

「存在决定意识」，也是这样一句话。

◆ 二、他写的是什么

本书在导论里已经说过，这里把账摆齐。

一八四三年，摩泽尔那篇文章：有一些关系，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当局的行动，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第 11 章）。

一八四五到一八四六年，那部书稿：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第 21 章）。

一八五九年，那篇序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第 30 章）。

三处，三个主语：关系，生活，社会存在。没有一处，是光秃秃的「存在决定意识」。

◆ 三、那三个字是怎样被删掉的

人人会背的那句「存在决定意识」，是一八五九年那句话被剪短了的样子：「人们的」删了，「社会」删了，句子前半的「不是……相反」也删了，只剩下一个主谓宾：存在，决定，意识。

删掉的这几个字，每一个都有分量。

「人们的」——原句说的是人：人们的存在，人们的意识。删掉以后，说的就不一定是人了，可以是任何东西的存在，任何东西的意识。

「社会的」——原句说的是人在社会里的存在：一起干活、一起过日子结成的那些关系。删掉以后，「存在」就回到了西方哲学两千年里那个最大、最重的词：一切的存在，宇宙的存在，最根本的那一样。

「不是……相反」——原句是一句论战的话，是在反对黑格尔那一派「意识决定存在」的说法，是一个方向上的扭转。删掉以后，它就不再是一句跟谁吵架的话，成了一条不跟谁吵、自己站在那里的公理。

三处删改，一句讲人在社会里怎样过日子、怎样想事情的话，变成了一句讲宇宙的话。

◆ 四、谁删的

这句话是谁剪短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指认。它是在一百多年里，在无数本通俗读物、讲义、教科书、演讲、标语里，一点一点被磨短的。就像那两句「韩愈的名言」，没有一个人撒谎，每一个人都只是照着上一个人说的，再说得顺口一点。

可有一个人，本书要在这里点出来，因为他给这句话的剪短，搭好了一个架子。

一八八六年，恩格斯在一本讲费尔巴哈的小书里，写了一句后来被当成「哲学基本问题」的话，大意是：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哪一个是第一性的，精神还是自然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把哲学家分成了两大阵营。

本系列《马哲》那本书，专门拆过这一句，本书只接着说一件事：这个「思维和存在，谁是第一性」的架子，是一个讲宇宙的架子。马克思一八五九年那句讲「人们的社会存在」的话，被放进这个架子里，就很自然地被剪成了「存在决定意识」——变成了这个宇宙架子里「存在是第一性」的一个例子。

这一笔，记在恩格斯名下，也记在后来的一百多年名下。不记在马克思名下。

◆ 五、可是，这句话能被剪短，也不是偶然

可是，本书也要说公道话：这句话能被剪成这样，而且剪得这么顺，也不是偶然的。

一句话要被剪短，得有可剪的地方。本书在第 21 章、第 30 章都看过：他自己的笔，一次又一次地先写「制约」、再写「决定」；一次又一次地把关系写成「不以意志为转移」「像呼吸一样」。他自己已经把一句讲日子的话，推到了一个讲规律的地方。后人再推一步，推到讲宇宙的地方，只是顺着他的笔势，多走了一步。

照本书的看法，这正是本书总原则里那个悖论的一个样子：一个人把自己的发生，打造成了一个发现；后人再把这个发现，打造成了一个更大的发现。他打造了一半，后人打造了另一半。账要分开记，可这两半，是接得上的。

◆ 六、那块招牌，今天挂在哪里

今天，这块招牌挂在很多地方。

有时，它被用来替一种很粗的看法作证：人怎么想，全看他的物质条件，别的都不必看。

有时，它被用来替一种很硬的判断作证：你这种想法，是你的存在决定的——说完，就不必再听你了。

每一次，它都借着一个一百多年前、在伦敦阅览室里写字的人的名字，去做一件那个人在那一页纸上并没有说到那么远的事。

本书在这里做的，只是把原句找回来，把剪掉的几个字放回去：不是「存在决定意识」，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不是一句讲宇宙的话，是一句讲人怎样过日子的话——而且，在它前面，他还写过一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生活过程」。

◆ 七、一句话是怎样变成招牌的

一句话变成招牌，大致要经过三步。本书拿「存在决定意识」走一遍。

第一步，剪短。一句长的话，带着限定、带着上下文、带着论战的对象，被剪成一个主谓宾。剪短是为了好记、好传；可剪掉的，常常正是那些留余地的地方。

第二步，换地方。被剪短的话，从原来那篇文章里搬出来，放进另一个框子里——一本讲义、一张挂图、一个「基本原理」的清单。在新的框子里，它和别的招牌排在一起，意思就跟着框子走了。

第三步，挂上名字。挂上一个大人物的名字，这句话就有了分量；以后谁再用它，就不必再说明它从哪里来、原来是什么意思了。

三步走完，一句讲人们怎样过日子的话，成了一块讲宇宙的招牌。

这个过程，不只发生在马克思身上。「知识就是力量」「存在即合理」「上帝死了」——每一句都被这样剪过、换过、挂过。读一句名言，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三步倒着走一遍：先摘下名字，再放回原来的地方，最后把剪掉的字补回去。

◆ 八、一次课堂上的实验

一位中学老师，在课上做过一个小实验。

她先在黑板上写：「存在决定意识」，问学生：「这是谁说的？」全班都说：「马克思。」

她再写出原句：「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问：「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

学生们看了半天，有人说：「原句多了『人们的』。」有人说：「多了『社会』。」有人说：「原句是在跟别人吵架。」

最后，一个平时不太说话的学生说：「第一句像是在说宇宙，第二句像是在说人。」

这个实验，本书想推荐给每一个读到这一章的人：找一句你最熟的名言，去找它的原句，放在一起，问问自己——被剪掉的，是哪几个字？

◆ 九、放回日子里

你一定也有过一句被人剪短了的话：你说「这件事我暂时不太同意」，传到别人那里，成了「他反对」；你说「在现在这个条件下，先这样做比较稳」，半年后被人引成「他一向主张这样做」。

对付这种事，最好的办法，是把原话留着：写下来，带上时间，带上你当时说这话的情况。

读一个人的名言时，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去找原句，看看被剪掉的是哪几个字，以及剪掉它们的，是不是那个人自己。

带走的话：「存在决定意识」不是他的原话——删掉的是「人们的」「社会的」和那个论战的方向；删的是后人，可他自己的笔势，给这一删留好了地方。

小账　开了：原句讲的是人们在社会里怎样过日子、怎样想事——是一句论战的扭转。关了：后人剪短成一句讲宇宙的公理（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搭了架子）；他自己先写制约、再写决定的笔势，给剪短留了地方。

哪一界：人们的日子，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存在决定意识」这块招牌，是后人在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第 34 章

那只站在箱外的眼睛

◆ 一、裁判能不能也下场踢球

足球场上，裁判判一个球员越位，大家都认，因为裁判不下场踢球。如果有一天，一个裁判同时是某一队的队员，他判对方越位，你会怎么想?

你会问：凭什么他的判罚，不算他那一队的一次「进攻」?

这一章讲的，就是他那一整套学说里，那位既当裁判、又在场上的人。

◆ 二、一把只能对着别人的刀

从第 21 章到第 33 章，本书一路看他磨一把刀：一切想法，都是某种生活、某种社会存在的「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是那个时代的生活过程在视网膜上的倒像；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

这把刀很锋利。可它有一个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问题：它能不能对着它自己?

如果一切想法都是某种社会存在的倒像，那么「一切想法都是某种社会存在的倒像」这一个想法，是哪一种社会存在的倒像? 如果它也是一个倒像，它凭什么说别人是倒的? 如果它不是倒像，它是从哪里来的、凭什么例外?

这就是第 22 章说过的那只「站在暗箱外面的眼睛」。

◆ 三、他自己的回答

他没有正面写一篇文章来回答这个问题。可在他的文字里，能找到几处回答的影子。

一处在宣言里。他写共产党人：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了解……一般结果」——有一群人，他们看得清运动会走到哪里去。他们站在哪里？站在一个特别的位置上：他们代表的那个阶级，其利益和历史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从这个位置看出去的，不是一个倒像，是正像。

另一处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里，他说欢迎任何科学批评的意见；序言的最后，他又引了一句但丁（又是但丁）：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

还有一处，是一个标签。「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个说法，在他的时代广泛流传——把他们的学说，和那些「空想的」社会主义区分开来。（「空想」与「科学」这一对说法，最有名的一篇，是恩格斯一八八〇年的小册子；这个标签，记在恩格斯名下，但他本人对这种区分是认的。）

三处合起来，是一个回答：别人的想法，是倒像；我们的想法，是科学——因为我们站在那个利益和历史方向一致的位置上。

◆ 四、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个回答，有它对的一半。

一个人站在哪里，确实会让他看见一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一个在工厂里干了十年活的人，比一个从没进过工厂的经济学家，更知道工钱是怎么回事。一个受过压的人，常常更容易看见压迫的样子。站在底下的人，看得见站在上面的人看不见的那一面。

这一层，后来被很多人发展成一门学问：不同位置上的人，看见不同的东西；而那些被压着的人的位置，常常能看见被遮住的那一面。本书认这一层——它是「看」的一条很好的路。

◆ 五、可「看得见另一面」，不等于「看见了正面」

可是，从「站在底下的人能看见上面看不见的那一面」，到「从这个位置看出去的就是正像、就是科学、就是历史的方向」，中间隔着一大步。

前一句说：每个位置都有它的盲点，底下的位置能补上上面的盲点。这是一句「多一只眼」的话。

后一句说：有一个位置，没有盲点；从那里看出去的，就是本来的样子。这是一句「只有这一只眼」的话。

照本书的看法，他从前一句滑到了后一句。一个位置能看见被遮住的一面，这是真的；可这个位置自己，也有它被遮住的那一面——它也是在某片土里、沿着某条路长出来的，也会看漏一些东西。说它「和历史方向一致」，就是给这个位置发了一张免检证：别的位置都要查，这个位置不必查。

本书的「否定序列」那一本书，给他这一环的标题，就是这一章的结论：给一切发证的人自留免检。

◆ 六、后来的人怎样接这个难题

这个难题，后来有人正面接过。本书举两个，都记在他们自己名下。

一九二三年，匈牙利的卢卡奇在一本书里，把这个回答推得更远：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把握社会的「总体」。这是把那张免检证，写得更正式了。

一九二九年，德国的曼海姆写了一本书，叫《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他说：如果「一切想法都受它所处的社会位置制约」是对的，那么它就必须对所有人都适用，包括说这句话的人自己。他想出的出路是：有一群人——知识分子——相对地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漂浮在各个位置之间，也许能看得更全一点。

本书看这两位：卢卡奇把免检证发给了一个阶级；曼海姆把免检证，换了一个人发——发给了「漂浮的知识分子」。两个人都诚实地看见了这个难题，都又给自己找了一块地板。

本书的出路不一样：不发免检证。每一个位置——包括工人的、知识分子的、本书自己的——都有它的土和它的路，都会看漏；要做的，不是找一个没有盲点的位置，而是让不同位置的眼睛互相查，并且把每一次查出来的东西，记在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本书在第十三编最后一章，会把这件事对着本书自己做一遍。

◆ 七、医生和病人

举一个每个人都遇到过的「位置」的例子：医生和病人。

医生站的位置，让他看得见病人看不见的东西：化验单上的数字是什么意思，这种病通常怎样发展，哪种治法风险大。这是真的，所以我们看病要听医生的。

病人站的位置，也让他看得见医生看不见的东西：这个药吃下去是什么感觉，夜里是怎么疼的，家里有没有人能照顾，他最怕的是什么。这也是真的。

一位好医生，不会说「我是医生，你听我的就行」；他会问：「吃了这个药，你觉得怎么样？」他知道，自己的位置看得见一面，病人的位置看得见另一面。

一位不那么好的医生，会把自己的位置当成没有盲点的位置——这就是本章说的那张「科学的免检证」。

照本书的看法，他那一套学说，最需要的，正是一位好医生的这个习惯：从自己的位置看出去以后，再问一句站在另一个位置上的人，你那里看见了什么。

◆ 八、「我是为你好」

「我是为你好」——这句话，是日常生活里最常见的一张「科学的免检证」。

说这句话的人，站在一个他认为「看得更清楚」的位置上：父母比孩子看得远，老师比学生懂得多，领导比员工知道全局。这常常是真的。

可这句话一说出口，就有一个副作用：被「为你好」的那个人，没有了说「不」的余地。你不接受，就是「不识好歹」。说这句话的人的位置，被当成了没有盲点的位置。

照本书的看法，这句话可以换一种说法，意思不变，却留了一条回头的路：「我是这样想的，我担心的是这件事；你那边，是怎么看的？」

前一种说法，是一只站在箱外的眼睛；后一种，是两只眼睛互相查。

◆ 九、放回日子里

你一定遇到过这样的争论：「你没当过老师，你不懂」「你没创过业，你不懂」「你没带过孩子，你不懂」。这些话，有一半是对的：站在那个位置上的人，确实看得见你看不见的东西。你该听。

可如果说话的人接着说：「所以我说的就是对的，你没资格反驳」——那就滑到另一半去了。当过老师的人，也会看漏；创过业的人，也会只看见自己那一条路；带过孩子的人，也会把自己家的那一个孩子，当成所有的孩子。

最好的办法，不是争谁站的位置更「正」，而是两个位置的人坐下来，互相说：我这里看见了什么，你那里看见了什么，我们各自可能漏了什么。

带走的话：他给一切想法查出身，却给自己的位置发了一张科学的免检证——站在底下能看见被遮住的一面，不等于站在那里就看见了正面。

小账　开了：站在底下的人，能看见上面看不见的那一面——位置是看的一条路。关了：「了解运动的一般结果」「科学」——一个位置被说成没有盲点；裁判也在场上。

哪一界：工厂里十年的活，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科学的」立足点，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口述五核对：改造的刀朝外，不朝自己的道理世界——这一章是它在「立足点」上的样子。

第 九 编

桌子用头站立：《资本论》之一

编 序

一八六七年九月，《资本论》第一卷在汉堡出版。他写了二十多年，写到满身是痈。这一编和下一编，读这本书。

本书读《资本论》，只读两件事。这一编读第一件：一件商品的价钱，为什么看起来像长在它身上——他管这个叫「商品拜物教」。下一编读第二件：一笔各自都平的账，怎样合起来长出一截余数。

这两件事，是本系列《马哲》那本书所说的「最好的一刀」的两半。这一刀，是他在手上的世界里做得最漂亮的发生学。本书要做的，仍然是那两件：先把这一刀的好处说足，再看刀柄上，那只发现的手握在哪里。

导论里那件羽绒服，在这一编回来了。

*

第 35 章

一件商品的两张脸

◆ 一、羽绒服又回来了

导论里那件羽绒服，还挂在你的衣柜里。

它有两张脸。一张脸，是你穿上它的时候看见的：暖，轻，领子能挡风，袖口能收紧。另一张脸，是你买它的时候看见的：到手价六百九十九。

第一张脸，跟你的身体有关——冬天，风，你的肩膀。第二张脸，跟你的身体无关——它跟一双袜子、一袋米、一张电影票放在一起比，比出来它「值」多少。

《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章，从这两张脸开始。

◆ 二、第一句话

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大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所以，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一部要给整个资本主义算总账的书，从一件东西开始——一件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的东西。

◆ 三、两张脸：使用价值和价值

他给这两张脸起了名字。

第一张脸，叫使用价值：这件东西有什么用——羽绒服能保暖，米能吃，袜子能穿。使用价值是这件东西自己的，跟它是什么材料、什么样子有关。

第二张脸，叫价值：这件东西能换多少别的东西。一件羽绒服能换十双袜子，能换两袋米。价值不跟它的样子走——羽绒服和米长得一点也不像，可它们能放在一起比，能说「一件等于两袋」。

能比，是因为它们有一样共同的东西。是什么？不是重量，不是颜色，不是用处——用处恰恰不同，才要交换。他说：唯一共同的，是它们都是人的劳动做出来的。价值，是凝结在东西里的人的劳动；价值的大小，看生产它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是某一个慢手慢脚的人花的时间，是在一个社会平常的条件下、平常的熟练程度下，做这样一件东西要花的时间。

◆ 四、劳动也有两张脸

他接着说了一件他自己认为最要紧的事，大意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也有两重性——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缝羽绒服的女工，一天在干两件事。一件是缝羽绒服：用针，用线，把面料和鹅绒变成一件能穿的衣服——这是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跟种地、织布、做饭都不一样。另一件，是「花掉了人的力气和时间」——这一层，跟种地、织布、做饭都一样，都是一个人把自己的一段生命花了出去。他管前一种叫具体劳动，后一种叫抽象劳动。

具体劳动，做出了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了价值。

◆ 五、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章的好处，用本书的七个词说，是这样的：

「价值」这个形状，不是长在东西身上的。一件羽绒服放在荒岛上，没有人跟你交换，它就只有一张脸——暖。第二张脸，是在人和人之间长出来的：有很多人各自干着不同的活，他们要交换，交换的时候要比，比的时候要找一样共同的东西——这样，一件东西才长出了「值多少」这张脸。

价值，是一片人和人缠在一起的土、一条人和人一次次交换的路，在一件东西身上显露出来的样子。这是一个地道的发生学的看见。

而且，他把这张脸的来历，一直追到了一个人的一段生命上：值多少，归根到底是花了多少人的时间。一件东西的价钱里，藏着一个个人的一天。

◆ 六、从一件上衣到一张钞票

《资本论》第一章里，有一段很难读、却很要紧的推演，他管它叫「价值形式」。本书只用大白话走一遍。

最简单的一步：二十码麻布，等于一件上衣。一样东西的「值多少」，自己说不出来，只能借另一样东西来说：麻布值多少？值一件上衣。上衣在这里，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麻布的价值。

往下走一步：一件东西，可以和许多东西相等——二十码麻布，等于一件上衣，等于十磅茶叶，等于两盎司金子……麻布的「值」，被许多面镜子一起照着。

再往下走：反过来，许多东西都拿同一样东西来照自己——上衣、茶叶、铁、小麦，全都说「我值多少麻布」。那一样被大家共用的镜子，就站到了所有东西的中间。

最后一步：这面共用的镜子，被固定在了金子上。金子成了货币。从此，一切东西都用钱来说自己值多少。

他说过一句很短的话，大意是：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照本书的看法，这一段推演，是他在手上的世界里写得最细的一次发生学：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谁发明的；它是人和人一次一次交换，一步一步长出来的一个形状——先是一面偶然的镜子，再是许多面镜子，再是一面共用的镜子，最后被钉在了金子上。而钉上去以后，它就开始回写：人们忘了它是怎么长出来的，只觉得「钱就是钱」。

这就是第 36 章那张桌子的最大的一件外衣：钱本身。

◆ 七、「凝结」与「归根到底」

可是，这一章里，也有两个词要留意。

一个是「凝结」：价值，是凝结在东西里的人的劳动。「凝结」这个词，把一段在人和人之间长出来的关系，说成了一样沉在东西里面的物质——像冰冻在水里，像琥珀里的一只虫。说它是人和人之间长出来的，是发生；说它凝结在东西里面，就又把它放回了东西身上，好像它本来就在那里，等着被称出来。

另一个是「归根到底」：价值的大小，归根到底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一件东西值多少，真的归根到底只看劳动时间吗？一件羽绒服今年寒潮来得早，明年暖冬，价钱能差一倍；一个牌子的名声，一段广告，一次直播，都会让它的「值」上下跳。他当然知道这些，他说这是价格围绕价值的波动；可「归根到底」四个字，把这些都放到了「波动」的位子上，而把劳动时间，放到了「本来」的位子上。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他在第一章第一页，就伸出的那两只手：一只手，把价值从东西身上摘下来，还给人和人的关系——发生；另一只手，把价值的大小，钉在一个「归根到底」上——发现。

◆ 八、一个手工馒头值多少

楼下有一家手工馒头店，一个馒头两块钱；超市里机器做的馒头，一个一块钱。

手工馒头店的老板有一次抱怨：「我一个馒头要揉十分钟，他们机器一分钟做一百个，凭什么我只卖两块？」

他说的，正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说法里最要紧的那一层：一样东西值多少，不看某一个人实际花了多少时间，看的是在一个社会平常的条件下，做这样一样东西要花多少时间。机器一分钟做一百个的时候，他那十分钟，在市场上就只算「平常」的一小截。

这一层，本书认：价值确实不是某一个人的辛苦，是一整片土的平均。

可是请看，那两块钱里，还有一样东西不在「平均劳动时间」里：楼下的人愿意多花一块钱，买的是那一口有嚼劲的、小时候的味道，是老板认得他们、会多给一个。这一截，不是劳动时间算得出来的；它是这家店和这条街上的人，一年一年缠出来的。

「归根到底由劳动时间决定」，算得出那一块钱，算不出这一块钱。

◆ 九、商品不能自己走到市场上去

《资本论》第二章，开头有一句很朴素的话，大意是：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上去，不能自己去交换；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

这句话，看起来是一句废话：谁都知道衣服不会自己走到商店里去。可它说的，其实是第一章那张桌子背后的人：每一件在市场上「说话」的东西，后面都站着一个人，替它开口、替它讨价还价。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他在拜物教那一节之后，把人又请了回来：别只看东西和东西怎样换，看东西后面那些人，他们各自站在什么位置上，想要什么，怕什么。

今天，很多商品好像真的「自己」走到了市场上：一个购物网站，按你的喜好把东西推到你眼前；一个算法，替商家定价、替你比价。东西和东西之间，好像不需要人了。可每一个推荐、每一个价格背后，仍然站着一群人——定规则的、写代码的、出钱的。这句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废话」，今天格外值得再说一遍。

◆ 十、一张购物小票

你买完东西，收银员递给你一张小票：一行一行，商品名、数量、单价、合计。

这张小票，是这一编最好的一个小教具。

每一行的「单价」，是一样东西的第二张脸：值多少。你看不到的，是每一行后面的那条路：那盒牛奶从哪一个牧场来，那包纸巾在哪一个厂里被谁卷起来，那袋米是哪一块田、哪一年的收成。

小票把一整条路，压成了一个数字。

你可以做一个小练习：拿出一张小票，挑其中一样，花五分钟，在网上查一查它是从哪里来的、经过了哪些人的手。查完了，再看那一行的数字，它会显得不太一样——你在那个数字后面，看见了几个人。

这就是第 35 章说的：把价值从东西身上，还给人和人的关系。

◆ 十一、一件东西的两张脸，在一个家里

一个家里，奶奶织了一件毛衣给孙子。

这件毛衣，第一张脸很清楚：暖，合身，上面织着孙子喜欢的小熊。

它有没有第二张脸——「值多少」？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也许值一百块；可在这个家里，没有人会这样问。它不是一件商品，它是奶奶的一个冬天。

照本书的看法，这个例子正好说明第 35 章那件事：第二张脸，不是东西天生就有的；它只在一群人要交换、要比较的时候，才长出来。一件在家里、在两个人之间传递的东西，可以只有第一张脸。

今天，越来越多的东西，一生下来就只有第二张脸：一件衣服，从设计的第一天起，想的就是它能卖多少钱。那件毛衣提醒我们：还有一些东西，可以只为了用、只为了一个人而做——这些东西，是人在拜物教的外面，给自己留的一小块地。

◆ 十二、放回日子里

你买东西的时候，常常只看第二张脸：多少钱，打几折，值不值。

他会提醒你看第一张脸：它对你有什么用？你买它，是为了暖，还是为了「这么便宜不买可惜」？

他还会提醒你看第二张脸背后的东西：六百九十九里，有一个女工的几个小时。这不是为了让你内疚，是为了让你知道：你手里这件东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一些人的日子里长出来的。

本书再加一句：它的价钱，也不是被那几个小时「归根到底」钉死的；寒潮、广告、你那十分钟的犹豫，都在里面。价钱是一整片土长出来的，劳动时间是这片土里最重要的一块，可不是唯一的一块。

带走的话：一件商品有两张脸——一张是用处，一张是在人和人之间长出来的「值多少」；他把后一张脸还给了人，又用「归根到底」把它钉在了劳动时间上。

> **小账**　开了：价值不长在东西身上，是人和人交换时长出来的一张脸；一件东西的价钱里，藏着一个个人的一天。关了：「凝结」把关系放回了东西里面；「归根到底」把价值钉在一个本来的位子上。
>
> **哪一界**：缝衣服、交换，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归根到底由劳动时间决定」，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第 36 章

桌子跳起舞来

◆ 一、会说话的东西

有些东西，好像会说话。

一块名表戴在手腕上，它在说：「我的主人很成功。」一辆车停在楼下，它在说：「这一家过得不错。」一个包放在桌上，它在说：「我比那个包贵。」

东西当然不会说话。说话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一整套关系——谁挣得多，谁挣得少，谁想让别人怎样看自己。可这些关系，没有直接说出来，它们借着东西说了出来。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最后一节，讲的就是这件事。他给这一节起的题目，叫「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 二、一张桌子

这一节一开头，他写了一张桌子。大意是：

一张桌子，用木头做成。作为木头，它是一个很平常、可以感觉到的东西。可是，一旦它作为商品出现，它就变成了一个既可感觉、又超感觉的东西。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

一张桌子，用头站着，还跳起舞来。这是全书最有名的一个画面。

◆ 三、它到底在跳什么

他的意思，说白了是这样的：

一张桌子能换多少钱，看起来是这张桌子自己的一种性质，就像它是方的、是橡木的一样。可这个「值多少」，其实不是桌子的，是做桌子的木匠、种树的林

工、运木头的车夫，以及市场上千千万万个干着别的活的人，他们之间的一种关系：他们各干各的，然后通过交换，把各自的劳动放在一起比。

可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不以「人和人」的样子出现在人们面前。它以「东西和东西」的样子出现：一张桌子等于两把椅子，一张桌子等于三百块钱。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穿上了一件物的外衣。

他还拿宗教来比：在宗教的世界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的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他说，这就是拜物教——人把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当成了有自己的力量、反过来支配人的东西。

◆ 四、为什么叫「拜物教」

「拜物教」这个词，来得有点远。

十五世纪，葡萄牙的航海者在西非看见当地人供奉一些木雕、石头、护身符，把它们叫作「费蒂索」，意思是「做出来的东西」「护符」。一七六〇年，一位法国学者写了一本书，讨论这种「对物神的崇拜」，从此「拜物教」成了欧洲人描述所谓「原始宗教」的一个词。据研究者考证，他年轻时读过这本书，还做过摘录。

请留意这个词最早的那一层意思：「做出来的东西」。人自己做出来一样东西，然后跪在它面前，觉得它有力量。

他把这个欧洲人用来说「落后民族」的词，掉转过来，用在了欧洲最先进的市场上：你们笑话别人拜木头，你们自己，在拜一张价签。

◆ 五、先说他对在哪里

本书要把这一节，放在全书评价最高的几处之一。

第一，它把第 8 章费尔巴哈那面镜子，从天上挪到了市场上。费尔巴哈说：神是人投出去的影子。马克思说：不只是神，连你手里这件东西的「价钱」，也是人投出去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投到了东西身上，然后回过头来，管住了人：你拼命干活，是为了换那张价签；你看一个人，看他身上的东西值多少。

第二，它把第 12 章巴黎手稿里的「异化」，放进了一个更具体的地方。手稿里说的是：工人和他的产品成了陌生人。这里说的是：整个社会里，人和人的关系，变成了物和物的关系。异化没有丢，它从一个工人的心里，走进了整个市场的运转里（第 15 章）。

第三，用本书的话说：一样长出来的东西，显露成了一样本来就在的东西——这正是本书全部要讲的那件事，而他在这里，把它讲得比谁都具体。价钱是一片土、一条路在一件东西上的显露；这个显露，把它自己的来历藏了起来，看起来像是东西的一种天生的性质。

本书在导论里说，他替你把价签从衣服上摘了下来。这一节，就是摘价签的那只手。

◆ 六、他在这里用的词

还要留意这一节里的几个词，因为下面两章要从这几个词往下走。

他说，桌子「用头倒立」；说这种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虚幻的形式」；说商品世界笼罩着一层「神秘」的东西；说这种神秘，要等到将来一个由「自由人联合体」有意识地、按计划地调节生产的社会里，才会被揭掉——生活过程的形态，才会把它的「神秘的纱幕」揭掉。

倒立，虚幻，神秘，纱幕。这几个词，都在说同一件事：现在看到的，是倒的、是蒙着的；在它后面，有一个正的、透明的样子。

第 37 章要看，他自己在同一节里，怎样说「识破了也不消失」——那一句，和这几个词，并不完全是一个意思。第 38 章要看，「倒立」「纱幕」这两个词，把这件事记成了什么。

◆ 七、一个会说话的名字

今天最会说话的东西，也许不是一件商品，而是一个名字：品牌。

同一家工厂里、同一条生产线上做出来的两件衣服，一件缝上了一个有名的牌子，一件没有，价钱能差好几倍。那几倍的差价，不在布里，不在针脚里，在那个名字里。

那个名字在说什么？它说：穿我的人，有品位，有身份，属于某一群人。这些话，全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谁想被看成什么样的人，谁想和谁站在一起，谁想和谁拉开距离。这些关系，穿上了一件叫「品牌」的外衣，缝在了一件衣服上。

他在一八六七年写那张用头站立的桌子时，还没有见过今天的品牌。可他给的那把刀，今天照样好用：一个名字值多少钱，把它翻译回去，就是一群人之间一整套关于「我是谁」的关系。

本书只加一句：这件外衣，也可以被穿的人自己改——当一群人不再觉得那个名字代表什么，它就不再会说话了。外衣是长出来的，也会褪。

◆ 八、没有价值，却有价格

他在书里还注意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有些东西，根本不是劳动做出来的，本身没有价值，却可以有价格——比如良心、名誉。它们可以被拿来出卖，于是也就有了价钱。

一块从来没人耕种过的荒地，也可以有价格；一个名字、一个头衔，也可以有价格。

照本书的看法，这件事比那张桌子还要说明问题：价格，不一定是从一样东西里「凝结」的劳动来的；它可以是一群人之间，愿意为什么东西付多少钱的那一整套关系，直接长出来的。

今天，这样的东西更多了：一个手机号码尾数好，价钱高；一个账号粉丝多，可以卖；一个学位、一张证书，也有它的市价。这些，大多不是「劳动时间」算得出来的；它们是人和人之间的想法、规矩、稀缺，缠在一起长出来的。

这也再一次说明：「归根到底由劳动时间决定」，在他自己的书里，就已经有它照不到的角落。

◆ 九、一张彩礼单

在一些地方，结婚要谈彩礼：多少钱，几金，一辆车，一套房。两家人坐在一起，谈得像一笔买卖。

用这一章的眼光看：两个人要结婚，本来是两个人、两个家之间，一整团缠在一起的关系——感情、责任、面子、两代人的期待。在谈彩礼的桌子上，这一整团关系，穿上了一件叫「数字」的外衣：几万，几十万。

那个数字，看起来像是这桩婚事本身的「价」；可它说的，其实是两家人之间的一整套想法：女方家觉得女儿养大不容易，男方家觉得这是面子，村子里的人会拿它去比。

识破了也不消失：两家人都知道，这个数字不代表感情；可谁也不敢第一个说「我们不要」。

能改的，常常是很小的一步：两家人坐下来，先不谈数字，先谈两个孩子以后怎么过日子。把外衣脱下来一点，看一看里面那两个人。

◆ 十、放回日子里

下一次，当你看见一样东西「在说话」——一块表、一辆车、一个包、一套学区房——你可以做一件他教你的事：把它说的话，翻译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这块表在说「我的主人很成功」——翻译回去：有一群人，约定了用这种表来互相认出谁是成功的；有一群人，靠这个约定赚钱；还有一群人，被这个约定逼着去买一块他其实不需要的表。

翻译完了，那块表还是那块表，它照样会在手腕上说话。可你知道，说话的不是它。

带走的话：一张桌子用头站着跳起舞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穿上了一件物的外衣，回过头来管住了人。

> **小账**　开了：价钱不是东西的天性，是人和人的关系投到了东西身上；拜物教是异化从心里走进了市场——全书评价最高的几处之一。关了：倒立、虚幻、神秘、纱幕——在它后面，好像有一个正的、透明的样子等着被揭开。
>
> **哪一界**：做桌子、交换，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东西「说话」，在心里的世界里被感到；「纱幕后面那个透明的样子」，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第 37 章

识破了也不消失

◆ 一、明知道是错觉

有一张很有名的图：两条一样长的线段，一条两头画着向外的箭头，一条两头画着向内的箭头。你看上去，总觉得一条长、一条短。拿尺子一量，一样长。

量完之后，你再看——还是觉得一条长、一条短。

你知道了真相，可你的眼睛照样那样看。这种「明知道、还是那样看」的东西，比一般的错误要深得多。一般的错误，知道了就改了；这一种，知道了也改不了，因为它不是你一个人脑子里的错，是那双眼睛、那张图的画法本身，就会那样显出来。

拜物教，是这一种。

◆ 二、他自己的话

在第 36 章那一节里，他说了一段很少被引用、本书却认为是整节最深的话。大意是：

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个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但它决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

他还打了一个比方：正像空气被科学分解为几种元素以后，空气作为一种物理的物态形式，照样继续存在一样。

说白了：经济学家们已经算出来了，价值是劳动；你读了《资本论》，也明白了，价钱是人和人的关系。可是，明白了又怎样？你明天走进商场，价签照样挂在衣服上，看起来照样像衣服自己的颜色；你照样要按价签付钱，照样会为了一个折扣犹豫十分钟。

◆ 三、还有一句更细的

同一节里，他还说过一句更细的话。大意是：私人劳动之间的社会关系，在生产者面前，表现为它们本来的样子——也就是说，不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请留意「表现为它们本来的样子」这几个字。

他的意思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和人确实是通过东西发生关系的——你不认识那个缝衣服的女工，你只认识那件衣服和那张价签；你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这件东西。所以，那种「物和物的关系」，不是一层蒙在真实关系上面的假象；在这个社会里，它就是真实的关系本身。

◆ 四、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两段话，是本书在全部《资本论》里最想拿出来的两段。

它们说的是：拜物教不是错觉，不是欺骗，不是谁脑子糊涂；它是一种社会形式正常运转时，自己显出来的样子——就像第 22 章那张视网膜上的倒像，是眼睛正常工作时就会有的。识破它，改变不了它，因为它不是在你的脑子里，是在那一整套做法里。

用本书的七个词说：价钱，是一片土、一条路显露出来的形状；这个形状，一旦定型，就会回写——回写你的眼睛（你从此看东西先看价钱），回写你的手（你按价签付钱），回写这个社会的一切做法。它不是一个影子，它是一样真的、会回头改人的东西。要改它，光在脑子里识破它不够，得去改那片土、那条路。

「表现为它们本来的样子」这一句，更是难得：他在这里承认了，显出来的东西不是假的，它在这个社会里是真的。这是离本书的「显露」最近的一句话——显露不是蒙在本来面目上的一层纱，显露就是那个东西在那片土里真实的样子。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他在手上的世界里，把「发生」看得最透的一次：他不但看见了价钱是长出来的，还看见了长出来的东西是真的、会回写的、光靠「看穿」拿不掉的。

◆ 五、那么，「纱幕」又是什么

可是，第 36 章留下了一个问题：同一节里，他又说这是「虚幻的形式」「神秘」，说将来要揭掉生活过程的「神秘的纱幕」。

「表现为它们本来的样子」——这是说，显出来的是真的。

「神秘的纱幕」——这是说，显出来的是一层蒙着的东西，后面还有一个真的。

同一节里，两种说法并排站着。

照本书的看法，这就是他又一次的摇——在一节里摇。前一种说法，是站在手上的世界里说的：在这个社会里，人和人确实只能通过东西相遇，所以物的关系就是真实的关系；这是发生。后一种说法，是站在脑子里的世界里说的：在这一切之下，有一层「本来」——人和人之间透明的、直接的关系，等将来把纱幕揭掉，它就露出来了；这是发现。

第 38 章细看这后一种说法。

◆ 六、二手市场里的同一件东西

一个包，新的时候在专柜卖一万块；背了一年，放到二手平台上，三千块也不一定有人要；再过十年，如果这个款式成了「经典」，它又可能卖到一万五。

同一个包，皮还是那块皮，线还是那根线，价钱却这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这件事很能说明第 37 章那句话：那个「值」，不在包身上。它在一群人之间：新的时候，大家愿意为「新」付钱；旧了，大家不愿意为别人用过的东西付钱；成了经典，大家又愿意为「稀少」和「怀旧」付钱。人和人之间的想法一变，包的「价」就跟着变。

可你也会发现：就算你明白了这一切，你站在二手平台前，看到那个价签，心里还是会觉得「这个包就值这么多」。识破了，外衣照样穿着。

这就是为什么，光在脑子里明白不够。要改的，是那一整套「新的才值钱」「名牌才值钱」的做法——哪怕只在你自己家里：修一修旧东西，把一件用了很久的东西，当成一样有来历的东西，而不是一张贬值了的价签。

◆ 七、打折季

每年到了打折季，很多人会买一堆并不需要的东西。事后算账，常常说：「当时就觉得不买亏了。」

「不买亏了」，是价签在说话：原价一千二，现在六百九，差出来的那五百一十块，看起来像是你「赚」到的。可你并不需要那件东西；你真正的账，是花出去了六百九。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拜物教在今天最常见的样子之一：一个价钱的「差」，被当成了一样东西的「值」；你和一件东西之间，只剩下了一张价签，没有了「我要它做什么」。

识破了也不消失：你明年打折季，还会有那种「不买亏了」的感觉。能改的，是一件小事：买之前，先问第一张脸——「我要它做什么？」（第 35 章）问不出答案，就不买。

◆ 八、放回日子里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验：你明明知道「贵的不一定好」，可站在两件东西面前，还是会觉得贵的那件好一点。你明明知道「学历不等于能力」，可看简历的时候，眼睛还是先落在学校那一栏。

你不是笨，也不是没想明白。你是活在一套做法里，这套做法每天都在让价钱、学历「说话」。识破了它，是第一步；可光识破不够，它明天照样会在你眼前说话。

他在这一节里给你的，是一个很清醒的提醒：别以为想明白了就改了；要改，得去改那套做法——哪怕只是在你自己的一小块地方：你家里怎样看一个孩子，你的团队怎样看一个人，不先看那张价签。

带走的话：明知道了，价签照样像衣服自己的颜色——拜物教不是错觉，是一套做法正常运转时显出来的样子，识破了也不消失。

小账　开了：识破不等于消除；物的关系在这个社会里「表现为它们本来的样子」——显出来的是真的、会回写的。关了：同一节里又说「虚幻」「神秘的纱幕」——后面还有一个真的等着揭开。

哪一界：一套做法，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明知道还那样看」，在心里的世界里被感到；「纱幕后面的本来」，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第 38 章

写回来被记成了颠倒

◆ 一、两种说法

一个孩子在学校里，慢慢长成了一个很在乎分数的人：考了九十五，他难过；考了一百，他才松一口气。

对这件事，可以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这个孩子被「扭曲」了。他本来是一个天真、好奇、爱玩的孩子，是这套考试制度把他「颠倒」了——本来学习是目的、分数是手段，现在分数成了目的、学习成了手段。将来把这套制度去掉，他就会恢复本来的样子。

另一种说法：这个孩子是在这套制度里长出来的。他在乎分数，不是一层蒙在「本来的他」上面的假面具，是他这些年真实长成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也在回头改他——改他怎样交朋友，怎样看自己。要改，不是去揭掉一层纱，找回一个「本来的他」，而是让他在另一种土里，接着长出一个新的样子。

两种说法都承认：分数这件事，改了这个孩子。差别在于：前一种说法，觉得有一个「本来」被颠倒了；后一种说法，觉得没有什么被颠倒，只是长成了这样，还会接着长。

◆ 二、他用的是哪一种

在拜物教那一节里，他用得最多的，是前一种说法：倒立，颠倒，纱幕，神秘。

人和人的关系，本来应该是人和人的关系；现在，它们颠倒成了物和物的关系。桌子本来应该用脚站着；现在，它用头倒立。将来，在自由人的联合体里，人们有意识地、按计划地组织生产，纱幕就会揭掉，人和人的关系就会重新显出它透明的、本来的样子。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种说法，有它的力量。

「颠倒」这个词，让人一下子看见一件事有多荒唐：人做出来的东西，反过来管住了人；主人成了奴仆，奴仆成了主人。这是一种很有力量的批判：它让人愤怒，也让人想去改。

而且，它背后有一个很真的愿望：人和人之间，能不能不隔着一张价签，直接地、透明地相处？这个愿望，本书完全认。

◆ 四、本系列已经下过的判断

本系列《普通人都能读懂的马哲》有一章，专门拆过这件事，下过一句判断：拜物教，是「写回来」被记成了「颠倒」。本书接着这句判，不改判，只把它说得更细一点。

「写回来」，就是本书说的回写：人和人的关系，长出了价钱这个形状；价钱这个形状，回过头来改了人——改人的眼睛、人的手、人和人相处的方式。这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而且是一件每一样长出来的东西都会做的事：一条被踩出来的小路，会回头改走路的人；一种长出来的语言，会回头改说话的人；一张价签，也会回头改买东西的人。

回写本身，不是颠倒。它是一切长出来的东西正常的样子。

把它记成「颠倒」，就等于说：有一个本来的、正着的样子——人和人之间透明的、不经过任何东西的关系；价签把它弄倒了。

◆ 五、「本来」在哪里

那么，这个「本来的、正着的样子」，在哪里？

在过去吗？他在同一节里，举过几个例子：鲁滨逊一个人在荒岛上，他和他做出来的东西之间的关系，简单明了；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之间，关系是赤裸裸的人身关系，没有什么神秘；一个农民家庭里，一家人为自己的需要生产，也是透明的。

可这几个例子，都有它们自己的「外衣」：领主和农奴之间，隔着神意和血统；农民家庭里，隔着父权和习俗。它们不是「本来的样子」，只是另一种样子——另一片土里长出来的、有它们自己的回写的样子。

在将来吗？他说，在自由人的联合体里，人们有意识地、按计划地组织生产，一切都会透明。

照本书的看法，这个「透明的将来」，就是那块被放到了彼岸的「本来」——和第 10 章的「自由王国」、第 13 章的「向本质的复归」、第 14 章的「将来才有的美」，是同一块地板：人有一个本来的样子，现在被颠倒了，将来要回去。

本书在第 12 章问过「异化是异于什么」，这里的问题是同一个：「颠倒」，是颠倒了什么？

◆ 六、鲁滨逊的账本

他在拜物教那一节里，专门拿鲁滨逊来比。鲁滨逊一个人在岛上，要做家具、打猎、种地、做陶器。他很快就开始记账：他有哪些东西，做每一样东西要花多少时间。他和他的东西之间，关系是简单明了的——没有价签，没有外衣，每一样东西值多少，就是他自己的几个小时。

马克思拿这个例子，是想说：人和东西之间，本来可以是透明的；价签那层外衣，是许多人各干各的、再通过交换才长出来的。

本书在这里只多看一眼：鲁滨逊的「透明」，是因为他只有一个人。他的账本里，没有别人——没有谁来跟他换，没有谁跟他争，也没有谁回头改他的做法。一个人的透明，是因为没有纠缠；一群人的生活，只要有纠缠，就一定会长出某种外衣。

所以，出路不是回到鲁滨逊的岛上，把外衣全脱掉——一群人回不到一个人。出路是：在一群人之间，让外衣变得看得见、说得清、改得动。

◆ 七、这一改，改出了什么不同

把「颠倒」换成「回写」，不只是换一个词。它会改变你去改一件事的办法。

如果是颠倒：你要做的，是把它倒回来——找出那个本来的样子，恢复它。这件事有一个终点：恢复了，就完了。而且，谁知道那个本来的样子是什么？得有一个人、一群人、一套学说，替大家知道它。第 34 章那只站在箱外的眼睛，就站在这里。

如果是回写：你要做的，是换一片土、换一条路，让它长出一个新的样子。这件事没有终点：新的样子长出来，还会回写，还会长出新的问题。也没有人需要替大家知道「本来的样子」，因为没有那样东西；每一个人，都在这片土里，一边被改，一边在改。

◆ 八、「本来的我们」

两个人结婚十年，一方常常说：「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多单纯，现在全被房贷、孩子、钱搅乱了。」

这句话，是「颠倒」的说法：有一个本来的、透明的「我们」，被日子颠倒了；要是能回到那时候就好了。

可是，那时候的「我们」，也有它的外衣：那时候谁也没见过对方最累的样子，谁也不知道对方会怎样对待一个哭闹的孩子。那不是一个「本来」，只是另一个阶段的样子。

「回写」的说法是：这十年，房贷、孩子、钱，确实改了这两个人；可这两个人，也在改这些日子——一起熬过的那几个夜里，长出了刚认识时没有的东西。出路不是回到那时候，是在今天的土里，一起再长出一个新的「我们」。

◆ 九、一家「透明」的公司

有一家公司，宣布要做到「完全透明」：每个人的工资、每一笔开支、每一次决策的理由，全部公开。

一年以后，它发现：透明了，问题并没有消失。大家看得见了每个人的工资，就开始比；看得见了每一次决策，就开始吵。透明，没有让人和人之间变成「本来的样子」，只是让另一种张力浮了上来。

照本书的看法，这正是「颠倒」和「回写」的区别：如果以为有一个本来透明、没有张力的状态，只要揭掉纱幕就能回去，就会失望；如果知道人和人之间总

有张力、总会长出某种外衣，那么透明就不是终点，而是一条让大家能一起看见、一起改的路。

那家公司后来又加了一条：每季度开一次会，大家一起改一次工资的规则。透明，加上一条能改的路，才开始起作用。

◆ 十、「颠倒」这个词为什么这么有力

「颠倒」这个词，在他的书里用得很多：黑格尔是头朝下的，要颠倒过来；意识形态是倒像；桌子用头站立；人和物的关系颠倒了。

这个词为什么这么有力？因为它一下子让人看见一件荒唐的事，也一下子给出了一条出路：倒了，就翻过来。

照本书的看法，这正是它的力量，也是它的危险。

力量在于：它让人愤怒，让人想动手。一个被说成「颠倒」的世界，谁都想把它扶正。

危险在于：它预设了一个「正」的样子。谁知道那个「正」是什么样？总得有一个人、一群人、一套学说，替大家知道。于是，「把颠倒的世界扶正」，很容易变成「按我知道的那个正，去扶」。

「回写」这个词，没有那么有力，也不那么让人热血；可它不需要任何一个人替大家知道「正」是什么——它只要求：给每一个被改的人，一条回头改它的路。

一个家里的争吵，一个单位里的不公，一个社会的问题，用「颠倒」去看，出路常常是「谁来扶正」；用「回写」去看，出路常常是「怎样让大家都能改」。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个在乎分数的孩子。

如果你是他的父母，第一种说法会让你想：把他「掰回来」，让他恢复天真。你会很着急，也会很失望，因为那个「本来的他」好像怎么也找不回来。

第二种说法会让你换一个做法：不去找回一个本来的孩子，而是给他一块新的土——一件跟分数无关、他又真的喜欢的事，一段不被打分的时间，一些不看他成

绩的人。在这块新的土里，他会接着长，长出一个你没见过、也不是「本来」的样子。

这个样子，比「本来的他」更真，因为它是他自己长出来的。

带走的话：价签回头改了人——这是回写，不是颠倒；把它记成颠倒，就得有一个「本来的样子」，而那个本来，被他放到了透明的将来。

小账　开了：人做出来的东西反过来管住了人——看得真；人和人能不能不隔着价签相处——这个愿望真。关了：回写被记成「颠倒」；「本来的样子」要么在过去（其实也有外衣），要么在将来（透明的联合体）——又一块彼岸的地板。

哪一界：价签改人，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颠倒」与「本来」，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第 39 章

价签在今天

◆ 一、一百五十年后的桌子

他写那张用头站立的桌子，是在一八六七年。那时候，最会「说话」的东西，是市场上的商品，和商品背后的那个数——价格。

一百五十多年后，那张桌子没有躺下来。它换了好几件衣服，而且越穿越多。

本书在导论第十二节里已经点过几件，这一章把它们摆开来，用第 36—38 章的三把刀，一件一件看：人和人的关系，穿上了什么外衣？这件外衣，识破了会不会消失？它是「颠倒」，还是「回写」？

◆ 二、第一件：评分

外卖骑手的星级，网约车司机的分数，餐馆的评分，民宿的好评率，老师的评教分数。

一个人被打成「四点八分」，这个数字看起来像是他身上的一样东西——「他是一个四点八分的骑手」。可它是一整片土长出来的：那天下雨，那家店出餐慢，那个顾客心情不好，平台的算法把他派到了一条不熟的路，以及一整套规定「低于几分就少派单」的规则。人和人之间一连串的关系，穿上了一件叫「分数」的外衣。

识破了会不会消失？不会。骑手自己最清楚那一颗星是怎么来的，可他明天照样要为那一颗星拼命——因为派单的规则，是按那个数字来的。这正是第 37 章那句话：物的关系，在这个社会里，「表现为它们本来的样子」。

◆ 三、第二件：点赞与流量

一条视频下面写着一百万个赞，一个账号有五百万粉丝。

这些数字看起来像是那条视频、那个人自己的性质——「这是一条爆款」「他是一个大 V」。可它们是一整套推荐规则、一群人在某个晚上的无聊、一个剪辑师凌晨的手艺、一次偶然的转发，合在一起长出来的。

这件外衣比价签更厉害的地方是：它会回写得更快。一条视频有了十万个赞，推荐规则就把它推给更多的人；更多的人看，就有更多的赞。一个数字，自己给自己加码。这是一条转得很快的回写。

◆ 四、第三件：「数据不会说谎」

第三件外衣，是最新的，也是最大的。

一台会说话的机器，读过的字比任何人都多，它的每一句回答，都是从海量的文字里一步一步算出来的。它回答你「某件事的概率是多少」「某个人适不适合这份工作」「这笔贷款该不该批」。

我们最常听到的说法是：「这是 AI 的发现」「数据不会说谎」「算法是客观的」。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拜物教最新的一件：一场彻头彻尾的发生——哪些文字被放进去训练，训练的目标是什么，谁定下了这个目标，谁在用它的回答做决定——被登记成了一次「发现」，穿上了一件叫「客观」的外衣。本书的「否定序列」那一本书说：这是这台机器开动以来最大的一次身份错配。第十五编会专门写它，这里只把它挂在这一排衣服的最后。

◆ 五、第四件：一套学区房

最后一件外衣，是很多中国家庭都熟悉的：学区房。

一套几十平米的老房子，旧、小、没电梯，价钱却是旁边新楼的好几倍。它「值」这么多，看起来像是这套房子自己的性质——「这是学区房」。

可这个「值」，是一整片土长出来的：哪一所学校、按什么规则划片、多少家庭在同一年想让孩子进同一扇门、父母们怎样互相打听、怎样互相比。人和人之间一整套关于「孩子的将来」的关系，穿上了一件叫「房价」的外衣。

识破了也不消失：每一个买学区房的父母都知道，这套老房子本身不值这个钱；可他们照样要买，因为划片的规则，是按房子来的。

这一件外衣，还会回写：房价越高，大家越相信这所学校好；越相信，房价越高。

◆ 六、三把刀，各砍一下

用第 36 章那把刀——翻译回人和人的关系：分数、点赞、AI 的回答，背后都是一群人：定规则的人，被规则管着的人，用规则赚钱的人，被规则挡在外面的人。这把刀，他给我们的，今天比一百五十年前更用得着。

用第 37 章那把刀——识破了也不消失：知道那颗星是怎么来的，骑手明天照样要为它拼命；知道 AI 的回答是算出来的，银行明天照样按它批贷款。所以光在脑子里识破不够，要去改那套做法：谁定规则，规则能不能被被管着的人改。

用第 38 章那把刀——是颠倒，还是回写？如果是颠倒，你会想：去掉这些数字，回到「本来的」人和人之间透明的关系。可你回不去——没有那样一个本来。如果是回写，你会想：这些数字已经长进了我们的日子，也在改我们；那么，怎样让被它们改着的人，也能回头改它们？骑手能不能参与定评分的规则？被一个算法拒绝的人，能不能知道它为什么拒绝、能不能申诉？

照本书的看法，第三把刀，是本书在他的两把刀之后，替他补上的一把。他看见了外衣，看见了识破也不消失；他把这件事叫作「颠倒」，于是出路就成了「将来揭掉纱幕」。本书把它叫作「回写」，出路就成了「现在，给被改的人一条回头改它的路」。

◆ 七、第五件：一个人的「人设」

还有一件今天特别常见的外衣：人设。

一个人在网上，经营出一个样子：自律的、精致的、成功的、有趣的。这个样子，被很多人看见、点赞、模仿；慢慢地，这个样子，看起来就像是这个人「本来就是」的样子。

可这个人设，是一整片土长出来的：哪一种样子在这个平台上最受欢迎，哪一种照片会被推荐，他身边的人都在经营什么样子。人和人之间关于「什么样的人值得被看见」的一整套想法，穿在了他一个人身上。

这件外衣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会回写那个人自己。他为了维持这个人设，开始按人设过日子——吃人设里的饭，去人设里的地方，说人设里的话。有一天，他可能分不清，哪一个是他自己，哪一个是那件外衣。

照本书的看法，对付这件外衣，和对付别的外衣一样：先翻译回去——这个样子，是哪些人、哪些规则长出来的？再留一条回头的路：在网上之外，留一块不需要人设的地方，留几个看过你不体面的样子、还愿意和你待在一起的人。

◆ 八、放回日子里

你身上一定也穿着几件这样的外衣：一个分数，一个头衔，一个粉丝数，一份年终考评。它们在说话，替你说，也替别人说你。

三件小事可以做。

一，把它翻译回去：这个数字，是哪些人、哪些规则、哪些偶然长出来的？

二，别以为翻译完就没事了：它明天照样会在你的日子里起作用，你照样要跟它打交道。

三，找一找有没有一条回头的路：你能不能对定这个数字的人说一句话，让规则改一改？如果你是定规则的人，你给了被你打分的人这条路没有？

带走的话：那张桌子今天穿着分数、点赞和「客观」；他给了我们翻译外衣的刀，本书再补一把——给被外衣改着的人，一条回头改它的路。

> **小账**　开了：人和人的关系今天穿着评分、流量与「数据」的外衣——他的刀今天更用得着。关了：出路若只是「将来揭掉纱幕」，眼下的人就无路可走。
>
> **哪一界**：评分规则与算法，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客观」「发现」，是脑子里的世界里被当成找到的；被一颗星逼着拼命的那种滋味，在心里的世界里。

第 十 编

余数：《资本论》之二

编 序

第 9 章摊开过三本账：价值是劳动；交换是等价的；资本家有利润。三本各自都平，合起来不平。第 5 章还看过一件事：他自己一家的面包，就来自一家工厂里的那一截余数。

这一编五章，看他怎样把这三本账算平。本系列《马哲》那本书，把他这一套算法称为「最好的一刀」，并把它拆成了六步。本书接着那本书判，不改判，只把六步放回《资本论》的原文里，再多看一眼：这一刀落下之后，他给这截余数，划了哪几条线。

*

第 40 章

等价交换怎么长出利润

◆ 一、一个倒买倒卖的人

一个人一早去批发市场，花一千块钱进了一批菜，下午在街口卖掉，收回一千二百块。

他多了两百块。这两百块从哪里来?

你可能会说：他低价买、高价卖。可是批发市场的价格，是市场上的价格；街口的价格，也是街口的价格。他没有骗谁，也没有抢谁。如果每个人都这样「低买高卖」，那么你卖给别人时赚的，别人卖给你时又赚回去了；整个社会加起来，谁也没有多出什么。

这就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要面对的难题。

◆ 二、两种买卖

他先分了两种买卖。

一种是：为了用而买。你有一件东西，卖掉，换成钱，再拿钱去买一件你要用的东西。商品——钱——商品。起点和终点都是东西，目的是用。

另一种是：为了钱而买。你手里有钱，拿去买东西，再把东西卖掉，换回更多的钱。钱——商品——更多的钱。起点和终点都是钱，目的，是那个「更多」。

第二种，就是资本。钱变成更多的钱，这个「更多」，他叫它剩余价值。

◆ 三、难题

难题就在那个「更多」上。

如果交换都是等价的——一千块的东西，就换一千块的钱——那么，不管你怎样买进卖出，钱都不会变多。可资本家的钱，明明变多了，而且年年变多。

如果交换不是等价的——有人低买高卖——那么，就像那个卖菜的例子，一个人赚的，就是另一个人亏的；整个社会加起来，总数不会变多。可整个社会的财富，明明在变多。

所以，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大意是：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但它又不能不在流通中产生。它必须在流通中产生，又必须不在流通中产生。

这个难题的样子，本书在第 9 章说过：三本账，本本都平；合起来，不平。

◆ 四、他之前的两种解法

这道题，他之前的人也答过，答案有两种，都很有意思。

一种来自更早的重商主义者：利润是从买卖里来的——便宜进、贵卖出，从外国人那里赚，一个国家就富了。可这等于说，一国赚的就是另一国亏的；世界加起来，没有变多。

另一种来自十八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只有土地会「多出来」——一粒种子种下去，长出一穗麦子，这多出来的一截，叫「纯产品」；工匠和商人，只是把东西搬来搬去、改改样子，不会多出什么。

照本书的看法，这两种解法，都在找一块「本来就会多出来」的地方：一个说在买卖里，一个说在土地里。他的办法不同：他不去找一块天生会多出来的地方，而是去找一种关系——一个人的一天被怎样买、怎样用——在这种关系里，余数一次一次地长出来。

◆ 五、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章，还没有给出答案——答案在下一章。本书在这里只想说他摆题目的那个姿势，有多公平。

在他之前，面对这道题，有人说：利润是骗来的、抢来的（第 9 章那批社会主义者）。他不这样说。他先把对手最强的那一面认下来：市场上的每一笔买卖，都是等价的，都没有骗，没有抢。他说：我承认你们的一切前提；在你们的一切前提都成立的情况下，余数照样长出来了——我要找的，就是它从哪里长出来的。

这一步，用本书的话说，是先把三本账都摊开，一本一本认下来，再去找它们合起来不平的那一截。不是去说哪一本账是假的，而是去找：三本账都踩着的那块地板上，是不是有一块，大家都没去看？

本系列《马哲》那本书说：这是从账本的余数里找新东西的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先不找坏人，先承认每一笔都平。

◆ 六、「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

他在这一章的最后，引了一句古希腊的话。有一个人吹牛，说他在罗陀斯岛上跳过很远很远；旁边的人说：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

他的意思是：别在别处找答案，就在这个难题上跳——就在「等价交换」这个前提下，把余数找出来。

这句话，本书很喜欢：一个肯在对手的场地上、按对手的规矩去跳的人，跳出来的东西，才让人服气。

◆ 七、一个倒卖二手车的人

一个在二手车市场里做了二十年的人，每一辆车都是低价收、高价卖。他说：「我这是凭眼光吃饭。」

他说得没错：他知道哪辆车有暗伤，哪辆车好卖，哪个季节什么车抢手。他赚的那一截，有一部分，确实是他的眼光。

可这一章那道题，在他身上也能问：如果整个市场上，每一个人都像他一样低买高卖，那么一个人赚的，就是另一个人亏的——卖车给他的人少拿了一点，从他手里买车的人多付了一点。整个社会加起来，车还是那些车，没有多出一辆。

他的利润，是从买卖的「差」里来的，不是从「多」里来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说：光在流通里找，找不到那个让整个社会的财富变多的余数。

本书在这里只想提醒一件事：分清「差」和「多」。你的收入，是从一个差价里来的，还是从一件被做出来的东西里来的？两样都正当，可它们是两种钱，背后是两种关系。

◆ 八、「看不见的手」和那一截余数

说到三本账，就不能不提斯密那句最有名的话：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

这句话，是第二本账——「市场是公平的」——最好的广告词：不用谁来管，每个人顾好自己，整体就会好。

马克思没有否认这只手：市场确实能让很多人的活互相配合，造出比任何一个人计划得更多的东西。他问的是：这只手在把东西分出去的时候，为什么总有一截，落进了同一些人的口袋？

照本书的看法，「看不见的手」本身，也是一件外衣：它把千千万万人之间的一整套关系——谁有工厂、谁只有一天的力气、谁定规则——说成了一只「看不见」的、自然的手。看不见，就不必问是谁的手。

他做的，就是把这只手，翻译回人。

◆ 九、「罗陀斯」在今天

「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这句话，今天可以送给很多人。

一个人抱怨工作不公平，却只在朋友圈里骂；一个人觉得学校的规矩不合理，却只在私下里说；一个人认为某个行业的做法有问题，却从来没有拿出过一个数字、一个例子。

这些，都是「在别处跳」：说自己在罗陀斯跳得很远，可从来没在这里跳过。

他在《资本论》里给的样子，是：就在对手的场地上，按对手的规矩，把问题摆出来。承认每一笔账都平，承认对手说的每一条前提，然后，就在这些前提里，找出那一截不平。

在今天，这意味着：你觉得不公平的那件事，先把它的规矩弄清楚，把账摊开，拿出读数；然后，就在那个会议上、那张表上、那条规定里，把那一截不平指出来。这比骂一百次，更难，也更有用。

◆ 十、放回日子里

你在单位里一定遇到过这种事：大家都觉得哪里不对——明明每个人都按规定办事，每一笔都合规，可年底一算，总有一些人的日子越过越好，另一些人越过越紧。

最容易的做法，是去找一个坏人：一定是谁贪了，谁骗了。有时候确实有坏人。

可他在这一章教你的，是一个更难、也更准的做法：先承认每一笔都合规，然后问——在每一笔都合规的情况下，那个「越来越好」和「越来越紧」，是从哪一块大家都没去看的地板上长出来的？

带走的话：每一笔买卖都等价，钱怎么会越变越多？——他先承认对手的一切前提，就在对手的场地上跳。

> **小账**　开了：不找坏人，先承认每一笔都平，再找合起来不平的那一截；「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关了：（此章尚未关门，答案在下一章。）
>
> **哪一界**：买进卖出，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这一章，他一直站在手上的世界里。

第 41 章

劳动力：租来的一天

◆ 一、租一辆车

你租过车吧。租车公司按天收钱：一天三百块。这三百块，算的是这辆车一天的「成本」——折旧、保养、保险，再加一点利润。

可你租到手以后，这一天怎么用，是你的事。你可以只开到楼下超市，也可以一口气开八百公里。你开得越多，这辆车在这一天里给你干的活就越多；租金，一分不涨。

租车公司不吃亏：它收的是这辆车一天的价钱。你也没占便宜：你付了全款。可是，这辆车在这一天里「干」出来的，可以远远多于三百块。

《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的最后一节，讲的就是这样一件事——只不过被租的，不是一辆车，是一个人的一天。

◆ 二、一块大家都踩着的地板

第 40 章留下的难题是：交换都是等价的，钱怎么会变多？

他的办法，是去看一块地板。这块地板，经济学家们踩着，那批喊「抢」的社会主义者也踩着，谁也没低头看过：工人卖给资本家的，是「劳动」。

大家都说：工人出卖劳动，资本家付给工资，工资就是劳动的价格。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工资付清了，劳动也就买完了，两边两清——余数就找不到来处。

他低头看了这块地板，发现它是松的。

◆ 三、卖的不是劳动，是劳动力

他说：工人卖给资本家的，不是「劳动」，是「劳动力」——他干活的能力，他在一段时间里（一天、一周）供人使用的那份力气。

劳动力，也是一件商品。它的价值怎么算？和别的商品一样：看生产它、维持它需要多少东西——工人要吃饭、穿衣、住房、养孩子（好让将来还有工人），要学一点手艺。维持一个工人一天所需的这些东西，折算成价值，就是劳动力一天的价值。资本家按这个价值付工资，一分不少——等价。

可劳动力这件商品，有一个别的商品都没有的特点：它被使用的时候，会创造价值；而且，它一天能创造的价值，可以多于它自己一天的价值。

他举过一个例子，大意是：假定维持一个工人一天所需的东西，要六个小时的劳动才能做出来；那么，工人干六个小时，就把他那一天的工资挣回来了。可资本家租下的是他的一整天——比如十二个小时。后六个小时干出来的，就是那一截余数。

就像那辆车：租金算的是车一天的成本，可车这一天能跑多远，是租车的人的事。

他还特别说了一句：这种情形，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决不是不公平。——每一笔都等价，余数照样长出来了。

◆ 四、「双重意义上的自由」

劳动力要成为一件能在市场上买卖的商品，他说，得先有一个条件：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双重意义上是自由的。

第一重自由：他是一个自由的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东西去卖——他不是奴隶，不是农奴，没有被绑在哪一块地、哪一个主人身上。

第二重自由：他什么也没有——没有土地，没有工具，没有自己的作坊；他「自由得一无所有」，除了卖自己的一天，没有别的办法活下去。

这一段话，本书认为很准：第一重自由是真的，这是历史上的一大步；第二重「自由」，是一个苦涩的说法——自由到只剩下一样东西可卖。

用本书的话说：一个人在手上的世界里被拿走了一切工具和土地，他就只能把自己的一天，当成唯一的货物。这不是天生的，是一段历史长出来的——他在《资本论》后面专门写过，英国的农民是怎样在几百年里，一步一步被从土地上赶出来的。

◆ 五、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刀，本书要说它是全书最好的一刀之一，而且完全接着《马哲》那本书的判断。

它好在：它没有推翻任何一本账。价值是劳动——认；交换是等价——认；资本家有利润——认。它只是把大家脚下的那块地板，换了一块：卖的不是劳动，是劳动力。地板一换，三本账就合起来平了。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在一片大家都以为看清了的土里，找到了一处谁也没去看的缝，从那条缝里，长出了一个新的东西。它不是从天上想出来的，是从三本账的不平里、一步一步逼出来的。

还有一处，本书特别喜欢。他说，劳动力的价值，和别的商品不一样，里面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一个工人「需要」什么——要不要吃肉、要不要一间像样的屋子、孩子要不要上学——不是生理上定死的，是那个国家、那个时代的文化水平和工人阶级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习惯决定的。

说白了：一个人一天的「值」，里面有历史，有习惯，有那个社会认为「一个人至少该过上什么样的日子」。这是一片土长出来的，不是一个固定的数。

◆ 六、两扇门

这一节的最后，他写了一段很有画面感的话。

在市场上——商品买卖的地方——他说，那里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一位讲「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英国哲学家）。买的和卖的，都是自由的人；他们平等地交换；每个人只支配自己的东西；每个人只顾自己的利益。

然后他说：现在我们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一切人都看得见的领域，跟着资本家和工人，一同走进那个隐蔽的生产场所——在它的门口挂着一块牌子：「非公莫入」。

一扇门是市场，一切都平等、自由；另一扇门是车间，门口写着「非公莫入」。余数不在第一扇门里，在第二扇门里。

◆ 七、一份不拿钱的实习

一个大学生，找了一份「实习」：每天去公司上班八小时，做的是和正式员工差不多的活，一分钱工资也没有。公司说：「给你一个学习的机会，还给你盖章。」

用这一章的眼光看：他卖出去的，是他的一天——他的劳动力。这份劳动力，在这笔买卖里，价钱是零。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零价卖出自己的一天？因为那片土：找工作要「实习经历」，简历上没有一段实习就过不了筛；一个盖了章的「经历」，在另一个市场上，将来能换钱。他不是在今天卖，他是在为一张将来的期票，预付今天的一天。

这件事，他那个时代没有；可他那一刀，今天照样好用：卖的不是「学习」，是劳动力；这一天干出来的东西，归了公司。

明天能试的事：如果你是那个学生，至少把你这一天干出来的东西，一件一件记下来——你做了哪些正式员工也在做的活。这是一个读数；将来谈条件时，你手里有它。

◆ 八、一起干活，多出来的那一截

《资本论》里还有一章，讲「协作」，常被人略过，本书觉得很要紧。

他说：许多人在一起、有计划地干同一件活，会产生一种单个人加起来没有的力量。十个人一起抬一根木头，抬得起来；十个人一个一个去抬，谁也抬不动。一起干活，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生产力——他管它叫「集体力」。

而且，他说：这种集体力，资本家是不付钱的。他付给十个工人的，是十个人各自一天的工钱；十个人合在一起多出来的那一截力量，他白白得到了。

照本书的看法，这一章，恰好是第 44 章那句「余数没有一个天生的主人」最好的原文证据：多出来的那一截，不是某一个人的劳动，是许多人缠在一起、一起干，才长出来的。它本来就是「我们」的，不是某一个「我」的。

他在这里看见了；在他的总算法里，这一截又被算进了「工人的劳动」里。本书把它拿出来，单独放着：一起干活多出来的，是一起的。

◆ 九、放回日子里

你签过劳动合同吧。合同上写的是工资、工时、岗位——一切都清清楚楚，你和公司平等地签了字。这是第一扇门。

然后你走进了第二扇门：真正干活的那几个小时，你干出来的东西，比你的工资多多少？没有人在合同里写这个。它不是骗你，它只是不在第一扇门里。

他给你的，是一双能看见第二扇门的眼睛。本书只加一句：你的那份「值」，里面有「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一个社会认为一个人至少该过上什么样的日子。这一部分，不是规律定死的，是可以争、可以改的。

带走的话：卖的不是劳动，是劳动力——地板一换，三本账合起来就平了；每一笔都等价，余数照样在「非公莫入」的那扇门里长出来。

> **小账**　开了：换掉大家共踩的那块地板——劳动力是一件会创造比自己更多价值的商品；劳动力的价值里有「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关了：（这一刀本身干净；关门在第 44 章的四条线。）
>
> **哪一界**：市场与车间，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这一章，他几乎一直站在手上的世界里。

第 42 章

六步样板：从账本的余数里找新东西

◆ 一、一个会计的直觉

有经验的会计都有一种直觉：几本账各自都对，合起来差一点点，这一点点，最值得查。它可能是一个错误，也可能是一个谁都没看见的新东西——一笔没入账的往来，一个没被命名的项目。

本系列《马哲》那本书，把《资本论》第一卷前几章的做法，看成一个「从账本的余数里找新东西」的样板，拆成了六步。本书接着那本书，把这六步放回原文，再走一遍。每一步的名字，是本书的转述。

◆ 二、第一步：把几本账都摊开，一本一本认下来

价值是劳动（斯密、李嘉图）；交换是等价的（市场）；资本家有利润（事实）。三本账，他一本也不否认（第 9 章、第 40 章）。

这一步最难的，是忍住：不急着说哪一本是假的，不急着找坏人。

◆ 三、第二步：找到大家都踩着的那块地板

三本账合起来不平，问题不在任何一本账里，而在它们底下共用的一块地板上：大家都说，工人卖的是「劳动」（第 41 章）。

这一步的本事，是低头：看那块谁都踩着、谁都不看的东西。

◆ 四、第三步：用自家的材料，把地板掀开

他没有从外面搬来一套新理论，他用的材料，全是对手自己的：劳动价值论是李嘉图的；「一件商品的价值由维持它所需的东西决定」也是经济学家们的说法。他只是把这套说法，老老实实地用到了「工人卖出的那样东西」身上——结果发现，那样东西不是劳动，是劳动力。

用对手的材料，掀对手的地板。这一步，让人没法说他是在「另起炉灶」。

◆ 五、第四步：给新长出来的东西起一个名字

掀开地板，露出一样以前没有名字的东西：一件会创造比自己更多价值的商品——劳动力；以及它创造出来的那一截——剩余价值。

一样东西有了名字，才能被看见、被讨论、被量。这一步，是让一个隐在缝里的东西，显露成一个能被认出来的样子。

◆ 六、第五步：给它一个读数

光有名字不够，还要能量。他给出了一个比例：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一天里，「白干」的那几个小时，和「为自己干」的那几个小时之比。他管它叫剩余价值率，说它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

有了读数，这件事就可以被拿来比：这个工厂和那个工厂，这个年代和那个年代，谁高谁低。

◆ 七、第六步：写下能被日子检验的话

最后，他从这一刀出发，写下了一些会随着时间显出对错的话：工作日会被拼命拉长，直到被法律挡住（第 43 章）；机器会被大量采用，一部分工人会被挤出来（第十一编）；资本会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些话，都是可以拿日子去对的。

◆ 八、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六步，本书要把它当成全书最值得带走的一样东西之一。

它不只是一个经济学的发现，它是一个找新东西的办法，可以带到任何地方去用：你家里的几本账（钱、时间、力气），你单位里的几本账（考核、预算、绩效），你心里的几本账（我付出的、我得到的、我觉得我应得的）——各自都平，合起来不平的时候，别急着找坏人，照这六步走一遍。

用本书的话说：这六步，是一场标准的发生——在一片大家都以为看清了的土里，顺着一条从余数出发的路，让一个新的形状显露出来，再给它读数，让它回到日子里去受检验。

◆ 九、拿一个小区试一试

六步样板，可以拿一件日常的事，走一遍。

一个小区，业主们觉得物业费越交越多，服务越来越差，可每一笔账，物业都拿得出发票。

第一步，摊开几本账：物业的收支账，业主交费的账，小区公共收益的账（停车费、广告位、电梯里的屏幕）。本本都有凭据。

第二步，找大家共踩的地板：大家都默认，「物业费」就是物业公司提供服务的价钱，交了钱，服务就是那么多。

第三步，用自家的材料掀开：翻出当年的物业合同和公共收益的约定——原来，电梯广告和停车费的收入，本该归全体业主，却一直记在了物业公司的账上。

第四步，给这一截起个名字：「公共收益」。

第五步，给一个读数：每年多少钱，按户摊下来，每户多少。

第六步，写一句能被日子检验的话：「如果把这一截拿回来用于维修，明年电梯的故障次数应该会下降。」明年，拿日子去对。

这一次走下来，没有人被骂成坏人；可一截一直没人看见的东西，有了名字，有了读数，有了一条可以回头改它的路。

◆ 十、刀柄上的那只手

可是，本书也要看一看这一刀的刀柄。

第五步那个读数——剩余价值率——有一个麻烦：它很难真的量出来。一天里哪几个小时是「为自己干」、哪几个小时是「白干」，你在车间里是看不见的；它是从劳动价值论里推出来的。本系列《马哲》那本书说：这个比例，一直没有被直接量出来过；后来真正活下来的读数，是另一样东西——劳动在全部收入里占的份额。

第六步那些话，有的说中了（工作日之争、机器、集中），有的没有说中，或者说中的方式和他想的不一样。可是在他那里，这些话后来被写成了「规律」「必然」——第 27 章那张期票，就是从这里开出去的。一句可以拿日子去对的话，一旦成了「不以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日子对不上的时候，就只能改日子（推迟），不能改话。

照本书的看法，这就是这一刀的两只手：刀刃——六步本身——是发生的，每一步都可以拿日子去对；刀柄——把第五步的读数当成本来就有的量、把第六步的话当成必然——是发现的。

下一编之前，第 44 章要看这一刀落下之后，他在这截余数身上，划下的四条线。

◆ 十一、六步用在自己身上

六步样板，还可以用在一件最难的事上：看自己。

一个人总觉得累，总觉得「我付出了很多，得到的很少」。

第一步，摊开几本账：钱（挣了多少）、时间（花在哪里）、心力（为谁操心）、得到的（被感谢了几次、自己满意了几次）。

第二步，找自己脚下那块一直踩着、从没看过的地板：也许是「我必须让所有人满意」，也许是「不累就说明不够努力」。

第三步，用自己的材料掀开它：翻出自己这一年最累的三件事，看一看，其中有几件，是那块地板逼着你做的。

第四步，给它起个名字：比如「讨好税」。

第五步，给一个读数：这一年，你为「讨好税」付了多少个晚上？

第六步，写一句下个月可以对一对的话：「如果我这个月推掉两件讨好的事，我的累会少一点。」

走完六步，你不一定就轻松了；可那一截一直没名字的累，有了名字、有了数，也就有了一条能改它的路。

◆ 十二、那块地板是怎么铺成的

第 41 章说：劳动力要成为商品，得先有一个「一无所有」的人。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

《资本论》第一卷最后几章，专门讲这件事，他管它叫「原始积累」。他写的是英国：几百年里，公地被圈起来养羊，农民被赶出村子；修道院的土地被没收、被卖掉；被赶走的人流落到城里，又被一条一条严酷的法令，逼着去工厂干活。他写得很冷，也很狠，说这段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照本书的看法，这几章，是他在手上的世界里写得最彻底的一次「查出身」：经济学家们说，资本家是节俭攒下了本钱，工人是懒才一无所有——这是一个「本来就是这样」的故事；他把这个故事，放回了英国的田地、法令和几百年的日子里，查出了它的出身。

那块大家都踩着的地板——「有人天生有本钱，有人天生只有一天的力气」——不是本来就在的，是一段很长、很硬的历史铺出来的。这是六步里第二步最深的一层：地板本身，也有它的历史。

◆ 十三、六步里最难的一步

六步里，最难的是哪一步?

照本书的看法，是第一步：先承认每一本账都平，先不找坏人。

因为人在觉得不公平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几乎总是：一定有人在骗我、在占我便宜。这个念头很自然，有时候也是对的。可它有一个毛病：一旦认定了一个坏人，你就不再往下找了——你看不见那块大家一起踩着的地板。

他在《资本论》里，最了不起的，不是他后来算出了什么，而是他一开头就忍住了：他承认工钱是公平付的，交换是等价的，资本家没有骗人。忍住了这一步，他才看见了那块地板。

在一个家里、一个单位里，做到这一步很难。可是，只要你能忍住一次——在觉得不公平的时候，先说一句「我们先假定每个人都没做错」——你往下找到的东西，常常比一个坏人要多得多。

◆ 十四、放回日子里

找一个晚上，把你家里的三本账摊开：钱（谁挣的、谁花的）、时间（谁干家务、谁带孩子、谁有空）、心力（谁在操心、谁在被照顾）。三本各自都说得过去，合起来，是不是有一个人，越来越累？

照六步走一遍：先别找坏人；看看你们家共踩的那块地板是什么（「家务不算工作」？「挣钱多的人说了算」？）；用你们家自己的话把它掀开；给那个一直没有名字的东西起个名字；试着给它一个读数（一周各花了多少小时）；写下一句下个月可以对一对的话。

带走的话：六步——摊开、低头、掀开、命名、读数、对日子；刀刃是发生的，刀柄上握着一只把读数当成本来、把预言当成必然的手。

小账　开了：从账本的余数里找新东西的六步样板，可以带到任何地方去用。关了：读数被当成本来就有的量（其实从未被直接量出）；能被日子检验的话被写成了必然。

哪一界：六步里的每一步，都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必然」，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第 43 章

工作日：一场关于时间的争吵

◆ 一、「就加一会儿班」

「今天就加一会儿班，把这个做完。」——这句话，你大概听过无数次，也说过无数次。一会儿，是半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一天，到底该干几个小时？

这一章讲的，是《资本论》第一卷里最长、最有血肉的一章——「工作日」。

◆ 二、一天有多长

第 41 章说：资本家租下的，是工人的一天。那么，这「一天」有多长？

他说，从价值规律里，推不出来。

工人一天的价值是一定的；可「一天」能干多少个小时，价值规律没有规定。资本家作为买者，想让这一天越长越好——他买下的东西，他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工人作为卖者，想让这一天有个限度——他卖出的是一天的力气，不是他的命，他明天还得活，还得接着干。

他写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大意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

所以，工作日有多长，不是规律定的，是争出来的。他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

◆ 三、那些报告

这一章里，他大段大段地引英国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引议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本书只拣一件。一八六三年六月，伦敦的报纸登了一条消息：一个二十岁的女工，叫玛丽·安·沃克利，在一家很有名的女式服装店里做帽子，死了。据报道，那一季舞会多，订单急，她和六十个女工一起，连续干了二十六个半小时，三十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夜里两人一张床睡在隔板隔出来的小间里。她病倒了，没有来得及做完手里的那件礼服，就死了。

他把这件事写进了书里，写得很冷，也很细。

这一章里，这样的人和事，一个接一个：几岁的孩子在火柴厂里干活，面包房的工人在夜里干到天亮，铁路工人因为连续值班太久，出了事故。

◆ 四、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章，本书要给它全书的最高分之一，理由有三。

第一，它是他在手上的世界里，写得最有血肉的一章。第 5 章说过，他自己就坐在余数那条链子的末端；这一章，他把那条链子另一端的人，一个一个写出了名字。一本讲「规律」的书，在这里，写的是一个叫玛丽·安的女工的最后一天。

第二，它有一句本书最想抄下来的话：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起决定作用。说白了：一天有多长，价值规律管不着；那是一群人和另一群人，一年一年、一条法律一条法律争出来的。一八四七年，英国通过了限制女工和童工每天工作十小时的法律；这条法律，不是从规律里推出来的，是工人们、一些议员、一些视察员，几十年争出来的。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他亲手写下的一处最干净的发生学——一个最要紧的数（一天干几个小时），没有规律来定它，它是在一片土里、经过一场场争吵，一步一步长出来的，而且还可以再改。

第三，这一处，恰好是他那台「规律」的机器里，一道他自己承认的空隙：价值规律推不出工作日的长度。在这道空隙里，住着人，住着争吵，住着法律，住着一个女工的死——住着手上的世界里真正的发生。

◆ 五、那些视察员

这一章里，还有一群人值得记一笔：英国的工厂视察员。

一八三三年起，英国设了专门检查工厂的视察员，每半年要写一份报告，交给议会。这些报告里，一页一页记着：哪家工厂让孩子干了多少小时，哪家偷偷把吃饭的时间缩短了几分钟，哪家把钟拨慢了，好让工人多干一会儿。

他在书里大段引用这些报告，对其中一位视察员——伦纳德·霍纳——评价极高，说他为英国工人阶级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照本书的看法，这群视察员做的事，正是第 42 章那第五步：给一件看不见的事，一个读数。没有这些一页一页的报告，「一天有多长」就只是工人的抱怨；有了它们，才成了议会里可以拿出来吵、拿出来改的东西。

十小时的法律，是在这些读数的基础上，争出来的。

◆ 六、空隙，后来怎样了

可是，请看这道空隙被放在了他那座房子的什么位置。

在这一章里，工作日的长度是争出来的；可争的结果，在他的总的叙述里，是被规律「吸收」回去的：资本的本性就是要拉长工作日；工人的反抗是这种本性的反作用；反作用逼出了法律；法律又逼着资本去用机器（第十一编），去用别的办法榨取更多的余数——一切，又回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里。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他常见的那个动作：在手上的世界里，看见一道规律推不出来的空隙，看见人在空隙里争、在空隙里长；然后，在脑子里的世界里，把这道空隙重新收进规律——空隙成了规律的一个「环节」。

本书想把那道空隙留在外面：一天干几个小时，不是规律的一个环节，是人们自己的一段路；这段路，今天还在走——「就加一会儿班」这句话，今天还在被争。

◆ 七、八小时是怎么来的

今天我们觉得「一天干八小时」是天经地义的。它其实是争出来的，而且争了很久。

十九世纪，英国先争来了限制女工和童工的十小时法律（本章前文）。后来，「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做自己想做的事」成了工人运动的一句口号。

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美国芝加哥等地的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几天后在一个叫干草市场的广场上，发生了流血冲突。后来，五月一日成了很多国家的劳动节。

八小时，不是哪一条经济规律推出来的，也不是哪一位老板发的善心；它是在一百多年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条法律一条法律，争出来的。

所以，今天的「996」「随时在线」，也不是一条规律；它是今天这片土里，正在被争的那一截。「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起决定作用」——这句话，在今天，仍然是那一截时间最准确的说明。

◆ 八、效率越高，省下的时间归谁

工作日不能无限拉长——法律挡住了，身体也挡住了。那么，还有别的办法让那一截余数变多吗？

他说有：不拉长一天，而是让一天里「为自己干」的那几个小时变短。怎么变短？提高效率——用更好的机器、更好的办法，让工人用更少的时间，就生产出维持自己一天所需的那些东西。于是，「白干」的那一截，就相对地变长了。他管这叫「相对剩余价值」。

这件事，今天每个人都熟悉：一个部门引进了一套新系统，原来三个人干的活，一个人就能干完。省下来的两个人的时间，去了哪里？是变成了三个人都早点下班，还是变成了两个人被调走、剩下的那个人照样干满八个小时？

他看见的是：在那样的制度里，省下来的时间，多半变成了余数。本书补一句：这不是一条规律，是一件要争的事——效率提高省下来的时间，归谁，要有一张大家都能改的分配表（第 67 章：工作日之争，要升到时间之争）。

◆ 九、一个家里的「工作日」

「一天有多长」，不只在工厂里争，在家里也争。

一个家里，妈妈白天上班，晚上做饭、洗碗、辅导作业、哄孩子睡觉，一直忙到十一点；爸爸下班回家，吃完饭，看手机。

妈妈的「工作日」，是十六个小时；爸爸的，是九个小时。这个差，不是哪一条规律定的，是这个家一年一年长出来的一张表（第 24 章）。

照本书的看法，工作日之争，在家里也一样：它不是天经地义的，是可以争、可以改的。只是家里的争，不靠法律，靠一次坐下来的谈话，和一张写出来的表。

他写工厂里的工作日，写得那样细、那样疼；可他那个时代的书，很少写家里的这一截——那一截，也是余数，也被人白白拿走了。

◆ 十、放回日子里

你们单位的「下班时间」，写在墙上；「真正的下班时间」，写在每个人的日子里。这两个时间之间的那一截，是这一章讲的事。

他会提醒你：这一截，不是天经地义的，是争出来的；你今天能六点下班，是因为很多年前、很多地方，有很多人争过。

本书再提醒一句：这一截，也不是规律替你定死的。「行业就是这样」「这是发展阶段的必然」——这些话，常常是把一段可以争的路，说成了一条不能改的规律。一个家、一个团队，完全可以自己定下一条：几点以后，不回工作消息。这条规矩是你们自己长出来的，也可以被你们自己改。

带走的话：一天有多长，价值规律推不出来——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起决定作用；这是他亲手写下的最干净的发生学，后来又被他收回了规律里。

> **小账**　开了：工作日的长度是争出来的——价值规律推不出它；一个叫玛丽·安·沃克利的女工，被写进了一本讲规律的书。关了：规律推不出的空隙，又被收回去成了规律的一个「环节」。
>
> **哪一界**：工厂报告、十小时法律、一个女工的最后一天，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资本的本性」，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第 44 章

四条线：符号、主人、线、读数

◆ 一、分蛋糕之前

一家小店，三个人合伙：一个出钱，一个出手艺，一个出门面。年底算账，多出来一笔钱。

最难的，从来不是算出多了多少，而是接下来那几件事：这笔钱，叫什么？——叫「利润」，还是叫「我们三个人的心血」？归谁？——按出钱多少分，还是按干活多少分？谁拿了算合理，谁拿了算不合理？还有，这笔钱到底是多少？——有的账可以算清，有的账（手艺值多少、门面的人气值多少）谁也算不清。

余数找到以后，事情才刚开始。

◆ 二、一刀之后

第 41、42 章看过他那一刀：卖的不是劳动，是劳动力；一天里，有一截是「白干」的，那一截，就是剩余价值。这一刀，干净，漂亮。

本系列《马哲》那本书，在称这一刀为「最好的一刀」之后，接着说了一句：余数找对了，可他在这截余数身上，划了四条线。本书接着那本书判，把这四条线一条一条摆出来。

◆ 三、第一条线：符号

他给这截余数被拿走的这件事，起了一个名字：剥削。

德文原词，有「开采」「利用」的意思，像开矿一样，从一样东西里把有用的部分挖出来。中文译成「剥削」，多了一层「剥皮」「削肉」的狠劲。

他自己在书里特别说过：这不是欺骗，不是不公平——每一笔都等价，资本家付足了劳动力的价值（第 41 章）。可一个带着「剥皮」味道的词一贴上去，读的人心里就有了一个坏人。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第一条线：一样在等价交换里长出来的东西，被贴上了一个道德的符号。符号一贴，事情就从「这截余数是怎么长出来的」，滑到了「谁在害谁」。

◆ 四、第二条线：主人

第二条线，是这截余数的主人。

在他的算法里，价值只能由劳动创造；所以，余数的唯一来源，是工人的劳动；所以，余数本来应该归工人。

可是，余数真的只有一个来源吗？一家纺织厂一年多出来的那一截，里面有工人一天十二个小时的力气，也有一台新机器，有一套好的排班，有一个会找订单的人，有一条铁路让货运得更快，有几代人攒下来的纺纱技术。这些东西缠在一起，才长出了那一截。

照本书的看法，余数，是一大片缠在一起的东西，合起来比各自加起来多出来的那一块；它没有一个天生的主人。说它全归资本家（因为钱是他出的），是一种把余数钉给一个人的办法；说它全归工人（因为只有劳动创造价值），是另一种把余数钉给一个人的办法。两种办法，都把一片缠绕，压成了一个来源。

第 46 章会看到，他自己在另一部手稿里，恰恰看见了这一片缠绕：知识、科学、机器，都在创造财富。

◆ 五、第三条线：线划在哪里

第三条线，本系列《马哲》那本书说得很冷，本书照引它的意思：同样是从余数里拿走一截，私人拿走的，叫剥削；后来，在别的地方，由另一种主人拿走的，换了一个名字，叫积累、叫建设。

本书在前言和第 28 章立过边界，二十世纪的事不展开。这里只说这条线本身：一个符号，如果只按「谁拿走」来贴，而不按「怎样长出来、怎样被拿走、拿走的人要不要受检查」来贴，它就会跟着拿走的人换名字。

◆ 六、第四条线：读数

第四条线，是第 42 章说过的：剩余价值率——一天里「白干」的时间和「为自己干」的时间之比——他说它是剥削程度的准确表现，可它一直没有被直接量出来过；它是从劳动价值论里推出来的一个数。

真正活下来、今天年年有人去量的，是另一个数：在一个国家全部的收入里，劳动者拿走的份额有多大。本系列《马哲》那本书的附录，查过国际劳工组织二〇二四年的一份报告：过去二十年里，全世界劳动收入的份额，下降了一点多个百分点。

这个数，可以量，可以比，可以拿去和他的书对一对。它比那个推出来的比例，更像一个「读数」。

◆ 七、余数在今天：抽成

今天，余数常常换了一个名字：抽成。

一个外卖平台，每一单从商家那里抽走一截；一个打车软件，每一单从司机那里抽走一截；一个应用商店，每一笔付费从开发者那里抽走一截。

这一截从哪里来？按他的四条线去看：

符号——它叫「服务费」「佣金」，不叫剥削；它确实提供了服务：派单、支付、流量。

主人——这一截，是平台、商家、骑手、顾客、写代码的人、修路的人，一起缠出来的；平台说它全归自己，因为规则是它定的。

线——同样一截，同一个平台，对大商家抽得少，对小商家抽得多；线，跟着谁手里有力量划。

读数——抽成比例是公开的，是一个可以量、可以比、可以争的数。这一点，比他那个推出来的剩余价值率，更像一个读数。

所以，今天关于抽成的每一次争吵——商家联合起来谈判，骑手要求公开算法——都是第 43 章那句话的新样子：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起决定作用；而读数，是力量能拿到桌上的第一样东西。

◆ 八、先说他对在哪里

说完四条线，要把公道还给这一刀。

余数是真的。他找到它的办法，是真的好。今天全世界的人，还在为「劳动收入的份额」吵架——这个吵架本身，就是他留下来的：他让所有人都不能再假装，那截多出来的东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理所当然地归某一个人。

四条线，是他在找到余数之后，急着回答「那么怎么办」时，划下来的。他急，是可以理解的：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楼下就有玛丽·安那样的女工在死（第 43 章）。

◆ 九、一个村子的集体收入

一个村子，把村里的一块荒地租出去，建了一个农家乐，每年有一笔收入。这笔钱，怎么分？

有人说：按户分，每家一样。有人说：按人口分，人多的多拿。有人说：当年出力开荒的那几家，该多拿。还有人说：钱不该分，该拿来修路、建学校。

照这一章的四条线来看：这笔钱叫什么（符号）——「集体收入」「分红」，还是「村干部的政绩」？它归谁（主人）——全村人，还是出力的那几家？线划在哪里——外嫁的女儿算不算村里人？读数——每年多少，花在了哪里，账有没有公开？

照本书的看法，这笔钱，是这块地、这个村几代人、租地的老板、来玩的游客，缠在一起长出来的；它没有一个天生的主人。好的分法，不是找到「本来该归谁」，而是全村人一起定一条规矩，把账公开，并且约定：过几年，大家觉得不对，可以再改。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家三个人的小店。

他会提醒你：那笔多出来的钱，是一起干出来的；别让出钱的那个人，理所当然地拿走大头。

本书再提醒四件事：别急着给这笔钱贴一个「谁在占谁便宜」的标签；别把它全钉给某一个人——出钱的、出手艺的、出门面的，都缠在里面；定一条分钱的规矩，并且这条规矩对谁都一样适用、谁都可以要求重算；找一个三个人都认的、可以年年去量的数，而不是一个只能靠推算的数。

带走的话：余数找对了——然后他在余数身上划了四条线：贴了一个道德的符号，钉给了唯一一个主人，线跟着拿走的人换名字，读数推得出、量不出。

小账　开了：余数是真的；谁也不能再假装那一截是天上掉下来的。关了：符号（剥削）、主人（只归劳动）、线（按谁拿走来贴）、读数（剩余价值率量不出）——四条线（接马哲卷第 18 章）。

哪一界：一截余数，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唯一的主人」「准确的表现」，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第十一编

机器与一般智力：《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编序

一八五七年秋天，一场经济危机从美国开始，很快传到欧洲。他以为大变革的时候到了，从一八五七年八月到一八五八年五月，几乎每天夜里写到天亮，写了一大摞笔记。这摞笔记，他生前没有发表，直到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一年才在莫斯科印出来，被叫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这部笔记里，有他最远的一次预写。这一编三章：机器，一般智力，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你会看到，他在这里，差一点就让他自己的一条「规律」，也有了历史。

*

第 45 章

机器论片断：他最远的一次预写

◆ 一、一条生产线上的人

一家现代化的工厂里，一条生产线从头到尾是机器：机械臂焊接，传送带运送，摄像头质检。整条线上，只有三四个人，盯着屏幕，偶尔去处理一个报警。

这一条线一天做出来的东西，比一百年前一千个工人做的还多。

这些东西的「价值」，是那三四个人的劳动时间创造的吗？

一百六十多年前，他在一部笔记里，想过这个问题。那一段后来被人叫作「机器论片断」。

◆ 二、那一段说了什么

大意是这样的：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它们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

他还说：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它一方面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段，本书要给它一个特别的位置。本系列《马哲》那本书，也专门为它写过一章。

它好在：在一百六十多年前，在工厂里还挤满了工人的时候，他看见了一条生产线上只剩三四个人的那一天。他看见了，财富会越来越多地来自科学、技术、机器，而越来越少地来自一个个人一天站多少个小时。

更要紧的是另一件事。请回想第 35 章：价值的大小，「归根到底」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在这里，他自己说：劳动时间「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

也就是说：他自己的那条「归根到底」，在这部笔记里，被他写出了一段历史——它在某个时代成立，到了另一个时代，就不再成立。他的规律，第一次被他自己当成了一样长出来的、会过去的东西。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他在脑子里的世界里，离发生最近的一次。一条他自己立下的规律，被放回了土里——它是某一片土（工人挤满工厂的大工业早期）里长出来的，土变了，它就会不成立。

◆ 四、可是，它被放在了「必然」的路上

可是请看他用的那两个词：「必然不再是」。

他让这条规律有了历史——可这段历史，又被写成了必然：劳动时间必然不再是尺度；资本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必然把它自己推向崩溃。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摇：规律被放回了土里，这是发生；可它从土里退场的方式，被写成了一条更大的规律的一步——必然。一条小规律有了历史，是因为一条大规律要它有历史。

所以本书在口述五上，只能这样记：在这部笔记里，他让自己的一条小规律「会过去」——这一处照登，而且是全书到此为止最重的一处照登；可他让它过去的方式，是交给一条更大的、不会过去的规律。理念世界里的一间屋子被打开了，那一整座房子，仍然锁着。

◆ 五、一家快递分拣中心

举一个今天的例子，看一看「工人站到了生产过程的旁边」是什么样子。

一家快递分拣中心，十年前，几百个人站在传送带两边，用手分拣包裹，一个人一天分几千件。今天，同样的中心，机械臂和自动分拣线在转，十几个人盯着屏幕，处理卡住的件和贴错的单。一天过去的包裹，比十年前多了好几倍。

这些包裹的「价值」，是那十几个人一天的劳动时间「创造」的吗？如果按「归根到底由劳动时间决定」去算，这笔账会越算越怪：人越来越少，东西越来越多。

一八五八年的那段笔记，恰好是在替这一笔怪账作解释：财富越来越少地取决于直接的劳动时间，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科学、技术、机器，取决于一般智力。

那么，这个分拣中心省下来的那几百个人的时间，去了哪里？变成了被裁掉的人，还是变成了每个人更短的一天？笔记里说，这是资本「处于过程中的矛盾」。本书说：这不是一条会自己走完的规律，是一件要争的事（第 43、67 章）。

◆ 六、这部笔记的命运

还要说一句这部笔记的命运，因为它和第 25 章那部书稿很像。

它写于一八五七到一八五八年，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一年才印出来，而且是在战争里，印数很少；真正被很多人读到，要到一九五〇、六〇年代以后。这一段「机器论片断」，更是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在机器人和电脑越来越多的时候，才被一些人翻出来，说：他早就看见了。

他生前出版的《资本论》里，价值仍然「归根到底」由劳动时间决定；那一段说「劳动时间必然不再是尺度」的话，锁在一部没有出版的笔记里。

又一次，最接近发生的那几句话，没有成为那棵大树的根，而是在很多年后才被人从抽屉里找出来（第 20 章）。

◆ 七、他预写对的，和他没有预见的

这一段笔记，今天读来很「准」，可也要照实记下它没有预见的东西。

他预见对的：机器会越来越多，科学会直接变成生产力，一条生产线上的工人会越来越少，财富会越来越不取决于一个人站了多少小时。

他没有预见的：机器多了以后，人并没有都闲下来——新的活，一样一样长了出来：修机器的、写程序的、送快递的、做客服的、拍视频的。劳动时间没有像他以为的那样「不再是尺度」，它只是换了地方：从车间，换到了屏幕前、马路上、深夜的消息里。

照本书的看法，这正说明那一段笔记最好的地方和最弱的地方，是同一个地方：他看见了一条趋势，然后给它装上了一个终点——「必然不再是」。趋势是真的；终点，被日子改了。

所以本书把这一段笔记，当成一个读数来用，而不是当成一个预言：机器省下的时间，今天去了哪里？这是一个可以年年去量的数。

◆ 八、一台机器替人干活以后

一个工厂引进了一台机器，原来十个人的活，现在两个人就能干完。

这件事，可以长出很多种结局。

一种结局：八个人被请走，两个人照样干满一天——省下来的，全成了老板的那一截。

另一种结局：十个人都留下，每个人每天少干几个小时，工钱不变——省下来的，变成了每个人的时间。

还有一种结局：八个人被培训去做新的活——修机器、做设计、开拓新的生意——工厂越做越大。

他在笔记里看见的，是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的那道张力：机器在「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制度却在「让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他说，这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会把旧制度推向终点。

本书的看法是：三种结局，哪一种会发生，不是一条规律替我们选好的；是这个工厂里的人、这个行业里的人、这个社会的规矩，一起争出来的。机器只是把问题摆到了桌上。

◆ 九、「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这段笔记里，有一个画面，本书觉得特别准：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今天，你在很多地方都能看见这个画面：一个人站在一台全自动的机器旁边，看着屏幕，等报警；一个人坐在客服系统旁边，看着机器人回答问题，只有它答不了时才接过来；一个司机坐在一辆辅助驾驶的车里，手放在方向盘旁边。

站在旁边的人，是什么滋味？一方面，活轻了；另一方面，他和那件被做出来的东西之间，隔得更远了——第 12 章那四张脸，在这里又有了新的样子：他做出来的东西不是他的，连「做」这件事，都不是他的了。

照本书的看法，他在一八五八年看见的，是一个将来的画面；今天，它来了。他以为，这个画面会把旧制度推向终点；本书说：这个画面会推向哪里，要看站在旁边的这些人，能不能在这个新的位置上，重新长出一点「我」——一点自己能选、自己能做成的事。

◆ 十、放回日子里

你所在的行业，一定也有这样一条「规律」：「干得多就挣得多」「资历越老越值钱」「学历越高越好找工作」。这些话，在某个年代是对的。

他在这一段里做的，是一件你也可以做的事：问一问——这条规律，是在什么样的土里长出来的？这片土，现在还在吗？如果一条生产线上只剩三四个人，「干得多就挣得多」还成立吗？

他做到了这一步。本书只想再加一步：别急着说这条旧规律会被一条新的「必然」替代。旧的土退了，新的土里会长出什么，要看这片土里的人怎样走——包括你。

带走的话：他在一部笔记里写下「劳动时间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他自己的规律，第一次被写出了历史；可它退场的方式，又被交给了一个更大的必然。

小账　开了：财富越来越来自科学与机器，工人站到了生产过程的旁边；他自己的「归根到底」被写出了历史——全书到此最重的一处照登。关了：退场被写成「必然」；这几句锁在未出版的笔记里。

哪一界：一条只剩三四个人的生产线，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必然不再是」，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口述五核对：照登（最重的一处）——一条小规律被放回土里；不收窄——放回的方式交给了一条更大的、不会过去的规律。

第 46 章

一般智力：全社会共用的一台脑子

◆ 一、谁发明了手机

你手里的手机，是谁发明的?

你可以说出一个公司的名字，一个人的名字。可是往下想：它用的电，是一百多年前的人弄明白的；它的芯片，靠的是量子力学，是一百年前一群物理学家吵出来的；它的屏幕、电池、信号、每一个字的编码，背后都是成千上万个你叫不出名字的人，一代一代攒下来的知识。

这些知识，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它们像空气一样，在全社会里流动，谁都可以用，谁用都不会让它变少。

他在同一部笔记里，给这样东西起了一个名字：一般智力。

◆ 二、那一句话

「机器论片断」里，紧挨着第 45 章那一段，有一句话，大意是：

固定资本（机器等等）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

「一般智力」——这个词，他用的是英文 general intellect，夹在一段德文里。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句话，本书要说它看见了一样很大的东西。

第 24 章、第 30 章说过：在他那幢楼里，手上的世界是地基，脑子里的世界是楼上的房间，只是地基的回声。

可在这一句里，脑子里的东西——知识、科学、一个社会攒下来的全部本事——不再是楼上的回声，它成了「直接的生产力」，它在「控制」和「改造」社会生活的条件本身。

用本书的话说：理念世界的那片土，被他看见了。知识不是飘在楼上的，它是一片土——一片缠在一起、谁都在用、谁都在往里添东西的土；它会回写，回写得比什么都深：它改工厂，改城市，改人和人怎样说话。

这一处，和第 45 章那一处，是一对：第 45 章，他让自己的一条规律有了历史；这一章，他让脑子里的世界有了分量——不是第 29 章那种要被甩掉的梦魇，而是一片会长、会改一切的土。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全书里，他的脑子里的世界最接近「发生」的一页。

◆ 四、这片土，归谁

这一页，也给第 44 章留下了一个回答。

第 44 章说：余数有一个天生的主人吗？他在《资本论》里说：余数全来自工人的劳动。可在这部笔记里，他自己写：财富越来越来自一般智力——来自全社会共用的那一台脑子。

那么，这台脑子造出来的那一截余数，归谁？它不归某一个工人，也不归某一个资本家；它是几代人、千万人一起攒出来的。

照本书的看法，他在这部笔记里，其实已经走到了第 44 章那个判断的门口：余数是一大片缠绕合起来多出来的一块，没有一个天生的主人。可在他生前出版的书里，这扇门没有打开；余数的主人，仍然被钉给了劳动。

◆ 五、一台脑子已经长在我们身边

在机器会说话之前，一般智力就已经有过好几个样子。

一九九一年，一个芬兰的大学生在网上公开了一个操作系统的代码，请大家一起改；三十多年后，全世界大多数服务器，都跑在它长出来的那一大片代码上。二〇〇一年，一部谁都可以编辑的网络百科全书上线；今天，它有几百种语言、几千万个条目，全是千千万万个不署名的人，一条一条写出来、一次一次改出来的。

这些东西，没有一个天生的主人；它们是一大片人缠在一起长出来的；它们每天都在被改；它们回写着全世界的人怎样学习、怎样工作。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他那一句「一般智力」，在今天最像样子的地方：一台全社会共用的脑子，而且它有一条回写的路——谁都可以改它。

◆ 六、为什么又锁上了

为什么在笔记里看见了，在《资本论》里又锁上了？本书不下定论，只说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一般智力」这个看见，会动摇他那幢楼——如果知识本身是直接的生产力，那么「上层建筑」就不只是地基的回声，楼就不再是那样一层压一层的楼了。一个人要写一本讲「规律」的大书，很难同时让这本书的地基松动。

另一个可能：在他的笔记里，这个看见仍然被放进了那条「必然」的路里——一般智力越发展，资本的矛盾越尖锐，崩溃越近（第 45 章）。看见是看见了，可它被用来证明那张期票，而不是用来改写那幢楼。

◆ 七、今天，它来了

这一段话，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被很多人重新翻出来。因为那台「全社会共用的脑子」，今天有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样子：一台读过全人类几乎所有公开文字的机器，能回答问题，能写文章，能写程序。

它是全社会的知识攒出来的，它又在直接地改造生产，改造人和人怎样说话。它造出来的那一截余数，归谁？——归做这台机器的公司？归那些写下了它读过的文字的千千万万人？归用它的人？

这个问题，第十五编会专门写。这里只先记下：这个问题最早的一个影子，在一八五八年的一部笔记里。

◆ 八、真正的财富是自由时间

同一部笔记里，还有一句话，本书认为是他写过的最好的几句之一。大意是：真正的财富，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说白了：一个社会富不富，不看它堆了多少东西，看它的人有多少属于自己的时间——去学一样东西、陪一个人、做一件没人要求你做的事。

照本书的看法，这句话，把第 10 章的「自由最先是时间」、第 43 章的「一天有多长是争出来的」、第 67 章的「时间之争」，连成了一条线：机器和一般智力越发达，本来应该让每个人的自由时间越多；如果它们带来的，只是更多的活、更长的在线、更多被切碎的一天，那么，财富就被算错了。

这句话，也锁在一部没打算发表的笔记里。本书把它拿出来，放在这里：量一个时代、一个单位、一个家富不富，可以多看一个数——每个人每周有多少小时，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 九、放回日子里

你每天在用的东西——一个导航软件，一个翻译工具，一套你们单位用了多年的流程——里面都装着「一般智力」：很多人的知识，攒在一起，谁都能用。

两件小事可以想一想。

一，你在用它的时候，也在往里添——你的一次纠错、一条评价、一个你们单位新摸索出来的办法。你不只是「用户」，你也是这片土的一部分。

二，它回写你的时候，你有没有一条路，回头去改它？一个导航总把你带进一条堵车的小路，你能不能告诉它？一套流程不好用，你能不能改？

带走的话：他在一部笔记里看见，一个社会的全部知识成了直接的生产力——脑子里的世界第一次被当成一片会改一切的土；可在他出版的书里，这片土又被放回了楼上。

小账　开了：一般智力——理念世界的土被看见了，它会回写一切；余数没有一个天生的主人（走到了门口）。关了：在出版的《资本论》里，余数仍被钉给劳动，楼仍是那幢楼；看见被用来证明期票。

哪一界：机器与生产线，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一般智力，是脑子里的世界里——这一次，是长出来的。

> **口述五核对**：照登——理念世界有了自己的土与回写；限定不变——这一页锁在笔记里，出版的书里楼仍是那幢楼。

第 47 章

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和它的断裂

◆ 一、一块越种越薄的地

老农都知道：一块地，年年种同一样东西，只取不还，几年以后就薄了。要让地一直肥下去，得还——还粪肥，还秸秆，轮着种，歇一歇。人从地里拿走的，要用某种办法还回去。

城里长大的人，很少想这件事。菜从超市来，垃圾被拉走，好像拿走的和扔掉的，跟一块地没有关系。

《资本论》第一卷里，有几页写的就是这件事。它们写在一本讲工资和利润的书里，一百多年来很少被人注意；直到一九九〇年代末，有人专门把它们拎出来，说：他早就看见了生态的问题。

◆ 二、那几页说了什么

在讲大工业和农业的那一节里，他写了一段话，大意是：

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他又说：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

在后来由恩格斯据遗稿编成的第三卷里，还有一句更重的话，大意是：这种生产，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

「物质变换」，德文原词，本来是生理学里的一个词，意思接近「新陈代谢」。他从当时一位德国化学家那里读到了土壤肥力的研究，把这个词借来，用在了人和土地之间。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几页，本书要给它很高的分数，而且要把它和第 13 章接起来。

第 13 章，巴黎手稿里有一句：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和自然处在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之中。二十多年后，在这几页里，他把这句话写成了一件具体的事：粮食从乡下运进城，被吃掉；吃剩的、排出的，冲进了河，没有回到地里；地越来越薄，只好去远方挖鸟粪、挖矿来补。人和土地之间那一来一回，被城和乡的分开，截断了。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一条被截断的回写。人从土里拿走东西，按道理要回写——把东西还回去，让土一直能长；这条回写的路，被一种生产方式截到了别处去。这和第 12 章的「异化」，是同一个形状：长出来的东西，没有回到长出它的那片土里。

还有第三卷里那一句，本书特别想抄下来。大意是：从一个更高级的社会的角度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就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

「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这是一句把人放回一条很长的路上的话：人不是土地的主人，人只是这条路上的一段；拿了，要还，而且要还得更好。

◆ 四、「自然规律」与「永恒的自然条件」

可这几页里，也有两个词要留意：「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以及土地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人和土地之间的那一来一回，在他这里，被说成了一条「自然规律」、一个「永恒的条件」——一个本来就在那里、被资本主义破坏了的平衡。

照本书的看法，这又是一处小小的摇。那一来一回，不是一个永恒的、本来就在的平衡；它是人和土地一起、在几千年的耕种里慢慢长出来的——轮作、施肥、休耕，每一样都是一代一代的人摸索出来的，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说它是「永恒的自然条件」，就又把一条长出来的路，说成了一个等着被恢复的「本来」。第 38 章那个「颠倒」和「本来」，在这里换了一个样子出现。

◆ 五、他不是最早，也不是唯一

公平起见，要记下：注意到人和土地之间的「一来一回」的，不是只有他。

他读的那位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当时就在大声疾呼：城市把农村的养分一车一车运进来，排进河里，不还回去，土地会一代一代地贫瘠下去。中国、日本的许多农村，几千年里，都有把人畜的粪便、秸秆、河泥送回田里的做法——那是一代一代农民，在日子里摸出来的一条回写的路。

他的特别之处，不在于第一个看见，而在于把这件事，放进了一种生产方式里去看：不是某个农民懒，不是某个城市坏，是城和乡分开、生产只为卖钱的那一整套做法，截断了那一来一回。

本书在这里照登一句他和本书都要记住的话：把一片土截断的，常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套做法；要接上，也常常不是一个人能接的。

◆ 六、一座城市的垃圾

一座大城市，每天要处理几万吨垃圾。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吃剩的东西：菜叶、果皮、剩饭。

这些东西，几十年前，在很多地方是回到地里去的：菜叶喂猪，剩饭喂鸡，粪肥下田。那是人和土地之间一条完整的来回。今天，它们被装进垃圾车，运到城外，埋掉，或者烧掉。

这就是他说的物质变换的断裂，在一座今天的城市里的样子：从地里来的东西，被吃掉以后，没有回到地里。

这些年，很多城市开始做垃圾分类、厨余堆肥。本书不评这些做法的技术细节；本书只说它们在做的那件事：把一条被截断了一百多年的回写的路，一段一段地重新接上。

他在一百多年前看见了这道裂缝；接上它的，是今天每一个把果皮扔进另一个桶里的人。

◆ 七、楼顶上的菜园

一个城市小区的楼顶，几户人家一起开了一片小菜园：用厨余做的肥，种几畦青菜、几棵番茄。夏天，孩子们放学后上去浇水；秋天，几家人把收的菜分着吃。

这片菜园，救不了一座城市的垃圾问题，也补不上那道一百多年的裂缝。可它做了一件很小、很真的事：让几家人，重新摸到了那一来一回——吃剩的东西，回到土里；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又回到饭桌上。

照本书的看法，接上一条被截断的回写，常常就是从这样一小段开始的：不是等一个大的改变，是在自己能碰到的地方，先接上一小段。

◆ 八、「好家长」这个比方

他在第三卷里用的那个比方——人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只是它的占有者、受益者，应当像好家长一样，把改良了的土地传给后代——本书想再多说几句。

「好家长」这个比方，把人放到了一条很长的路上：你从上一代手里接过这片土，用它过日子，然后把它交给下一代。你不是它的主人，你是它路上的一段。

这个比方，今天用在很多地方都合适：一座城市，一条河，一个村子的老房子，一家传了三代的老店，甚至一门手艺、一种语言。每一样，都是从上一代手里接过来的；每一样，你都可以只用不还，也可以用了再还得更好一点。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他在手上的世界里，写得最温和、也最长远的一句话：它不讲斗争，不讲必然，只讲一件事——拿了，要还，而且要还得更好。

◆ 九、放回日子里

你每天丢掉的垃圾，每一度用掉的电，每一件穿了一季就扔掉的衣服，都在这条路上：从某一片土里拿走，没有回到任何一片土里。

他会提醒你：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习惯，是一整套做法——城和乡分开，生产和消费分开，拿和还分开——造成的。光靠一个人节约，补不上那道裂缝。

本书再加一句：补这道裂缝，不是去恢复一个「本来的平衡」——没有一个本来。是在你能碰到的那一小块地方，重新搭一条回去的路：一个社区的厨余堆肥，一件修好再穿的衣服，一条让用过的东西回到生产里去的线。这些路，不是找回来的，是一段一段重新长出来的。

带走的话：他看见了人和土地之间那一来一回，被一种生产方式截断了——拿了，要还，还要还得更好；可他把那一来一回，说成了一个永恒的、本来的平衡。

> **小账**　开了：物质变换的断裂——人和土地之间的回写被截断（接手稿「无机的身体」）；人只是土地的占有者，要把改良了的土地传给后代。关了：那一来一回被说成「自然规律」「永恒的条件」——一个等着恢复的本来。
>
> **哪一界**：土、粮食、城与乡，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永恒的自然条件」，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第十二编

往回走：一八七一至一八八三

编序

他人生的最后十二年，世界两次撞进了他的阅览室。

一次，是一八七一年的巴黎：一座城市里的工人和市民，做出了一样他没有预言过、甚至事先劝阻过的东西。另一次，是一八八一年的一封信：一位俄国女革命者问他，俄国的农村，是不是非得先走一遍西欧的路。

第 4 章留下过一个问题：那张没被世界切过的桌子，一旦世界真的撞进来，他改不改？这一编五章，就是答案。你会看到，他改了——而且改得比很多人想象的都多。本书的判词说他的心里的世界在两端之间摇，这一编，是他晚年往发生那一端，摆得最远的一段。

也要看清：他改在了哪里，没改在哪里；改的时候，是写在给世界看的书里，还是写在没寄出去的信里。

*

第 48 章

公社：一个长出来的形式写回了理论

◆ 一、一件没按计划来的事

你一定经历过这样的事：一件事，你事先反复说「现在别做，条件不成熟」；结果大家还是做了。做成的样子，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有很多毛病，也有一两样东西，好得让你意外。

事后，你是说「我早说了不该做」，还是说「我在里面，看见了一样我自己没想到的东西」？

一八七一年的春天，他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件事。

◆ 二、七十二天

一八七〇年，法国和普鲁士打仗，法国大败，皇帝被俘。那年九月，他在一篇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宣言里，明确劝告巴黎的工人：在敌人几乎兵临城下的时候推翻新政府的任何企图，都将是绝望的愚蠢行为。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的工人和市民还是起来了，成立了「公社」。五月下旬，公社被政府军镇压，死了很多人。前后七十二天。

公社失败的那几天，他写完了一篇长文，叫《法兰西内战》，替它辩护，也从它那里学东西。

◆ 三、他从公社学到了什么

《法兰西内战》里，他一条一条写公社做了什么。本书只拣最要紧的几条：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出来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

公社的委员，以及一切公职人员，只领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

常备军被废除，由武装的人民代替。

公社不是一个议会式的机构，而是一个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构。

他还写了一句话，后来被引用得很多，大意是：工人阶级并没有要实现什么理想，他们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

请留意最后那一句：「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这是一八四五年那张便条第三条的原话的回声（第 17 章）。二十六年后，在一座城市失败的那几天，那句话从抽屉里回来了。

◆ 四、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章，本书要说他做了一件很难的事：他受了教。

他事先劝过「别动」；事情发生了，他没有说「我早说了」，而是走进去看：这些人做出了什么？结果他看见了一样他自己的书里没有写过的东西——随时可以撤换的代表，只领工人工资的公职人员。

第 28 章说过：这是他一生里写得最清楚的一套纠错办法；它不是从规律里推出来的，是从一座城市七十二天的实践里学来的。

一年后，一八七二年，他和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写德文新版序言，把这一课写了进去：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第 16 章）。

用本书的话说：一个长出来的形式，回写了他的理论。在手上的世界里，他又一次是一个真正的发生学家——而且是一个肯被发生改写的发生学家。

◆ 五、「终于发现的」

可是，《法兰西内战》里，他给公社下了一个定义，用了一个本书一路追下来的动词。大意是：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发现。

一样在七十二天里、在一群人的争吵和摸索里、在枪声和街垒之间长出来的东西，被他叫作「终于发现的」——好像它本来就在那里，等着人找到它。

照本书的看法，这正是他的两只手在同一篇文章里的样子：一只手，承认这个形式是他没有预言过的、是那群人做出来的、而且改写了他的理论——发生；另一只手，给它命名的时候，用的是「终于发现」——发现。

一个动词，把一场发生，收进了一部发现的历史：历史一直在找这样一个形式，现在终于找到了。

◆ 六、改在哪里，没改在哪里

还要把账记清楚。

他改的，是一件手上的事：怎样对待国家机器，怎样让代表受约束。这一处改得真，写进了宣言的新序言。

没改的，是那几条原理：同一篇新序言里说，宣言里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第 16 章）。

本书在第 16 章立下的那个限定，在这一章又核对了一次：在手上的世界里，他肯被实践改写；在脑子里的世界里，公社被收进了「终于发现」，原理被再确认了一遍。

◆ 七、「随时可以撤换」在日子里

「随时可以撤换」这一条，听起来是政治上的大事，其实在日子里到处都用得上。

一个小区的业委会，委员是业主选的；如果选了以后，业主们没有任何办法让一个不称职的委员下来，这个业委会很快就会变成几个人的业委会。

一个班的班委，是同学选的；如果一个学期都不能换，当选的那几个人，很快就会忘了自己是替谁办事的。

一个家里，某一件事交给某一个人管——管钱，管孩子的学习——如果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大家坐下来问一句「这样管得好不好，要不要换一换」，那个人就会慢慢觉得，这件事本来就该他管。

他从一座城市七十二天的实践里学到的，就是这件小事的大样子：交出去的权，要有一条收回来的路。没有这条路，再好的人，也会慢慢变成站在外面的那一个。

◆ 八、一次阿姆斯特丹的讲话

公社之后的第二年，一八七二年九月，他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次集会上讲话。据当时的记录，他说了一段后来常被引用的话，大意是：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个国家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了解得更清楚一些，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照本书的看法，这段话，是他在手上的世界里又一次「受教」：同一个目的，在不同国家的土里，路可以不一样；要看那个国家的制度、风俗和传统。

这一段，和第 50 章那封给查苏利奇的信，是一对：一个在一八七二年的讲台上，一个在一八八一年的书桌前，都在说——别拿一条路，套所有的土。

还要照实记一笔：这是一次讲话的记录，不是他亲手写成、正式出版的文字；在他正式出版的文字里，这样的话很少。这一处，本书照登，记在「手上的世界里受教」一栏，不据以收窄判词。

◆ 九、放回日子里

回到开头：一件你劝过「别做」的事，别人还是做了。

他在这件事上给你的，是一个很好的样子：别急着说「我早说了」，走进去看——他们做出了什么我没想到的东西？把它学过来，写进你的规矩里。

本书再加一句提醒：学过来的时候，别急着说「这正是我们一直在找的那个答案」。那是一群人在那片土里长出来的东西；搬到另一片土里，它还要再长一遍，不一定是同一个样子。

带走的话：他劝过「别动」，事后走进去看，从公社学到了「随时可以撤换」——一个长出来的形式写回了他的理论；可他给它命名时，用的是「终于发现」。

小账　开了：受了教——随时可撤换的代表、只领工人工资的公职人员；「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第三条从抽屉里回来了。关了：「终于发现的政治形式」；原理被再确认。

哪一界：七十二天、街垒、撤换制，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终于发现」，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口述五核对：照登（手上的世界里受教）；不收窄（原理再确认，命名用「发现」）。

第 49 章

《哥达纲领批判》：同一把尺量不同的人

◆ 一、一把尺

一个班上，老师给每个学生打分，用的是同一张卷子、同一个标准。这很公平。

可是这个班上，有一个孩子家里没有书桌，每天在饭桌上写作业；有一个孩子的父母每天陪他做题；有一个孩子上周刚生过病。同一张卷子，同一个标准，量的是不同的人。

公平吗？是公平的——标准对每个人都一样。不公平吗？也是——同一把尺，量出来的，一半是孩子，一半是孩子背后那一整片土。

一八七五年，他在一份没打算公开发表的批注里，写过这样一把尺。

◆ 二、一份批注

一八七五年，德国的两个工人政党准备合并，起草了一份共同的纲领，在一个叫哥达的小城开会通过。他读了草案，很不满意，写了一份很长的逐条批注，寄给几个朋友看。这份批注，直到十六年后才由恩格斯公开发表，叫《哥达纲领批判》。

◆ 三、那把尺

批注里最有名的一段，讲的是将来那个新社会刚刚建立时——他叫它「第一阶段」——怎样分东西。

大意是：每一个人为社会付出了多少劳动，就从社会领回多少（扣除公共需要的部分之后）。这看起来很公平：按劳分配，同一把尺。

可他马上说：这个平等的权利，按照它的原则来说，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为什么？因为它用同一个尺度去量不同的人：有的人体力强、有的人体力弱，有的人结了婚、有的人没有，有的人孩子多、有的人孩子少。同样干一份活，从社会领同样一份，一个人事实上就比另一个人领得多、比另一个人富。

他说：要避免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还有一句，本书要特别抄下来。大意是：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 四、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段，本书认为是他晚年最清醒的几页之一。

它好在：他拿他自己的刀，去切了一样很多人都当成「天经地义」的东西——「按劳分配」「同工同酬」「一把尺量所有人」。他说：这把尺本身，是有出身的，它是从资产阶级社会那片土里长出来的；它看起来公平，可它只看人干了多少，不看人背后那一整片土。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在说，「平等」这个形状，也是长出来的；一把尺，不是本来就在那里、天然公平的，它是在某片土里被做出来的，而且它会把那片土里原有的不同，悄悄地带进它量出来的结果里。

更难得的是：这把刀，他这一次用在了他自己的将来上。第一阶段，是他自己设想的新社会；他没有把它说成完美的，他说：它刚从旧社会里出来，身上还带着旧社会的痕迹。

而且，请留意他用的动词：权利受经济结构以及由它所「制约」的文化发展的限制。又是「制约」——一个留着余地的词。

◆ 五、「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份批注里，还有一句更有名的话，写的是更高的阶段。大意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在生产力也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增长起来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是一句很美的话。本书认它背后的那份心意：别再用一把尺量所有人，看每个人真正需要什么。

可也请看它放在哪里：「高级阶段」，「只有在那个时候」。眼下，是那把带着旧痕迹的尺；「按需」，在彼岸（第 10 章、第 38 章）。

◆ 六、这一次，刀转了半圈

照本书的看法，这份批注，是他晚年一次很重要的摆动。

第 9 章，他拿「以前有历史，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去切经济学家；第 34 章，本书问过：这把刀，什么时候会转向他自己？

在这份批注里，刀转了半圈：他承认，他自己设想的将来的第一阶段，也有出身、也带着痕迹、也会不公平——这是刀第一次，切到了他自己设想的东西上。

可刀没有转完：那个「高级阶段」，没有被切。它仍然是一个将来一定会到来、到来时就没有这些毛病的终点。第一阶段有历史，最后那个阶段，没有历史。

◆ 七、一个家里的「按劳分配」

一个家里有三个孩子，父母老了，要分一笔钱。老大说：「这些年我出力最多，照顾爸妈最多，我该多拿。」老三说：「我在外地，出不了力，可我每个月都寄钱回来。」老二说：「我身体不好，这些年最难，我最需要。」

三个人说的，正好是三把尺：按出力分，按出钱分，按需要分。

他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说：按劳分配，是同一把尺量不同的人，看起来平等，其实会让身体强的、没孩子的人事实上多拿；更高的阶段，才能按需要分。

照本书的看法，这一家人不必等到「更高的阶段」。他们可以坐下来，把三把尺都摆在桌上：出力的账，出钱的账，需要的账；看一看，三本账合起来，哪里不平；然后，一起定一个大家都能认、以后也可以再改的分法。

他看出了「一把尺」的出身；一个家，可以试着用三把尺，而且让每一把尺都能被回头改。

◆ 八、一把尺子的出身

《哥达纲领批判》里那句话——「平等的权利，按照它的原则来说，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说的，其实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每一把尺子，都有它的出身。

一场考试，用同一张卷子考所有的孩子，这把尺子，是从「大家都在同样条件下学习」这个假定里长出来的；可孩子们的条件并不一样。

一家公司，用同一个 KPI 考核所有的员工，这把尺子，是从「每个岗位都一样好量化」这个假定里长出来的；可有的岗位，最要紧的东西量不出来。

一条规定「每个人一样」的规矩，看起来最公平；它的出身，却常常是某一群人最方便的那种「一样」。

照本书的看法，他在这里拿自己的刀，切了一次「平等」这个词。这一刀，今天仍然好用：用任何一把「对谁都一样」的尺子之前，先问一句——这把尺子，是按谁的样子做的？

◆ 九、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个班。

他会提醒你：同一张卷子、同一把尺，不是天然公平的；它量出来的分数里，有一半是那个孩子背后的书桌、父母和那一场病。

本书再提醒一句：别因此把希望全放到「将来有一天，每个孩子都能被按需对待」上。眼下就能做一点：看一个孩子的分数时，也看一眼他背后的那片土；定一把尺的时候，留一个让被量的人说「我这里有特殊情况」的口子。

带走的话：「按劳分配」这把同一的尺，也是资产阶级社会那片土长出来的——他拿刀切了一次自己设想的将来；可最高的那个阶段，仍然没有被切。

> **小账**　开了：平等的权利仍是资产阶级权利——一把尺量不同的人；权利受经济结构及由它「制约」的文化发展的限制；刀第一次切到了自己设想的将来。关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高级阶段——最后那一站没有历史。

> **哪一界**：分配与劳动，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高级阶段」，是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第 50 章

给查苏利奇的四份草稿：必然性限于西欧

◆ 一、一封很难回的信

你收到过一封很难回的信吗？对方很信任你，问你一个关于他一生的问题；你的回答，会影响他和他身边很多人接下来怎样做。你写了一稿，觉得不对；又写一稿，还是不对；写到第四稿，终于寄出去一封很短的回信。

一八八一年的二三月间，他写的就是这样一封信。

◆ 二、一个俄国的问题

一八八一年二月，一位叫维拉·查苏利奇的俄国女革命者给他写了一封信。

她说：在俄国，您的《资本论》很有名，也引起了很多争论。有人说，照您书里讲的，俄国的农村公社——那种土地归全村共有、定期重新分配的古老的村社——注定要灭亡；俄国也必须先走一遍资本主义的路，先让农民失去土地、变成工人，然后才谈得上别的。也有人说不是这样。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请您告诉我们，您是怎样看的。

◆ 三、四份草稿

他没有马上回答。据后来发现的手稿，他为这封回信，起草了四份草稿，一份比一份长，有的很长，反复讨论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它的长处和它面临的危险。

最后，一八八一年三月八日，他寄出了一封很短的信。大意是：在《资本论》里，我分析的是西欧资本主义怎样产生——农民怎样被剥夺了土地；这个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所以，《资本论》里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它的论据；不过，我根据专门的研究相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只要能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保证它有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

◆ 四、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这件事，还有一个更早的影子。

一八七七年，一份俄国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认为一切民族都注定要走同一条路。他写了一封给这份杂志编辑部的信，信写好了，没有寄出去；直到他死后，恩格斯才在他的遗稿里发现。

这封信里，有几句话，本书认为是他一生里对自己的理论说得最重的话。大意是：

他（那位作者）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他还说：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 五、先说他对在哪里——这一次，对得最多

这两封信，本书要照登，而且要照登得最重。

请把它们和本书的口述五放在一起。口述五说：他的改造世界，拒绝改造理念世界。第 16 章加过限定：他让理念世界受检验，不让它在实践里自己发生。

在这两封信里，他做了什么？

他亲手拒绝了把自己的理论当成一把「万能钥匙」——一套「超历史的」、适用于一切民族的历史哲学。他说：每一个地方，要分别研究；相似的事，在不同的环境里，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钥匙，要在一个一个具体的研究和比较里去找。

用本书的话说：这几乎就是在说，理论本身，也要在一片一片具体的土里，重新长一遍。一把在西欧长出来的钥匙，拿到俄国，不一定开得了门；到了俄国，要在俄国的土里，重新去找、重新去长。

这是他一生里，他脑子里的世界离「发生」最近的一次——比第 45 章那一处还近。在第 45 章，一条小规律被交给了一条更大的必然；在这里，连那条更大的东西——「一切民族都要走的一般道路」——他也亲手拒绝了。

◆ 六、按本书自己写下的条件，照实处理

那么，本书的判词要不要改?

本书在导读里写下过推翻条件，这里照着它办。

条件一说：若查到他在**正式出版的文字**里，把自己的历史理论明确降为一个可能出错的假说，并写出它在什么情况下错，判词第二句收窄。

这两封信：一八七七年那封，写好了没有寄出；一八八一年那封，四份长的草稿没有寄出，寄出去的是一封很短的信，而且是私人信件；两封信都在他死后才公开。它们不是他正式出版的文字。在他生前出版的《资本论》里，一八六七年那句「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第 3 章），一直印在那里。

所以，按本书自己写下的条件，判词不收窄。

可是，本书也不能假装没看见。本书在这里给口述五加一条注，写进全书：**在他晚年没有发表的信稿里，他亲手拒绝了把自己的理论当成一把超历史的万能钥匙——这是他的理念世界最接近「发生」的一次，是他心里的世界摆向发生最远的一次；只是这一次，锁在了抽屉里，没有进入他留给世界的那本书。**

这是全书第三次看见同一个形状：一八四五年的便条（第 20 章），一八五八年的笔记（第 45、46 章），一八七七和一八八一年的信稿——他离发生最近的那几页，都在抽屉里；他留给世界的那本书，写的是另一只手。

◆ 七、一把万能钥匙的样子

「超历史的万能钥匙」，在今天，有很多样子。

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把自己创业的经历，写成一本《成功的十条法则》；读者照着做，大多数没有成功。一位育儿专家，把自己带大一个孩子的办法，写成「科

学育儿的唯一正确方法」；很多家长照着做，和孩子吵翻了天。一个在某个城市做成了的改革办法，被原样搬到另一个城市，水土不服。

每一把这样的钥匙，都曾经在一扇具体的门上转开过；错在于，把它说成了能开一切门的钥匙。

他在六十多岁时写下的那句话，今天可以当成一条读书、做事的规矩：相似的事，发生在不同的环境里，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要一个一个分别研究，再比较，才找得到钥匙。

本书只加一句：这条规矩，也用在他自己的书上，用在本书上。

◆ 八、四份草稿里写了什么

那四份草稿，比寄出去的那封短信长得多。据研究者的整理，他在草稿里反复讨论了几件事：俄国农村公社是怎样的一种组织——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各家各户分开耕种；它有什么长处——它和西欧那种一家一户的私有小农不一样，它有一个「共同」的底子；它有什么危险——它在四面八方被国家的赋税、商人的放债、新兴的资本侵蚀着。

他在草稿里还写了一个意思：这种公社，如果能保存下来，并且能吸收西欧已经有的那些技术和成果，也许可以不必经过资本主义那一整条痛苦的路。

照本书的看法，这四份草稿，是他一生里最像「在土里重新长一遍」的思考：他没有拿一把现成的钥匙去套俄国，而是去看俄国那片土——它的村子、它的地、它的危险——然后在那片土里，想一条可能的路。

这四份草稿，最后没有一份被寄出去。寄出去的，是一封很短、很谨慎的信。一个人在草稿里走得很远，在寄出的信里，只留下了一句「限于西欧」。

◆ 九、放回日子里

你一定也有一套「经验」：在一个地方、一个行业、一个家里摸索出来，很管用。换了一个地方——新的城市，新的公司，第二个孩子——你会忍不住把它原样搬过去：「我当年就是这么做的，一定行。」

他在六十多岁时，在一封没寄出的信里，替你写下了一句很好的提醒：相似的事，在不同的环境里，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别用一把万能钥匙，去开所有的门。

本书只加一句：别把这句提醒，也锁在抽屉里。把它写进你给别人的那些「经验」里——写在最前面。

带走的话：他亲手拒绝了把自己的理论当成一把超历史的万能钥匙——这是他离发生最近的一次；可这一次，锁在了没寄出的信里。

小账　开了：历史必然性明确限于西欧；拒绝「超历史的万能钥匙」——每个地方要分别研究，钥匙要在比较里找——理念世界离发生最近的一次。关了：两封都是未发表的信稿；出版的《资本论》里，「先进国家显示后进国家的未来」一直印着。

哪一界：俄国的村社，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拒绝万能钥匙，是他脑子里的世界往发生摆得最远的一次；四份草稿的犹豫，在心里的世界里。

口述五核对：按推翻条件一（须正式出版）不收窄；加注——晚年信稿里亲手拒绝超历史的万能钥匙，最接近发生的一次，锁在抽屉里。

第 51 章

民族学笔记：晚年他在读什么

◆ 一、一个老人的书桌

一个人老了，书桌上摆的书，常常比他年轻时写的书更能说明他。写书，是给别人看的；读书，是给自己的。

一八八〇到一八八二年，他六十出头，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他没有接着写《资本论》的第二卷、第三卷——那两卷，后来是恩格斯替他整理出来的。他的书桌上，摆着一些看起来跟《资本论》毫不相干的书：讲易洛魁人的部落，讲古代的氏族，讲印度的村社，讲原始社会里女人的地位。

他在读，而且做了大量的笔记。

◆ 二、他读了谁

他读的，有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八七七年）——这本书花了很多年研究北美易洛魁人的氏族组织；有英国法学家梅因论古代法律与村社的书；有一位俄国学者柯瓦列夫斯基论公社土地所有制的书；还有几部讲印度、讲原始文明的书。

这些笔记，他生前没有整理成书。他死后，恩格斯利用他关于摩尔根的笔记，写了一本书，叫《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八八四年），说这是在「执行遗言」。至于笔记本身，要到一九七〇年代，才由一位学者整理出版。

◆ 三、他在找什么

他为什么晚年去读这些？

本书只能猜，而且明说是猜：第 50 章那封俄国来的信，也许是一个缘由——俄国的村社，是一种古老的、土地共有的组织；它从哪里来，别的地方有没有，它们后来怎样了？第 26 章那句「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后来加了

一个注，说要改成「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因为人们发现，文字之前，许多地方的社会没有阶级——这个发现，正是从摩尔根这样的研究里来的。

照本书的看法，一个老人在书桌前读这些书，是在做一件事：补土。他那幢楼（第 30 章）的地基，是西欧的、近代的、有文字记载以来的那一段土；他晚年在往下挖，往旁边看——更早的，更远的，不一样的土。

◆ 四、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章，本书要说他在晚年，做了一件很多大思想家做不到的事：他没有守着自己已经写好的体系，一遍遍地重复它；他在读自己不熟的东西，而且是那种可能动摇他体系的东西。

一个六十多岁、名满天下的人，去读一本讲易洛魁人怎样选酋长、女人在氏族里有什么权利的书，一页一页做摘录——这个画面，本书愿意把它当成他心里的世界又一次摆向发生的样子：一个还在长的人。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一次很深的回写——世界（一些他不熟悉的民族、一些他不知道的历史）写回他；他没有挡在门外。

◆ 五、可是，它们仍然是笔记

可也要照实记下：这些，仍然是笔记。

他没有把这些新的土，写回他那幢楼里；没有写一篇文章说，我的「历史发展的规律」要因此改成什么样子。整理和写成书的，是恩格斯；而恩格斯写成的那本书，把这些材料，又排进了一条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大路上——一条新的「一般道路」。

这是第 50 章那个形状的又一次：他在私下读、私下想，离发生很近；留给世界的，是另一只手——这一次，甚至是另一个人的手。

◆ 六、他在笔记里注意到什么

据研究者对这些笔记的整理，他在读摩尔根等人的书时，特别留意了几件事：在一些古老的部落里，土地是大家共有的；首领是选出来的，也可以被罢免；女人在氏族里，有时有很大的发言权。

请留意这几件事，和他一生里的几个看见，是怎样接上的：土地共有——接上第 50 章俄国的村社；首领可以被罢免——接上第 48 章公社的撤换制；女人的地位——接上第 24 章那张分工表。

照本书的看法，一个老人在笔记本里，把他一生里在手上的世界里看见的那些东西，又在一片更古老、更遥远的土里，看见了一次。他在补土；补着补着，也许他自己也看见了：那些他以为是「将来才有」的东西——共有、撤换、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在很久以前的土里，也长出来过。

将来的东西，不一定在彼岸；它也可能在过去，在别处，在某一片他从没去过的土里。

◆ 七、放回日子里

你身边也许有这样的长辈：年纪大了，还在学新东西——学用手机，学一门从来没碰过的手艺，读一本跟他一辈子的行当毫不相干的书。

这很难得。一个人一辈子攒下来的那套道理，最容易在晚年变成一堵墙：什么新东西来了，都先用那套道理去挡一挡。一个晚年还在读「不相干」的书的人，是在给自己那堵墙开一扇窗。

本书想再说一句：读了，最好也写下来——写下「我原来那套道理，因为这本书，要改哪一句」。不然，那些新东西，就只在书桌上，不在你的日子里。

带走的话：晚年他在读易洛魁人、印度村社、古代氏族——一个还在长的人在补土；可这些，仍然只是笔记。

> **小账**　开了：晚年去读可能动摇自己体系的东西——世界写回他，他没有挡在门外。关了：新土没有写回那幢楼；整理成书的是恩格斯，又排进了一条新的「一般道路」。
>
> **哪一界**：易洛魁人的氏族，是手上的世界里做出来的；一个老人一页页的摘录，是心里的世界里做出来的；那条「一般道路」，是（恩格斯在）脑子里的世界里找到的。

第 52 章

若再活二十年

◆ 一、先说清楚：这一章是猜想

这一章和别的章不一样：它写的是一件没有发生的事。本书把它放在第十二编的最后，是为了把前面四章看到的东西，收成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只能用猜想来问。

所以先说清楚：这一章里凡是「如果」「也许」后面的话，都是本书的猜想，不是史料；本书给每一个猜想，都配上它的根据和它的反证。

◆ 二、最后三年

先把最后三年的事，照实记下。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他的妻子燕妮在伦敦病逝。他自己也病得很重，医生不许他出门，没能去送葬。据传记，恩格斯当时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摩尔也死了。

一八八二年，他听医生的话，去南方养病：法国南部，瑞士，还去了阿尔及尔——那是他一生唯一一次离开欧洲。在阿尔及尔，他照了一生最后一张照片；照完以后，他把留了几十年的大胡子剃了，头发也剪短了。

一八八三年一月，他的大女儿、也叫燕妮，在法国病逝。两个月后，三月十四日下午，他坐在书房的扶手椅上，去世了。

◆ 三、一句据说的话

最后那几年，还有一句话，常被人引用。

据恩格斯在信里的转述，法国有一批年轻人自称「马克思主义者」，把他的学说讲成一套现成的公式；他听说后，说了一句大意是这样的话：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句话，本书在导论里提过，出处是转述，本书标待核，不把它当成一句正式的宣言。它说的，多半是对那一批人的不满，不一定是对自己学说的反省。

可它至少说明一件事：他晚年看见了，他的学说正在被别人打造成一样现成的东西，而他对这件事，是不高兴的。

◆ 四、如果他再活二十年

他死的时候，六十四岁。如果他再活二十年，活到二十世纪的门口，他会往哪一边摆?

本书只列两种猜想，各配根据与反证。

猜想一：往发生那一边，再摆一大步。

根据：第 48 章，他从公社受了教；第 50 章，他在信稿里亲手拒绝了「超历史的万能钥匙」，把必然性限于西欧；第 51 章，他在读可能动摇自己体系的书；这一章，他对「马克思主义者」把他的学说变成公式，不高兴。这几件事，方向是一致的：越到晚年，他越不愿意让自己的理论变成一把钥匙。如果再活二十年，他也许会把这些写进一篇正式的文字，甚至改写《资本论》的某些序言。

反证：这些摆动，全在信稿、笔记、私人谈话里；在他晚年正式参与的文字里——比如一八八〇年他为一个法国工人政党起草的纲领导言——仍然是那一套历史方向的语言。他有很多年的时间，可以把「限于西欧」写进《资本论》的新版序言，他没有写。

猜想二：不会再摆多远。

根据：第 16、27 章，一八四八年的期票没兑，他改了日期，没改结论；第 48 章，公社改写了他对国家机器的看法，同时，宣言的「一般原理」被再确认了一遍；第 49 章，他切了自己设想的第一阶段，没有切那个最高的阶段。这个形状，贯穿了他三十多年：手上的事，肯改；脑子里那几条原理，不改。再活二十年，这个形状多半还在。

反证：第 45、50 章那两处，已经碰到了「原理」本身——劳动时间「必然不再是」尺度，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原理，并不是一处也没被他自己碰过。

◆ 五、本书的读法

两种猜想，都有根据，也都有反证。本书不替他选。

本书想换一个问法：也许问题不在于他再活二十年会摆向哪一边，而在于——他为什么一辈子都在摆？

本书的判词说：他的自我世界，在发现和发生之间摇荡。第 15 章说过：心里的世界在他那里，没有分到自己的法，一会儿被搬进物里，一会儿被推到彼岸。第十二编这几章，是他心里的世界摆向发生最远的一段——受教，拒绝万能钥匙，读不相干的书，不愿被做成公式。可这些，全都停在了信稿、笔记、谈话里——停在心里的世界里；没有一样，走进他留给世界的那本书，也没有一样，被他当成一条可以回头改写那本书的路。

照本书的看法，这才是这一编真正的结论：他晚年离发生很近，可他没有一条让心里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写脑子里那几条规律的路。心里的世界和脑子里的世界之间，没有修过一条路。所以他只能摆：往这边摆一下，往那边摆一下；摆得再远，也改不了那本书。

这件事，第十三编会把它当成「病根」来看；第五十六章，会专门问：心里的世界，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法？

◆ 六、一个人晚年的「往回走」

他晚年的那几次往回走——受公社的教、给查苏利奇写四份草稿、读易洛魁人——在很多人的晚年里，都能看到相似的样子。

一位父亲，年轻时说一不二，觉得自己的办法最对；老了，看着孩子用另一种办法把日子过得也不错，他嘴上不说，心里开始松动。一位老教师，年轻时最信「严师出高徒」；退休以后，被一个当年被他骂哭、现在过得很好的学生来看望，他忽然想：也许当年不必那么凶。

这些松动，大多停在心里，停在夜里的某一个念头里；很少有人把它们说出来，更少有人把它们写回自己当年立下的那些「规矩」里。

他也是这样：松动在信里、在笔记里；写回那本书，没有。

本书想对每一个开始松动的人说：你心里的那一点「往回走」，很珍贵。找一个机会，把它说出来——对你当年用规矩管过的那个人说。那一句话，就是你给心里的世界，修的第一段回写的路。

◆ 七、他留下了什么，没留下什么

他死的时候，留下了一大堆没写完的手稿、几万封信、三个女儿、一个朋友，和一部只出版了第一卷的大书。

他没有留下的，是一套「怎样修改我的学说」的办法：哪些话是可以改的，在什么情况下改，由谁来改，改了记在哪里。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两千多年来，几乎没有一个大思想家，给自己的学说留下过这样一套办法。可这件事，在他身上，后果特别大：他的学说，后来被很多人当成了一套不许改的真理；而当它真的要改的时候，改的人，常常要冒很大的风险，被说成「背叛」。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大的一个缺口：一套最会查别人出身的学说，没有留下一条查自己的路。

本书在第 62 章，试着给本书自己，留了一点这样的办法。这件事，每一个写下自己的道理、要让别人去用的人，都值得做。

◆ 八、放回日子里

你身边也许有这样的人，也许就是你自己：心里早就不那么相信年轻时立下的那几条了，在私下的谈话里，在夜里的日记里，也会说「那时候想得太简单」；可是在给孩子讲道理、给年轻人做报告、在单位里定规矩的时候，嘴里说出来的，还是那几条。

心里在摆，嘴上没变。

这不是虚伪，常常只是：心里长出来的新东西，没有一条路，走到嘴上去，走到规矩里去。

修这条路，也许只需要一件很小的事：把你私下说过的那句「那时候想得太简单」，有一天，当着那些听过你讲道理的人，再说一遍。

带走的话：若再活二十年，他会往哪一边摆？本书不替他选——真正的问题是，他心里长出来的东西，一辈子没有一条路，走回他留给世界的那本书里。

小账　开了：晚年受教、拒绝万能钥匙、读不相干的书、不愿被做成公式——心里的世界摆向发生最远的一段。关了：这些全停在信稿、笔记、谈话里；心里的世界和脑子里的世界之间，没有一条回头改写的路。

哪一界：阿尔及尔、剃掉的胡子、扶手椅，是手上的世界里的；晚年的那些摆动，在心里的世界里；那本没有被改写的书，在脑子里的世界里。

第十三编

SDE 总解构：三个世界，两种法

编序

前面十二编，本书跟着他走了一辈子：从特里尔到伦敦，从一篇博士论文到一封没寄出的信。每一章，都记了两行小账；每到口述五要受检验的地方，都记了一次核对。

这一编，是结账。

次序是这样的：先请最硬的几位辩护人上场，让本书先挨打（第 53 章）；再把判词的完整版摆出来（第 54 章）；把一路看到的「看见」和「收回」，合成一个根（第 55 章）；专门问一问心里的世界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法（第 56 章）；写出三根承重的梁和它们的替换（第 57 章）；列出他的二十处看见（第 58 章）；写明他在什么条件下是对的（第 59 章）；看他的病根与死法（第 60 章）；写 SDE 要向他学什么、和谁划界（第 61 章）；最后，把刀转过来，对准本书自己（第 62 章）。

*

第 53 章

先挨打：五位最硬的辩护人

◆ 一、为什么先挨打

一个人要下判断之前，最好先请反对他的人把话说完。说完之后，该认的认，该改的改，站得住的，才站得住。

本书在导读里写下过判词和推翻条件。这一章，请五位替马克思说话最有力的人上场。他们不是本书编出来的靶子，是真的写过书、真的替他辩护过的人。每一位，本书都先把他的话说足，再写三样：哪里认，哪里收窄，哪里站得住。

◆ 二、第一位：恩格斯

第一位辩护人，是他一生的朋友。

一八九〇年九月，恩格斯给一位年轻人写信，回答「你们是不是说经济决定一切」这个问题。信里的意思大致是：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把这歪曲为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他还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这些东西，也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就像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的平行四边形。

认：他们确实没有说过「经济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本书从导论起就说过，那是漫画；本书的判词，也从没有说他是「经济决定论」。交互作用、许多意志的相互冲突——这些，本书认。

收窄：本书判词第二句里说的「决定」，此后一律明确读作「归根到底的决定」，不读作「唯一的决定」。

站得住：交互作用，加上一个「归根到底」，仍然是一条单向的根。许多力在交错，可交错到最后，那个定调的，永远是同一样东西。本书说的，正是这个「永远是同一样」：在他那里，回写可以有很多条，可最后那一下，只准朝一个方向——这是「归根到底」四个字本身的意思。

这一笔，还要记在恩格斯名下：这封信，是恩格斯替他说的，不是他自己写下的。

◆ 三、第二位：阿尔都塞

第二位，是第 15 章出现过的法国哲学家。

一九六二年，阿尔都塞写了一篇文章，叫《矛盾与多元决定》。他说：历史里的任何一个矛盾，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它被一整个社会里的许多矛盾——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的——一起「多元地决定」着；经济「归根到底」的作用，是存在的，可他又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大意是：从第一个时刻到最后一个时刻，「最后的时刻」那个孤独的钟点，永远不会到来。

认：这一位，离本书很近。许多东西缠在一起，一起决定一件事——这几乎就是本书说的「土」；「归根到底」的那一刻永远不会真的单独到来——这几乎就是在替本书说话。本书在这里认：他对「决定」的这种读法，比本书在第八编里批评的那种，要细得多。

收窄：本书第八编批评「决定」时，要加一句：像阿尔都塞这样的读法，已经把「决定」松开了许多；本书的批评，针对的是马克思自己的那几行字，不是这些后来的读法。

站得住：阿尔都塞在松开「决定」的同时，做了另一件事——他把「人」请出去了。他说，成熟的马克思研究的是结构，不是人；历史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照本书的看法，这恰好是把本书判词的第三句推到了头：心里的世界，不是在摇，是被取消了。而且，「归根到底」那个钟点虽然永远不来，它的位置还留着——一个结构，仍然站在所有显露的后面，当它们的地板。本书在第 61 章还会和他划一次界。

◆ 四、第三位：柯亨

第三位，是一位英国哲学家。

一九七八年，柯亨出了一本书，叫《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他用分析哲学的办法，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新写了一遍：生产力有一种长期发展的趋势；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是因为它们适合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种「功能解释」，就像说鸟的翅膀是这个样子，是因为它适合飞。他把马克思的理论，写成了一组可以一条一条去检验的命题。

认：这是本书要特别认的一位。本书的推翻条件一说：若他把自己的历史理论明确降为一个可能出错的假说，判词第二句就收窄。柯亨做的，正是把它降成了一组可以被检验、也可能出错的命题。

收窄：本书在这里要说清楚：把马克思的理论写成可检验的假说，是能做到的，而且有人做了。

站得住：可这件事是柯亨做的，不是马克思做的。更有意思的是后来：柯亨自己在一九八〇、九〇年代，慢慢放下了这套辩护，转去研究平等与正义——他在书里坦白说，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心动摇了。一套被写成假说的理论，在它的辩护人手里，真的被检验了，也真的被改了。照本书的看法，柯亨的一生，恰好演示了马克思没有让他自己的理论经历的那件事：一个道理，被放回土里，重新长了一次。

◆ 五、第四位：卢卡奇

第四位，是第 34 章出现过的匈牙利哲学家。

一九二三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里，写过一段很有名的话，大意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即使研究证明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论断都是错的，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无条件地接受这些新结论，而不必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

认：这是一个很大方的辩护。它等于说：马克思的一切具体结论都可以错，都可以被改——理念世界里的那些「规律」，一条也不必死守。这一层，本书认，而且认为它比很多教条式的读法都开放。

收窄：若只看结论，卢卡奇的读法，确实让「拒绝改造理念世界」不那么绝对了——结论可以改。

站得住：可是请看，免检证去了哪里：从一条一条的结论上，挪到了「方法」上。结论可以错，方法不会错；方法是那个可以从一切失败的结论里全身而退的东西。照本书的看法，这是第 34 章那张免检证换了一个地方发——从「科学的结论」，发给了「科学的方法」。本书的出路仍然是：方法也有它的土和它的路，也要被查。

◆ 六、第五位：伊格尔顿

第五位，是一位英国的文学批评家。

二〇一一年，伊格尔顿写了一本书，叫《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他一条一条驳常见的批评：马克思是决定论者吗？不是——他相信人能创造历史。马克思不关心个人吗？恰恰相反——他关心的，是每一个人能不能丰富地、自由地发展，他的全部经济学，都是为了这件事。

认：这一位，替本书判词第三句的「发生」那一端，说了很多好话，而且说得对：巴黎手稿、宣言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给燕妮的信、「丰富的个人」——这些都在他的文字里，本书第四编、第 27 章、第 5 章都认过。

收窄：本书在口述三那里（第 19 章）说他的自我世界「空的、派生的、虚的」，那是摇荡的一极；伊格尔顿提醒的，是另一极同样真实。本书在这里明确：「摇荡」两极都是他，本书不把任何一极当成他的全部。

站得住：可是，「他关心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他的书里给心里的世界留了一套自己的法」，是两件事。前一件，本书认；后一件，本书在第 56 章要说：没有。关心，被放到了将来（第 10、15、38、49 章）；眼下的书里，人是范畴的人格化。

◆ 七、挨打之后

五位辩护人上场之后，本书改了三处：

一，判词第二句的「决定」，一律读作「归根到底的决定」，不读作「唯一的决定」（恩格斯）。

二，第八编对「决定」的批评，只针对他本人的那几行字，不针对后来更细的读法（阿尔都塞）；把他的理论写成可检验的假说，是能做到的（柯亨）。

三，「摇荡」的两极都是他，本书不把「总和」那一极当成他的全部（伊格尔顿）。

站得住的，是那个根：在他本人的文字里，回写可以有很多条，最后一下只准朝一个方向；理论可以被别人写成假说、写成方法，可他自己没有让他的规律回到土里重新长一次；关心每一个人，被放到了将来。

带走的话：先挨打——恩格斯、阿尔都塞、柯亨、卢卡奇、伊格尔顿各打一下；本书改了三处，那个根还站着。

> **小账**　开了：五位辩护人各有真东西——交互作用、多元决定、可检验的命题、方法的开放、对每个人的关心。关了：归根到底仍是单向的根；结构取消了人；免检证从结论挪到了方法；关心被放到将来。
>
> **收窄登记**：三处（见第七节）。

第 54 章

判词完整版：三个世界，两种法

◆ 一、把判词摆到桌上

本书在前言里第一次亮出判词，在导读里把它拆成五条，此后五十多章，一章一章去兑现。现在，把它的完整版摆到桌上：

他的现实世界是发生——改造世界；他的理念世界是发现——普遍规律、本质、第一性；他的自我世界，在发现和发生之间摇荡。

副判：一支给一切思想查出身的笔，把「制约」改成了「决定」。

口述五：他的改造世界，拒绝改造理念世界，只是现实世界。

经第 53 章五位辩护人之后，判词第二句里的「决定」，读作「归根到底的决定」。

◆ 二、三个世界，分账

手上的世界：发生。

他在这里看见的，全书列过：法和国家是长出来的（第 4、11 章）；改环境的人自己也被改（第 17 章）；价钱是人和人的关系长出来的一张脸（第 35—37 章）；余数是在一种关系里一次一次长出来的（第 41、42 章）；一天有多长，是争出来的（第 43 章）；人和土地之间的一来一回，会被截断（第 47 章）；一个长出来的形式，能写回理论（第 48 章）。

在这个世界里，他是一个彻底的、而且肯被发生改写的发生学家。

脑子里的世界：发现。

他在这里写下的，全书也列过：在现实之中「寻找」观念（第 2 章）；「以便发现合理的内核」（第 7 章）；「像呼吸一样不以人为转移」（第 11 章）；道德、

宗教、形而上学「没有历史」（第 23 章）；「不可避免」（第 27 章）；「制约」换成「决定」、「生活」换成「社会存在」（第 30、31 章）；科学的入口「根绝一切犹豫」（第 32 章）；「终于发现的政治形式」（第 48 章）。

在这个世界里，别人的道理，他一条一条查出身；自己的道理，写好就不再回到土里。

心里的世界：摇荡。

一端是：人按照美的规律构造，人在对象化里长出自己（第 13、14 章）；「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第 27 章）；「让人重新成为人的是爱」（第 5 章）；晚年受教、读不相干的书、不愿被做成公式（第 48—52 章）。

另一端是：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第 19 章）；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第 15 章）——空的、派生的、虚的人性。

他在两端之间，摆了一辈子。

◆ 三、用三句大白话，体检一次

本书在导论里给过一句绕口令：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路是形状和土一起长出来的，土是形状和路一起长出来的。三句，谁也不是老大。

拿这三句，给他做一次体检。

第一句，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在手上的世界里，他写得很好：价钱这张脸，是交换的路和人与人缠在一起的土一起长出来的。在脑子里的世界里，他写成了：形状（意识、上层建筑）只由土（社会存在、经济基础）来定——路不见了，只剩土。在心里的世界里，时有时无：手稿里有，第六条里没有。

第二句，路是形状和土一起长出来的。——这一句，他写得最好：人在干活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路（劳动过程），由人想做成的样子和手边的土一起决定。第 43 章那句「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起决定作用」，就是一条被争出来的路。

第三句，土是形状和路一起长出来的——也就是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这一句，他在《提纲》第三条里写得最干脆（第 17 章）；到了一八五九年，被「社会存在决定意识」截成了单向（第 30 章）：土改形状，形状不许回头改土；到了晚年，在公社、在信稿里，又往回走了几步（第 48、50 章）。

体检的结论：三句里，第二句最健康；第一句在手上的世界里健康，在脑子里的世界里只剩土；第三句写得最早也最好，后来被截成了单行道。

◆ 四、口述五，逐章结账

口述五在全书里一共被核对了九次。这里把账合起来：

第 16 章（第二条：实践检验思维）——暂不收窄，加限定：他让理念世界受检验，不让它在实践里自己发生。

第 20 章（第十一条）——成立：理念世界被降为「解释」，搁置不改。

第 23 章（「没有历史，没有发展」）——得到最早最直白的原文。

第 29 章（「死人的传统像梦魇」）——照登，不收窄：承认理念世界有分量，只当梦魇。

第 32 章（同一支笔）——一页纸上的原样：立法者不在法下。

第 45 章（机器论片断）——照登（最重的一处之一）：一条小规律被放回土里；不收窄：放回的方式交给了更大的必然。

第 46 章（一般智力）——照登：理念世界有了自己的土；限定不变：锁在笔记里。

第 48 章（公社）——照登：手上的世界里受教；不收窄：原理再确认。

第 50 章（查苏利奇）——按推翻条件一不收窄；加注：晚年信稿里亲手拒绝超历史的万能钥匙，锁在抽屉里。

合起来，口述五的完整表述，本书定为：

他的改造世界，拒绝改造理念世界，只是现实世界——他让理念世界接受实践的检验，不让理念世界在实践里自己发生；他离「让理念世界自己发生」最近的几页（一八四五年的便条、一八五八年的笔记、一八七七和一八八一年的信稿），都留在抽屉里，没有进入他留给世界的那本书。

口述五的后半句（「他又 jiang……」），全书写到这里仍未收到；补到后，照原话写进这一章，并据以改定上面这一段。

◆ 五、推翻条件，报账

导读里写下的四条推翻条件，到这里报一次账（结语再报一次总账）：

一，他是否在正式出版的文字里，把自己的历史理论明确降为可能出错的假说？——未查到。离它最近的是一八七七、一八八一年的信稿（未出版）；把它写成假说的是柯亨（不是他）。判词第二句不收窄，只按第 53 章把「决定」读作「归根到底的决定」。

二，他是否在一八四五年以后，把「人」写成既非总和、也非人格化、自己长出来的东西，而且这一处承重？——找到了几处（《大纲》的「丰富的个人」、宣言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但都放在将来；在他分析眼下的书里，这样的人不承重。判词第三句不改写，只按第 53 章明确：两极都是他。

三，他在手上的世界里说的「改造」，是否只是规律借人之手的兑现？——一部分是（第 43 章结尾，空隙被收回成规律的环节）；但工作日之争、公社的撤换制，是真的被人做出来的。判词第一句不收窄。

四，他是否主张自己的规律也要在实践里被改写，并写出怎样改、记在哪里？——第二条说「证明」不说「改写」；第 45 章写出了一条小规律的历史，却交给了更大的必然。见上一节，口述五照上面那一段定稿。

◆ 六、放回日子里

这一章是一个总账，不再另举例子。只留一个问题给你：

在你自己的三个世界里——手上干的事，脑子里信的道理，心里的那个「我」——你分别用的是哪一种法？有没有哪一个世界，你给自己留了改的余地，另一个世界，你从来没让它被改过？

带走的话：三个世界，两种法——手上的世界他按发生办事，脑子里的世界他按发现立法，心里的世界没有自己的法，摆了一辈子；他离让理念世界自己发生最近的几页，都在抽屉里。

小账　全书判词定稿（见第一节、第四节）；推翻条件四条逐条报账（见第五节）。

第 55 章

看见与收回合成一个根

◆ 一、一棵树的两个枝

一棵树长了两根很不一样的枝：一根向东，叶子又大又密；一根向西，细长，开着另一种花。站在树下的人，会以为这是两棵树。挖开土，才看见：底下是同一条根。

本书一路看他的两只手：一只手打开门——看见发生；一只手关上门——收回成发现。这一章要做的，是挖开土，看它们是不是同一条根。

◆ 二、两只手，各自的清单

打开门的那只手，全书看到的样子，大致有这几种：查出身（一样被当成永恒的东西，问它是从哪片土里长出来的）；看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人、改土）；看余数（一本本都平、合起来不平的地方）；看争吵（一个最要紧的数，是争出来的）。

关上门的那只手，全书看到的样子，也大致有这几种：换动词（制约换成决定）；换主语（生活换成社会存在）；装终点（不可避免、必然、高级阶段）；免检证（科学的立足点、科学的入口根绝犹豫）；放彼岸（自由、美、每个人的发展，放到将来）。

◆ 三、根在哪里

这两份清单，是同一条根吗？

照本书的看法，是。那条根，就是本书一路写下来的那句：**三个世界，两种法**。

打开门的那只手，全都伸在手上的世界里：法、国家、价钱、余数、工作日、土地——他在这个世界里查出身、看回写、找余数、看争吵。

关上门的那只手，全都伸在脑子里的世界里：动词、主语、终点、立足点——他在这个世界里立法、定向、发证。

心里的世界，两只手都伸过来过：打开时，是美的规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关上时，是总和、人格化。它没有自己的一只手。

一个人，给三个世界配了两种法，而且配得很稳定：从一八四三年到一八八一年，将近四十年，这个配法几乎没有变过。这就是那条根。所谓「摇荡」，是心里的世界在这两种法之间被来回借用；所谓「改字」，是这条根在纸上一次一次留下的指纹。

◆ 四、为什么说「改字」是指纹

「改字」这个名字，本书在前言里就给了。到这里可以说清楚它为什么是这条根的指纹，而不是一次偶然。

本书的「否定序列」那一本书，教过一个办法：一个人把一场发生打造成一个发现，这一步总是落在一个词上，而且有几种固定的语法样子——情态词消失了，限定词被删掉了，一个范畴被重新归了类，一个副词给它盖了免检章，一个比较级给它封了顶。

他的「改字」，正是这几种样子：

「制约」换成「决定」——留余地的动词，换成不留余地的动词。

「生活」换成「社会存在」——一个可以去查的词，被重新归到一个查不到的范畴里。

「在某种程度上」（十七岁的作文）不见了——限定词被删掉。

「像呼吸一样」「不以意志为转移」——一个副词式的比方，给关系盖了免检章。

「终于」发现、「归根到底」——封顶。

这些，每一次都发生在他从手上的世界走进脑子里的世界的那一步上：手上的世界里，他写「制约」「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一坐到书桌前立法，这些词就被换掉了。改字，是那条根在纸上留下的指纹。

◆ 五、和本系列其他几卷比一比

本系列的其他几卷，各自找到过自己那一位哲学家的收回动作。本书只拿几卷来比一比，看这一卷的动作有什么同、有什么不同。

弗雷格那一卷的动作，叫「塑成发现」：把一样东西长稳之后的样子，当成它出生之前的住址。塞尔那一卷，叫「冻格」：把一条流动的洪流，冻在它长定的那一格。胡志英讲乔姆斯基那一卷，叫「参数赋值」：一场边长边回头的发生，被写成出生前就写好的公式。

「改字」和它们同在一族：都是把一场正在长的东西，在某一个点上宣布为定型、为本来。

不同的地方在于：那几位，多半是在同一个世界里做这件事——在语言里、在逻辑里、在规则里；他的「改字」，恰好发生在两个世界的交界处：手上的世界里写「制约」，一走进脑子里的世界就改成「决定」。他的特别之处，不在于他不懂发生——他懂得比那几位都多，在手上的世界里；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给两个世界配了两种法，而那道交界，他从来没有修过一条让两边互相改的路。

◆ 六、放回日子里

你也可以找一找自己的「改字」。

听一听你在两种场合说同一件事的方式：跟朋友聊天时，你说「我觉得这个事，可能跟他家里的情况有点关系」；到了开会、写材料、教孩子的时候，你说「这件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家庭环境」。

「可能」「有点」，换成了「根本」「就是」。

这一换，常常就在你从手上的事走进脑子里的道理的那一步上。找到它，不是为了从此不说「根本」，而是为了知道：你在哪一步上，把一段还在长的事，宣布成了一条定论。

带走的话：打开门的手在手上的世界里，关上门的手在脑子里的世界里，心里的世界没有自己的手——一个根：三个世界，两种法；「改字」是它在纸上的指纹。

小账　一个根：三个世界，两种法——四十年稳定的配法；改字＝接缝五种语法指纹在他身上的样子（接否定序列）；与弗雷格「塑成发现」、塞尔「冻格」、乔姆斯基「参数赋值」同族，不同在于落在两个世界的交界处。

第 56 章

自我界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法

◆ 一、一间没有门的屋子

一套房子，客厅有门，通着外面；书房有门，关得严严实实。只有一间小屋，没有门——它夹在客厅和书房中间，一会儿被当成客厅的一角，堆着外面拿进来的东西；一会儿被当成书房的一角，放着几本还没上架的书。它自己，没有一个名字，也没有一把钥匙。

本书在第 52 章留下的问题是：他心里的世界，为什么一辈子只能摇？这一章的回答是：因为在他那套房子里，心里的世界，就是那间没有门的小屋。

◆ 二、它本来该有什么法

先说一句：心里的世界，本来该有什么样的法？

王德生博士立过一个说法，本书在第 10、14 章用过：自由，是心里的世界最要紧的那一条法，它是一个三拍的节拍——缠在一起，选，点着。一个人先和许多人、许多事缠在一起；在缠住的那一团里，他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点着了一件新的事，让那一团缠绕长出一个新的样子。而且，这一条法是创造和幸福乘出来的：一轮一轮把新的不同吸进来，再把攒下的张力，放成一个新的、安稳的样子。

用这把尺去量他：

「缠在一起」——他写得最厚。「社会关系的总和」「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都是在说：人是缠在一团关系里的。

「选」——在他分析眼下的书里，很少。人多半是作为某种关系的承担者出场的；选择，被放到了「人们自己创造历史」这样的句子里（第 29 章），又被放到了将来（自由王国）。

「点着」——在他的书里，被留给了一件很大的事：革命的实践（第 17 章）。每一天、每一个人的那一次点着，没有被当成心里的世界自己的一拍。

所以，他给心里的世界的，只有第一拍。只有「缠」，没有「选」和「点着」，这个世界就只能被别的世界填满——被手上世界的关系填满，成了「总和」；被脑子里世界的规律填满，成了「人格化」。

这就是口述三那三个词的来历：空的，派生的，虚的。

◆ 三、病根：五个可能

为什么会这样？本书在全书里一路记下了几个可能，这里合起来，一共五个。每一个都是猜想，都配着反证。

一，三刀全落在吃饭穿衣的世界里。（第 4 章，接马哲卷）他这一生被切得最深的几刀，都在手上的世界：报馆、驱逐、贫穷。刀落在哪里，学问就长在哪里；心里的世界被切得也很深（三个孩子、妻子），可那几刀，他没有写进书里，只写进了信里。反证：一八五六年给燕妮的信，说明他心里的那一格是满的——只是满在信里。

二，论战式的显露。（第 8、19 章）他的许多最有名的说法，是在和对手吵架的时候长出来的：和费尔巴哈吵，吵出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为费尔巴哈的「人」太抽象，他就把「人」说成关系；和青年黑格尔派吵，吵出了「道德、宗教没有历史」——因为他们以为改想法就能改世界，他就把想法说成回声。一个在吵架里长出来的说法，常常把对手最爱用的那个词，连同那个词里真的东西，一起扔掉。反证：巴黎手稿里，他在不跟谁吵的时候，写过很好的「人」。

三，黑格尔遗产留下的空位。（第 7 章）在黑格尔那里，住在心里那间屋子里的，是「精神」——精神在认识自己、在走向自己。他把黑格尔倒过来，把精神从主位请了出去，换上了物质生活。可精神走了，那间屋子空了；物质生活住不进去，它住在客厅。那间屋子，就成了一间没有主人的屋子。反证：他并没有把心里的世界完全取消（阿尔都塞才那样做，第 53 章）。

四，一门科学的需要。（第 15、34 章）他要和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划清界限：他们讲道德、讲人性、讲应该，他要讲规律、讲结构、讲必然。「人心」这个东西

太软，装不进他要的那门科学。反证：《资本论》里写玛丽·安·沃克利那一页（第 43 章），比任何道德说教都更有人心。

五，流亡者的期票。（导论、第 27 章）一个被世界一刀一刀切过的人，需要一张一定会兑现的票；一张一定会兑现的票，最好不要让「人心」这种会摇的东西掺进来。人要是会选、会偏、会点着不同的事，历史就不「必然」了。反证：他晚年在信稿里，恰恰把「必然」限于西欧（第 50 章）——票，他自己也开始不那么攥着了。

◆ 四、本书的读法

五个可能，本书不说哪一个是真正的原因。本书只说一件看得见的事：心里的世界，在他那里，没有一条通往另两个世界的路。

它和手上的世界之间，只有一条单向的路：手上的关系，填进心里，心成了总和；心里长出来的东西——爱、悲伤、晚年的犹豫——走不回手上的世界，去改一改那些关系。

它和脑子里的世界之间，也只有一条单向的路：脑子里的规律，把心规定成人格化；心里长出来的东西——「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第 52 章）——走不回脑子里的世界，去改一改那几条规律。

所以它只能摇：被这边借一下，被那边借一下。一间没有门的屋子，被两边的人轮流当成自己的储物间。

◆ 五、保底：摇荡本身是真的

说完病根，要保底。

他的心里的世界，在书里没有自己的法；可在他的一生里，它有：三拍，他全都有。他和一个时代的工人、流亡者、朋友缠在一起（缠）；他一次一次地选——选择去读政治经济学、选择不放弃、选择在公社失败后替它辩护、选择在六十多岁读易洛魁人（选）；他点着了一件一百多年都没有熄灭的事（点着）。

他的一生，是心里的世界自己的法最好的一个样子。他只是没有把这条法，写进他的书里。

照本书的看法，这也是这本书最想留给读者的一件事：他留给世界的，是一套只给心里的世界第一拍的学说；他自己过的，是一段三拍都齐的人生。读他，可以读书，也要读人。

◆ 六、放回日子里

你心里那间屋子，有没有门?

一个简单的检查：你心里长出来的东西——一次悲伤，一次动摇，一个晚上忽然想明白的事——有没有一条路，走到你的手上（改一改你每天怎样干活、怎样对人），走到你的脑子里（改一改你信了很多年的那几条道理）？

如果没有，它就只能在你心里摇。给那间屋子开一扇门，不需要很大的事：把那个晚上想明白的事，第二天做一件小事，或者改掉一句你常说的话。

带走的话：他心里的世界是一间没有门的屋子——只有「缠」这一拍，没有「选」和「点着」；可他自己的一生，三拍全都有。

> **小账**　病根五个（三刀落在手上／论战式显露／黑格尔遗产的空位／一门科学的需要／流亡者的期票），各配反证；结论：心里的世界与另两个世界之间只有单向的路，所以只能摇。保底：他的一生是自由律三拍齐全的样子。

第 57 章

三根梁与替换

◆ 一、拆梁，不拆房

装修一套老房子，有经验的师傅不会一上来就砸墙。他先敲一敲，找出哪几根梁在承重；再看这几根梁哪里裂了；然后想办法换——换的时候，房子不能塌，原来梁上那些还好用的部分，能留的都留下。

这一章，就做这件事。本书在导论里给过总比喻——视网膜，并说过它有三处不牢（第 22 章）。那三处，正好对上他那座房子的三根承重梁。

◆ 二、第一根梁：社会存在

这根梁是什么：一切意识、一切道理，都有一个在它们下面、在它们前面的「现实基础」——社会存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它是先有的、本来的；意识是它的倒像、它的回声。

它在视网膜上的样子：说一个像是「倒」的，要先有一个站在窗外、正着的世界（第 22 章）。

它裂在哪里：那个「正着的世界」，并不是先站在窗外等着被照的；它自己也在被那些「倒像」改着——一个时代信什么，会改它怎样干活、怎样立法（第 23、29 章）。而且，它从一个有日子的「生活」，被换成了一个查不到的「社会存在」（第 31 章）。

替换：换成一片三块地缠在一起的土——手上的、脑子里的、心里的，谁也不是地基，谁也不是楼上的回声；三块地互相托着、互相推着、互相改着。

保留的那一半：他把吃饭穿衣那块地，放到了台前——谁也不能再假装，一个时代的道理，跟这个时代的人怎样干活、怎样吃饭没有关系。这一半，完整地留下。

◆ 三、第二根梁：决定

这根梁是什么：基础决定上层；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而且是「归根到底」地决定（第 53 章）。箭头可以有很多条，最后那一下，只朝一个方向。

它在视网膜上的样子：一只眼睛一个焦距，光只从外面往里走——外面的树改眼睛里的像，眼睛里的像不会回头改树。

它裂在哪里：他自己最好的话，恰恰是来回走的：改环境的人自己也被改（第 17 章）；人们自己创造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第 29 章）；一天有多长，是争出来的（第 43 章）。这些话，被「决定」截成了单行道。

替换：换成一个有日子的回写之环——每一轮，都去看一看：这一回，是哪一边先动的？是生产先变，逼着道理变；还是一个道理先长出来，逼着生产变？本系列《马哲》那本书，把这叫作「看日子」：先动的那一边，不是事先定好的，是每一轮都要去读的，而且会换手。

保留的那一半：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确实是手上的世界先动——一台机器、一场饥荒、一次涨价，先改了人的日子，人的道理才跟着变。这些时候，「制约」看起来几乎就是「决定」。这一半留下，只是要记上日子：它在那一轮成立，不是永远成立。

◆ 四、第三根梁：必然

这根梁是什么：历史有一个方向，而且「不可避免」地走向那里（第 27 章）；趋势「以铁的必然性」开辟道路（第 3 章）；有一个最后的、高级的阶段（第 49 章）。

它在视网膜上的样子：比较正倒的那个人，站在眼睛外面——他知道窗外那个正着的世界是什么样，也就知道倒像最终会被扶正成什么样。那个站在外面的人，就是知道「必然」的那个人（第 34 章）。

它裂在哪里：他自己在宣言第一段，写过「要么改造，要么同归于尽」（第 26 章）；在信稿里，他把必然性限于西欧，拒绝超历史的万能钥匙（第 50 章）；一八四八年的期票没兑，他只改了日期（第 16、27 章）——一张只能推迟、不能作废的票，说明它不再是一个可以被日子检验的判断。

替换：换成带窗口的读数。把「必然」拆回成一条一条可以去量的趋势——资本会不会越来越集中？劳动者拿走的份额会不会越来越小？——每一条，都写明在多长的时间里、量什么、量到什么样算它错了。本系列《马哲》那本书，把他的几条趋势当成五个读数来看，并说：读数活着，必然死了。本书照这个办。

量的时候，还要守一条纪律：量不出变化，只能说「在这段时间里、用这种办法，还没有看见」，不能说「它不会发生」——零结果，不等于判死。

保留的那一半：历史确实不是一团乱麻，它有很长的、看得见的趋势；他看见的那几条趋势里，有的到今天还在被量、还在被争（第 44 章：劳动收入的份额）。这一半留下。

◆ 五、三根梁换完以后

三根梁换完，这座房子还在吗？

在。换掉的，是三根梁里「本来就在」「只朝一个方向」「一定走到那里」这三样东西；留下的，是他在手上的世界里看见的一切：查出身的刀，余数的算法，工作日的争吵，拜物教那一节，劳动过程里人和东西一起长。

照本书的看法，这座房子换完梁以后，会更像他自己那几页最好的笔记——一八四五年的便条，一八五八年的笔记，一八七七和一八八一年的信稿——而不像他留给世界的那几行硬字。换梁，不是把他换掉，是把他抽屉里的那个他，请到房子的正中间来。

◆ 六、放回日子里

你心里的那座房子，也有几根承重的梁。比如：「这个世界，归根到底是钱说了算」「人，归根到底是自私的」「一个孩子将来怎样，归根到底看他的出身」。

照这一章的办法，一根一根敲一敲：这根梁，是先在的、本来的吗？它是不是只朝一个方向？它是不是写着一个「一定」？

然后，换——不是扔掉。「钱说了算」，换成「钱是这片土里最硬的一块，我每一回都要看看，这一回是不是它先动」；把那句「归根到底」，换成一句带日子、能被下一件事检验的话。

带走的话：三根梁——社会存在、决定、必然——换成三块地缠在一起的土、有日子的回写之环、带窗口的读数；换梁不是把他换掉，是把他抽屉里的那个他，请到房子中间来。

小账　梁一：社会存在→三块地缠在一起的土（保留：吃饭穿衣放到台前）；梁二：决定→有日子的回写之环、先动权每轮读（保留：许多时候确是手上先动）；梁三：必然→带窗口的读数、零结果纪律（保留：长趋势是真的）。

第 58 章

闪光点清单：二十处看见

◆ 一、为什么要列这张清单

拆一个人拆到这里，很容易只记得他关上的那些门。这一章，把他打开的门，一扇一扇数出来。

每一处，本书只写三样：他看见了什么；离「发生」还差哪一步；如果那一步走过去，会怎样。清单按他写下它们的年份排。

◆ 二、二十处

年份	他看见了什么	还差哪一步	走过去会怎样
1835	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在我们能决定之前，就已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第 1 章）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余地，后来没有守住	土先于选择，选择仍在——一句完整的发生学
1837	观念不在天上，在现实之中（第 2 章）	动词是「寻找」	观念在现实里「长出来」，也就可以再长
1841	原子的偏斜：世界从一次没有理由的偏里长出来（第 3、10 章）	偏斜被安放进「本质」「自我意识」	偏斜成为心里的世界自己的一拍：选
1842	穷人的习惯权利——权利可以是长出来的（第 11 章）	同年冬天，关系被比作「像呼吸一样」	一切权利都带着它的来历，可以被重议
1844	异化：回写被截走了（第 12 章）	「异」于一个本来的「家」	不找回本来，而是修一条回写的路
1844	社会生产人，人也生产社会（第 13 章）	仍叫「本质」	一条完整的回写：形状与土互相长
1844	五官感觉是全部历史的产物（第 13 章）	——	连感官都是发生——他写到了

年份	他看见了什么	还差哪一步	走过去会怎样
1844	人能用任何一个种的尺度，人按美来构造（第 14 章）	「美的规律」「内在的尺度」	美从跨出自己尺度的那一偏里长出来
1845	改变环境与人的自我改变是一致的（第 17 章）	十四年后成了单行道	有承担者的回写成为全部理论的地基
1845	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第 18 章）	他的规律成了不受教的教育者	每一套学说都给被它教育的人留一条回头改它的路
1845	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第 20 章）	只改手上的世界	改变世界，也包括改变用来改变世界的道理
1845	意识是存在被意识到的样子（第 21 章）	同一页上「制约」转成「决定」	意识是一种显露，显露也回写存在
1845	意识形态的倒像是眼睛正常工作的样子（第 22 章）	比较正倒的人站在眼睛外面	用这只眼睛去看自己的眼睛
1845	分工、交往、所有制——土第一次被写厚（第 24 章）	三块地被压成一块	三块地一样厚
1848	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斗争也可能同归于尽（第 26 章）	同一章里收成「不可避免」	路是开着的，尽头不止一个
1852	人们自己创造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第 29 章）	前人的想法只被当成要甩掉的梦魇	前人的想法也是可以接过来重新长的土
1867	拜物教：识破了也不消失；物的关系「表现为它们本来的样子」（第 36、37 章）	又说「纱幕」「颠倒」	显露就是真的；出路是给被外衣改着的人一条回头的路
1867	卖的不是劳动，是劳动力；六步样板（第 41、42 章）	余数被钉给唯一的主人；读数被当成本来	从账本的余数里找新东西——一个可以带到任何地方的办法
1867	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起决定作用（第 43 章）	空隙被收回成规律的环节	最要紧的数，是争出来的，还可以再争
1858—1881	劳动时间必然不再是尺度；一般智力；必然性限于西欧，拒绝万能钥匙（第 45、46、50 章）	都在抽屉里	他自己的规律，也回到土里重新长

◆ 三、这张清单说明了什么

把二十处摆在一起，有三件事一眼就能看出来。

第一，它们大多数，集中在两个时间：一八四四到一八四五年，和一八五八到一八八一年的那几份没有发表的笔记与信稿。他离发生最近的时候，一次是年轻时还没有立法的时候，一次是晚年私下动摇的时候。

第二，「还差哪一步」那一栏里，出现得最多的，是同一种东西：一个留余地的词，被换成不留余地的词；一个长出来的东西，被放回一个「本来」、一个「本质」、一个「规律」里住着；一个看见，被锁进了抽屉。这就是第 55 章说的那条根。

第三，「走过去会怎样」那一栏里，几乎每一处，都不需要本书从外面搬来什么东西；只需要把他自己的那句话，再往前推半步，或者把它从抽屉里拿出来。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对他最公道的一个评价：本书对他的全部改动，材料全是他自己的。

◆ 四、放回日子里

这张表的格式，你可以拿去给任何一个人用——一位老师，一位长辈，一个你很佩服、也很不同意的人；也可以给你自己用。

三栏：他（我）看见了什么；还差哪一步；走过去会怎样。

你会发现，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和他最大的毛病，常常就隔着半步；而那半步，往往用的是他自己的材料。

带走的话：二十处看见——最近发生的时候，一次是年轻还没立法时，一次是晚年私下动摇时；本书对他的全部改动，材料全是他自己的。

> **小账**　闪光点二十处（见表）；「还差一步」多为：换词、住进本来、锁进抽屉；「走过去」只需把他自己的话往前推半步。

第 59 章

保底合表：在什么条件下，「决定」一点不差

◆ 一、一句话在什么时候是对的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对吗？在虫子早上出来的地方，对；在虫子晚上才出来的地方，不对；对一只早上起得来、晚上睡得好的鸟，对；对一只本来就是夜里捕食的猫头鹰，完全不对。

一句话，很少是「永远对」或者「永远错」的。说一句话错了之前，先要说清：在什么条件下，它一点不差。

本书拆了他一整本书。这一章，替他保底：在什么条件下，他那几句最硬的话，是完全对的？

◆ 二、三句最硬的话，各自的保底

第一句：「社会存在决定意识。」

在什么条件下一点不差？当一种生产方式长期不动——几代人都在同一片地上、用同样的工具、按同样的规矩干活——人的想法、道理、习俗，就几乎完全跟着它走；一代人的意识，就是那一种生活的样子。一个千年不变的村子里，一个人怎样想事情，几乎可以从他怎样种地、怎样交租、怎样分家里推出来。

在这样的条件下，「制约」和「决定」几乎没有分别——因为另外两块地（道理的、心里的）变得太慢，慢到可以当成不动。

第二句：「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起决定作用」——以及它背后的「资本的本性就是要拉长工作日」。

在什么条件下一点不差？当一方掌握了全部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除了自己的一天什么也没有，而且没有任何法律、组织、舆论来约束的时候——十九世纪初英国

的工厂，就接近这个条件。在那里，工作日会被拉长到人能忍受的极限，这几乎是一定的。

第三句：「历史以铁的必然性开辟道路。」

在什么条件下一点不差？当所看的时间足够长、所看的是足够大的趋势、而且中途没有人做出一种新的形式来改变这条趋势时——比如，在没有任何制度去平衡的情况下，资本会越来越集中；在没有任何办法去还土的情况下，地会越来越薄。在这样的条件下，趋势确实像是「铁的」。

◆ 三、合成一个条件

三句话的保底条件，放在一起看，是同一个条件：

当另外两块地动得极慢、或者被按住不许动的时候，手上那块地，就「决定」一切。

道理的世界不动（一个千年的村子，一套不许怀疑的教条）；心里的世界不动（一个人除了自己的一天什么也没有，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时候，手上的世界一动，一切就跟着动——「决定」一点不差。

照本书的看法，他的那几句硬话，是把这个特例，当成了全部：他看见的，是十九世纪最残酷的那一段——工厂里的人被按住，心里的世界没有余地，道理的世界被统治者握着——在那一段里，「决定」是真的；他把那一段，写成了一切历史的规律。

◆ 四、特例，不是错

请注意，本书不说那几句话「错了」。本书说：它们是一个特例，被当成了全部。

特例是真的。在一个人被按住、没有余地的地方，手上的世界确实决定一切——这一点，他写得比谁都真、比谁都疼（第 43 章的玛丽·安·沃克利）。本书的保底，就是要把这一点完整地留下：在那样的地方，别用「三块地互相改」这种话去安慰人；那里，就是「决定」。

可也正因为如此，他那几句话，指出了一条出路——虽然他自己没有这样说：要让「决定」不再一点不差，就要让另外两块地动起来。让被按住的人有选择的余地（心里的世界），让道理可以被怀疑、被重议（脑子里的世界）。当这两块地也能动，手上的世界就不再能单独「决定」一切，只能「制约」。

十小时的工作日法律、公社的撤换制、劳动者的组织——他自己写过的那些东西，恰恰都是在让另外两块地动起来。

◆ 五、放回日子里

你一定也有过那种时候：钱紧到极点，病在床上，或者在一个说什么都没用的地方——那时候，你的想法、你的选择，几乎全被那一件事决定了。在那种时候，别人跟你讲「你可以换个心态」，是没有用的，甚至是残忍的。那时候，「决定」是真的。

他会站在你这一边：先把那块压着你的地，挪开一点。

本书只在后面加一句：挪开一点之后，别让那一段日子，成了你以后看一切的那一把尺——「人，归根到底就是被钱决定的」。那是那一段日子里的真话，不是一辈子的真话。等你有了一点余地，另外两块地，就又会动起来。

带走的话：当另外两块地动得极慢、或者被按住不许动的时候，手上那块地就「决定」一切——他把十九世纪最残酷的那一段，写成了一切历史的规律；那一段里，他说的一点不差。

> **小账**　保底合成一个条件：另两块地（道理的、心里的）不动或被按住时，手上的世界决定一切；特例是真的，不是错——错在当成全部；让「决定」不再一点不差的办法，正是他自己写过的那些：十小时法、撤换制、组织。

第 60 章

病根与死法：一个靠被改写活下来的体系

◆ 一、一套老规矩是怎么死的

一个单位里，有一套老规矩，是创办人当年定下的。它可以有好几种死法。

一种是被一个终点卡死：规矩里写着「按此执行，直到某某目标实现」；目标迟迟不来，规矩也不许改，大家只好一年年推迟那个目标，推到最后，没人再信。

一种是被一条单行道堵死：规矩只许上面改下面，不许下面的意见回到上面；下面的人早就知道哪里不对，可这些话一句也传不上去，规矩就在那里慢慢变成一张贴在墙上的纸。

还有一种，是最有意思的：规矩被后来的人一遍一遍地改、补、重新解释，改到后来，大家嘴上还说「按创办人的规矩办」，手里做的，早已是另一回事——它没有死，它是靠被改写活下来的。

本系列给每一位哲学家的学说，都要看一看它的「死法」：它最可能以什么样子失去生命。这一章，看他的。

◆ 二、病根，再收一次

第 56 章列过五个病根，这里只把最要紧的三个再收一次，因为死法是从病根里长出来的。

流亡者的期票：一个被世界切了一辈子的人，需要一张一定会兑现的票。票要一定兑现，终点就得先写好。

黑格尔的遗产：他接过了黑格尔的整台引擎，连同最后一页的终点；换了油箱，没换机器（第 7 章）。

划清空想的需要：他要一门「科学」，和那些讲应该、讲人性的社会主义者分开；科学要有规律，规律要不以意志为转移（第 34、56 章）。

三个病根，指向同一个地方：终点、单向、免检。

◆ 三、主死法：封顶死

照本书的看法，他的学说最可能的死法，第一种，是封顶死：死在它的终点上。

一条路，被写上了「不可避免」的终点。终点来了，它就完成了，不再有路；终点不来，它就只能推迟——一八五〇年推一次（第 16 章），此后一次一次推。一张只能推迟、不能作废的期票，到最后，信它的人越来越少，不是因为有人驳倒了它，而是因为它再也不能被日子检验了。

封顶，是把一条正在长的路，在某一点上宣布为终点。这个动作，本书在全书里看了很多次：「终于发现」「高级阶段」「必然」「归根到底」。

◆ 四、次死法：回写死

第二种，是回写死：死在单向的箭头上。

他写得最早、最好的一样东西，就是回写——改环境的人自己也被改（第 17 章）。可在他的规律里，回写被截成了单行道：土改形状，形状不许回头改土；规律改世界，世界不许回头改规律。

一套只许往外回写、不许被回写的学说，会慢慢失去它最宝贵的那样东西：被它改过的世界，没有办法回头告诉它「你这里不对」。第 18 章说过：他的规律，成了他那座房子里唯一不受教的教育者。一个不受教的教育者，教得越久，离它教的那些人就越远。

◆ 五、可它没有死

说完两种死法，要说一件很奇怪、也很要紧的事：它没有死。

一百五十多年过去了，他的书还在被读，被争，被当成武器，也被当成靶子。为什么？

照本书的看法，答案就在第一节那第三种规矩里：它是靠被改写活下来的。

恩格斯改了一次，补上了「交互作用」「归根到底」（第 53 章）；卢卡奇改了一次，说正统只在方法（第 53 章）；葛兰西改了一次，把道理的世界的分量补了回来；阿尔都塞改了一次，把「决定」松成了「多元决定」；柯亨改了一次，把它写成了可检验的假说，然后又放下了它；汤普森改了一次，说阶级是做出来的；今天，还有人在拿劳动收入的份额、拿一般智力、拿物质变换的断裂，继续改它（第 44、46、47 章）。

每一次改写，都是在做一件他自己没有做的事：让他的理念世界，回到土里，重新长一次。

所以，这是一件有点讽刺、也有点动人的事：一套拒绝改造理念世界的学说，靠后来的人一次一次改造它的理念世界，活了一百五十年。

◆ 六、这说明了什么

这件事，给本书的判词加了最后一个注脚。

他本人的学说，有封顶死和回写死这两个病；可这两个病没有杀死它，因为它落进了一片会回写的土里——一代一代的读者、批评者、辩护者、修正者，不停地回头改它。他自己没有修的那条路——从被改的世界回到规律——后来的人替他修了，一段一段地修。

照本书的看法，这恰好证明了本书想说的那件事：一个道理能活下去，靠的不是它「本来就对」、它是「被发现的规律」；靠的是它肯不肯、或者别人肯不肯，让它回到土里重新长。他的学说，是一个被别人拉回土里、才活下来的例子。

本书在第 62 章，要拿这把尺子，量一量本书自己。

◆ 七、放回日子里

回到开头那套老规矩。

你们单位、你们家里，也许就有一套这样的规矩：创办人定的，老人立的，嘴上一直说「按老规矩办」，其实每一代人都悄悄改过。

你可以做一件很小、却很少有人做的事：把那些「悄悄的改」，公开写下来——哪一年、谁、因为什么，把哪一条改成了什么。这样，这套规矩就不再是靠

「悄悄被改写」活着，而是有了一条明明白白的回写的路。它会活得更久，也会活得更诚实。

带走的话：他的学说有两种死法——封顶死（终点）、回写死（单向）；可它没有死，因为后来的人一次一次改造它的理念世界——一套拒绝改造理念世界的学说，靠被改造活了下来。

> **小账**　病根收三（期票、黑格尔遗产、划清空想）→ 终点、单向、免检；主死法：封顶死；次死法：回写死；它靠被改写活了一百五十年——后来的人替他修了那条回写的路。

第 61 章

SDE 要向他学，与分界线

◆ 一、先还账

一个徒弟出师以后，自立门户，开始批评师傅的做法。这很正常。可一个懂事的徒弟，在批评之前，会先把欠师傅的那几样东西，一样一样说出来：哪一手是跟他学的，哪一个习惯是从他那里来的。说清楚了，批评才站得住。

本书拆了他一整本书。这一章，先还账；再和几位离本书很近的人，画一画分界线。

◆ 二、欠他的

本系列《马哲》那本书，最后一章列过欠他的几样。本书接着那一章，从这本书自己走过的路里，再数一遍。

第一样，查出身的那把刀。一样被当成永恒的东西，先不争它对不对，先问它是从哪片土里、哪一年、在谁手里长出来的（第 9、21、22 章）。本书用来拆他的，正是这把刀。没有这把刀，本书连他的「决定」是从哪一页长出来的都问不出。

第二样，把土写厚。在他之前，很少有人把人活着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地——分工、交往、所有制、工作日、工资——写得这么厚（第 24 章）。本书的七个词里，「土」这个词之所以不是一块平平的背景，有一半是他教的。

第三样，有承担者的回写。改环境的人自己也被改（第 17 章）——回写，不是一个抽象的过程在自己转，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扛着的。本书说回写，总要问「谁在扛」，这是从他这里学的。

第四样，从账本的余数里找新东西。先把几本账都认下来，再找它们合起来不平的那一截，用对手自己的材料掀开地板（第 42 章）。本书找他的「改字」，走

的也是这六步：先认下他在手上的世界里的一切，再找两个世界合起来不平的那一截。

第五样，最要紧的数是争出来的。一天干几个小时，价值规律推不出来（第 43 章）。本书说「先动权每一轮都要读」「读数要带窗口」，底子是这一句。

五样，全是他在手上的世界里做的。本书对他在脑子里的世界里做的那些事，拆得很多；对他在手上的世界里做的这些事，几乎是照单全收。

◆ 三、分界线：和谁，在哪里

离本书最近的几位，要一一画界。画界的规矩是：先写他们占了什么、本书承认什么；再写本书多出来的那一步；也写本书没有比他们多说一句的地方。

阿尔都塞（多元决定）。

他占了：一件事被许多东西一起决定；「归根到底」那一刻永远不会单独到来（第 53 章）。

本书承认：在「决定」怎样被松开这件事上，本书没有比他多说什么。

本书多出的一步：他松开了「决定」，同时把人请出去了——历史是没有主体的过程；本书不请人出去，心里的世界是三块地之一，要有自己的法（第 56 章）。另外，他的「结构」仍然站在一切显露的后面当地板；本书没有这块地板——显露就是那个东西在那片土里真实的样子（第 37 章）。

晚年的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

他占了：晚年他写了一部很大的书，想给马克思补一门「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把劳动当成一切社会存在的原型——人先在心里定下一个目的，再动手把它实现出来。

本书承认：把劳动过程当成社会的一个原型，这一层，本书没有比他多说什么。

本书多出的一步：在他那里，目的是先定好的，劳动是把先定的目的实现出来；本系列《马哲》那本书，专门拆过这个「先验的目的」。本书说：目的也是在

干活里一边走一边长出来的——木匠做第一张桌子时心里的样子，和做完以后的样子，不是同一个（第 13 章）。

奥尔曼（内在关系）。

他占了：一样东西，就是它和别的东西的关系的总和；关系不是外在于东西的，是东西的一部分。他还讲过看事情时「从哪一头看进去」的办法。

本书承认：在「看事情要选一个起手的方向」这一点上，本系列《马哲》那本书已经让出过一处；本书照让。

本书多出的一步：「一切都是关系」，容易滑到第 19 章那个「总和」——每一件东西都被关系填满，没有自己的路。本书的土，是缠在一起的关系；可每一个人、每一样东西，在土里还有它自己的一条路。

伊格尔顿（对每个人的关心）。

本书在第 53 章已经认过他。分界线只有一条：关心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和给心里的世界一套眼下就有的法，是两件事；他替马克思说了前一件，本书要的是后一件。

◆ 四、本书没有比他们多说一句的地方

还要照实写下：本书在这一整本书里，有不少地方，没有比前人多说一句。

「存在决定意识」不是原话（第 33 章），研究者早就指出过。他的晚年信稿与民族学笔记（第 50、51 章），近几十年有很多研究。拜物教「识破了也不消失」（第 37 章），很多读者都强调过。巴黎手稿与《资本论》之间是断还是连（第 15 章），吵了半个多世纪。

本书在这些地方做的，只是把前人的发现，放进「三个世界、两种法」这一把尺子里重新排了一遍。本书多出的那一步，只在这把尺子本身：同一个人，三个世界配了两种法，而且那道交界从来没有修过路。这一步对不对，交给读者。

◆ 五、放回日子里

你一定也有过一个「师傅」——一位老师、一位前辈、一本改变过你的书。你后来可能不同意他了。

试一试这一章的办法：先写下你欠他的几样，每一样都具体到一件事；再写下你和他的分界线——他占了什么，你多出了哪一步；最后，老老实实写下：在哪些地方，你其实没有比他多说一句。

写完这三样，你的不同意，就既不忘恩，也不自大。

带走的话：欠他的五样，全在手上的世界里，本书几乎照单全收；和阿尔都塞、晚年卢卡奇、奥尔曼、伊格尔顿各画一条线；本书多出的一步，只在「三个世界、两种法」这把尺子本身。

> **小账**　欠他的五样：查出身的刀｜把土写厚｜有承担者的回写｜余数六步｜最要紧的数是争出来的。分界线四条；没有多说的地方照实列出。

第 62 章

给 SDE 自己写死法

◆ 一、刀锋转过来

本书在前言里说过：拆不是骂。在第 25 章说过：本书的编排也是一种编排。在第 34 章说过：本书的出路是不发免检证。

这一章，把这几句话兑现：把拆了他一整本书的这把刀，转过来，对准本书，也对准本书用的那一套 SDE。

本系列有一个规矩：每一卷的最后，都要给 SDE 自己写一份死法。理由很简单：本书的总原则说，今天的哲学家把昨天的「发现」解构为「发生」，又偷偷把自己的发生打造成发现，留给明天的人去学、去批判。这个悖论，对本书同样成立。

◆ 二、本书最可能在哪里「改字」

照本书自己的办法，先去找本书的「改字」——在哪几处，本书把一个留余地的说法，写成了不留余地的说法。

本书自查，找到几处，照登：

「他在这个世界里是一个彻底的发生学家」（第 54 章）——「彻底」二字，是本书加的；第 43 章自己就写过，他在手上的世界里也把一道空隙收回成了规律的环节。

「这个配法四十年几乎没有变过」（第 55 章）——「几乎」还留着余地；可读的人很容易记成「从来没有变过」。第 48、50 章明明写了他的变。

「他一辈子只能摇」（第 52、56 章）——「只能」是一个很硬的词。它把一件本书看见的事，写成了一件必然的事。

「三个世界，两种法」本身——本书把它叫作「一个根」（第 55 章）。一个「根」，就是一个「归根到底」。本书批评他把一个特例写成全部；本书自己，也可能把一个很好用的读法，写成了他的「本来」。

这几处，本书不改——改了，就看不见本书自己的样子了；本书把它们登记在这里，交给读者去查。

◆ 三、本书站在什么土上

第 32 章，本书批评他在同一页上用发生的语法写自己、用发现的语法给别人立法。这一节，本书用发生的语法，写一写本书自己。

这本书写于二〇二六年。它的判词、口径和承重的几句话，是王德生博士口述的；文字，是一台 AI（Claude）在他的指令下写的，并经他审定。这台 AI 读过的，是人类大量公开的文字——其中就有许多关于马克思的书，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这本书属于一套叫「普通人都能懂」的丛书，由一家出版社出版，要卖给读者。这套丛书用的，是一套叫 SDE 的学说；写这本书的人，是这套学说的创立者和他的工具。

照本书自己的刀：一套学说的创立者，在一本书里，用自己的学说去拆一位一百多年前的大思想家——这件事，是从什么样的土里长出来的？它有没有可能，把那位大思想家，拆成了正好能证明这套学说的样子？

本书不能替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本书只能把这片土摆出来：这本书，是一个人和一台机器一起写的；这件事本身，就是本书第十五编要写的「我还是我们」的一个样子。它的每一个判断，都有一个具体的来历，也都可能被下一个来历不同的人，看出本书看不见的东西。

◆ 四、三条不写

照本系列用的「否定序列」那一本书里给出的出路，本书写下三条不写：

不写本书是最后一环。本书不宣布马克思的问题到这里就被解决了，不宣布西方哲学从发现到发生的替代到 SDE 就完成了。本书是这台机器上的一环；下一环会是谁、会拆本书什么，本书不知道，也不预言。

不写本书站在特殊的时刻。本书说过，AI 来了，这一幕他一百五十年前就写过（第 39 章）。可本书不说「只有在今天，才终于看清了他」——那正是第 48 章那个「终于发现」。

不写本书的判断是「规律」。「三个世界，两种法」是本书的一个读法，是一个工作框架；它在这本书里好用，换一个人、换一片土，它可能不好用。本书不拿「这不过是个读法」来逃避为它的对错负责，也不把它当成一条不许改的定律。

◆ 五、推翻本书的条件

本书在导读里写过推翻判词的四条。这里再写三条，推翻的是本书这把尺子本身：

一，如果有人能拿同一把「三个世界」的尺子，同样顺手地、同样有物证地，量出他「在三个世界里用的是同一种法」——比如指出他在手上的世界里也处处是发现，或者在脑子里的世界里处处是发生——那么，「两种法」这个读法就要收窄。

二，如果有人能拿本书同样的办法，给任何一位哲学家都量出「三个世界、两种法」，量得毫不费力——那么，这把尺子就太松了，它量出来的不是马克思，是尺子自己。

三，如果有读者读完这本书，只记住了「马克思在理念世界里是发现学家」，而忘了第 58 章那二十处看见和第 61 章那五样欠账——那么，本书就在自己身上，做了一次它批评了他一整本书的那件事：把一场发生，打造成了一个发现。这一条，不由本书判，由读者判。

◆ 六、请读者做的一件事

本书最后，请读者做一件事，这件事比本书的任何一个判断都要紧。

请去读一读他的原文——哪怕只读一篇：那张十一条的便条，或者宣言的第一章，或者《资本论》第一章最后那一节。读的时候，不看本书，只看他。

然后，回来对一对：本书说他在这里开了一扇门、关了一扇门，你读到的，是不是这样？本书说他在这一句上「改了字」，你读到的那一句，是不是本书说的那个意思？

凡是你对不上的地方，就是本书可能错的地方。请把它记下来。本书的回写之路，从你这一笔开始。

◆ 七、放回日子里

你一定也有过这样一个时刻：终于把一个你一直不同意的人，想得清清楚楚，拆得明明白白。

那一刻，最好停一下，把刀转过来问自己三件事：我是站在什么地方拆他的？我拆出来的他，是不是正好是我需要的那个样子？我有没有把我自己的读法，当成了他的「本来」？

问完这三件事，你的不同意，会更准，也会更谦虚。

带走的话：这把刀，最后转向本书自己——本书自查出四处「改字」，写下本书站在什么土上，写下三条不写和三个推翻本书的条件。

> **小账**　自查改字四处（「彻底」「几乎没变」「只能摇」「一个根」）照登不改；立足点自首：2026 年、口述与 AI 执笔、丛书与学说的创立者；三条不写：不写最后一环、不写特殊时刻、不写规律；推翻本书的三条条件。

插曲　一场顶住战

说明：这一篇是虚构的对话，放在第十三编总解构之后、第十四编身后之前。对话里「马克思」说的话，是本书按他自己的原文与思路替他组织的反驳，凡涉及原文处都标了正文章号；「作者」一方，代表本书。按本系列的规矩，这样的对话至少要有两句真正顶得住的反驳，本书要在其中让一步，最后结算出一句新话。

*

作者：我们拆了您七十一章，结论是：三个世界，两种法。您在手上的世界里是发生学家，在脑子里的世界里是发现学家，心里的世界在两边摇。

马克思：你们说我在脑子里的世界里不许改。可我写过：思维的真理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第　16　章）。我写历史阶段的时候，写的是「大体说来」（第　30　章）。晚年我还写信说，那条必然性限于西欧（第　50　章）。你们自己都登记了这些，为什么判词不收窄？

作者：因为您写的是「证明」，不是「改写」；「大体说来」之外，同一段里还有「决定」；限于西欧那几句，在没寄出的信和私人信件里，没有进您留给世界的那本书。按我们自己写下的推翻条件，这些不够。

马克思：那就是说，你们的条件，是你们自己定的，而且定得正好让我过不了。你们批评我给自己发免检证——你们给自己的推翻条件，查过出身没有？

作者：这一句，我们顶不住全部。推翻条件确实是我们定的；它们要求「正式出版」，是因为一本书留给世界的，主要是它正式出版的那一部分——后来的人是照着那一部分去读、去做的。可我们承认：这个条件，对一个生前出版很少、大量写作在抽屉里的人，是偏严的。我们在第　54　章和附录六，已经把这一点登记为本书最可能错的地方之一。

*

马克思：第二件。你们一直说「回写」，说要给被改的人一条回头改它的路。好听。可是请问：这条路，谁来修？工厂主会自己给工人修一条改他的路吗？议会会自己给穷人修一条改它的路吗？我写工作日那一章，写的正是：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起决定作用（第 43 章）。没有力量，你们的「回写之路」，只是一张贴在墙上的纸。

作者：这一句，我们顶不住，我们让一步。

我们在第十六编里，几十个场景都在说「修一条回头的路」——建一个信箱，开一次会，留一栏情况说明。这些办法，在一个愿意听的家里、一个愿意改的单位里，是管用的。可在一个不愿意听的地方，路不会自己长出来。您说得对：路，常常是争出来的；而争，要有力量——人多，读数，组织，法律。

本书在第 42、43 章写过「读数是力量能拿到桌上的第一样东西」，在第 71 章写过「一个人的数是抱怨，一群人的数是可以去谈的读数」。可我们确实把「修路」说得太像一件好心人自己就能做成的事了。这一处，本书收窄：回写的路，多半不是修出来的，是争出来的。

*

马克思：第三件。你们说余数「没有天生的主人」（第 44 章）。这句话，在一个工厂主听来，再舒服不过了：既然没有天生的主人，那就谁定规矩归谁——而规矩，一向是他定的。你们这是在替拿走余数的人开脱。

作者：这一句，我们顶得住一半。

「没有天生的主人」，不是说「谁拿走都行」，是说：余数归谁，不是由一条规律「本来就」定好的，而是要由一套规矩来定——这套规矩，要让缠在里面的每一方都能看见、都能改。这恰恰是在否定工厂主的那句「钱是我出的，余数本来就该归我」——那也是一个「天生的主人」的说法。

可您说的另一半，我们认：规矩一向是有力量的人定的；说「要有一套大家都能改的规矩」，不等于这套规矩会自己出现。这又回到了上一件：要争。

*

马克思：第四件。你们说我那张「不可避免」的期票（第 27 章），是终点偷运。可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一天干十四个小时的工人，凭什么站起来？凭「也许会赢」吗？没有那张票，没有人会动。

作者：我们在第 27 章认过这一层：宣言是写来叫人站起来的。我们不收回「终点偷运」这个判断——一张只能推迟、不能作废的票，终究会让信它的人失去检验它的能力。可我们愿意补一句：人需要一张票，这是真的；问题不在于开不开票，在于这张票能不能带一个窗口——「在这几年里，我们要看见这几件事；看不见，我们就回头改」。一张带窗口的票，照样能叫人站起来，也能让站起来的人，知道什么时候该改路。

马克思：一张带窗口的票，工人会信吗？

作者：我们不知道。这是本书答不了的一道题。我们把它留在这里。

*

马克思：最后一件。你们用「三个世界」这把尺子量了我七十一章。这把尺子，是不是也成了你们的一把万能钥匙？

作者：有可能。第 62 章我们自查过：「一个根」，就是一个「归根到底」。如果有人能拿这把尺子，毫不费力地量出任何一位哲学家都是「两种法」，那这把尺子就太松了。我们把这一条写成了推翻本书的条件，交给读者。

*

马克思：再问一件。你们说我的书只给了心里的世界一拍——「缠」，没有给「选」和「点着」（第 56 章）。可你们去问问一个一天干十四个小时、孩子在家里挨饿的女工：她有什么可「选」的？你们给心里的世界一套法，是给吃饱了的人的法。

作者：这一句，我们顶不住，我们让一步。

第 59 章我们写过保底：当另外两块地被按住，手上的世界就「决定」一切——在那样的地方，别用「三块地互相改」这种话去安慰人。您说的那个女工，就站在那样的地方。对她，先要做的，不是教她「选」，是把压着她的那块地挪开——十小时的法律，工钱，组织。这些，是您写得最真的地方。

我们只坚持一件事：挪开之后，别让「她没有选择」成了看她的唯一一把尺子。就在那样的日子里，她也在选——选择去夜校，选择把一块面包留给孩子，选择在某一天站到罢工的队伍里。您写的玛丽·安·沃克利，死在一个没有余地的晚上；可就在您的工厂报告里，也有很多人，在没有余地的地方，偏了一下。

所以，本书把第 56 章那句话，再收一收：心里的世界要有自己的法，这条法的前提，是手上的世界先给它留出一点余地；而留出这点余地，本身就是要争的。

*

马克思：最后一问。你们说，我笔记里的「一般智力」，今天有了身体——那台会说话的机器（第 46、68 章）。那么，它是谁的？

作者：我们在第 68 章说：它是千千万万写过字的人、一群工程师、一堆芯片、一家出钱的公司缠在一起长出来的；它没有天生的主人。

马克思：可它有一个实际的主人。谁有算力、谁出了钱，谁就握着它。你们说「没有天生的主人」，它的实际主人听了，照样睡得很好。

作者：您说得对。这又是第三件、第二件的样子：没有天生的主人，不等于没有实际的主人；让它的好处和它的规矩，回到那些缠在里面的人手里，要争。本书在第 67 章写了三把刀——查它读了什么、被教着追求什么、被放在哪里用——那是争的第一步：先把它翻译回人。

我们不知道这场争最后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只知道，您一百五十年前教的那把刀，今天比任何时候都用得着；而本书补的那一句——争来的路，要留给后来的人接着改——今天也比任何时候都要紧。

*

结算

这一场顶住战，本书让了三步：

一，推翻条件要求「正式出版」，对一个大量写作留在抽屉里的人，偏严——登记为本书最可能错的地方之一。

二，回写的路，多半不是修出来的，是争出来的；本书前面把「修路」说得太像好心就能做成的事，此处收窄。

三，心里的世界要有自己的法，这条法的前提，是手上的世界先给它留出一点余地；留出这点余地，本身要争（收窄第 56 章）。

站住的：余数没有天生的主人——这句话否定的，恰恰是「钱是我出的，余数本来就归我」；终点偷运——票可以开，但要带窗口。

结算出的一句新话：

回写的路，是争出来的；可争来的路，要留给后来的人接着改——不然，争来的，又会成为一块新的地板。

第十四编

身后：每人撬了他一只盖子

编序

他死后，他的书没有停在他写完的那一页。一代一代的人，接过它，改它，用它，批它。第 60 章说过：这套学说，是靠被改写活下来的。

这一编四章，只选几个人，看他们各自撬了马克思本人的哪一只盖子——也就是说，他们各自碰了他那座房子的哪一处：是把他关上的门又推开了一点，还是把他开着的门又关紧了一点，或者，把他没修的那条路，修了一段。

本系列《马哲》那本书，写过一部很细的「回写史」；本书不重写，只看这几个人和马克思本人之间的那一下。

分类，借用「否定序列」那本书里的四种走向：顺流（后人沿着他的方向走，把他推得更远）；回流（被拆过的东西，又被人捡起来当刀用）；同代互刃（同时代的人互相拆）；自刃（一个人拆他自己前期的东西）。

*

第 63 章

恩格斯：把他搬回发现的地板，又补了一封信

◆ 一、最亲的人

最了解一个人的，常常是最亲的人；最容易把一个人讲成另一个样子的，也常常是最亲的人。

恩格斯和他并肩四十年，替他挣钱，替他改稿，替他译书，在他死后替他整理遗稿，编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没有恩格斯，就没有今天我们读到的「马克思」。

也正因为如此，本书一路都在记两本账：他写的，记在他名下；恩格斯写的，记在恩格斯名下。这一章，看恩格斯撬了他的哪一只盖子。

◆ 二、第一件：墓前那个动词

第 6 章说过：一八八三年，恩格斯在墓前说，正像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这个动词，把一个一生被一件件事撞出来的人，定成了一个「发现者」；把他的学说，定成了一块像自然定律一样、本来就在那里、被他找到的东西。

◆ 三、第二件：一台讲宇宙的机器

一八七八年，恩格斯写了一本很厚的论战书，把马克思和他自己的学说，第一次讲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到人的思维，都服从同一套辩证的规律。「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句话，就出自这本书（第 10 章）。

一八八六年，他又写了一本小书，提出了那个「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谁是第一性的（第 33 章）。

照本书的看法，这两本书，做了一件马克思自己没有完全做的事：把一套主要讲人在社会里怎样过日子、怎样干活的学说，放进了一台讲整个宇宙的机器里。马克思的那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台机器里，很自然地变成了「存在决定意识」。

这是顺流：沿着马克思脑子里那只发现的手，把它推得更远、更大。

◆ 四、第三件：一封补救的信

可恩格斯晚年，也做了另一件事。

一八九〇年前后，一些年轻人把他们的学说讲成「经济决定一切」，恩格斯看不下去，写了好几封信去纠正：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我和马克思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上层的东西也会反过来起作用；历史是许多意志交错出来的，像一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第 53 章）。

他还在信里说过一句很坦白的话，大意是：青年们有时过分强调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没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

这一句，本书想把它记下来。它说的，正是第 56 章那个病根——论战式的显露：在吵架里长出来的说法，把对手否认的那一面说得太重，把别的都放轻了。恩格斯晚年，自己看见了这件事。

这是自刃：一个人拆他自己（和他的朋友）前期说得太硬的地方。

◆ 五、编书的人

恩格斯晚年还有一件更大的事：编《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马克思留下的，是一大堆手稿：有的写完了，有的只有提纲，有的一个意思写了好几稿，彼此还不完全一样。恩格斯花了十来年，一页一页辨认他那出了名难认的笔迹，排次序，补过渡，删重复，一八八五年出了第二卷，一八九四年出了第三卷。

照本书的看法，这件事和第 25 章那部书稿的命运，是同一个形状：一堆还在长、还在改的草稿，被一位编者排成了一本完整的书。恩格斯编得极认真，也极忠实；可「编」这件事本身，就是把一段路排成一块碑。后来的研究者对照原稿，指出过不少地方：原稿里是一个还在试的想法，编出来成了一个定论。

本书因此在全书里守了一条规矩：凡引第二、三卷，都注明「恩格斯据遗稿编定」。

一八九五年，恩格斯去世前几个月，还写了一篇长长的导言，说时代变了，工人们在一些国家里可以通过选举一步一步前进，不必只靠街垒。这一篇，也是一次往发生那一边的拉——拿新的日子，去改旧的说法。

◆ 六、两件事，同一个人

所以，恩格斯对马克思，做了两件方向相反的事。

一件，把他往发现那一边推：墓前的「发现」，讲宇宙的体系，哲学基本问题。

另一件，把他往发生那一边拉：交互作用，许多意志的交错，「我们应当负责」。

照本书的看法，这正是「摇荡」在马克思身后的样子：他本人在两端之间摆，他最亲的人，也在两端之间摆。只是恩格斯往发现那一边推的那几件，写进了书，传遍了世界；往发生那一边拉的那几件，写在信里。

又是那个形状：离发生最近的几页，在信里。

◆ 七、两本账的来历

本书一路记两本账——马克思写的记在马克思名下，恩格斯写的记在恩格斯名下——并不是为了把恩格斯说成一个把朋友改坏了的人。

恩格斯做的事，大多数是出于忠诚：他想把朋友的思想讲清楚，讲成一个完整的、谁都能学的体系；他想在朋友死后，替他把没写完的书写完、把被误解的地方纠正过来。

可一个人的思想，被讲得越完整、越清楚，就越容易被讲成一样「本来就是这样」的东西。一堆还在吵、还在改的草稿，被编成一本完整的书；一个在两边摆了一辈子的人，被讲成一个站在一边的人。这不是谁的恶意，是「讲清楚」这件事本身，就会把一段路，排成一块碑。

所以，分开记账，不是为了分谁对谁错，是为了让读的人，看得见那段路原来的样子。

这件事，本书对自己也一样：本书也在把他讲清楚；本书排出来的，也可能是一块碑。

◆ 八、一封冷淡的回信

两个人四十年的友谊里，也有过一次裂缝，本书想照实记下，因为它说明了马克思心里的那一格。

一八六三年一月，恩格斯的伴侣玛丽·伯恩斯去世了。她是一个爱尔兰工人家庭出身的女人，和恩格斯一起生活了二十年。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很悲痛。

马克思的回信里，只用一两句话表示了哀悼，接着就大段大段地讲自己的难处：房租，债，孩子没有鞋穿。

恩格斯很受伤，回信很冷。据传记，几天以后，马克思写信道歉，说自己那封信写得很糟，是被家里的窘迫逼昏了头；恩格斯接受了，两人和好如初。

照本书的看法，这件小事，是第 5 章那两句话的另一面：一个在书里把人写成「关系的总和」的人，在日子里，也会因为被手上的世界压得太狠，一时看不见朋友心里的那一格；然后，又在一封道歉信里，把那一格找了回来。心里的世界，在他身上，也是这样摇的。

◆ 九、放回日子里

你一定也替你最亲的人「讲」过他：在他不在场的时候，向别人介绍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讲的那个他，多半比真实的他更整齐、更有「规律」——「他这个人，就是这样」。这不怪你；讲一个人，总要讲得清楚一点。

恩格斯晚年那封信，给了一个很好的样子：讲完了，过些年回头看一看，发现讲得太硬了，就写下一句「这有我的一份责任」，把他那些被你讲轻了的地方，补回来。

带走的话：恩格斯把他往发现那边推（墓前的「发现」、讲宇宙的体系），也把他往发生那边拉（交互作用、「我们应当负责」）——前者写进了书，后者写在信里。

> **小账**　顺流：墓前「发现」、《反杜林论》体系化、「哲学基本问题」；自刃：1890 年前后的信——交互作用、平行四边形、「青年们过分强调经济方面，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

第 64 章

伯恩施坦与列宁：账房与划线者

◆ 一、两个接班人

一家老店的创始人去世了，两个徒弟各自接了一摊。

一个徒弟是管账的。他把老师傅当年定下的那些「将来一定会怎样」，一条一条拿出来跟账本对：老师傅说小铺子都会倒闭，可这些年小铺子反倒多了；老师傅说行情会越来越坏，可这几年挺稳。他说：老师傅的手艺要学，老师傅的那些预言，该放下了。

另一个徒弟是管人的。他说：伙计们自己想不明白该往哪里走，得有一群明白人，把方向告诉他们、带着他们走。

这一章的两个人，一个像管账的，一个像管人的。本书守前言立下的那条边界：只看他们各自撬了马克思本人的哪一只盖子，他们以此做成的事，点到为止。

◆ 二、伯恩施坦：拿账本去对期票

伯恩施坦是恩格斯晚年很信任的人。一八九九年，他出了一本书，大意是：马克思的许多预言，没有兑现——中间阶层并没有消失，大企业旁边的小企业反倒多了；危机并没有越来越猛烈；工人的生活，在一些地方反而改善了。所以，社会主义不必等一场「必然」的崩溃，可以在现有的制度里，一步一步地改。

他还说了一句后来被批判了很多年的话，大意是：我对于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毫无兴趣；这个目的，不管它是什么，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撬了哪只盖子：他撬的，正是第 27 章那张期票，第 60 章那个「封顶死」。他拿账本去对「不可避免」，对不上；他干脆把终点拿掉——没有终点，只有一步一步的路。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刻：在马克思死后十六年，他最亲近的圈子里，有人把他的「必然」拆回了读数，把终点拆掉了。

又焊上了什么：他把终点拿掉，换上的，是一种很稳的信心——社会会一步一步变好。本书不替他下判断，只说：一条没有终点的路，并不一定是一条「越走越好」的路；把「必然的崩溃」换成「必然的改良」，是把期票换了一个方向，票还在。

归类：同代互刃里的一刀，拆的是封顶。

◆ 三、列宁：把那只眼睛，搬进了一个组织

列宁这一面，本系列《马哲》那本书有专门的一章，本书只接着说一句，不展开。

一九〇二年，列宁写了一本小书，其中有一个说法，大意是：工人自己，只能长出一种「工会式」的意识——争工资、争工时；真正的阶级意识，要由一群掌握了理论的革命者，从外面灌输进去。

撬了哪只盖子：第 34 章那只「站在箱外的眼睛」——马克思在宣言里写过，有一群人「了解运动的一般结果」。列宁把这只眼睛，做成了一个组织：一群知道方向的人，站在工人的外面，把方向告诉他们。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顺流：沿着第 18 章那句「教育者」——可恰恰漏掉了那句的后半——「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一群从外面灌输意识的人，怎样被被灌输的人教育？这一条路，在这个说法里没有修。

另一面，也要照登：一九一七年，列宁写《国家与革命》，大段引用马克思写公社的那几页——代表随时可以撤换，公职人员只领工人的工资（第 48 章）。他在书里，是把马克思从公社学来的那个纠错的口子，捡起来了的。

本系列《马哲》那本书，对后来怎样，写过一句判断，本书照引，不展开：列宁把划线的人，搬到了回写的外面。

归类：顺流为主，《国家与革命》那几页是回流——把马克思从实践里学来的那一课，又捡了起来。

◆ 四、一位在两边都挨了打的女人

同一个年代，还有一个人，在这两个徒弟之间站着，两边都挨了打，两边也都打了。

罗莎·卢森堡。一八九九年，她写小册子反驳伯恩施坦：没有了终点，改良就会变成对旧制度的修修补补。一九〇四年，她又写文章批评列宁：一个从外面灌输意识、由少数人严密指挥的组织，会窒息工人自己的首创精神——工人运动的错误，由它自己去犯、去改，比一个最聪明的中央委员会永远正确，要有价值得多。

一九一八年，在狱中，她写下了一句后来被引用了无数遍的话，大意是：自由，始终是那些想法不同的人的自由。

照本书的看法，她在两边都守着同一样东西：回写。对伯恩施坦，她守着一个方向，不让路变成原地打转；对列宁，她守着那条从下往上的路——被领导的人，要能改领导的人。那句「想法不同的人的自由」，正是第 28 章说的那个纠错的口子，在她那里的样子。

一九一九年一月，她在柏林被杀害。

◆ 五、今天的「账房」与「划线者」

这一章的两个人，今天各有很多后人。

「账房」的后人：他们拿数字去对一切宏大的说法。某个口号说「一定会怎样」，他们就去查五年后的数据；对得上，就认，对不上，就说。他们的好处，是不让任何一张期票逃过日子的检验；他们的毛病，是有时候会以为，数字就是一切——只要数字好，方向就一定对。

「划线者」的后人：他们觉得大多数人看不清方向，需要一群明白人来带。他们的好处，是能把事情办成；他们的毛病，是常常忘了修一条从下往上的路——被带的人，怎样回头改带路的人。

照本书的看法，这两种人，今天在一个单位、一个家里，都能找到。好的单位，两种人都要，而且要给他们之间修一条路：账房拿来的数，能改划线者的方向；被划线的人说的话，能让划线者停一停。

◆ 六、今天的伯恩施坦之问

伯恩施坦当年问的，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一个理论做出的预言，没有兑现，怎么办？

这个问题，今天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个人年轻时认定「只要努力就一定成功」，四十岁时发现不是这样；一个企业认定「规模越大越好」，十年后发现被规模拖垮了；一个家长认定「严管出好孩子」，孩子长大后跟他不说话。

面对没有兑现的预言，有三种做法：一种，是改日期——「还没到时候」；一种，是扔掉整个理论——「全都是错的」；还有一种，是把理论放回土里——哪一部分在什么条件下成立，哪一部分要改，改成什么。

伯恩施坦选了第三种里的一部分：他扔掉了终点，保留了路。本书在全书里想做的，也是第三种：不改日期，不全扔，把每一条放回它长出来的那片土里，一条一条看。

◆ 七、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两个徒弟。

管账的那个，教你一件事：老师傅的预言，可以拿账本去对；对不上，就该放下，不要一年年推迟。

管人的那个，教你另一件事——这一件，要反着学：当你觉得「他们自己想不明白，得由我来告诉他们」的时候，先问一句：我这个「告诉的人」，有没有一条被他们告诉的路？

带走的话：伯恩施坦拿账本去对期票，拆掉了终点；列宁把那只站在箱外的眼睛做成了一个组织，也在书里捡起过公社的撤换制。

> **小账**　伯恩施坦（1899）：同代互刃，拆封顶——「运动就是一切」；又换了一张「必然改良」的票。列宁：顺流——意识从外面灌输（1902），漏掉「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回流——《国家与革命》（1917）捡起公社撤换制；后事接马哲卷，不展开。

第 65 章

卢卡奇与葛兰西：物化与道理的世界

◆ 一、两个从拜物教往里走的人

第 36、37 章那一节——拜物教——在他身后，被两个人接了过去，各自往里走了很远。一个走进了人的意识，一个走进了一个社会的道理和常识。

◆ 二、卢卡奇：价签，长进了人的脑子里

一九二三年，卢卡奇写《历史与阶级意识》。这本书里最有名的一章，讲的是「物化」。

他的意思，说白了是这样的：拜物教不只发生在市场上、价签上。在一个一切都被当成商品来买卖的社会里，这种「人和人的关系变成物和物的关系」的样子，会一直长进人的脑子里：人开始用算账的眼光看一切，把自己的能力当成一样可以出租的东西，把别人当成一个可以计算的量；连学问、法律、行政，都变成了一台台只管计算、不问意义的机器。

撬了哪只盖子：他撬开的，是第 15 章说的那个「心搬进了物里」。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写的是：人和人的关系，穿上了物的外衣。卢卡奇说：不止外衣，连人心里的那个世界，也被这件外衣改了——人开始像物一样看自己。这是把马克思在手上的世界里看见的拜物教，一直推进了心里的世界。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一次很深的回写：价签不只改人的手，还改人的心。这一步，马克思在拜物教那一节里开了头，卢卡奇走到了里面。

又焊上了什么：第 53 章说过，卢卡奇在同一本书里，把「正统」放到了「方法」上，又把看见「总体」的眼睛，交给了一个阶级。心里的世界被物化了，出路是一个站在特殊位置上的阶级的眼睛——那只站在箱外的眼睛（第 34 章），换了一个名字。

归类：顺流——把拜物教推进了心里；也是顺流——把免检证发给了一个阶级。

◆ 三、葛兰西：道理的世界，不是回声

葛兰西是意大利人，一九二六年被捕，在监狱里写了十年的笔记，一九三七年去世。这些笔记，后来被叫作《狱中札记》。

他看见了一件事：在西欧一些国家，为什么工人没有像马克思预期的那样起来？他的回答是：因为一个社会的统治，不只靠枪和法律，还靠一整套让人心服口服的道理、习惯、常识——学校教的，报纸说的，教堂讲的，街坊邻居都这么想的。他管这个叫「领导权」：一群人的想法，变成了所有人的「常识」，大家自愿地按它过日子。

他还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大意是：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

撬了哪只盖子：他撬开的，是第 23 章那句「道德、宗教、形而上学没有历史，没有发展」，和第 30 章那幢楼。在葛兰西那里，脑子里的那个世界——常识、道理、文化——不是楼上的回声，它自己有分量，有它自己的路，会回头决定手上的世界怎样动、动不动。要改一个社会，不只要改工厂，还要在这一整片道理和常识的土里，一点一点地长出新的东西。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在马克思身后，脑子里的世界第一次被当成一块和手上的世界一样厚的地——本书第 57 章说的「三块地缠在一起的土」，葛兰西替它修了很长的一段。

「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这一句，还碰到了心里的世界：每个人都在想，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常识」，这套常识也是可以长、可以被改的。

又焊上了什么：葛兰西的笔记是在监狱里写的，零散，没有完成；他仍然相信一个政党可以成为一种「集体的知识分子」，来领导新的常识的形成。那只眼睛，在他这里，变得柔软了很多，但仍在。

归类：回流——把马克思判为「没有历史」的那个世界，重新捡起来，当成了最要紧的一把刀。

◆ 四、再往前一步：文化工业

卢卡奇和葛兰西之后，还有一群德国人，把这两条路接在了一起。

一九四〇年代，流亡在美国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写了一本书，其中一章叫「文化工业」。他们看见：电影、广播、流行音乐、杂志，被当成工厂里的产品一样成批地生产；人们在下班之后，以为自己在「休息」「娱乐」，其实是在被同一条生产线继续安排——连快乐的样子，都是被设计好的。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把卢卡奇的「价签长进心里」，和葛兰西的「道理成了常识」，合成了一件事：心里的世界和道理的世界，都被手上的世界那条生产线接管了。他们看得很深，也很悲观——出路在哪里，他们说得很少。

这一步，是把马克思的拜物教，推到了第 10 章说的那个「下班以后的时间」里：连自由王国的门口，也站着一件外衣。

◆ 五、今天的「常识」是怎样长出来的

葛兰西说的「领导权」，今天最容易看见的地方，也许是手机里的那些「大家都这么说」。

一种说法——「女孩子三十岁前一定要结婚」「不买房就不算成家」「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在朋友圈里、短视频里、家长群里，被一遍一遍地说；说的人越来越多，它就越来越像一条「常识」。没有人强迫你信，可你身边每一个人都这么想，你不这么想，就像是你出了问题。

这些常识，是从哪里长出来的？有的，是从某些人的日子里自然长出来的；有的，是被一些很会说话、很有话筒的人，一遍一遍说出来的；有的，是被一套推荐的规则，一遍一遍推到你眼前的。

葛兰西会说：要改一个社会，不只要改工厂，还要改这些常识；而常识，要一点一点地、在日子里重新长。

本书只加一句：第一步，是认出它是「常识」，不是「真理」——是长出来的，不是本来就在的。认出来以后，你才有可能，在你自己的那一小块地方，长出一句不一样的常识。

◆ 六、放回日子里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感觉：明明知道自己在「算计」——算一段关系值不值，算一件事划不划算，算自己还能「值」多少——可就是停不下来。这是卢卡奇说的物化：价签长进了心里。

你也一定遇到过这样的事：一个道理，大家都觉得「本来就是这样」——「女孩子不适合学理科」「男人就该养家」——没有人强迫你信，可你身边每个人都这么想，你也就这么过了。这是葛兰西说的领导权：一套道理，成了常识。

他们两位给你的，是同一件事的两面：想改一样东西，不只要改手上的，也要改心里的那本账，改那一整片「大家都这么想」的常识。

带走的话：卢卡奇说价签长进了人的心里；葛兰西说道理的世界不是回声，是一片要一点一点重新长的土。

> **小账**　卢卡奇（1923）：顺流——拜物教推进心里（物化）；免检证发给一个阶级。葛兰西（1929—35）：回流——被判「没有历史」的理念世界重新成为最要紧的一把刀；「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仍保留「集体的知识分子」。

第 66 章

汤普森与鲍德里亚：阶级是发生；生产之镜

◆ 一、一个是做出来的，一个是照出来的

这一章的两个人，一个是英国的历史学家，一个是法国的思想家。一个把马克思最硬的一个词——阶级——拆回了一场发生；一个把马克思最信的一样东西——生产——拿到镜子前面照了一照。

◆ 二、汤普森：阶级，是做出来的

一九六三年，汤普森出版了一本很厚的书，叫《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书的序言里，有一句话后来被引用了无数次，大意是：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过程之中。

他还说：阶级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一个「范畴」；阶级是一种关系，是一件发生的事——当一些人，由于共同的经历，感到并说出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和另一些人的利益不同甚至对立的时候，阶级就发生了。

他这本书，写的全是具体的人：织布工、鞋匠、卫理公会的信徒、在酒馆里读报的人、被判流放的人。他写他们的歌、他们的誓言、他们的失败。

撬了哪只盖子：他撬开的，是第 31 章那个「社会存在」——一个查不到的范畴。在很多马克思主义的读法里，阶级是一个由生产关系「决定」的位置：你在生产里站在哪里，你就属于哪个阶级，你的意识也就跟着定了。汤普森说：不对；阶级是一群人在一段具体的日子里，一边过、一边说、一边争，做出来的。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把第 31 章的「社会存在」，拆回了「生活」——一个有日子、可以去查的东西；也把第 29 章那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从一句话，写成了一整本书。

又焊上了什么：几乎没有。他仍然用「阶级」这个词，仍然站在马克思一边；可他用的，是马克思在手上的世界里的那一套法。

归类：回流——用马克思自己的题材（工人阶级），反对把它写成结构决定的读法。

◆ 三、鲍德里亚：生产之镜

一九七三年，鲍德里亚写了一本小书，叫《生产之镜》。

他的意思，大致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可他批判用的那面镜子——「生产」「劳动」「使用价值」——恰恰是资本主义自己最看重的那几样东西。马克思把人看成一个生产者，把历史看成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把人的本质放在劳动里——他是在用资本主义的眼睛，照资本主义。他没有走出那面镜子。

撬了哪只盖子：他撬开的，是第 7 章说的「换油箱，没换机器」，和第 24 章那幢楼的地基。马克思把黑格尔的精神换成了生产；鲍德里亚说：生产，也是一个被当成了「本来」的东西——它不是人的天性，是某一种社会（工业社会）长出来、又被这个社会奉为最高价值的东西。马克思把它当成了一切历史的地基，等于把一个时代的特例，当成了全部。

照本书的看法，这一刀，和第 59 章本书的保底，是同一个方向：他把十九世纪工厂里那一段，写成了一切历史的规律。鲍德里亚说得更狠：连「生产」这个地基本身，都是那一段里长出来的。

使用价值——第 35 章那「第一张脸」——在鲍德里亚看来，也不是天然的：一件东西「有什么用」，也是在一个社会里被规定出来的。

又焊上了什么：鲍德里亚后来走得很远，说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只有符号、没有实在的世界。照本书的看法，这是换了一块新的地板：从「一切都是生产」，换成了「一切都是符号」。

归类：同代互刃里的一刀——拆的是地基。

◆ 四、阿伦特：劳动、工作与行动

一九五八年，阿伦特出版了《人的境况》。她很认真地读马克思，也很尖锐地批评他。

她把人的活动分成三种：劳动——为了活下去、每天重复、做完就被消耗掉的活，像做饭、洗衣；工作——造出能留下来的东西，像盖房子、做桌子；行动——人和人之间说话、商量、一起开始一件新的事。

她说：马克思把「劳动」当成了人的本质，把人首先看成一个劳动的动物；可人之为人，更在于「行动」——在于人和人一起，在公共的地方，开始一件从来没有过的事。

照本书的看法，阿伦特撬开的，是第 30 章那幢楼的地基：劳动，不是人唯一的、最深的那一样；人和人之间那一来一回的「行动」，是另一块同样厚的地。她这一刀，和本书说的「三块地一样厚」，是同一个方向。

归类：同代互刃里的一刀，拆的是「劳动是人的本质」。

◆ 五、哈贝马斯：劳动之外，还有交往

一九六〇、七〇年代，德国的哈贝马斯又从另一面接住了阿伦特的那一刀。

他说：马克思讲人怎样在劳动里改造自然、也改造自己，这一面讲得很好；可他把人和人之间的「交往」——说话、讲理、互相承认——也收进了劳动里，好像社会的一切进步，都是生产力的进步。其实，人类还有另一条进步的路：人和人之间怎样讲理、怎样定规矩、怎样互相承认，也会一步一步长。一九七六年，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本系列有一卷专门写他（《普通人都能懂的哈贝马斯》），那一卷的判断，本书不重讲。这里只记下他撬了马克思的哪只盖子：「劳动」这一个词，装不下人和人之间的全部——交往，是另一块地。

照本书的看法，这和第 24 章说的「三块地被压成一块」，是同一件事的另一个说法：哈贝马斯把被压进劳动里的那一块——人和人之间讲理的那一块——拿了出来，给了它自己的路。

归类：回流——把马克思判为回声的那个世界，重新放回了历史的发动机里。

◆ 六、波普尔：一个不许被驳倒的理论

在马克思的身后，还有一位最尖锐的批评者：波普尔。本系列有一卷专门写他（《普通人都能明白的波普尔》），这里只记下他对马克思的那一刀。

一九四五年，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里说：马克思的学说，一开始是一个很好的科学假说——它做出了预言，可以被事实检验。可后来，当预言没有兑现时，他的追随者们没有承认它被驳倒了，而是重新解释预言、重新解释事实，让理论和事实「对得上」。一个无论发生什么都能被说成「对」的理论，就不再是科学了。

照本书的看法，波普尔这一刀，和本书第 16、27 章说的那件事，是同一件事：期票到期不兑，改日期，不改结论。本书只加一个区分：波普尔说的「重新解释」，大多是追随者们做的；马克思本人，在一八五〇年改过日期，也在一八七二年、一八八一年真的改过手上的东西。账，还是要分开记。

归类：同代互刃——拆的是那张只能推迟的期票。

◆ 七、德里达：幽灵还在

一九九三年，冷战刚刚结束，很多人说马克思已经过时了。德里达偏偏写了一本书，叫《马克思的幽灵》。

他说：马克思没有死，他像一个幽灵，一直在我们身边游荡——不是因为他的每一个结论都对，而是因为他提出的那些问题，还没有被回答：不公平，被排除的人，一种对「还没有到来的正义」的期待。他特别提到宣言开头那一句：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

照本书的看法，德里达这一刀，拆的是另一块地板：「马克思已经过时了」这句话本身。说一个思想家「过时」，是把他钉在了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里；德里达说：他的问题，还在今天的土里。

这一步，和本书第 60 章说的，是同一件事：这套学说没有死，因为一代一代的人，还在拿它的问题，改自己的日子。

◆ 八、皮凯蒂：一个读数的回归

二〇一三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出版了一本很厚的书，书名也叫《资本》——《二十一世纪资本论》。

他做的事，和马克思很不一样，也很像。不一样的是：他不讲价值、不讲剩余价值，他花了很多年，收集了很多国家两三百年里的数据——财富、收入、遗产、税收。很像的是：他问的，仍然是那一截余数归谁。他的结论之一，大意是：在很长的时间里，资本的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财富会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二十世纪中叶那一段不平等下降的年代，是战争、税收、政策造成的例外。

照本书的看法，皮凯蒂做的，正是第 57 章说的那件事：把「必然」换成带窗口的读数。他没有说「必然崩溃」，他拿出了一条条可以被检验、也被很多人争论和反驳的曲线。

归类：回流——把马克思那几条「趋势」，重新变成了可以量、可以争的读数。

◆ 九、四种走向，合一张表

第十四编写到的十三位，按四种走向归一下：

人	走向	撬了哪只盖子	又焊上了什么
恩格斯	顺流＋自刃	墓前「发现」、讲宇宙的体系；晚年信里补交互作用	「哲学基本问题」
伯恩施坦	同代互刃	拆掉终点	「必然的改良」
列宁	顺流＋回流	箱外的眼睛做成组织；捡起公社撤换制	划线者在回写之外
卢卡奇	顺流	拜物教推进心里	免检证给一个阶级
葛兰西	回流	理念世界重新成为一把刀	集体的知识分子
汤普森	回流	阶级拆回发生	几乎没有
鲍德里亚	同代互刃	拆地基「生产」	「一切都是符号」

人	走向	撬了哪只盖子	又焊上了什么
萨特	回流	捡回「选」这一拍	——
阿伦特	同代互刃	拆「劳动是人的本质」	——
哈贝马斯	回流	交往是另一块地	见本系列哈贝马斯卷
波普尔	同代互刃	拆那张只能推迟的期票	见本系列波普尔卷
德里达	回流	拆「他已经过时了」	——
皮凯蒂	回流	趋势变回可争的读数	——

最后一句，接本系列《马哲》那本书的卷七：在中国这一片土上，他的学说走了另一条很长的路，那本书写过，本书不重写。

◆ 十、那些被后人看不起的人

汤普森那本书的序言里，还有一句话，常被人引用。他说，他要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那些砸机器的剪绒工、那些做手织布的过时的织工、那些空想的工匠，从后人的巨大的傲慢里拯救出来。

那些砸机器的人，后来被叫作「卢德分子」，在很多书里，他们是「反对进步」「愚昧」的代名词。汤普森去翻档案，发现他们砸的，常常不是一切机器，而是那些被用来压低工钱、赶走老手艺人的机器；他们有组织，有诉求，有自己的道理。

照本书的看法，这是一次很漂亮的「查出身」：把「反对进步」这块招牌摘下来，放回一八一一年英格兰中部的那几个村子里，看这些人在什么样的土里、为什么做了那件事。

今天，当有人说某一群人「跟不上时代」「被淘汰是必然的」时，汤普森的这一句，值得想一想：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土里、为什么这样做的？后人的傲慢，常常就是把一段具体的日子，写成了一条「必然」。

◆ 十一、萨特：「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

一九六〇年，萨特出了一本很厚的书，叫《辩证理性批判》。书的开头，他说了一句后来很有名的话，大意是：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因为产生它的那些条件，还没有被超越。

这句话本身，就很像本书的读法：一套哲学「不可超越」，不是因为它是永恒真理，而是因为长出它的那片土还在；土变了，它就会被超越。萨特是在用马克思的刀，给马克思定位。

可萨特在同一本书里还说：马克思主义停滞了，它把活生生的人，塞进了现成的概念里——一个具体的人，一生的选择、痛苦、计划，在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的书里，只剩下「小资产阶级」几个字。他要做的，是把「人」请回来：人是在给定的处境里、通过自己的计划，一次一次超越这个处境的。

照本书的看法，萨特撬开的，正是第 56 章说的那间没有门的屋子：他要给心里的世界，一套自己的法——选择、计划、超越。他在马克思那里，补的是「选」这一拍。

归类：回流——把马克思书里几乎没有的「选」，从他自己的「人们自己创造历史」那一句里，捡了回来。

◆ 十二、放回日子里

你一定也有一个自己的「阶级」——「我们这种人」「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个行业的人」。

汤普森会提醒你：这个「我们」，不是生下来就定的，是你们一起过了一段日子、说了一些话、争过一些事，才长出来的；它还在长，也可以长成别的样子。

鲍德里亚会提醒你另一件事：你用来衡量自己的那面镜子——「有没有用」「产出多少」「值多少」——它本身也是某一个时代长出来的。换一面镜子，你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带走的话：汤普森说阶级是做出来的；鲍德里亚说他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的那面镜子，是资本主义自己的。

小账　汤普森（1963）：回流——阶级拆回发生，「社会存在」拆回「生活」；鲍德里亚（1973）：同代互刃——拆地基「生产」，又焊上「一切都是符号」；第十四编十三人四走向合表；中国一路接马哲卷卷七。

第十五编

机器开口以后

编序

本书在前言里说：为什么是现在读他？因为一台会说话的机器来了。

这一编两章，把这台机器，放到他的面前。第 67 章看拜物教最新的一件外衣：一台做「发生」的机器，被登记成了一台「发现」的机器。第 68 章看第 46 章那台「全社会共用的脑子」，今天真的有了一个身体——它造出来的那一截，归谁？用它想事情的时候，是「我」在想，还是「我们」在想？

王德生博士立过一条总原则，本书在这一编里照用：每一个领域里的「发现」，都会遇到「发现死亡」的挑战——AI 做了那个「发现」，而 AI 做它的方式，其实是发生；每一个领域里的「发生」，都会遇到「发生升级」的难题——只有升级，才能找回意义，也就是创造、自由、幸福。

✳

第 67 章

一台被登记成「发现装置」的发生机器

◆ 一、「AI 发现了」

你大概读到过这样的新闻标题：「AI 发现了一种新的抗生素」「AI 发现了你没注意到的消费规律」「数据显示，某某人群更容易……」。

每一个标题里，都有那个动词：发现。

好像在某个地方，本来就藏着一种抗生素、一条规律、一个事实；一台机器，比人更快地把它找了出来。

◆ 二、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先把这台机器是怎么做事的，用大白话说一遍。

它先读了极大量的文字——书、文章、网页、对话。读的时候，它一遍一遍地练习一件事：看到前面的字，猜下一个字最可能是什么；猜错了，就调一调自己；再猜，再调。几万亿次之后，它在一片由人类几千年写下的文字缠在一起的土里，长出了一个能接着往下说话的样子。

你问它一个问题，它的每一个字，都是在这片土里、沿着你给它的那条路（你的问题、你前面说的话），一步一步算出来的。

用本书的七个词说：它从头到尾，是一场发生。它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片土（训练它的文字）、一条路（你们的对话），长出来的一个形状；这个形状，还会回写——你拿它的回答去做事、去写东西，这些东西又会变成下一台机器要读的土。

它不是在「找」一样本来就藏在哪里的东西。它是在「长」。

◆ 三、拜物教的最新一件

可这样一场彻头彻尾的发生，被我们登记成了什么？

「AI 发现了」「数据不会说谎」「算法是客观的」。

照本书的看法，这正是第 36—38 章那张桌子，穿上的最新一件外衣。一张桌子的「价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长出来的，却看起来像桌子自己的性质；一台机器的「回答」，是千千万万写过字的人、定下训练目标的人、决定把它用在哪里的人，他们之间的一整套关系长出来的，却看起来像一个客观的、本来就在那里的「发现」。

本系列用的「否定序列」那一本书，在它的结尾说过：大模型是发生的工业化极限，可社会正在把它登记为新一代的发现装置——这是这台机器开动以来，最大的一次身份错配。

◆ 四、用他的刀，查一查它

马克思给了我们一把刀：翻译回人和人的关系（第 36 章）。今天拿这把刀去查这台机器，要查三样东西：

查它读了什么。它的那片土是谁写的？哪些人的文字多，哪些人的文字少？哪些语言、哪些地方、哪些年代，在里面几乎没有声音？它「发现」的规律，是整个人类的，还是某一部分人写下的那一部分的？

查它被教着追求什么。它每一次调自己，是朝着哪个目标调的？是让人满意，是让人多用，是不说错话，还是别的？这个目标，是谁定的？

查它被放在哪里用。谁有钱、有机器去训练它？谁决定它被用来批贷款、筛简历、判断一个病人？被它「判断」的那个人，能不能知道它为什么这样判断，能不能说一句「你这里不对」？

三样一查，那件叫「客观」的外衣，就脱下了一半。

◆ 五、「发现死亡」：他会怎么看

这里要用上王德生博士那条总原则的前一半：发现死亡。

两千多年里，很多学问的地板，都是「发现」：有一样本来就在那里的东西——真理、规律、本质——人的任务，是去把它找出来。这台机器来了以后，一件很奇怪的事发生了：它「找」出了很多东西——一种新的蛋白质结构，一段像样的文章，一条消费的规律——可它找的方式，是一场发生：在一片土里，沿着一条路，长出来的。

这件事，对一切「发现学」都是一个挑战：如果一台发生的机器，能做出看起来和「发现」一模一样的东西，那么，那些「本来就在那里、等人去发现」的东西，是不是本来也是长出来的？

照本书的看法，这件事，对马克思是一面很特别的镜子。他在手上的世界里，是第一个把「价钱」「阶级」「国家」这些看起来本来就在的东西，查成发生的人；他在脑子里的世界里，又把自己的「规律」，当成了一个被他发现的东西。这台机器，恰好站在他两只手的交界处：它用发生，做出了「发现」。

◆ 六、「发生升级」：他的遗产往哪里升

总原则还有后一半：每一个领域里的「发生」，都会遇到「升级」的难题——只有升级，才能找回意义，也就是创造、自由、幸福。

用在他身上，是这样一个问题：他在手上的世界里留下的那几样最好的东西——查出身的刀、余数的算法、工作日是争出来的——在机器开口以后，要怎样升一级，才不至于只变成一句旧话？

照本书的看法，有三处可以升：

查出身的刀，要升到能查机器：不只查一个阶级的道理从哪里来，也要查一台机器的回答从哪里来——读了什么、被教着追求什么、被放在哪里用。这是「创造」那一律：刀要吸进新的东西。

工作日之争，要升到时间之争：机器替人做了越来越多的事，省下来的时间，归谁？是变成更多的活，还是变成第 10 章说的「下班以后属于自己的时间」？这是「自由」那一律：自由，最先是时间。

余数的算法，要升到分享的规矩：一片缠在一起的人和机器造出来的余数，怎样分，而且分的规矩能被每一方回头改。这是「幸福」那一律：张力要能释放成一个新的、安稳的样子。

这三处，都不是从他那里「发现」一个答案，是从他那里接过一样东西，在今天的土里，再长一遍。

◆ 七、一个学生问 AI

一个高中生问 AI：「马克思说得对吗？」

AI 给了他一个很完整的回答：马克思的贡献有哪几条，受到过哪些批评，今天的学者怎么看。回答写得很平衡，很像一篇「标准答案」。

学生很满意，抄进了作业里。

用本书的眼睛看这一幕，有两件事可以想。

一件是：这个「标准答案」，是从哪片土里长出来的？它读过的关于马克思的书里，哪一种说法最多，它的回答就最像哪一种说法。它给出的「平衡」，是那片土的平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公正。

另一件更要紧：这个学生，在这一问一答里，有没有选、有没有点着？如果他只是把答案抄下来，那么这一次，是一台机器替他完成了一次「发现」——他得到了一个结论，却没有长出一个判断。如果他接着问：「你为什么这么说？哪一条批评你觉得最弱？如果是马克思自己，他会怎么回答你？」——那么这一次，是一场发生：一个人和一台机器，缠在一起，长出了一个他自己的看法。

同一台机器，可以做一次发现，也可以做一次发生；差别，在用它的那个人。

◆ 八、一张机器画的图

一个设计师，用 AI 生成了一张海报：几秒钟，一张构图漂亮、颜色好看的图就出来了。老板很满意，说：「以后不用请插画师了。」

这张图，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一台机器，在它读过的千千万万张图——很多是插画师们多年画出来的——这片土里，沿着设计师给它的那几句话，一步一步算出来的。它是一场发生；而那片土里，有无数个不署名的画画的人。

照本书的看法，这一幕里，同时有第 36 章那张桌子和第 44 章那截余数：那张图的「价值」，看起来像是那台机器自己的本事，其实是一大片人的手艺缠出来的；它省下的那一截钱，归了谁？

本书不在这里替谁下判断，只提醒一件事：下一次你用机器做出一样东西，心里说一句——这里面，有很多我看不见的人。这是查出身的第一步，也是给那些人修一条回写的路的第一步。

◆ 九、一位老师用 AI 批改作文

一位语文老师，开始用 AI 批改作文：几秒钟，每一篇都有了分数和评语，评语写得很周到。

她很快发现一个问题：学生们开始写「AI 喜欢的作文」——结构整齐、用词漂亮、观点稳妥。那几个写得很怪、很真、很有自己味道的孩子，分数反而低了。

照本书的看法，这就是第 67 章说的那件事在一间教室里的样子：一台做「发生」的机器，被当成了一把「发现」好作文的尺子；这把尺子，又回写了孩子们怎样写字。

她后来改了办法：AI 先批一遍，她再看；凡是 AI 给了低分、而她读着心里一动的作文，她都挑出来，在班上念。她说：「机器替我省了时间，可哪篇作文是好的，得我来决定，还得让孩子们知道，是我决定的。」

这就是那个「我」，在一个新的「我们」里，给自己留下的位置。

◆ 十、「发现死亡」和一个学生

一个大学生，写一篇课程论文，题目是「某某问题的研究综述」。以前，这要花他一个月：读几十篇文章，做笔记，整理。现在，一台 AI 几分钟就给他写了一篇像样的综述。

这就是王德生博士说的「发现死亡」在一个学生身上的样子：以前被当成「发现」的那件事——把已有的知识找出来、整理好——机器做了，而且做得不比人差。

他慌了：「那我还学什么？」

照本书的看法，这个问题问得好。机器能做的，是在一片已有的文字里，一步一步长出一个「综述」；它做不了的，是在一片它没读过的土里——一个实验室、一间教室、一个村子——去看、去问、去撞，然后长出一个它读过的文字里没有的东西。

「发生升级」的那一半，就在这里：学生要学的，不再是把已有的东西找出来，而是走进一片具体的土里，让一个新的东西长出来。这比以前难，也比以前有意思。

◆ 十一、放回日子里

下一次，当你看到「AI　说」「数据显示」「算法推荐」的时候，可以做两件事。

一件是他教的：把它翻译回人——这个回答，是哪些人的文字、哪些人定的目标、哪些人决定的用处，长出来的?

一件是本书补的：别急着把它当成一个「发现」——把它当成一个还在长的回答，它可以被你问、被你改；你告诉它「这里不对」，你的这一句，也会变成它的土。

带走的话：一台从头到尾在做发生的机器，被登记成了一台发现装置——这是拜物教最新的一件外衣；用他的刀查三样：读了什么，被教着追求什么，被放在哪里用。

> **小账**　大模型＝发生（土：训练文字；路：对话；回写：输出变成下一轮的土）；「AI 发现了」＝拜物教的最新外衣（接否定序列）；三把刀：训练集、目标函数、部署建制；发现死亡——他站在两只手的交界处。

第 68 章

一般智力来了：余数归谁，我还是我们

◆ 一、一篇文章是谁写的

一个学生，用一台 AI 帮他写一篇作业。他出主意，机器写初稿，他改，机器再改，他再改。交上去的那一篇，是谁写的？

一位研究者，和一台 AI 反复讨论一个难题，讨论了一个晚上，想出了一个他一个人想不出、机器单独也给不出的办法。这个办法，是谁想出来的？

王德生博士提出过这样一个追问：用 AI 提出一个新的想法、解决一个难题，是「我」做的，还是「我们」做的？如果是「我们」，那么这个「们」里的另一方，该怎样被算进来、被评价、被追问责任？

这一章，把这个追问，放到马克思面前。

◆ 二、第 46 章那台脑子，有了身体

第 46 章说过：一八五八年，他在一部笔记里写下了「一般智力」——一个社会攒下来的全部知识，成了直接的生产力，在控制、改造社会生活的条件本身。

一百六十多年后，这台「全社会共用的脑子」，有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身体：一台读过人类几乎全部公开文字的机器。它是全社会攒出来的；它在直接地生产——写文章、写程序、设计药物；它在改造生活的条件——人怎样学习、怎样工作、怎样说话。

他在笔记里看见了这一天；他没有看见的，是这台脑子，会坐到一个人的对面，和他一起想事情。

◆ 三、余数归谁

第 44 章留下过一个问题：余数有没有一个天生的主人？他在《资本论》里说：余数全来自工人的劳动；在笔记里，他又看见财富越来越来自一般智力。

今天，这个问题变得一眼就能看见。一台 AI 写出一篇文章、一段程序，替一家公司省下了很多钱——这一截余数，归谁？

归做这台机器的公司吗？它出了钱，出了算力。

归那些写下了它读过的文字的千千万万人吗？没有他们的文字，就没有这台机器。

归用它的人吗？是他出的主意、改的稿。

归那台机器吗？

照本书的看法，第 44 章那个回答，在这里最清楚：余数，是一大片缠在一起的东西——几千年的文字、一群工程师、一堆芯片、一个出主意的人——合起来比各自加起来多出来的那一块。它没有一个天生的主人。把它全钉给出钱的，是一种钉法；把它全钉给「劳动」，是另一种钉法；两种，都把一片缠绕，压成了一个来源。

所以，问题不是「它本来该归谁」——没有「本来」；问题是：这一片缠在一起的人，怎样一起定一条分它的规矩，而且这条规矩，被分的每一方都能回头去改。

◆ 四、我，还是我们

再回到那个追问：是我做的，还是我们做的？

请把它放进本书的三个世界里看。

马克思给心里的世界，只留了一拍：缠（第 56 章）——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照这个说法，那个学生、那位研究者，本来就不是一个单独的「我」；他们一直是「我们」——是他们读过的书、遇见过的老师、所在的时代的总和。机器来了，只是这个「我们」里，多了一位。

可本书说过，只有「缠」，没有「选」和「点着」，心里的世界就是空的、派生的。照本书的说法，那个学生、那位研究者，和机器缠在一起的那一个晚上，他仍然在选——选哪一个主意往下走，选哪一句留下来；他仍然在点着——那个他一个人想不出、机器单独也给不出的办法，是在他们之间点着的。

所以，照本书的看法，答案既不是「我」，也不是一个把我化掉的「我们」，而是：一个会选、会点着的「我」，和一台机器缠在一起，长出了一个新的「我们」；这个「我们」，是一个新的形状——一个人和一台机器一起的复合的主体。

而这个「我们」，要被算进来、被评价、被追问责任，就需要一样马克思给手上的世界修过、却没给心里的世界修过的东西：一条回写的路。谁出了什么主意，谁改了哪一句，谁对哪一个判断负责——这些要被记下来，记在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错了，要能被找到，被改。

本书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我们」写的（第 62 章）：判断由一个人口述，文字由一台机器执笔，经那个人审定。本书把这件事，写在出版信息页上，写在第 62 章里——这是本书替这个「我们」，修的第一段回写的路。

◆ 五、他的第三次摇

照本书的看法，这台机器，让他的心里的世界，有了第三次摇的机会。

第一次，是巴黎手稿：人在对象化里长出自己——他摆到了发生那一端（第 13 章）。

第二次，是那张便条：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他摆回了发现那一端（第 19 章）。

第三次，是今天：一个人和一台机器，缠在一起，长出一个新的「我们」。如果只用「总和」去看，人会被这台机器化掉——「反正都是训练数据加起来的」。如果用本书说的三拍去看，人仍然在选、在点着，而且和机器一起，长出了一个以前没有的形状。

他没有等到这一天。这一次摇向哪一边，不由他决定，由今天用这台机器的每一个人决定。

◆ 六、它回写的，是谁的土

还有一件事，这一章不能不说。

这台机器读过的那片土，是千千万万人写下的文字；它说出来的话，又会被发到网上、写进书里、成为下一台机器要读的土。这是一条转得极快的回写。

照本书的看法，这里藏着一个他会一眼看出来的问题：这条回写，回写的是谁的土？如果被读得最多的，是某几种语言、某几类人、某几种说法，那么机器说出来的，就更多是这几种声音；它说出来的东西再被读回去，这几种声音就更响。第 24 章那句「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在这里有了一个新的样子：被读得最多的声音，成了机器的声音，又成了下一轮的土。

所以，修那条回写的路，不只是为了那一个学生、那一位研究者；也是为了让那些在这片土里声音很小的人，有一条路，把自己的话，写进下一轮的土里。

◆ 七、署名这件事

一本书的封面上写谁的名字，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其实是一件「谁在承担」的大事。

一本书署了一个人的名字，就是说：这本书里的每一句话，这个人都认；错了，找他。

本书的出版信息页上，写着一句话：执笔复合主体——一个人立题、口述承重命题与裁定，一台 AI 执笔与统稿。这句话，不是客气，是一种承担的分法：判断是那个人的，他要为它负责；文字是在他的指令下由机器写成、经他审定的，他也要为它负责；机器在哪里写错了、写偏了，要能被找出来、被改。

照本书的看法，这就是一个人和一台机器组成的「我们」，在署名这件事上，修的第一段回写的路：不假装全是「我」写的，也不把责任推给「机器写的」。

你用 AI 写东西时，也可以给自己定一条类似的规矩：交出去的东西，写清楚哪些是你的判断、哪些是机器的初稿；签字的，是你。

◆ 八、一个团队里的「我们」

一个四个人的小团队，和一台 AI 一起做一个项目。三个月后，项目做成了，老板问：「这是谁的功劳？」

有人说：「是我们四个的。」有人说：「一大半是 AI 做的。」还有人说：「是那个出主意的人的。」

照本书的看法，这三句话都对一点，也都漏一点。这个项目，是四个人各自的主意、一台机器读过的千千万万人的文字、一家公司给的时间和钱，缠在一起长出来的。它是一个新的「我们」做的——这个「我们」里，有人，有机器，还有很多看不见的人。

要把这件事说清楚，只靠一句「是谁的功劳」不够；需要一张表：谁出了哪个主意，机器做了哪一步，谁改了哪一处，谁对哪一个判断负责。有了这张表，功劳怎么分、错了找谁，就都有了一条可以回头看的路。

这张表，就是第 68 章说的那条回写之路，在一个团队里的样子。

◆ 九、「我们」要不要一起承担错误

一个人和一台 AI 一起做一件事，做错了，谁负责？

有人说：机器错的，怪机器。有人说：用机器的人负责。还有人说：做机器的公司负责。

照本书的看法，这个问题，和第 44 章「余数归谁」是一对：好处有没有天生的主人，错误也有没有天生的主人。一件事是一大片东西缠在一起做出来的，好处和错误，都是缠出来的。

所以，问题不是「这一次错误本来该归谁」，而是：在做之前，就定好一张表——哪一步由人判断，哪一步交给机器，谁对最后的结果签字；出了错，按这张表去找，去改。

这张表，就是一个新的「我们」，在承担这件事上，修的一条回写的路。本书在出版信息页上写的那一句，就是本书自己的这张表。

◆ 十、放回日子里

下一次，你和一台 AI 一起做完一件事，可以做三件小事。

一，记下来：哪个主意是你的，哪一句是它的，哪一步是你们来回改出来的。

二，对结果负责：交出去的东西，是你们的「我们」做的，可签字的人是你；你要能说清楚它为什么是这样。

三，留一条回头的路：别人指出错的时候，你能找到是在哪一步错的，能改。

这三件事，是一个新的「我们」，在心里的世界里，给自己立的第一条法。

带走的话：他笔记里那台全社会共用的脑子，今天有了身体，坐到了人的对面；余数没有天生的主人，「我们」也不是把我化掉的总和——一个会选、会点着的我，和机器缠在一起，长出一个新的「我们」，它需要一条回写的路。

小账　一般智力有了身体；余数：一片缠绕合起来多出的一块，无天生主人——分它的规矩要能被每一方回头改；我还是我们（王德生博士的追问）：会选、会点着的「我」与机器缠在一起，长出复合的「我们」，需要记录、负责、可改的回写之路；心里的世界的第三次摇，由今天的人决定。

第十六编

用得上：教育、健康、个人事业

编序

前面十五编，本书拆他。这一编，把拆开以后留下来的东西，拿到日子里去用。

每一章都用同一个格式：他说过、做过什么；用本书的办法拆一拆；然后是十个上下具体的日常场景——一个教室，一个晚上，一张账单；每个场景后面，写一件明天就能试的事；最后，留一个小练习。

三章，三个地方：教育，健康，个人事业。本书在这三个地方，都守着同一个做法：他在手上的世界里看见的那些东西，照单全收，拿来就用；他在脑子里的世界里关上的那些门，本书替你推开一点；他心里的世界没有自己的法，本书在每一个场景里，给那个「我」，留一个选、留一次点着。

健康那一章，只谈理解、习惯和与身体相处的办法，不给任何诊疗和用药的建议；身体有了具体的不舒服，请去找医生。

*

第 69 章

教育：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

◆ 一、他说过、做过什么

他没有当过一天中小学老师，也没有写过一本讲教育的书。可他的书里，有几句话，是一切教育者都该抄在备课本第一页的。

一八四五年那张便条的第三条（第 17、18 章）：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那种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的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

一八四四年的手稿（第 12—14 章）：干活的人，在干活时觉得不像在家，只有在干活以外才觉得自在；人能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去构造，人也按照美的规律去构造；五官感觉，是全部历史的产物——只有音乐，才唤起人的音乐感。

一八六七年的《资本论》（第 43 章）：他写工厂里童工的日子，写那些孩子一天在厂里站多少个小时。他支持过一种主张：孩子应该把学习和劳动结合起来，不是为了多干活，是为了让一个人不被一种活钉死一辈子。一八七五年，他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说：由国家来教育人民，是完全要不得的；应当由国家出钱办学、定下办学的条件、派人监督，但不应当由政府和教会来决定教什么（第 49 章）。

他自己做过的：他是一个父亲。他给三个女儿编过好几个月的故事，带她们去荒野里野餐，陪她们读莎士比亚（第 6 章）。三个孩子死在他的穷日子里（第 5 章）。

◆ 二、用本书的办法，拆一拆

他留给教育的，有三样好东西，也有一样要小心的东西。

第一样好东西：**回写要是双向的**。老师改学生，学生也要能改老师；父母改孩子，孩子也要能改父母。一个只教别人、不被人教的人，就给自己发了免检证（第 18 章）。

第二样好东西：**异化与拜物教的眼睛**。一个孩子刷题刷到「不像在家」，是回写被截走了——他做出来的东西（分数），回写的是排名、是学校的招生、是父母的面子，不是他自己（第 12 章）；一个分数看起来像这个孩子身上的一样东西，其实是一整片土长出来的（第 36、39 章）。

第三样好东西：**感官和美，是长出来的**。孩子的耳朵、眼睛、手，不是天生就会欣赏、就会做好一样东西的；是被一样样值得听、值得看、值得做的东西养出来的（第 13、14 章）。

要小心的那一样：**「人是关系的总和」**（第 19 章）。一个老师、一位父母，很容易用这一句来看孩子：他就是他那个家、那个成绩、那个出身加起来的样子。这样看，是「缠」看见了，「选」和「点着」看不见了（第 56 章）。本书在下面每一个场景里，都替那个孩子，留一个选、留一次点着。

◆ 三、他留下的一份教育清单

一八六六年，国际工人协会在日内瓦开代表大会。他替总委员会起草了一份给代表们的指示，其中有一段专门讲教育。他说，他所说的教育，包括三样东西：

第一，智育。

第二，体育——像体操学校里、军事训练里那样的锻炼。

第三，技术教育——让孩子懂得一切生产过程的一般原理，同时让孩子和少年学会使用各种行业里最基本的工具。

在那个年代，许多工人家的孩子从小就在工厂里干活；他的这份指示，是在那样的土里写的：他主张按年龄严格限制孩子的劳动时间，并把劳动和上学、锻炼结合起来。今天的孩子不该、也不必去工厂干活，这一段历史，只作历史来读。

本书想从这份清单里拿出的，是另一样东西：一个人，不该只长脑子，也不该只长手；不该被一种活钉死一辈子（第 24 章）。三样放在一起，是在说：一个孩子要长成一个完整的人，脑子、身体、手，三样都要有来有回。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给孩子的三块地——脑子里的、身体的、手上的——都留一条长的路。今天很多孩子，只剩下第一条路；另外两条，被课表挤没了。

◆ 四、场景一：一张被退回来的试卷

场景：初二的数学课上，老师讲了一道几何题。一个平时不太说话的男生，下课后拿着试卷来找老师：「老师，这道题我用了另一个方法，您判错了，可我觉得我没错。」老师看了三分钟，发现他是对的，而且他的方法比标准答案还简单。

他会怎么看：这是「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最小、也最真的一个样子。一个学生，从下面，递上来一样可以改老师的东西。

拆一拆：老师在这一刻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你是对的，改过来。」——这是「检验」：学生的答案被判对了，事情了结（第 16 章）。另一个是：「你是对的，而且你让我想到，我讲这道题的方法可以改一改——明天你上来讲给大家听。」——这是「生长」：学生的这一笔，回写到了老师的课里，老师的课长出了一个新的样子。

明天能试的事：下一次学生指出你的错，除了改分数，再多做一件事——告诉他，你的课因为他改了哪里。

◆ 五、场景二：「这孩子就是他家里那样」

场景：教师办公室里，几位老师在聊一个总是不交作业的孩子。一位老师说：「他爸妈离婚了，跟着奶奶，奶奶不识字——这孩子就这样了，管不了。」

他会怎么看：前半句，他会点头：孩子是在一片具体的土里长出来的，这片土是真的，在压着他（第 29 章：人们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

拆一拆：后半句「就这样了」，是把「制约」写成了「决定」（第 30 章）。奶奶不识字，是土；可这个孩子在这片土里，还有他自己的一条路——他也许在帮奶奶算菜钱时算得很快，也许在楼下修自行车的摊子边上看了一个下午。这些，「他家里那样」装不下（第 19、31 章：同一个家里的两个孩子）。

明天能试的事：找这个孩子聊一次，不聊作业，只问一件事：「你最近做过的、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的一件事是什么？」然后，记住他的回答。

◆ 六、场景三：刷题刷到半夜

场景：高二的女生，每天晚上刷题到十二点。周末也在刷。她妈妈说：「她自己要刷的，我们没逼她。」女生自己说：「不刷心里慌。」

他会怎么看：这是第 12 章那句话在今天的样子——干活的人，在干活时不像在家，不干活时又慌。她做出来的东西（一页页刷完的题），没有回写到她自己身上——没有让她更懂、更喜欢、更有把握，只让她「不慌」一会儿。

拆一拆：她说「我自己要刷的」，是真话；可这个「自己」，是在一片什么样的土里长出来的？排名、升学、同学都在刷、家里的期待——这些东西缠在一起，长出了一个「不刷就慌」的她（第 21 章：意识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她父母一句「没逼她」能撇清的。

明天能试的事：和她一起，每天拿出二十分钟，不刷题，只做一件她自己想弄明白的事——也许是一道她好奇、但考试不考的题，也许是一本闲书。二十分钟，让她做出来的东西，回写一次她自己。

◆ 七、场景四：排名贴在墙上

场景：月考之后，班级的排名表贴在教室后墙上。第三十名的学生，下课后站在表前看了很久。

他会怎么看：这张表，是一张价签（第 35—39 章）。「第三十名」看起来像是这个孩子身上的一样东西——「他是一个三十名的学生」；其实，它是一整片土长出来的：那一周他发烧了，那张卷子正好考他最弱的那一块，那个班的出题老师有他的偏好，还有一整套「按分数排队」的规矩。

拆一拆：第 37 章说过，识破了也不消失。老师知道这张表不代表一个孩子的全部，孩子也知道；可明天，这张表照样会在他心里说话。所以光在嘴上说「分数不代表一切」不够，要去改那套做法。

明天能试的事：如果你能决定，就别把排名贴出来；如果你不能决定，至少在表旁边，贴一张另一种表——这个月每个孩子各自进步最大的一件事。给那张价签，旁边放一面别的镜子。

◆ 八、场景五：一个「偏一下」的孩子

场景：小学三年级，老师布置作文《我的妈妈》。一个男孩写的是《我家的猫是怎么当上妈妈的》。老师给了个「偏题」。

他会怎么看：二十二岁的他，站在偏斜一边：一个世界，是从一次没有理由的偏开始的；一个只会沿着直线落下的原子，只是一个点（第 3、10 章）。

拆一拆：这个孩子偏了一下。偏题，是按「直线」的尺子量出来的；可他在偏的时候，用了一个不是出厂规定给他的尺度去看一件事——这正是第 14 章说的「人能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去构造」。这一偏里，有他最好的东西。

明天能试的事：分数照规矩给，可在作文本上写一句话：「你这一偏，偏得很好看。下次试试从猫偏回妈妈身上，看看会写出什么。」——认下这一偏，再给它一条路。

◆ 九、场景六：家长会上的那一句

场景：家长会上，老师说：「孩子的问题，根子都在家长。」一位家长回家后跟另一位家长发消息：「那老师自己的问题呢？」

他会怎么看：这是第 18 章开头那个场景。那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其上。

拆一拆：老师说的不全错：家长确实是孩子的一大片土。可一句「根子都在家长」，把老师自己放到了土的外面——好像学校、课堂、老师自己的讲法，都不在这片土里。改环境的人，自己也在被改（第 17 章）；一个班，老师和家长和孩子，都在同一条小路上，谁也不是站在外面的那一个。

明天能试的事（给老师）：下一次家长会，花五分钟讲「这学期我自己在课堂上改了什么，以及我还想改什么」。（给家长）下一次和老师说话，先说一件你在家里改了的事，再问一件你希望学校改的事。

◆ 十、场景七：用 AI 写作业

场景：初三的学生，用一台 AI 帮他写一篇议论文。老师看出来了，很生气：「这是抄袭。」学生不服：「我自己出的主意，我改了好几遍。」

他会怎么看：第 46、68 章那台「全社会共用的脑子」，坐到了一个十五岁孩子的对面。

拆一拆：是「我」写的，还是「我们」写的？第 68 章说：既不是一个单独的「我」，也不是一个把「我」化掉的「我们」，而是一个会选、会点着的「我」，和一台机器缠在一起，长出的一个新的「我们」。问题不在于用没用，而在于：那个「我」，有没有在选、在点着？有没有一条回头的路——他能不能说清楚，哪个主意是他的，哪一句是机器的，为什么留下这一句、删掉那一句？

明天能试的事：不禁止，改规矩——交作业时，附一页「写作记录」：哪几步是自己想的，哪几步问了机器，机器给了什么，自己留了什么、改了什么。老师看的，不只是文章，也是这一页。

◆ 十一、场景八：一张家务分工表

场景：一家三口，妈妈每天做饭、洗碗、辅导作业；爸爸下班后看手机；十二岁的女儿什么家务也不做，「学习要紧」。

他会怎么看：第 24 章那张分工表。分工，是一年一年长出来的；它一旦长成，就会反过来决定这个家里谁说了算，也会长进每个人心里。

拆一拆：这个女儿，从这张表里学到的，不是「学习要紧」，而是「有一些人天生该做这些事，有一些人天生不用做」。她学到的，是一张表，而不是一道题。这是教育里最深的回写——大人怎样分活，孩子就长成什么样的大人。

明天能试的事：开一次家庭会议，把三个人一周的时间摊开——谁做了什么，各多少小时（第 42 章的三本账练习）。然后，三个人一起定一张新表，并且约定：一个月以后，谁觉得不对，都可以要求重来。

◆ 十二、场景九：「这孩子没有艺术细胞」

场景：一位父亲带八岁的儿子去听音乐会，儿子坐了十分钟就开始扭，吵着要走。父亲叹口气：「算了，这孩子没有艺术细胞。」

他会怎么看：一八四四年，他写下：只有音乐，才唤起人的音乐感；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第 13 章）。

拆一拆：「没有艺术细胞」，是把一样长出来的东西，说成了一样天生有没有的东西——一次小小的「改字」。孩子的耳朵，不是生下来就会听一场两小时的交响乐的；它是被一样一样值得听的东西，一点一点养出来的：家里常放的一首歌，饭桌上爸爸哼的一段调子，一件自己敲得响的小乐器。

明天能试的事：先别带他去坐两个小时。在家里放一首三分钟的曲子，问他：「你听到了几种声音？」下周换一首，再问一次。让他的耳朵，一段一段地长。

◆ 十三、场景十：一位老教师的「经验」

场景：教了二十五年书的班主任，对新来的年轻老师说：「我带过十几届学生了，学生就是这样——你对他松一点，他就上天。你照我的办法来，准没错。」

他会怎么看：晚年，在一封没寄出的信里，他拒绝了一把「万能钥匙」：极为相似的事，发生在不同的环境里，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要一个一个分别研究，再加以比较（第 50 章）。

拆一拆：二十五年的经验，是真的——那是在一片一片具体的土里，一届一届长出来的。可「学生就是这样」「准没错」，是把一段长出来的经验，封成了一条超历史的规律。十几届学生，出生在不同的年代，手里拿着不同的东西，家里是不同的样子；上一届管用的办法，这一届可能管用，也可能不管用。

明天能试的事（给老教师）：把你的经验，写成「在哪一届、什么样的班、什么情况下，这个办法管用过」——带上日子。（给年轻老师）先照着试，再把「这一届哪里不一样」记下来，回头告诉他。两个人的经验，就能互相改。

◆ 十四、场景十一：「为什么要上学？」

场景：十岁的女儿问：「为什么非要上学？古时候的小孩也不上学啊。」妈妈脱口而出：「因为大家都要上学。」

他会怎么看：第 9 章那把刀：经济学家们说，过去的制度是人定的、会过去的，眼前的这一套是天然的、永恒的——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

拆一拆：女儿问的，正是这把刀要问的问题：「上学」这件事，是从哪片土里、哪一年长出来的？「大家都要」，是把一件长出来的事，说成了一件本来就这

样的事。其实，每个孩子都要上学、上这么多年的学，是很晚才长出来的一件事；它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来历。

明天能试的事：别急着给答案。和她一起查一查：一百年前、两百年前，像她这么大的孩子，都在做什么？学校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然后问她：「你觉得，学校最该留下哪一样，最该改掉哪一样？」——这是在教她那把刀，也给她留一个选。

◆ 十五、场景十二：「考上了就好了」

场景：高三的儿子熬得很苦。妈妈每天晚上都对他说：「再熬半年，考上了就好了。」

他会怎么看：第 27 章那张期票：「不可避免」——一张一定会兑现的票，能让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熬下去。这是它的好处，不必看轻。

拆一拆：可一张期票，到期不兑怎么办？考上了，大学里还有新的熬；考不上，这张票就作废了，孩子会觉得这几年全白过了。把全部的意义，押在一个将来的终点上，眼下的每一天，就都成了「必然王国」（第 10 章）。

明天能试的事：把那句「考上了就好了」，换成一句关于今天的话：「今天你弄懂了哪一道原来不懂的题？」让意义，不全在彼岸，也有一点在今天。

◆ 十六、场景十三：一位老师的疲惫

场景：一位小学老师，一天上四节课，放学后填表：安全台账、活动记录、各种检查的材料，填到晚上八点。她说：「我是来教书的，现在一大半时间在做这些。」

他会怎么看：第 12 章：干活的人，干的活不是他自己的活；第 43 章：一天有多长，是争出来的。老师，也是一个干活的人；老师的一天，也被一套规矩安排着。

拆一拆：「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还有另一层意思：教育者本人，也是一个要被好好对待的人。一个被表格填满的老师，她做出来的东西（表格），回写的是检查的人，不是她的学生，也不是她自己——这是异化。她的疲惫，不是她一个人不够努力，是一整套分配老师时间的做法长出来的。

明天能试的事：（给老师自己）把一周的时间记下来：教书多少小时，表格多少小时。这是一个读数（第 42 章）。有了读数，才能去争——哪几张表可以合，哪几张可以不填。（给学校）问一问老师们：哪一件事，最占你的时间，又最不帮你教书？

◆ 十七、场景十四：家长群里的晒分

场景：期中考试成绩出来那天晚上，家长群里很热闹。有人发了孩子的满分卷子，有人发了「全年级第五」的截图，底下一排点赞。一位妈妈看了半天，没说话，把自己孩子的卷子收进了抽屉。

他会怎么看：那张桌子又跳起舞来了（第 36 章）。一张卷子上的数字，在群里「说话」：它说这个孩子怎样，这个家怎样，这个妈妈怎样。

拆一拆：群里比的，不只是孩子，是一整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谁家更体面，谁更会教，谁的孩子更有出息。这件外衣，穿在每一个家长身上，识破了也不消失（第 37 章）。那位把卷子收进抽屉的妈妈，明天可能会对孩子更严一点——价签，回写进了她的家。

明天能试的事：你可以不退群，但可以给自己定一条规矩：看完群里的晒分，先不跟孩子说任何话，等第二天早上再说。给那张价签，和你的孩子之间，隔开一个晚上。

◆ 十八、场景十五：「优生帮扶差生」

场景：班里搞「一帮一」：成绩好的同学，每人带一个成绩差的。一学期下来，被帮的那几个孩子，越来越不爱说话。

他会怎么看：第 18 章：那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其上。

拆一拆：「帮扶」的心是好的。可一张写着「帮」和「被帮」的名单，就是一条划在班里的线：一边是教的人，一边是被教的人；教的人不必被教。被帮的孩子，从这张名单里学到的第一件事，是「我是需要被帮的那一种人」。

明天能试的事：把「一帮一」改成「互相教」：每个孩子都找一样自己会、别人不会的东西——一道题的另一种解法，一种折纸，一个游戏的规则——教给另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既是教的人，也是被教的人。

◆ 十九、场景十六：第一次独立做成一件事

场景：九岁的女孩，第一次一个人做了一顿早饭：煎了两个蛋，热了牛奶，蛋有一点糊。她端上桌，站在旁边，看着爸妈吃。

他会怎么看：第 13 章那个木匠：一个人把自己放进一样东西里，东西做成了，他在东西上看见了自己，他也因此变了。

拆一拆：这两个有点糊的蛋，是这个孩子「对象化」的第一次：她把自己的主意、自己的手，放进了一样东西里。这一刻，她在长出自己。大人说「糊了」，是一种回写；大人说「你是怎么想到先热牛奶的」，是另一种回写。前一种，回写的是那两个蛋；后一种，回写的是她。

明天能试的事：让孩子每周独立做成一件从头到尾都是她自己的事，哪怕很小。做完了，先问她「你是怎么想的」，再说好不好。

◆ 二十、场景十七：多报一个补习班

场景：周末，一位爸爸在手机上又给孩子报了一个补习班。孩子已经有三个了。他说：「别人家都报，我们不报就落后了。」

他会怎么看：第 40 章：每一笔都等价，合起来不平。第 27 章：期票。

拆一拆：每一个补习班，单看都「值」：多学一点，总不吃亏。可几个班合起来，孩子的一周被排满了，自己的那一点偏、那十分钟（第 14 章），全没了。这一截不平，在任何一张缴费单上都看不到。「别人家都报」，是那一片土在推；推着推着，每一家都在为一张「将来一定用得上」的期票，付今天的时间。

明天能试的事：把孩子一周的时间摊开，画成一张表：上学、作业、补习、睡觉，还剩下多少「他自己选怎么过」的时间？如果少于一个下午，就先删掉一个班，再说。

◆ 二十一、场景十八：「学这个有什么用？」

场景：初一的孩子做着一道很难的几何题，突然把笔一扔：「学这个有什么用？以后买菜又不用证明三角形全等。」

他会怎么看：第 35 章：一件商品有两张脸——一张是用处（使用价值），一张是「值多少」（价值）。

拆一拆：孩子问的，是这道题的第一张脸：它有什么用？可在今天的学校里，这道题常常只剩第二张脸：它值多少分，能换来哪一所学校。一道题的「用处」被它的「分值」吃掉了（第 14 章：一切感觉都被「拥有」的感觉替代）。孩子问「有什么用」，是在替那张被吃掉的第一张脸说话。

明天能试的事：别回答「考试要考」——那是第二张脸。试着回答第一张脸：「证明全等，练的是不靠眼睛、靠道理把一件事说死的本事——你跟同学吵架时，最需要的就是它。」然后和他一起，找一件生活里真要「证明」的事。

◆ 二十二、场景十九：中考之后的分流

场景：中考成绩出来，一半的孩子去普通高中，一半的孩子去职业学校。一位妈妈哭了：「孩子这辈子就完了。」

他会怎么看：第 24 章：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一分开，才有了真正的分工；从那时起，「想的人」和「干的人」被分成了两拨。

拆一拆：这位妈妈的眼泪里，有一张很老的分工表：动脑的高一等，动手的低一等。这张表是长出来的，不是天生的——而且它今天也在变：一个好的技师、厨师、护理师，常常比一个坐办公室的人更难找。「这辈子就完了」，是把一个人十五岁那年的一次分叉，写成了必然（第 27 章）。

明天能试的事：带孩子去看一看他要学的那一行里，做得最好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位老师傅、一个开了自己小店的人。让孩子看见，那条路上也有人长成了让人佩服的样子。

◆ 二十三、场景二十：只会读书、不会做事的孩子

场景：大学一年级的男生，第一次一个人住宿舍：不会洗衣服，不会修一个松了的柜门，被子也叠不好。他的成绩一直很好。

他会怎么看：那份一八六六年的清单：智育、体育、技术教育，三样都要有。

拆一拆：他长了一条很长的路——脑子里的那条；另外两条路——身体和手——几乎没走过。这不是他的错，是一张把「学习」和「做事」分开、只给前一样打分的表（第 24 章）。一个只会在脑子里的世界里走路的人，到了手上的世界里，会很吃力，也会很没底气。

明天能试的事：（给还在上学的孩子的家）每周让孩子负责一件完整的家事——从买材料到修好、做好。（给已经离家的孩子）别急着笑他，给他寄一本最简单的修理手册，或者视频里教他一次，让他自己动手。

◆ 二十四、场景二十一：留守的孩子和一部手机

场景：一个十岁的女孩，父母在外地打工，她跟着爷爷奶奶。每天晚上八点，她和妈妈视频十分钟。妈妈每次都问：「作业写完了吗？考了多少分？」

他会怎么看：第 29 章：人们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第 17 章：改环境的人，自己也被改。

拆一拆：这片土是真的，很硬：父母要出去挣钱，孩子要留下。可在这片硬土里，那十分钟，是一条难得的回写的路。如果十分钟全用来问分数，那条路上走的就只剩一张价签（第 36 章）；如果用来问「今天有什么让你高兴的事」「你想跟我说什么」，那条路上走的，是母女两个人。

明天能试的事：（给在外的父母）把十分钟分成两半：前五分钟只听孩子说，一句都不问学习；后五分钟再问。（给身边的老师）留意这样的孩子，多给她一次「被听」的机会。

◆ 二十五、场景二十二：老师也被打分

场景：学期末，学生给老师评教打分。一位认真但严格的老师，分数排在全校后面。她很难过，下学期考虑「放松一点」。

他会怎么看：第 39 章：评分，是今天那张桌子穿的一件外衣。

拆一拆：让学生评老师，本来是一条很好的回写的路（第 18 章：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可当这条路只剩下一个排名的数字，它就从「让老师被学生改一改」，变成了「让老师去讨好一个数字」。一条回写的路，被一件外衣截走了。

明天能试的事：（给老师）别只看那个分数，去要一份学生写的原话，找出其中说得具体的两三句，认真改一件事。（给学校）评教时，除了打分，再让学生写一句「这位老师哪一件事，让我学到了东西」。

◆ 二十六、场景二十三：青春期的顶嘴

场景：十四岁的儿子，开始跟爸爸顶嘴：「你说的不对。」爸爸很生气：「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

他会怎么看：第 18 章：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第 34 章：那只站在箱外的眼睛。

拆一拆：「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是一张免检证：我的经验更多，所以我不必被你改。孩子的顶嘴，常常很粗，很不讲理；可它里面，有一样很珍贵的东西——一条从下面上来、要改大人的路，第一次被孩子自己修了出来。把它一律堵回去，孩子学到的是：这个家里，道理只能从上往下走。

明天能试的事：下一次孩子说「你说的不对」，先别辩，问一句：「哪里不对？你说说看。」听完，哪怕只有一句你觉得有道理，就当着他的面认下来。

◆ 二十七、场景二十四：一位转学来的孩子

场景：一个从外省转学来的孩子，口音不一样，课本进度也不一样。班里有同学学他说话，他不再举手发言。

他会怎么看：第 50 章：极为相似的事，在不同的环境里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别用一把万能钥匙去开所有的门。

拆一拆：这个孩子，是从另一片土里长出来的：另一种口音，另一套课本，另一种说话的节奏。在这个班里，他被当成了「不合格」——因为班里只有一把尺子。可他带来的那片土，也是这个班的一份新东西。

明天能试的事：请他在班上讲一讲他老家的一样东西——一种吃的、一个节日、一句方言。让他那片土，在这个班里有一个被看见的位置。

◆ 二十八、场景二十五：孩子说「我不想学琴了」

场景：学了四年钢琴的女儿，有一天说：「我不想学了。」妈妈很生气：「钱都花了，你现在放弃，前面四年全白费了。」

他会怎么看：第 12 章：干活的人，干活时不像在家。第 44 章：余数，没有一个天生的主人。

拆一拆：「前面四年全白费了」，是把四年的学琴，只算成了一张将来要兑现的期票：考级、特长、加分。如果这张票不兑，钱就「白花了」。可这四年里，孩子的手、耳朵、耐心，都已经长出来了（第 13 章：感官是养出来的）；这些，不会因为她不再学琴就消失。

明天能试的事：先别谈钱，问她：「这四年里，你最喜欢弹的是哪一首？最不喜欢的是哪一部分？」也许她不想要的，不是音乐，是考级；把考级拿掉，她可能还愿意弹。

◆ 二十九、场景二十六：一个老师的「偏心」

场景：一位老师总是表扬成绩好的几个学生，其他孩子私下说她「偏心」。她自己不觉得：「我只是就事论事。」

他会怎么看：第 34 章：那只站在箱外的眼睛——一个位置，看得见一面，也有它的盲点。

拆一拆：她的「就事论事」，是从讲台这个位置看出去的：那几个孩子答得快、答得对，她自然就看见了他们。坐在后排的孩子，从另一个位置，看见了另一件事：老师的目光，很少落到他们身上。两个位置，各看见一半。

明天能试的事：试一个星期，每天下课前，记下今天你叫过、表扬过哪几个名字。一星期后，看一看名单。那张名单，就是你的位置的盲点，写在纸上的样子。

◆ 三十、场景二十七：父母吵架以后

场景：一对父母在饭桌上吵了一架，第二天，孩子在学校一整天不说话，作业也没写。老师打电话来，爸爸说：「孩子自己不用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他会怎么看：第 17 章：改环境的人，自己也在被改——反过来也一样：环境里的每一个人，都在改别人。

拆一拆：一个家，是这个孩子最近的一片土。昨晚那一架，就是这片土里的一场风暴；孩子今天的沉默，是这场风暴回写到他身上的样子。说「跟我们没有关系」，就是把自己放到了土的外面。

明天能试的事：（给父母）吵过架之后，当着孩子的面，说一句：「我们昨天吵架了，不是你的错。」这一句，是把一条被截断的路，重新接上。

◆ 三十一、场景二十八：一个孩子的错题本

场景：一个初中生的错题本，记得工工整整，每一道错题都抄下来，写上正确答案。可同样的错，他下次还会犯。

他会怎么看：第 16 章：检验，和生长。

拆一拆：他的错题本，做的是「检验」：这道题判错了，正确答案是这个，记下来，案子结了。可一道错题最宝贵的，不是那个正确答案，而是「我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想」——那是他脑子里的一条路，在哪里拐错了弯。不去看那条路，错题本就只是一本判决书。

明天能试的事：在错题本上，每道题多写一行：「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只写这一行，不写答案。一个月后翻一翻，你会看见自己脑子里那几条常常拐错的路。

◆ 三十二、场景二十九：一个孩子的「为什么我要听你的」

场景：十三岁的儿子问爸爸：「为什么我要听你的？就因为你是我爸？」

他会怎么看：第 18 章：那种学说必然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其上。第 34 章：那只站在箱外的眼睛。

拆一拆：「因为我是你爸」，是一张免检证：我在这个位置上，所以我说的对。孩子问的，正是这张证的出身。他不是在挑衅，他是第一次在用那把「查出身」的刀——对准了自己家里的规矩。

明天能试的事：别说「因为我是你爸」。试着说出你真正的理由：「我担心的是这件事，因为我见过这样的后果。」然后加一句：「如果你觉得我的理由不对，说给我听。」让规矩有理由，也让理由能被回头改。

◆ 三十三、场景三十：一场家长和老师都不满意的考试改革

场景：学校改了考试办法，不再只看一张卷子，加了课堂表现、作业、小组项目。家长说：「太复杂了，还是看分数简单。」老师说：「又多了一大堆表要填。」

他会怎么看：第 44 章：读数——量得出的，和推出来的。第 39 章：价签。

拆一拆：一张卷子的分数，是一张很简单、很硬的价签；大家都习惯了它，识破了它，也离不开它。新的办法，想多看几面镜子，这是好的；可如果每一面新镜子，都变成一张新的表、一个新的分数，那就只是把一张价签，换成了五张价签。

明天能试的事：（给老师）新加的那几项里，只留一项不打分——比如小组项目，只写一段话：「这个孩子在这件事里，做成了什么。」让至少一面镜子，照的是人，不是数字。

◆ 三十四、场景三十一：一个爱画画的理科生

场景：一个高二学生，数学很好，也很爱画画。父母说：「画画当爱好就行，专业一定要选理科，好找工作。」

他会怎么看：第 24 章：一个人不该被一种活钉死一辈子——上午打猎，下午捕鱼。

拆一拆：父母的话，有它的土：找工作难，理科稳。这不是错。可「画画当爱好就行」，是在一个十七岁的孩子身上，提前划好了一张分工表：哪一样是正事，哪一样是闲事。第 14 章说：人能用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去造东西——这个孩子的两种本事，也许恰恰能在某一个地方接起来。

明天能试的事：和孩子一起查一查：有哪些行当，是既要理科、又要画画的——建筑、工业设计、做动画的、画科学插图的。让他看见，这两条路，不一定非要选一条、扔一条。

◆ 三十五、场景三十二：一场关于「内卷」的班会

场景：高一的一个班，开了一次班会，题目是「怎样看待内卷」。一个学生说：「大家都在拼，我不拼就落后了；可大家都拼，谁也没多得到什么，只是都更累了。」全班沉默了一会儿，有人鼓掌。

他会怎么看：第 40 章：每一笔都等价，合起来不平。第 43 章：一天有多长，是争出来的。

拆一拆：这个学生说出的，正是那一截「合起来不平」：每一个人多刷一小时题，单看都是「值」的；全班都多刷一小时，排名一个也没变，只是每个人都少睡了一小时。这一截被大家一起白白付出去的时间，不在任何一个人的账上。它不是某个人的错，是一整套按排名分配机会的做法，长出来的一场「谁也停不下来」。

明天能试的事：（给班主任）把这次班会的结论，变成一个小小的约定：比如全班约定一周有一个晚上，不刷课外题，做一件自己选的事；一个月后，看看成绩有没有掉。一个班停不下来，是因为没有人先停；一群人一起约定，才有可能一起停下来。

◆ 三十六、场景三十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

场景：一位妈妈总是跟儿子说：「你看隔壁的小明，每次都考第一，又懂事。」儿子有一天回了一句：「那你去当小明的妈吧。」

他会怎么看：第 36 章：东西会说话——「别人家的孩子」，也是一张会说话的价签。第 19 章：人不是关系的总和，每个人有自己的路。

拆一拆：「别人家的孩子」，是把一个具体的孩子，做成了一把尺子，拿来量自己的孩子。这把尺子，看起来是在说「你可以更好」，其实是在说「你不够好」；它回写到孩子身上的，不是努力，是一种「我永远不如别人」的感觉。而那个被当成尺子的小明，也有他自己的路——他的第一，是他那片土、那条路长出来的，搬不到另一个孩子身上。

明天能试的事：一个月里，不再提任何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换一种比较：拿孩子跟三个月前的他自己比——「你三个月前还不会这个，现在会了。」让尺子，只量他自己的那条路。

◆ 三十七、场景三十四：一个会修自行车的孩子

场景：一个成绩中等的初中男孩，在小区里是出了名的「修车小能手」：谁的自行车掉了链子、刹车不灵，都来找他。可在学校，没有一个老师知道这件事。

他会怎么看：一八六六年那份教育清单（本章第三节）：智育、体育、技术教育——学会使用各种行业最基本的工具。

拆一拆：这个孩子，在手上的世界里，长出了一样很真的本事；可学校那张表，只量脑子里的那一条路。他在学校里，被量成了一个「中等生」；在小区里，他是一个被人需要、被人感谢的人。同一个孩子，两个世界，两种样子。学校漏掉的，恰恰是那份清单里的第三样。

明天能试的事：（给老师）找个机会，请他在班上讲一次「自行车为什么会掉链子」——让他手上的本事，在学校里有一个被看见的位置。你也许会发现，他讲起齿轮和杠杆的时候，比上物理课还认真。

◆ 三十八、这一章合起来

三十四个场景，用的都是他在手上的世界里留下的那几样东西：双向的回写，异化与价签的眼睛，长出来的感官，争出来的时间，一张分工表。

也都做了同一件事：在他关上门的地方——「就这样了」「准没错」「大家都要」「考上了就好了」——推开一点，给那个孩子、那位老师，留一个选、留一次点着。

◆ 三十九、一个小练习

找一张纸，写下你这个星期对孩子（或学生）说过的三句「道理」。

每一句后面，问三个问题：

一，这句话是「制约」还是「决定」？——它是说「这件事会影响你」，还是说「你就是这样了」？

二，这句话能不能被孩子回头改？——如果孩子说「我不同意」，你有没有一条路，听他说完，并且真的可能改？

三，这句话里，有没有给孩子留一个选？

写完之后，挑一句，明天换一个说法再说一遍。

带走的话：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在每一间教室、每一张饭桌上，留一条从孩子那里回来改你的路；别把孩子只读成他那片土的总和，给他留一个选、一次点着。

小账　开了：双向的回写；异化与价签的眼睛；感官是养出来的；老师的时间是争出来的。关了（本书替他推开）：「就这样了」「准没错」「大家都要」「考上了就好了」——一个个被写成「决定」的地方。

哪一界：课堂、试卷、表格，是手上的世界；排名与「经验」，是脑子里的世界；孩子的那一偏、那十分钟的慌，是心里的世界——本书在这里，给它留了一个选。

第 70 章

健康：身体与生活的物质变换

> 本章只谈理解、习惯和与身体相处的办法，不给任何诊断、治疗或用药的建议。身体有了具体的不舒服，请去找医生。

◆ 一、他说过、做过什么

先说他自己的身体。

写《资本论》的那些年，他的身体很差：身上反反复复长痈，疼得坐不下，只好站着写（第 5 章）；肝不好，常常咳嗽；长期失眠，夜里写作，白天睡不着；雪茄抽得很凶。据传，他开过一个玩笑，大意是：《资本论》的稿费，连我写它时抽掉的雪茄钱都不够（出处待核）。晚年，胸膜炎和支气管炎缠着他，医生让他去南方养病，他去了阿尔及尔（第 52 章）。他六十四岁去世，坐在书房的扶手椅上。

再说他写下的别人的身体。

《资本论》里，他写面包房的工人：夜里干活，白天睡觉，一天十几个小时站在炉子边，很多人活不长；他写面包里被掺了明矾和别的东西。他写火柴厂的工人：因为接触磷，下巴会慢慢坏死。他写那个叫玛丽·安·沃克利的女工：连续干了二十六个半小时，死了（第 43 章）。他的朋友恩格斯，年轻时写过一本书，讲曼彻斯特的工人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喝什么样的水、平均能活到多少岁。

还有两句话。一八四四年：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要和它处在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之中，才不致死亡（第 13 章）。一八六七年：资本主义的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这个词，他是从生理学里借来的，本来就是说身体的：一个活着的身体，时时刻刻在和外面交换着东西（第 47 章）。

◆ 二、用本书的办法，拆一拆

身体，是手上的世界里离你最近的一块土。你吃什么、睡几个小时、一天坐多久、在什么样的空气里干活——这些，都是土。身体在这片土里长着；它长成什么样子，是这片土、你每天走的那条路（作息、工作、习惯）一起长出来的。

身体和生活之间，是一条来回的路。你怎样过日子，改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怎样了，又改你怎样过日子——累了，就不想出门；疼了，脾气就差。这是一条回写的路。健康，很多时候，就是这条路没有被截断。

截断，常常不是一个人的错。他写的面包房工人、火柴厂工人，不是自己不爱惜身体，是一整套干活的方式，截断了他们的身体和休息、和干净的空气之间的那一来一回（第 47 章：物质变换的断裂）。今天的熬夜、久坐、吃不上一顿好饭，也常常不只是「自律不够」。

数字，会穿上外衣。体检报告上的指标、手环上的步数、睡眠分数——这些数字很有用，可它们也会像价签一样「说话」，看起来像你身体本来的样子（第 36—39 章）。数字是这片土的一个读数，不是这片土本身。

心里的世界，不是身体的「总和」。一个人累不累、疼不疼、怕不怕，不只是身体的几个数字加起来。本书在这一章里，也给那个「我」，留一个选。

◆ 三、身体的三本账

第 42 章教过一个办法：几本账各自平，合起来不平的地方，最值得看。用在身体上，可以记三本账。

第一本：进来的。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吸进了什么样的空气，看了几个小时的屏幕。

第二本：出去的。干了多少活，走了多少路，操了多少心，熬了几个夜。

第三本：回来的。睡了几个小时，歇了几次，有没有一段时间，是让身体慢慢恢复的。

很多人的三本账，单看都还说得过去：吃得不算差，活不算太重，觉也睡了。合起来一看，「出去的」远远多于「回来的」——那一截不平，就是身体在默默垫

着的那一截。就像第 44 章的余数，它也有一个问题：这一截，被谁拿走了？是一份工作，一个家，还是你自己心里的某一句「必须」？

记这三本账，不是为了自己给自己看病——看病的事，交给医生；是为了看清楚，身体和日子之间，哪一条来回的路，被截得最狠。

◆ 四、场景一：下班以后的手机

场景：一个年轻人，每天加班到九点，回家以后刷手机刷到一点。他知道该早睡，可就是放不下。他说：「白天的时间都是公司的，就这几个小时是我自己的。」

他会怎么看：第 10 章：自由，最先是时间——下班以后属于自己的那几个小时。第 65 章：法兰克福那几个人说，连下班以后的时间，也站着一件外衣——一条条被设计好、让你停不下来的内容。

拆一拆：他熬夜，不是因为懒，是因为白天的时间被租走了（第 41 章：租来的一天），他要从夜里把一点「自己的时间」抢回来。可他抢回来的这几个小时，又被另一条生产线接管了。他的身体，被两头截断：白天被工作截，夜里被屏幕截。

明天能试的事：不是「早点睡」，而是给自己的那几个小时，换一样东西填：哪怕二十分钟，做一件不在屏幕上、做完了能看见的小事——泡一壶茶，写几行字，拉一拉筋。让自己的时间，回写到自己身上。

◆ 五、场景二：一坐就是十个小时

场景：一个做程序的人，一天在电脑前坐十个小时。腰越来越不舒服。他说：「活太多了，站起来的工夫都没有。」

他会怎么看：第 41 章：资本家租下的，是劳动力的一整天；这一天怎么用，是租的人说了算。

拆一拆：他的身体，在这一天里被当成了一台工具的外壳：它只要能坐着、手能动、眼睛能看，就算在「工作」。可身体不是外壳，它是一片会被一天一天的坐姿改掉的土。「站起来的工夫都没有」——这一截时间，也是一个读数：它说明这份工作的一天，没有给身体留出来回的那一点空。

明天能试的事：把「站起来」当成一件和写代码一样要排进日程的事——每一小时，定一个两分钟。一周以后，看一看自己有没有做到；做不到的那几天，是什么事占了那两分钟。这是一个读数，可以拿去和你的组长谈一谈工作量。

◆ 六、场景三：体检报告上的箭头

场景：一位四十多岁的职员，拿到体检报告，好几项后面有向上的小箭头。他一晚上没睡好，在网上查了半夜，越查越怕。

他会怎么看：第 37 章：识破了也不消失。一个数字，一旦印在报告上，就会在你心里说话。

拆一拆：那几个箭头，是有用的读数，值得认真对待；可它们不是你身体的全部，也不是一张判决书。它们是在一片具体的土里——你最近的作息、吃的东西、那几天的状态、检测的方法——量出来的一个数。网上查半夜，是把一个需要放回你自己这片土里去看的数字，放进了千万个陌生人的故事里去比。

明天能试的事：把报告带去给医生看，请医生告诉你，这几个数字在你身上意味着什么、要不要复查、该注意什么。你自己能做的，是把最近三个月的作息、吃饭、压力，老老实实写下来，带给医生——给那几个数字，配上它们的土。

◆ 七、场景四：手环上的分数

场景：一位妈妈戴了手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是看昨晚的睡眠分数。分数低，她一整天都觉得自己没精神；分数高，她就觉得今天不错。

他会怎么看：第 39 章：评分，是今天那张桌子穿的一件外衣。

拆一拆：睡眠分数，是一台机器按它的算法，从你的心跳、翻身里算出来的一个数（第 67 章：一场被登记成「发现」的发生）。它有用；可当它开始决定你一整天觉得自己好不好的时候，它就不只是一个读数了，它在回写你——你的感觉，开始跟着一个数字走。

明天能试的事：试一个星期，早上先不看分数，先问自己一句：「我现在觉得怎么样？」写下一个词。一个星期后，再把你写下的词，和手环的分数放在一起对一对。你会知道，这个数字，在你身上，哪些时候说对了，哪些时候没有。

◆ 八、场景五：照顾生病的父亲

场景：一位五十岁的女儿，白天上班，晚上和周末去医院、去父亲家照顾他。半年下来，她自己瘦了一圈，腰也坏了。她的哥哥在外地，每个月打一笔钱回来。

他会怎么看：第 42 章那三本账：钱、时间、心力。

拆一拆：这个家里，钱的账，是平的——哥哥出了钱；时间和心力的账，全压在了一个人身上。照顾的人的身体，是这个家里最容易被忘掉的一块土。她瘦下去、腰坏掉，不是她不会照顾自己，是一张没人摊开过的分工表，把她一个人的身体，当成了全家的护理工具（第 24 章）。

明天能试的事：把三本账摊开给家里人看：这半年，每个人各出了多少钱、多少小时。然后，定一张新的表——哪怕哥哥在外地，也可以每个月回来两天，或者出钱请一个人分担几个晚上。照顾的人的身体，也要被写进这张表里。

◆ 九、场景六：外卖和一顿自己做的饭

场景：一对年轻夫妻，一日三餐几乎都是外卖。周末有一次，他们一起去菜市场买了菜，回家做了一顿饭，做得不太好吃，可两个人都说：「好久没这么舒服过了。」

他会怎么看：第 47 章：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拿了，要还；第 13 章：人在把自己放进一样东西里的时候，长出自己。

拆一拆：外卖不是坏东西，它省下了时间。可一日三餐都是外卖，你和你吃进去的东西之间，就只剩一张价签：你不知道它从哪块地来，谁做的，怎么做的；你和它之间，没有那一来一回。那一顿不太好吃的饭，让他们重新接上了一小段：摸过这棵菜，切过这块肉，自己决定放多少盐。舒服，也许就来自这一小段被接上的路。

明天能试的事：不必每天做饭。一周选一顿，从买菜开始，自己做完。做的时候，看一看每一样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 十、场景七：查不出毛病的累

场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总觉得累，去医院查了一圈，医生说指标都正常。他说：「没病，可我就是累。」

他会怎么看：本书在第 56 章说过：心里的世界，不是手上的世界的「总和」；它有自己的一块地。

拆一拆：本书不替医生下判断——「查不出」，可能是还没查到，也可能是身体真的没事；这要由医生继续判断，必要时换个科、再查。本书只提醒一件事：累，除了是身体的事，也可能是另外两块地的事——一份不像自己的工作（第 12 章），一套压着你的「就该这样」（第 23 章），一个找不到选择余地的处境（第 56 章）。三块地缠在一起，哪一块先动了，要一件一件去看。

明天能试的事：先照医生说的做。同时，记一周的「累」：每天什么时候最累，那时候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心里在想什么。一周以后，看一看，累是跟着身体走，还是跟着某一件事、某一个人走。这张表，也可以带给医生看。

◆ 十一、场景八：退休后的第一个月

场景：一位父亲退休了。第一个星期，他很高兴，睡到自然醒；第三个星期，他开始烦躁，睡不好，常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

他会怎么看：第 10 章：自由王国，在必然王国的彼岸——工作日缩短了，自由才开始。

拆一拆：他终于到了「彼岸」：一整天都是他自己的。可他发现，自由不是一块等在那里的地；几十年里，他的身体和心，是按上班的那一条路长的——几点起、几点走、跟谁说话。那条路一下子没了，身体和心都不知道往哪里长。自由，不是到了彼岸就有的；它要在每一天里，一偏一偏地重新长出来（第 3、10 章）。

明天能试的事：和他一起，定一条新的「路」——不是给他安排任务，而是问他：「你年轻时想做、一直没空做的事是什么？」从那件事里，选一样，每周固定几个时间去做。让他的一天，重新有一个他自己选的形状。

◆ 十二、场景九：夜班

场景：一位护士，连着上了一个月的夜班。白天回家，窗帘拉得再严，也睡不踏实；孩子放学回来，她正困得睁不开眼。

他会怎么看：他写面包房的工人：夜里干活，白天睡觉（本章第一节）。一天有多长、夜里谁来守，是争出来的（第 43 章）。

拆一拆：医院夜里需要人，这是真的；这一截夜，总得有人来守。问题在于怎样排：是几个人轮着守，还是总压在几个人身上？排班表，是这片土里最硬的一张表；它回写的，不只是她一个人的身体，还有她的孩子、她的家。

明天能试的事：把自己一个月的班次和睡眠时间记下来，作为一个读数。和同事们一起，把各自的读数放在一起看，再一起去和排班的人谈——一个人的累，是一句话；一群人的表，是一个可以改规矩的理由。

◆ 十三、场景十：一家人的晚饭

场景：一家四口，住在一起，可一周里一起吃晚饭的次数，不到两次：爸爸加班，妈妈接送，孩子上补习班，老人早早吃完。

他会怎么看：第 24 章：分工一旦长成，就会反过来安排每一个人；第 47 章：人和他吃的东西之间，那一来一回。

拆一拆：一顿一起吃的晚饭，是这个家里身体和身体、人和人之间一段很短、却很要紧的来回：吃什么，谁做的，今天各自怎么样。这一段被截断，不是谁不在乎，是每个人的一天都被各自的那张表排满了。

明天能试的事：一家人坐下来，定一个每周固定的晚上，谁都不排别的事。那一顿，不求做得好，只求大家都在。

◆ 十四、场景十一：加班以后的「报复性」吃喝

场景：一个人连续加了一周的班，周五晚上一个人点了一大桌烧烤，一边吃一边刷剧，吃到撑。第二天早上，他很后悔。

他会怎么看：第 12 章：干活的人，只有在吃、喝这些事里，才觉得自己是自由的。

拆一拆：那一大桌烧烤，不是嘴馋，是一整周被截走的回写，在一个晚上找补回来。白天干出来的东西，没有一样回到他身上；于是他只能在吃喝里，给自己一点「这是我的」的感觉。这是一条弯路：身体在替一整周的异化买单。

明天能试的事：不必戒掉周五的那一顿，先在周中，给自己留一件每天十五分钟、做完就能认出「这是我的」的小事。周中回写一点，周五就不用一次补那么多。

◆ 十五、场景十二：办了卡没去的健身房

场景：一位白领年初办了一张一年的健身卡，去了四次。卡一直在钱包里，每次看到都心里发虚。

他会怎么看：第 27 章：期票——把意义押在一个将来一定会兑现的日子上。

拆一拆：那张卡，是一张期票：「从下个月开始，我一定每周去三次。」期票开出来的那一刻，人心里最安稳；可到了每一个具体的晚上，那片土——加班、累、孩子、下雨——一条一条挡在路上。期票没兑，他就把日期往后推一推，心里越来越虚。

明天能试的事：把期票换成读数（第 57 章）：不定「一周三次」，只记「这周实际动了几次、每次多久」。一个月后看读数，找出你真能动起来的那种时间和那种方式——也许不是健身房，是下班走回家的那二十分钟。

◆ 十六、场景十三：带孩子的妈妈睡不够

场景：孩子一岁，妈妈白天上班，夜里起来两三次。爸爸说：「我明天要开会，得睡好。」

他会怎么看：第 24 章：分工一旦长成，就会决定谁说了算；第 43 章：一天有多长，是争出来的。

拆一拆：「我明天要开会」，是把一张家里的分工表，悄悄说成了天经地义：他的工作要紧，她的睡眠可以牺牲。夜里的那几个小时，也是一个「工作日」，也要被分、被争。一个人连续几个月睡不整觉，她的身体在替这个家垫着一截没人记账的时间。

明天能试的事：两个人一起，把一周的夜里起来的次数记下来，按人分。然后定一个轮流的规矩——哪几个晚上归谁，而且一个月后谁觉得不对，都可以要求重来。

◆ 十七、场景十四：老人不肯去医院

场景：七十岁的父亲，膝盖疼了半年，就是不肯去医院：「老毛病，去了也是花钱。」

他会怎么看：第 29 章：人们在直接碰到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过日子——死人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拆一拆：「去了也是花钱」这句话，是他那一代人的土里长出来的：苦过的日子，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看病是一件大事、一件贵事。这句话不是固执，是一段很长的日子，在他心里留下的形状。跟他讲「身体要紧」，常常不管用，因为你是在跟一整段日子讲道理。

明天能试的事：别跟那段日子吵。换一种说法，从他在乎的地方进去：「你膝盖好了，明年就能自己去接孙子了。」再把去医院这件事，做得尽量不像一件「大事」——你陪着，你挂号，你算好了费用告诉他。具体怎么治，交给医生。

◆ 十八、场景十五：体检前一周的突击

场景：单位体检前一周，一位员工突然开始早睡、少吃、戒酒，就为了让报告好看一点。体检一过，一切照旧。

他会怎么看：第 37 章：识破了也不消失。第 39 章：数字的外衣。

拆一拆：体检本来是一个读数——帮你看看这片土最近怎么样。突击一周，是在给读数化妆：让数字好看，而不是让土变好。这时候，数字不再为身体服务，身体在为数字服务——那张价签，又一次回头管住了人。

明天能试的事：试一次反过来：体检前一周，照你平常的样子过，让数字说真话。拿到报告后，请医生帮你看；然后，只挑一件平常就能改的小事，改三个月。

◆ 十九、场景十六：周末补觉

场景：一位年轻人工作日每天睡五个小时，周末两天各睡十二个小时。他说：「我周末都补回来了。」

他会怎么看：第 43 章：工作日的长度，是争出来的。

拆一拆：「补回来」这个说法，是把睡眠当成了一笔可以拖欠、再一次还清的账。身体是不是真能这样补，要由懂的人说；本书只看这张表的样子：五天被租走，两天用来还债——他的一周，没有一天是「刚刚好」的。补觉，是他在跟自己的工作日争时间，只是争的方式，是透支再还。

明天能试的事：先不求每天睡够，只求一件事：工作日里，每天比现在多出半个小时的睡眠，并且记下来是从哪一件事上挤出来的。那一件被挤掉的事，就是你跟工作日要回来的第一块地。

◆ 二十、场景十七：城里的孩子没摸过土

场景：一个城里长大的八岁孩子，第一次去乡下亲戚家，看见地里的红薯，问：「红薯是长在树上的吗？」

他会怎么看：第 13 章：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五官感觉，是全部历史的产物。第 47 章：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

拆一拆：这个孩子每天吃的东西，和它们从哪里来，之间隔着一整条他看不见的路：田、车、仓库、超市、外卖。他和他的「无机的身体」——土地——之间，那一来一回，从来没有被他亲手碰过。这不只是知识的缺口，也是一种感觉的缺口：摸过土、种过一棵东西的手和眼睛，和没有碰过的，不是同一双。

明天能试的事：在阳台上种一盆能吃的东西——一盆葱、一棵番茄。让孩子从种下去管到吃进嘴里。一盆就够，那是他和土地之间，一段自己走过的来回。

◆ 二十一、场景十八：戒不掉的烟

场景：一位中年男人，抽了二十年烟，戒了好几次都没戒掉。他说：「我知道不好，就是戒不了。压力一大，手就伸过去了。」

他会怎么看：他自己也抽得很凶（本章第一节）。第 37 章：识破了也不消失。

拆一拆：「知道不好」，是脑子里的世界识破了；可手还是伸过去，是因为这根烟，长在他日子里的一个位置上：压力大的时候，有一根烟，就有五分钟是自己的。他戒的不只是烟，是那五分钟。戒烟的具体办法，请去问医生；本书只看那个位置。

明天能试的事：先别急着戒，记一周：每一根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事之后点的。找出最常见的那个时刻，给那五分钟，找一样别的东西去填——走到楼下站一站，给一个人打个电话。

◆ 二十二、场景十九：「我没时间生病」

场景：一位小老板，感冒发烧了还在店里忙。他说：「我没时间生病，我一歇，店就转不动。」

他会怎么看：本系列《马哲》那本书说：自己开店的人，常常在自己剥削自己。

拆一拆：「店转不动」是真的；可他的身体，也是这家店的一块土。一块土一直只取不还，总有一天会薄下去（第 47 章）。他没有算的那本账，是自己身体这一截。

明天能试的事：病的事，先去看医生。然后，算一算：店里有哪一件事，是别人也能做、只是你不放心交出去的？先交出一件。给自己留一条「我可以歇一天」的路。

◆ 二十三、场景二十：一个人吃饭

场景：一位独居的老人，每天一个人吃饭，常常凑合一口，有时一天只吃一顿。女儿每周打一次电话，问「吃得好吗」，老人总说「好」。

他会怎么看：第 56 章：心里的世界，需要一条和别人来回的路。

拆一拆：老人凑合吃饭，不只是因为懒或者省，也因为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没有那一来一回：做给谁吃？吃给谁看？吃饭这件事，在他身上，只剩下了「填饱肚子」。

明天能试的事：（给子女）不只问「吃得好吗」，约一个固定的时间，视频着一起吃一顿饭，哪怕隔着屏幕。（给社区）如果有老年食堂、邻里的饭桌，帮他走进去一次。

◆ 二十四、场景二十一：一双跑鞋

场景：一个年轻人开始跑步，买了一双很贵的跑鞋、一块手表、一身装备。跑了三次，就不跑了。

他会怎么看：第 36 章：东西会说话。

拆一拆：那双跑鞋在说：「我是一个跑步的人。」他买下它的时候，心里已经觉得自己是了。可跑步这件事，是一条要一天一天走出来的路；一双鞋，替不了那条路。

明天能试的事：把装备放一放，穿一双普通的鞋，每天出门走（或跑）十五分钟，走一个月。一个月后，如果你还在走，再去给自己买一双好鞋——那时候，它说的话，就是真的了。

◆ 二十五、场景二十二：一个爱逞强的丈夫

场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胸口闷了好几天，妻子让他去医院，他说：「没事，扛一扛就过去了。男人哪有那么娇气。」

他会怎么看：第 29 章：死人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拆一拆：「男人哪有那么娇气」，是一句从很多代人的日子里长出来的话：男人要撑家，不能倒，不能示弱。这句话，在他心里，成了一条比身体的感觉更硬的规矩。身体在说「不对劲」，那句话在说「扛着」。

明天能试的事：胸口闷这类事，请尽快去看医生，这一条不必商量。家里人能做的，是换一种说法：不说「你别逞强」，说「你去查一查，是为了我们能放心，也是为了你能继续撑这个家」。让那句老话，换一个方向用。

◆ 二十六、场景二十三：一个年轻人的「内耗」

场景：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每天下班躺在床上，反复想白天说错的一句话、做错的一件事，想到半夜睡不着。她说：「我知道想也没用，就是停不下来。」

他会怎么看：第 37 章：识破了也不消失。第 56 章：心里的世界，要有自己的法——不只是「缠」，还有「选」和「点着」。

拆一拆：她心里的世界，只剩下了「缠」：白天的事，一件一件缠回来，绕不出去。缺的是后两拍：选一件事去做，点着一点新的东西。如果这种状态持续很久、影响了生活，请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或医生；本书只谈日常的一点办法。

明天能试的事：睡前留十分钟，把那件缠着你的事，写在纸上；然后只写一行：「明天我能为它做的一件小事是什么？」写完，关灯。把「缠」，接上「选」。

◆ 二十七、场景二十四：一家人的体检

场景：年底，儿女给父母买了一套很贵的体检套餐。父母去了，拿回一厚本报告，谁也看不懂，放进了抽屉。

他会怎么看：第 36 章：东西会说话——一套「很贵的体检」，在说「我们很孝顺」。

拆一拆：那一厚本报告，是一个很好的读数；可一个读数，如果没有人去读、没有人带着它去问医生、没有一个人坐下来和父母一起商量接下来要改什么，它就只是一件外衣——孝心的外衣。

明天能试的事：陪父母带着报告，去看一次医生；听医生说完，回家以后，和父母一起，只挑一件接下来半年要做的事，写在冰箱门上。一本报告，换来一件真做了的事，才算接上了那条路。

◆ 二十八、场景二十五：一个人的「体面病」

场景：一位中年人，明明身体不舒服，却总是说「没事」，不愿意在家人面前显出病样；去医院，也要挑人少的时候，怕被熟人看见。

他会怎么看：第 29 章：死人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第 56 章：心里的世界。

拆一拆：「体面」，在他心里是一条很硬的规矩：一个男人、一个撑家的人，不能显出弱来。这条规矩，是从很多代人的日子里长出来的，也是从他自己这些年「撑着」的日子里长出来的。它让他不肯把身体的真实情况，说给最该知道的人听——身体和家人之间那一来一回，被一条「体面」的规矩截断了。

明天能试的事：具体的不舒服，请去看医生。家里人能做的，是给「体面」换一个说法：「你愿意说出来，我们才能一起想办法——这才是撑家。」让说出来，不再是丢脸，而是另一种担当。

◆ 二十九、场景二十六：夜里的外卖和早上的后悔

场景：一个年轻人，几乎每天夜里十一点点一份宵夜，第二天早上看着体重秤后悔。他说：「白天太憋屈了，夜里就想吃点好的。」

他会怎么看：第 12 章：只有在吃喝这些事里，才觉得自己是自由的。

拆一拆：那一份宵夜，是白天被截走的回写，在夜里找补回来的一小段。他不是控制不住嘴，是白天那一整天，没有一样东西回到他自己身上；夜里那一口热的、油的、自己挑的东西，是他一天里唯一一件「我说了算」的事。

明天能试的事：不急着戒宵夜，先在白天找一个十分钟：午饭后走到楼下，买一样自己喜欢的水果；或者下班路上，绕一条有树的路。让白天也有一件「我说了算」的小事。白天回写一点，夜里就不必全靠那一份宵夜来补。

◆ 三十、场景二十七：给父母买的按摩椅

场景：儿子给爸妈买了一台很贵的按摩椅，说：「你们腰不好，以后每天按一按。」半年后回家，按摩椅上堆满了衣服。

他会怎么看：第 36 章：东西会说话——那台按摩椅在说「我很孝顺」。第 47 章：身体和日子之间的来回。

拆一拆：按摩椅本身没有错，可它替不了一条来回的路。爸妈的腰，需要的也许不是一台机器，是有人陪他们每天出去走一走，是家里有人帮他们搬重东西，是

儿子常回来。一台椅子，站在那条路的位置上，说着「孝顺」，那条路本身，却没有接上。

明天能试的事：（身体的具体问题，请带父母去问医生）除此之外，下次回家，别只看东西用没用，约爸妈一起出门走二十分钟。那二十分钟，是一条真的来回。

◆ 三十一、场景二十八：一个人终于学会说「我累了」

场景：一位一直很要强的女人，五十岁那年，第一次在家人面前说：「我累了，这周末的饭，你们谁来做？」家里人愣了一下，然后丈夫说：「我来。」

他会怎么看：第 56 章：心里的世界，要有自己的法——缠、选、点着。

拆一拆：几十年里，她的心里的世界，只有「缠」：家里的事，一件一件缠在她身上。那一句「我累了」，是她第一次「选」——选择说出来；而它「点着」了一件新的事：这个家的分工表，第一次被改了一格。

明天能试的事：如果你也是那个一直扛着的人，试着说一次「我累了」，说给最近的那个人听。它不会让这个家塌掉；它可能会让这个家，长出一个新的样子。

◆ 三十二、一个小练习

画一张表，三栏：手上的世界（睡眠、吃饭、坐多久、干活的时间）；脑子里的世界（你关于身体的那几句「道理」——「年轻就该拼」「累是矫情」「数字正常就没事」）；心里的世界（你最近最常有的一种感觉）。

每一栏，写下一件这个星期最明显的事。然后问：这三件事，哪一件先动的？它是怎样改了另外两件的？

然后，只挑一件最小的，下周改一改。

带走的话：身体是手上的世界里离你最近的一块土；健康，常常就是身体和日子之间那条来回的路没有被截断——截断它的，常常不只是你一个人。

小账　开了：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物质变换与它的断裂；工人的身体被一整套干活的方式截断——他写得真。本书补：数字是读数不是身体本身；心里的世界不是身体的总和。

哪一界：作息、饭、坐姿，是手上的世界；「累是矫情」「数字正常就没事」，是脑子里的世界；那一晚的怕、那一种累，是心里的世界。

第 71 章

个人事业：租来的一天、自己的余数与下班后的时间

◆ 一、他说过、做过什么

他自己的「事业」，是一件很难算清楚的事。

他当过一年多报纸主编，报纸被封了（第 4 章）；想当大学讲师，路被堵了（第 3 章）；给美国的报纸写了十年通讯，按篇拿稿费（第 5 章）；他的主要收入，很多年来自朋友从工厂寄来的钱；他写了一部他只来得及出版第一卷的大书，第一版一千册，卖得很慢（第 5 章）。按今天的说法，他是一个收入极不稳定的自由撰稿人，一个做了一辈子「副业」、主业不挣钱的人。

他写下的，是别人的「事业」：劳动力是一件商品，卖的是一天（第 41 章）；一天有多长，是争出来的（第 43 章）；一截余数，在一扇写着「非公莫入」的门里长出来（第 41、42 章）；干活的人，干活时不像在家（第 12 章）；自由最先是时间——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第 10 章）；一个人不该被一种活钉死一辈子——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饭后批判（第 24 章）。

◆ 二、用本书的办法，拆一拆

他留给「个人事业」的，有四样很实在的东西：

看见第二扇门。合同、工资、岗位，是第一扇门；你真正干活的那几个小时，干出来的东西比工资多多少、归谁，在第二扇门里（第 41 章）。

把余数摊开。任何一份事业，都有几本账：钱、时间、心力、名声；各自平，合起来不平的那一截，最值得看（第 42 章）。

时间是争出来的。你的一天有多长、下班时间在哪里，不是规律定死的（第 43 章）。

别把一段路封成一条规律。「这个行业就是这样」「过了三十五就不行了」——这些，常常是一段长出来的日子，被封成了必然（第 30、50 章）。

本书再补一样：**你不只是一份劳动力。**他在书里常常把人写成「劳动力的承担者」（第 15 章）；可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日里，你仍然在选、在点着——做什么、怎么做、为谁做（第 56 章）。

◆ 三、一份工作的四张脸

第 12 章，他写过异化的四张脸：人和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和干活这件事，和人之为人的那一样，和别人，都成了陌生的。这四张脸，可以拿来给任何一份工作照一照。

第一张：你做出来的东西，是你的吗？你能不能在它上面认出自己？一份报告，一个产品，一次服务，做完了，你知道它去了哪里、帮了谁吗？

第二张：干活这件事，是你的吗？你在干活的那几个小时里，是觉得「在家」，还是只在下班以后才觉得是自己？

第三张：它让你更像一个人，还是更像一个零件？这份活，有没有一点地方，让你能用一个不是岗位规定给你的尺度，去做一件事（第 14 章）？

第四张：你和一起干活的人，是同伴，还是对手？

四张脸不必都好看。一份工作，能有一张脸是你自己的，日子就很不一样；四张都不是，那不是你不够努力，是这份工作被安排成了这个样子。

照完四张脸，再做本书补上的那一步：找一找，在这份工作里，你能在哪一张脸上，替自己截回一小段回写。

◆ 四、场景一：第一份工作的第一个月

场景：一个大学毕业生，进了一家公司。合同上写着朝九晚六。第一个月，他每天九点以后才走，周末还要回消息。他不敢问，怕被说「不上进」。

他会怎么看：两扇门——合同上的，是第一扇门；「九点以后才走」，在第二扇门里（第 41 章）。一天有多长，是争出来的（第 43 章）。

拆一拆：他觉得「大家都这样」，是把一个长出来的做法，当成了一条规律。这家公司的「下班时间」，是这几年、这几个人、这种业务长出来的；它是可以被讨论的。可一个新人一个人去争，很难——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起决定作用；新人手里的力量最小。

明天能试的事：先记一个月的读数：每天实际几点走，周末回了几次消息，各花了多少时间。有了读数，你才知道自己的一天到底被租走了多少；到了该谈的时候——转正、调岗、年终——你手里有一张表，而不只是一句「我很累」。

◆ 五、场景二：平台上的一单

场景：一位外卖骑手，一天跑四十单。他说：「我是自己给自己干，想跑就跑，不想跑就歇。」可他又说：「分低了，派单就少；超时了，要扣钱。」

他会怎么看：第 39 章那颗星；第 44 章那截余数。

拆一拆：「自己给自己干」有一半是真的：没有老板盯着，时间看起来是自己的。另一半，在那一套派单、评分、扣钱的规矩里：你的一天有多长、跑多快、一单拿多少，被一张看不见的表定着——这张表，是平台定的，你看不见，也改不了。本系列《马哲》那本书说过：余数，会流向那个握着规矩的人。

明天能试的事：算一笔自己的账：一个月里，你真正拿到手的钱，除以你真正在路上的小时数，一小时是多少？把这个数，和那些在同一片区域跑的人一起算一算、比一比。一个人的数，是一句抱怨；一群人的数，是一个可以去谈的读数。

◆ 六、场景三：四十岁想转行

场景：一位做了十五年财务的人，四十岁那年想转去做木工。所有人都劝他：「这个年纪了，别折腾了。」

他会怎么看：第 3 章：一个世界，是从一次没有理由的偏开始的。第 24 章：一个人不该被一种活钉死一辈子。

拆一拆：「这个年纪了」，是把一段长出来的日子——四十岁的人通常怎样过——封成了一条规律。他这一偏，有风险，是真的：上在压着——房贷、孩子、从头学手艺的时间。可这一偏里，也有他最好的东西：他想用一个不是出厂规定给他的尺度，去造一样东西（第 14 章）。

明天能试的事：不必一下子辞职。先用下班以后的时间，做一件完整的木工活——一把凳子。做完了，看一看：你在凳子上认出了自己吗（第 13 章）？再算一笔账：要走过去，需要多少钱、多少时间、多少人帮你。偏，可以偏得很稳。

◆ 七、场景四：第一次当主管

场景：一个技术很好的工程师，被提成了小组长。他发现，最难的不是活，是人：他说的话，下面的人不一定听；下面的人有意见，也不一定跟他说。

他会怎么看：第 18 章：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第 34 章：那只站在箱外的眼睛。

拆一拆：当上主管的那一刻，他就站到了一个「改别人」的位置上。这个位置，最容易发给自己一张免检证：「我是组长，我看得比你们清楚。」可一个组，是他和组员们一起在一条小路上走；他改他们，他们也在改他。他听不到下面的意见，不是他们没有意见，是从下面到他那里的那条路，还没有修。

明天能试的事：每两周，和每个组员单独聊十五分钟，只问一个问题：「这两周，我哪件事做得让你干活更难了？」听完，不辩解，只挑一件改。

◆ 八、场景五：自己开的小店

场景：一对夫妻开了一家面馆，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和面，晚上十点收摊。一年下来，算账有了一些盈余。丈夫说：「我们是自己的老板，赚的都是自己的。」

他会怎么看：本系列《马哲》那本书，贯穿全书的，就是一家夫妻面馆；那本书说过，自己开店的人，常常在「自己剥削自己」——一天的力气，都压在自己身上。

拆一拆：「赚的都是自己的」，是真的；可这一截盈余里，有多少是两个人一天十七个小时的力气换来的？如果把这些小时，按外面雇人的工钱算一算，这家店，是赚了，还是其实在用两个人的身体补贴？余数是真的，余数的主人也是真的——可别忘了算那本时间的账。

明天能试的事：把两个人一个月的实际工作小时数，乘以附近雇一个人的工钱，从盈余里减掉。剩下的，才是这家店真正的「余数」。然后，看一看：能不能少干两个小时，而少赚的钱，没有你想的那么多。

◆ 九、场景六：合伙人怎样分钱

场景：三个人合伙做一个小项目：一个出钱，一个出技术，一个出客户。一年后赚了钱，出钱的那个人说：「按投资比例分。」出技术的不服。

他会怎么看：第 44 章开头，就是这个场景。

拆一拆：这笔余数，是三样东西缠在一起长出来的；它没有一个天生的主人（第 44、68 章）。「按投资比例」是一种钉法，「按谁干得多」是另一种钉法；两种都把一片缠绕压成了一个来源。

明天能试的事：在赚钱之前，就定下分钱的规矩；规矩里写清楚三件事：各自出了什么，怎样折算，以及——一年以后，谁觉得不对，都可以要求重算。规矩对谁都一样，谁都可以回头改它。

◆ 十、场景七：AI 进了办公室

场景：一家公司开始用 AI 写报告、做表格。一位做了八年文案的员工很焦虑：「以后还要我吗？」

他会怎么看：第 45 章：劳动时间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工人站到了生产过程的旁边。第 46、68 章：一般智力有了身体。

拆一拆：这台机器，是全社会攒下来的知识做成的；它省下了很多人的时间。这些时间，归谁？是变成更少的人干更多的活、剩下的人被请走，还是变成每个人更短的一天？这不是一条规律会替你决定的事，是一场要争的事（第 43、67 章）。对你个人来说，那台机器做得了的，是「按格式写一份报告」；它做不了的，是你八年里在一片具体的土里长出来的那些东西——你知道这个客户在意什么，这个老板怕什么，这个行业哪句话不能说。

明天能试的事：做两件事。一，把你八年里「机器做不了」的那些东西，一条一条写下来，每一条配一个真实的例子。二，学会和机器一起干活，并且留一份记录：哪一部分是你的判断，哪一部分是机器的初稿（第 68 章）。你不是在和机器比速度，你是在让一个新的「我们」里，那个「我」看得见。

◆ 十一、场景八：下班以后的两个小时

场景：一个在工厂上班的人，每天下班后，在家里画两个小时的画。画没有人买，也不打算卖。他说：「这两个小时，是我活着的时候。」

他会怎么看：第 10 章：自由王国，在必然王国的彼岸——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第 24 章：晚饭后，从事批判——或者画画。

拆一拆：他说得对：这两个小时，是他的。本书只想补一句：别把这两个小时，全当成「彼岸」——好像白天那八个小时就只能是必然王国，只有晚上才是人。白天那八个小时里，也可以有一点他自己的东西：一个他想出来的更好的做法，一次他跟工友之间的真心话。自由，不是只在下班以后，也在每一天的某一次偏里（第 3、56 章）。

明天能试的事：晚上的两个小时照旧。白天，也试着找一件你可以自己选怎么做的小事——哪怕只是换一种顺序把活干完。看一看，那一天会不会不太一样。

◆ 十二、场景九：「考个铁饭碗」

场景：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辞掉了做了三年的工作，在家备考，要考一个「铁饭碗」。他说：「这世道，只有这个是稳的。」

他会怎么看：第 1 章：一个在两种法之间长大的孩子，最早学会的是「法会换」，最想要的，却是一块不会换的地板。

拆一拆：想要一块稳的地板，一点也不丢人——一个人被世界改来改去的时候，需要一个地方站住（第 4 章那间阅览室）。本书只想提醒一件事：没有一块地板是「本来就不会换」的；「铁饭碗」本身，也是某些年、某些地方长出来的一种安排，它也在变。把全部的安稳押在一块「不会换」的地板上，和把全部的意义押在一张「不可避免」的期票上（第 27 章），是同一个形状。

明天能试的事：考，可以考。同时，给自己留一样「不管饭碗怎样变，都长在你身上」的东西——一门手艺，一种本事，一群能互相帮忙的人。地板会换，长在你身上的东西，跟着你走。

◆ 十三、场景十：被裁员的那一天

场景：一位在公司干了十二年的中层，被通知「优化」。他在停车场坐了一个小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会怎么看：第 6 章：他自己的一生，没有一步是「必然」的——被报馆、驱逐、贫穷一刀一刀切过，每一次都重新开始。

拆一拆：这一刀，落在手上的世界里，是真的，很疼。那一个小时里，最容易长出来的，是两句话里的一句：「一切都是命」，或者「我一定是哪里不够好」。前一句，把一件被一整片土长出来的事，说成了必然；后一句，把它全压在了心里的世界上。两句都不全对：这一刀，是行业、公司、那一年的行情、某几个人的决定，缠在一起落下来的；你在其中，只是一部分。

明天能试的事：先别急着下结论。把这十二年里你做成过的事，一件一件写下来——每一件，写清楚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你出了哪一份力。这张单子，是你接下来那一步的土。然后，找三个曾经一起干过活的人，吃一顿饭。

◆ 十四、场景十一：被 KPI 追着的销售

场景：一位做销售的，每个月一张 KPI 表：打了多少个电话，见了多少个客户，成交多少单。他说：「我现在看一个人，第一眼就是算他能不能成单。」

他会怎么看：第 65 章：卢卡奇说，价签长进了人的心里——人开始用算账的眼光看一切。

拆一拆：KPI 是一个读数，本来是帮一个团队看清楚自己在走哪条路。可当它长进了他的眼睛，他看一个人，就只剩一张价签：能不能成单。第四张脸（和别人的关系）没了，第三张脸（他作为一个人）也跟着淡了。

明天能试的事：每周给自己留一次「不算单」的见面——见一个老客户，只聊他最近怎么样，不谈生意。你会发现，这些见面，最后常常反而带来了单；但更要紧的是，你的眼睛回来了一点。

◆ 十五、场景十二：一个人打三份工

场景：一位中年人，白天在超市理货，晚上跑网约车，周末去做家政。他说：「一份工不够活，三份拼起来刚好。」

他会怎么看：第 41 章：卖出去的，是一天。第 43 章：一天有多长，是争出来的。

拆一拆：他的一天，不是被一个老板租走，是被三个地方切成了三块，一块一块地租出去。每一块都按小时算、都等价；合起来，他的一天已经没有一块是自己的了。三份工之间，没有一个人会替他算那张总账——一周干了多少个小时，身体垫了多少。

明天能试的事：先把三份工的总小时数、总收入记一个月，算出他真正一小时挣多少。有了这个数，才能比较：哪一份最不划算，能不能换掉它；或者，能不能和做同样活的人一起，找一个更好的价钱。

◆ 十六、场景十三：做直播的年轻人

场景：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辞职做直播带货。每天晚上播四个小时，白天选品、剪片子。她说：「粉丝涨了，我就开心；掉了，我一整天吃不下饭。」

他会怎么看：第 39 章：点赞与流量——一个数字，自己给自己加码。

拆一拆：她的心情，被一个数字接管了。那个数字，是一整套推荐规则、一群人某个晚上的无聊、一次偶然的转发长出来的；它看起来像是她自己的价值，其实不是。这件外衣，比价签更厉害：它每分钟都在变，每分钟都在回写她。

明天能试的事：给自己定一个「不看数据」的时段——比如下播以后的一个小时。然后，每周写下一件「和数字无关、但我做得很满意」的事：一段讲得好的介绍，一次帮观众挑对了东西。让自己的满意，有一个不跟数字走的来处。

◆ 十七、场景十四：接父亲的厂

场景：一个在外地工作了十年的儿子，被叫回来接父亲的小厂。父亲说：「厂里的规矩，都是我三十年摸出来的，你照着做就行。」

他会怎么看：第 29 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第 50 章：别用一把万能钥匙开所有的门。

拆一拆：父亲的规矩，是真的，是三十年在一片具体的土里长出来的。可这片土在变：订单的来路变了，工人的年纪变了，机器变了。「照着做就行」，是把一段长出来的经验，封成了一把万能钥匙。儿子的难处，是既不能把它当梦魇一样甩掉——那里面有很多真东西——也不能原样照搬。

明天能试的事：请父亲把每一条规矩背后的故事讲一遍：是哪一年、因为哪一件事定下的。有故事的规矩，就有日子；有了日子，就能一起判断——今天那件事还在不在，这条规矩该留还是该改。

◆ 十八、场景十五：失业后开网店

场景：一位被裁员的中年人，开了一家网店，自己进货、拍照、打包、客服，一天干十四个小时。他说：「终于是给自己干了。」

他会怎么看：本系列《马哲》那本书说过，自己开店的人，常常在自己剥削自己。

拆一拆：「给自己干」是真的，这份自由也是真的——没有人再来通知他「优化」。可一个人一天十四个小时，干的是原来五个岗位的活；他拿到的利润里，有多少是他自己的身体在补贴？本章前面夫妻面馆那个算法，在他身上同样适用。

明天能试的事：算一算：按外面雇一个人的工钱，这十四个小时值多少？从利润里减掉以后，还剩多少？然后问一个问题：哪两件活，可以外包、可以不做？给自己干，也要给自己留一天的界限。

◆ 十九、场景十六：一份很稳、很无聊的工作

场景：一位在事业单位工作了十年的人，工作很稳，每天按部就班。他说：「日子过得挺好，就是觉得自己在慢慢生锈。」

他会怎么看：第 12 章第二张脸：干活这件事，不是他的。第 3 章：一个只会沿着直线落下的原子，只是一个点。

拆一拆：这份工作，给了他一块稳的地板（第 1 章），这很珍贵。可一块从来不动的地板，也会让人长不动：他每天走的，是同一条直线，没有偏，也就没有碰撞、没有新的东西长出来。「生锈」，是一个人感觉到自己的路停了。

明天能试的事：不必辞职。在这份工作里，找一件没人要求、但你可以用自己的办法去做的小事——改一张用了十年的表格，写一份没人要求的整理。让直线上，偏一下。

◆ 二十、场景十七：年轻人不想加班，老板说「我们那时候……」

场景：一家公司里，老板开会说：「我们那时候，天天干到半夜，一句怨言都没有。你们这一代人，吃不了苦。」

他会怎么看：第 9 章：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只不过这一次，是反过来：老板把「他那时候」，当成了永远的标准。

拆一拆：老板那一代人的「天天干到半夜」，是在一片具体的土里长出来的：那时候机会少，干一天多一天的机会，房子也便宜。今天的年轻人，站在另一片土上。拿一片土里长出来的做法，去量另一片土里的人，是把一段历史，写成了人性。

明天能试的事：（给年轻人）别只说「我们不一样」，拿出读数：这一年的加班小时数、产出、离职率。（给老板）问一问：「我们那时候」的那股劲，是从什么样的土里长出来的？今天，能不能用别的办法，长出同样的劲？

◆ 二十一、场景十八：开会开到没时间干活

场景：一个项目经理，一天开六个会，真正做事的时间，只能留到晚上。她说：「我好像不是在工作，是在汇报工作。」

他会怎么看：第 24 章：想的人和干的人分开以后，想的人以为自己的想法可以脱离干活的世界。

拆一拆：一天六个会，是一整套「汇报—审批—再汇报」的做法长出来的。开会本来是为了让大家的活更顺；可当会多到挤掉了干活，会就成了一件自己为自己存在的东西——一件外衣。

明天能试的事：记一周：每个会各开多久，会后产生了哪一件具体的行动。没有产生任何行动的会，下周试着问一句：「这个会，能不能改成一条消息？」

◆ 二十二、场景十九：一个客服的一天

场景：一位电话客服，一天接一百个电话，每个电话有时限，每句话有模板，每次通话都被录音打分。她说：「我觉得自己像一台会说话的机器。」

他会怎么看：第 12 章第三张脸：人之为人的那一样，也不是他的。

拆一拆：她做的这份活，被切得很细：说什么、怎么说、说多久，全被规定好了。她唯一还能用自己尺度的地方，也许只剩下一句话的语气、一次多给的耐心。

明天能试的事：在规定之内，找一样你能自己选的东西——一句你自己想出来的、让客户安心的话。记下它让多少个电话变得顺一点。这也是一个读数；拿去和组长谈，也许它能写进模板，成为你留在这份工作里的一个「我」。

◆ 二十三、场景二十：借钱开店的朋友

场景：一个朋友找你借钱，要开一家奶茶店。他说：「这个行业现在很火，稳赚。」

他会怎么看：第 27 章：期票——「稳赚」是一个「不可避免」。

拆一拆：一个行业「很火」，是一段正在长的日子；「稳赚」，是把这段日子封成了一条必然。很多人一起看见它很火，一起冲进去，这个行业就会在几年里变得挤满了人——火，也会长出它自己的反面（第 27 章：一样东西在长的时候，会长出反对自己的力量）。

明天能试的事：（借不借是你的事）帮他做一件事：把「稳赚」换成读数——这条街上已经有几家？一杯的成本是多少？一天要卖多少杯才不亏？写下来，一个月后对一对。

◆ 二十四、场景二十一：退休前的最后一年

场景：一位老工程师，还有一年退休。他很想把自己三十年攒下的经验，教给年轻人；可年轻人好像不太想听，说「现在都用新方法了」。

他会怎么看：第 50 章：别用万能钥匙；第 17 章：师傅和徒弟，互相改。

拆一拆：他的经验，是真的；年轻人的新方法，也是真的。两样东西，如果只能一个压倒另一个，就是一场「消灭型」的吵架；如果能互相碰一碰，也许会长出一个两边都没有的办法。

明天能试的事：（给老工程师）别急着「教」，先请年轻人教你一样新方法；学的时候，告诉他：「我以前是这样做的，你看这两个办法，哪里可以接起来？」一年以后，你留下的，就不只是经验，还有一条两代人之间的路。

◆ 二十五、场景二十二：「我的工作没有意义」

场景：一个在大公司做了五年运营的人，某一天忽然对朋友说：「我觉得我的工作毫无意义，就是在一堆表格和会议之间打转。」

他会怎么看：第 12 章：异化——你做出来的东西，不是你的；干活这件事，不是你的。

拆一拆：「没有意义」，常常就是那四张脸同时变暗的样子：他不知道自己做的表格最后帮了谁（第一张）；他每天的节奏全被会议定着（第二张）；他用不上自己任何一样别的本事（第三张）；他和同事之间只剩下对接（第四张）。这不是他矫情，是一份工作被安排成了这个样子。

明天能试的事：去找一个用你的表格的人，问他：「这张表，你拿去做了什么？」你也许会听到一个你从来不知道的去处。让你做出来的东西，第一次回写到你身上。

◆ 二十六、场景二十三：一场裁员的名单

场景：一位部门经理，被要求在一周内交一份「优化名单」。他一夜没睡。

他会怎么看：第 18 章：改造者，也是被改造者。第 59 章：当另外两块地被按住，手上的世界就「决定」一切。

拆一拆：他站在一个很难的位置上：名单不是他要列的，可笔在他手里。上面按住了他，他再去按住下面的人。这一刻，他的心里的世界，几乎没有余地——「决定」在这里，几乎一点不差。

明天能试的事：在这样的位置上，能做的也许很少，但仍然有一点：把你的理由写清楚，当面告诉每一个人，而不是让一张通知去说；为他们争取你能争取的——多一个月的补偿，一封推荐信，一个内部调岗的机会。在被按住的地方，仍然给心里的世界，留一点「选」。

◆ 二十七、场景二十四：第一次拿到工资

场景：一个刚工作的年轻人，第一次拿到工资，给父母各买了一件东西，剩下的全存了起来。他说：「我终于能自己养活自己了。」

他会怎么看：第 41 章：租出去的一天。第 13 章：在自己做成的东西上，认出自己。

拆一拆：那一份工资，是他一个月的日子，被租出去以后换回来的；可在他这里，它不只是一个价钱，它是他第一次用自己的力气，在世界上站住了一小块地方。这一刻，他在这笔钱上，认出了自己。

明天能试的事：记下这一刻。几年以后，当你觉得工作只是换钱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你第一次拿到工资时，那种「我能养活自己了」的感觉，还在不在？如果不在了，是哪一年、因为什么，不见了？

◆ 二十八、场景二十五：「我在这家公司干了十年，他们凭什么这样对我」

场景：一位老员工，因为公司调整被调到了一个边缘岗位。他很愤怒：「我为这家公司干了十年，他们凭什么这样对我？」

他会怎么看：第 41 章：卖出去的，是劳动力的一天，不是一个人的一生。

拆一拆：他心里的那笔账，是「十年的忠诚，应该换来被好好对待」；公司的那笔账，是「每个月的工资，已经付清了每个月的劳动」。两笔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本。十年里，他把一份用「天」来算的买卖，当成了一份用「一辈子」来算的情义——这不是他傻，是很多单位也曾经这样讲、这样让人相信过。

明天能试的事：先把愤怒放一放，把十年里你自己长出来的东西列出来：本事、人脉、口碑。这些，是跟着你走的，不属于公司。然后，再去想下一步——是争，是走，还是在新岗位上重新长。

◆ 二十九、场景二十六：一个小老板的第一个员工

场景：一个开了两年小店的老板，终于雇了第一个员工。他发现自己很难办：给多少钱合适？让她干几个小时？她干得多了，要不要多给？

他会怎么看：第 41、43 章：劳动力的买卖，一天有多长。

拆一拆：以前他一个人干，自己剥削自己，一天干多少都是自己的事；现在，他第一次站到了「买」的那一边。他会发现，马克思说的那些，不是书上的事：那一截「她干出来的比工钱多的部分」，真的会出现在他的账上；那条「一天有多长」的线，真的要他来划。

明天能试的事：趁现在只有一个员工，把规矩写清楚、写公平：几点到几点，加班怎么算，店里生意好了怎么分一点给她。并且约定：半年后坐下来，一起看一看这套规矩，要不要改。一个小店最初定下的那几条规矩，会长成它以后的样子。

◆ 三十、场景二十七：自由职业者的「自由」

场景：一位做设计的自由职业者，不用打卡，在家工作，想几点开工就几点开工。可她发现，自己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回客户的消息，周末也不敢关手机。

他会怎么看：第 41 章：「双重意义上的自由」。第 10 章：自由最先是时间。

拆一拆：她的第一重自由是真的：没有老板，能自己选客户。可另一重，也是真的：她只有自己的手艺可卖，客户随时可以换人。于是，那条「一天有多长」的线，没有人替她划，也没有人和她一起争——她只能自己划，而她最不敢划。

明天能试的事：给自己定一条写在合同里的线：工作时间、回复时间、改稿次数。先在一个老客户身上试；你会发现，大多数客户，愿意尊重一条说清楚的线。自由，要有一条自己划的边，才是时间。

◆ 三十一、场景二十八：「我也想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

场景：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在一家很赚钱的公司工作，收入不错，可总觉得空。他想换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去做公益，去乡村教书——可又怕收入降下来，家里不同意。

他会怎么看：第 14 章：人按照美的规律构造。第 41 章：卖出去的，是一天。

拆一拆：他说的「意义」，常常就是第 12 章那四张脸里，有一张能亮起来：做出来的东西，能认出是自己的；干活的时候，觉得是在自己的日子里。他现在的工作，四张脸都暗了；可一份「有意义」的工作，也有它的土——收入、家人的担心、自己能不能在那里待得住。

明天能试的事：不必一下子辞职。先用周末，去做一次你想做的那件事——去乡村学校当一天志愿者，去公益机构帮一次忙。做完了，问自己：那一天，四张脸里，亮了几张？如果亮了，再算一算，要走过去，需要多少钱、多少时间、谁的支持。「意义」，也可以一步一步长出来。

◆ 三十二、一个小练习

画一张你自己的「事业账」，四本：

钱：你拿到多少，你干出来的大概有多少？

时间：合同上的一天多长，你实际的一天多长？

心力：哪些事最耗你，哪些事最养你？

自己：这个月，你在工作里做过一件「自己选的、做完能认出自己」的事吗？

四本账各自写完，看一看合起来哪里不平。那一截，就是你下个月最值得动一动的地方。

带走的话：他替你看见了第二扇门、那截余数和一天的长度；本书替你补上一句——你不只是一份被租出去的一天，你在每一天里，仍然在选、在点着。

小账　开了：两扇门；余数与四本账；时间是争出来的；一个人不该被一种活钉死。本书补：你不只是一份劳动力；自由不只在下班以后。

哪一界：合同、派单、面馆的盈余，是手上的世界；「这个年纪别折腾」「行业就是这样」，是脑子里的世界；那两个小时的画、凳子上认出的自己，是心里的世界。

结语　偏斜还在

◆ 一、回到那件羽绒服

导论从一件羽绒服上的价签开始。七十一章之后，请再看它一眼。

价签还挂在那里：到手价六百九十九。你知道了，那个「值」不在衣服身上，是一整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长出来的——这是他教你的。你也知道了，识破了它，它照样挂在那里，照样在你心里说话——这也是他教你的。你还知道了另一件事：他把那个「值」，从衣服身上摘了下来，又挂到了一条「归根到底」、不许再改的规律上——这是本书替你看见的。

一只手摘下来，一只手挂上去。本书七十一章，看的就是这两只手。

◆ 二、五条判决，逐条报账

导读里，本书把判词拆成五条判决，每条两列：他打开了什么，他又关上了什么。现在逐条报账。

判决一　现实界：改造世界。

打开的，全书一路验过：法和国家是长出来的（第 4、11 章）；改环境的人自己也被改（第 17 章）；一天有多长，是争出来的（第 43 章）；一个长出来的形式，能写回理论（第 48 章）。

关上的，也验过：改造只准有一个先动者——生产（第 24、30 章）；规律推不出的空隙，又被收回成规律的环节（第 43 章）。

报账：成立。挨打之后未收窄（第 53、54 章）。

判决二　理念界：规律、本质、第一性。

打开的：一切观念都有出身（第 9、21、22 章）。

关上的：他自己的观念被写成规律——「制约」换成「决定」（第 21、30 章），「生活」换成「社会存在」（第 31 章），「不可避免」（第 27 章），「根绝一切犹豫」（第 32 章）；改造世界，不改这个世界（第 20、23 章）。

报账：成立。经第 53 章收窄一处：「决定」读作「归根到底的决定」，不读作「唯一的决定」。口述五定稿：他让理念世界接受实践的检验，不让理念世界在实践里自己发生；离发生最近的几页，都在抽屉里（第 54 章）。

判决三　自我界：在发现和发生中摇荡。

打开的：人按照美的规律构造（第 14 章）；人在对象化里长出自己（第 13 章）；「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第 27 章）；「让人重新成为人的是爱」（第 5 章）。

关上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第 19 章）；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第 15 章）——空的，派生的，虚的。

报账：成立。经第 53 章明确：两极都是他。第 56 章补出病根：心里的世界只有「缠」一拍，没有「选」和「点着」，与另两个世界之间只有单向的路，所以只能摇。

判决四　桌子用头站立。

打开的：拜物教——人和人的关系穿上物的外衣，识破了也不消失；物的关系「表现为它们本来的样子」（第 36、37 章）。

关上的：把这一回写记成「颠倒」，预设一个本来的、透明的世界（第 38 章）。

报账：成立。这一条，是全书对他评价最高、也最细的一条。

判决五　余数与期票。

打开的：从三本各自平的账里，用对手的材料掀开地板，找出余数——六步样板（第 40—42 章）。

关上的：余数被钉给唯一的主人，读数被当成本来（第 42、44 章）；历史被写成一张只能推迟、不能作废的期票（第 16、27 章）。

报账：成立。

五条合起来，回到判词：**他的现实世界是发生——改造世界；他的理念世界是发现——普遍规律、本质、第一性；他的自我世界，在发现和发生之间摇荡。**

◆ 三、推翻条件，总账

导读写下四条，这里报总账，与第 54 章一致：

一，正式出版的文字里把历史理论降为可错的假说——未查到；最近的是一八七七、一八八一年的信稿（未出版）。不收窄。

二，一八四五年后有一处自己长出来、而且承重的「人」——找到几处，都放在将来。不改写，明确两极都是他。

三，现实界的「改造」只是规律借人手兑现——部分如此，但工作日之争、公社撤换制是真的被做出来的。不收窄。

四，他主张自己的规律也要在实践里被改写，并写出怎样改、记在哪里——第二条说「证明」不说「改写」；机器论片断把一条小规律交给了更大的必然。口述五按第 54 章定稿。

还有第 62 章写下的三条，推翻的是本书这把尺子本身。那三条，不由本书报账，交给读者。

第十三编之后的插曲「一场顶住战」里，本书又让了三步：推翻条件要求「正式出版」，对一个大量写作留在抽屉里的人偏严，登记为本书最可能错的地方之一；本书前面把「修一条回写的路」说得太像好心就能做成的事——回写的路，多半是争出来的；争来的路，要留给后来的人接着改；心里的世界要有自己的法，前提是手上的世界先给它留出一点余地，而这点余地，本身要争。

◆ 四、口述五，最后一次

本书的钥匙，是口述五：他的改造世界，拒绝改造理念世界，只是现实世界。

它在全书被核对了九次（第 54 章）。九次里，它没有一次被推翻；有四次，本书照登了离它最近的反证——《提纲》第二条、《雾月十八日》里「死人的传统」、《大纲》里「劳动时间必然不再是尺度」、晚年信稿里「拒绝万能钥匙」。

每一次，本书都照实写下：他在这些地方，离「让理念世界自己发生」很近；可这些地方，要么只走到「检验」，要么被交给了一个更大的必然，要么锁在抽屉里。

所以，口述五在全书的最后，是这样一句话：**他让理念世界接受实践的检验，不让理念世界在实践里自己发生；他离后者最近的几页，都没有进入他留给世界的那本书。**

口述五原本还有后半句，没有传到。本书把这一格，空着留给它。

◆ 五、三个世界，总表

	他留给发生学的	他留在发现学里的
手上的世界	查出身的刀；把土写厚；有承担者的回写；余数六步；一天有多长是争出来的；物质变换与断裂	生产是唯一的先动者；空隙被收回成规律的环节
脑子里的世界	一般智力（笔记）；劳动时间不再是尺度（笔记）；拒绝超历史的万能钥匙（信稿）	「决定」「社会存在」「不可避免」「终于发现」；理念世界「没有历史」；科学的免检证
心里的世界	美的规律；对象化里长出自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给燕妮的信；晚年的受教与补土	社会关系的总和；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自由与美被推到彼岸

请看左边一栏：手上的世界那一格，写得最满，全是他正式出版过的；脑子里的世界那一格，几乎全在笔记和信稿里；心里的世界那一格，一半在手稿、一半在信里。

请看右边一栏：几乎全在他正式出版、被引用最多的那几页里。

这张表，就是本书在全书里反复看见的那个形状：他离发生最近的几页，在抽屉里；他留给世界的那本书，多半写的是另一只手。

◆ 六、带走什么，留下什么

请带走左边那一栏。

查出身的刀——下一次有人对你说「这就是规律」「这就是天经地义」，问一句：它是从哪片土里、哪一年、在谁手里长出来的？

余数六步——下一次你家里、单位里几本账各自都平、合起来不平，别急着找坏人，先把账摊开，找那块大家都踩着的地板。

一天有多长是争出来的——你的下班时间，孩子的空闲时间，一位老师、一位护士、一个骑手的一天，都不是规律定死的。

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每一个改别人的人，都要留一条被改的路。

价签识破了也不消失——光想明白不够，要去改那套做法。

请把右边那一栏，放回土里。

不是扔掉——它们里面也有真东西：在一片被按住的土上，「决定」一点不差（第 59 章）；长的趋势是真的（第 57 章）。是放回土里：给「决定」配上日子，给「必然」配上窗口，给「本来」换成「长出来的」，给那张免检证，换成一条让被改的人回头改它的路。

还有一样，本书替他补上：给心里的世界，一套自己的法——缠在一起，选，点着。他自己的一生，三拍全都有；他的书，只给了一拍。

◆ 七、给四种读者的四句话

如果你是一位老师或家长：请带走第　18　章那一句——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在每一间教室、每一张饭桌上，留一条孩子能回头改你的路；别把孩子只读成他那片土的总和。

如果你是一个上班的人：请带走第　41、43　章——你卖出去的是一天，不是一生；一天有多长，是争出来的。先记下读数，再去谈。

如果你是一个开店、带团队、定规矩的人：请带走第 42、44 章和第 28 章——先别找坏人，把几本账摊开；余数没有天生的主人；你定下的规矩越硬，越要给它留一个纠错的口子。

如果你是一个正在读哲学、想弄明白世界的人：请带走全书那一句——一支给一切思想查出身的笔，别忘了给自己这一笔查出身。拿他的刀去看世界，也拿他的刀看一看你自己手里的那几条「规律」。

◆ 八、最后一个画面

一八四一年春天。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把一篇论文寄到了耶拿。论文写的是两个两千多年前的希腊人，为一粒原子吵架：一个说，原子只会笔直地落下，一切都是必然的；一个说，原子会没有理由地偏一下，世界就是从这一偏里长出来的。

他站在偏的那一边。

二十六年后，他写下了「铁的必然」。再过十四年，在一封寄往俄国的信里，他又说：那条必然，明确限于西欧；别拿它当一把能开一切门的钥匙。

他这一生，是一次一次偏出来的：被报馆推出去，被国境线推出去，被贫穷推到阅览室，被一座城市的七十二天推着改了书，被一封远方的信推着写了四份草稿。每一次偏，都是一次真的发生。

他书里的雨，后来又笔直地落了下来。可他自己，一直在偏。

偏斜还在。在他的一生里，在他抽屉里的那几页里，也在每一个读他的人手里——你读完这本书，对他、对你自己的那几条「就是这样」，偏一下，这本书就没有白写。

带走的话：五条判决都成立，三处收窄照登；请带走他留给发生学的那一栏，把他留在发现学里的那一栏放回土里；偏斜还在。

参考书目

说明：书目分七类。外文书给出原文书名与初版年份；中译本多有数种，读者可据书名查找，本书不一一列出版本。凡正文引用处，关键句的出处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MEW）卷次为准，页码待核的，见附录七。

一、马克思的著作

1. Marx-Engels-Werke（MEW），43 卷，柏林：Dietz，1956—1990。
2.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²），历史考证版，1975 年起陆续出版。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二版，人民出版社。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5.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博士论文），1841。
6. 《莱茵报》诸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泽尔记者的辩护），1842—1843（MEW 1）。
7.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MEW 1）。
8.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 写，1932 年出版。
9.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 写，1888 年恩格斯发表（MEW 3）。
10. 《神圣家族》（与恩格斯合著），1845。
11. 《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合著），1845—1846 写，1932 年全文出版（MEW 3）。
12. 《哲学的贫困》，1847（MEW 4）。
13. 《共产党宣言》（与恩格斯合著），1848；1872 年德文版序言（MEW 4、18）。
14. 《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MEW 7）。

15.《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MEW 8）。
16.《纽约每日论坛报》通讯，1852—1862。
17.《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 写，1939—1941 年出版（MEW 42）。
18.《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及序言，1859（MEW 13）。
19.《资本论》第一卷，1867；第二版跋，1873（MEW 23）。
20.《资本论》第二卷，恩格斯据遗稿编定，1885（MEW 24）。
21.《资本论》第三卷，恩格斯据遗稿编定，1894（MEW 25）。
22.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1870（MEW 16、17）。
23.《法兰西内战》，1871（MEW 17）。
24.《哥达纲领批判》，1875 写，1891 年恩格斯发表（MEW 19）。
25. 致《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1877 写，未寄出（MEW 19）。
26. 致维·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四份草稿，1881（MEW 19）。
27. 民族学笔记，1880—1882；Lawrence Krader 编，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1972。
28. 书信：致父亲（1837）、致恩格斯（1855、1867 等）、致燕妮（1856）等（MEW 27—39、40）。

二、恩格斯的著作

1.《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
2.《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
3.《反杜林论》，1878。
4.《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
5.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
6.《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
7.《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
8. 致约·布洛赫的信（1890 年 9 月）等晚年书信（MEW 37）。
9.《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

三、传记

1. Franz Mehring, Karl Marx: Geschichte seines Lebens, 1918.
2. Boris Nicolaievsky & Otto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Man and Fighter, 1936.
3. Isaiah Berlin,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1939.
4. David McLellan, Karl Marx: His Life and Thought, 1973.
5. Francis Wheen, Karl Marx, 1999.
6. Mary Gabriel, Love and Capital: Karl and Jenny Marx and the Birth of a Revolution, 2011.
7. Jonathan Sperber, 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 2013.
8. Gareth Stedman Jones, Karl Marx: Greatness and Illusion, 2016.
9. Tristram Hunt, The Frock-Coated Communist: The Revolutionary Life of Friedrich Engels, 2009.
10. 燕妮·马克思：《动荡生活简记》（回忆录）。
11. 李卜克内西等：《回忆马克思》（回忆录汇编）。

四、马克思研究与解读

1. Karl Kautsky, Karl Marx' ökonomische Lehren, 1887.
2. Georgi Plekhanov,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 1895.
3. Eugen von Böhm-Bawerk, Zum Abschluss des Marxschen Systems, 1896.
4. Eduard Bernstein,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1899.
5. Rosa Luxemburg, 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 1899；《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1904；《论俄国革命》, 1918 写.
6. 列宁：《怎么办？》, 1902；《国家与革命》, 1917.
7.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1923.
8. Karl Korsch,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1923.
9. Antonio Gramsci, Quaderni del carcere, 1929—1935 写.

10.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1941；One-Dimensional Man, 1964.
11. Max Horkheimer &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1947.
12. Karl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1945；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1957.
13. Jean-Paul Sartre,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1960.
14. Erich Fromm, Marx's Concept of Man, 1961.
15.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The Poverty of Theory, 1978.
16. Louis Althusser, Pour Marx, 1965（含《矛盾与多元决定》, 1962）；与 Balibar 等合著 Lire le Capital, 1965.
17. Mario Tronti, Operai e capitale, 1966.
18. Roman Rosdolsky,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 „Kapital", 1968.
19. Shlomo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1968.
20. Jürgen Habermas,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1968.
21. Bertell Ollman, Alienation: 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 1971；Dance of the Dialectic, 2003.
22. Jean Baudrillard, Le Miroir de la production, 1973.
23. Leszek Koł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1976—1978.
24. 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1978；If You're an Egalitarian, How Come You're So Rich?, 2000.
25. Alfred Sohn-Rethel,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1970（英译 1978）.
26. Antonio Negri, Marx oltre Marx, 1979.
27.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1982.
28. Teodor Shanin 编,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 1983.
29. Jon Elster, Making Sense of Marx, 1985.

30. Moishe Poston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1993.
31. Georg Lukács, Zur 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 1971—1986 出版.
32.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2000.
33. Michael Heinrich,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ine Einführung, 2004.
34. David Harvey,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2010.
35. Kevin B. Anderson, Marx at the Margins, 2010.
36. Terry Eagleton, Why Marx Was Right, 2011.
37. Thomas Piketty, 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 2013.
38. Terrell Carver & Daniel Blank,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ditions of Marx and Engels's "German Ideology" Manuscripts, 2014.
39. Kohei Saito, Karl Marx's Ecosocialism, 2017.
40. 国际劳工组织（ILO）关于全球劳动收入份额的报告，2024.

五、他接手与对话的思想家与文本

1. 伊壁鸠鲁书信与残篇（见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第十卷）；卢克莱修《物性论》.
2. 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但丁《神曲》；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歌德《浮士德》.
3.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4. François Quesnay, Tableau économique, 1758.
5. Davi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1817.
6. Thomas Hodgskin, 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 1825.
7.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8.
8. Charles de Brosses, Du culte des dieux fétiches, 1760.

9. G. W. F. 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1807；Wissenschaft der Logik, 1812—1816；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1820.
10.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Vom Beruf unsrer Zeit 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 1814.
11. Ludwig Feuerbach, 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1841；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 1843.
12. Justus von Liebig, Die organische Chem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Agricultur und Physiologie, 1840.
13. Lewis Henry Morgan, Ancient Society, 1877；Henry Maine, Ancient Law, 1861；Maksim Kovalevsky 论公社土地所有制, 1879.
14. Karl Mannheim, Ideologie und Utopie, 1929.
15. 英国工厂视察员报告与议会调查委员会报告（《资本论》第一卷所引）.

六、本系列与 SDE

1.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读懂的马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SDE 解构》，德麦国际专著第 123 号.
2. 王德生《发生学哲学的萌芽》，德麦国际专著第 118 号.
3. 王德生《发生落点》，德麦国际专著第 121 号.
4. 王德生《后现代的 SDE 解构》，德麦国际专著第 126 号.
5. 王德生《AI 时代的哲学困境——发现学哲学的慢慢离去》，德麦国际专著第 127 号.
6.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黑格尔》，德麦国际专著第 136 号.
7.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弗雷格》，德麦国际专著第 141 号；《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塞尔》，第 142 号.
8. 胡志英《胡志英讲乔姆斯基：普通人都能懂》，德麦国际专著第 183 号.
9. 李秋金《秋金讲费尔巴哈：普通人都能懂》，德麦国际专著第 186 号.
10. 王德生《西方哲学2500年：发生对发现的否定序列》（总纲与增补卷）.
11. 王德生《SDE 本体论入门》.

附录

（附录一至八见下；附录九「原典精读」、附录十「读者常问的二十个问题」、附录十一「七十一章，一章一句」、附录十二「人名与概念索引」、附录十三「大白话小辞典」、附录十四「给中学老师：六节课」、附录十五「给团队与单位：一场半天的工作坊」、附录十六「家庭版：饭桌上的十个小练习」、附录十七「燕妮：另一个人的一生」、附录十八「一年读完这本书」、附录十九「读完这本书，从哪里读他」、附录二十「全书判断总账」、附录二十一「改字对照表」、附录二十二「一本给你自己的空白小账本」附后。）

附录一　年表与人生 SDE 序列

年份	事	这一站的土	那一步的不同	落在哪一界
1818	5 月 5 日生于特里尔	法国法律叠上普鲁士秩序；出过拉比的家族	——	——
约 1817—1824	父亲改宗；卡尔六岁受洗	普鲁士法令不许犹太人做律师	饭碗先动，信仰后动	手上／心里
1835	中学毕业作文	一所被官府盯着的学校	「我们的关系在能决定之前已开始确立」	心里
1835—1836	波恩大学	诗社、酒会、债	一锅粥；与燕妮秘密订婚	心里
1837	致父亲的长信	黑格尔死后的柏林	系统塌了，病中读完黑格尔	脑子里
1841	博士论文，耶拿授学位	大体系之后的一代人	站在偏斜一边	心里／脑子里
1842—1843	《莱茵报》主编；报纸被封	书报检查；林子与葡萄园	一根枯枝答不上来	手上
1843	与燕妮结婚；赴巴黎	欧洲流亡者的首都	——	心里／手上
1844	巴黎手稿；与恩格斯长谈	法国工人团体	异化、类本质、美的规律	心里
1845	被逐出巴黎；《提纲》；放弃普鲁士国籍	布鲁塞尔的保证书	第三条与第六条写在同一张纸上	手上／脑子里
1845—1846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青年黑格尔派决裂	拆字、视网膜；「制约」转「决定」	脑子里
1847	《哲学的贫困》	——	「以前有历史，现在没有了」	脑子里

年份	事	这一站的土	那一步的不同	落在哪一界
1848	《共产党宣言》；被逐出比利时	欧洲革命	岔路口与「不可避免」	手上／脑子里
1848—1849	《新莱茵报》；两次无罪；被逐出普鲁士	革命的失败	红色的最后一期	手上
1849	抵伦敦	一座不赶他也不收留他的城	——	手上
1850	大英博物馆阅读证；子吉多夭折	苏豪区两间屋子	期票改日期不改结论	手上／心里
1852	《雾月十八日》；女弗兰契斯卡夭折	政变	「自己创造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	手上／心里
1855	子埃德加夭折	——	「直到现在才知道真正的不幸」	心里
1856	致燕妮信	一个人留在伦敦	「让人重新成为人的是爱」	心里
1857—1858	《大纲》	一场经济危机	机器论片断；一般智力	脑子里
1859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阅览室十年	同段「制约」「决定」；「生活」换「社会存在」	脑子里
1864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沃尔弗遗赠	各国工人团体	——	手上
1867	《资本论》第一卷	满身的痈；工厂报告	拜物教、余数、工作日；「铁的必然性」	手上／脑子里
1871	巴黎公社；《法兰西内战》	七十二天	从公社受教：随时撤换	手上
1872	《宣言》德文版序言	——	国家机器一课写进序言；原理再确认	脑子里

年份	事	这一站的土	那一步的不同	落在哪一界
1875	《哥达纲领批判》	两党合并	「平等的权利仍是资产阶级权利」	脑子里
1877	致《祖国纪事》信（未寄）	俄国的争论	拒绝超历史的万能钥匙	脑子里（抽屉）
1880—1882	民族学笔记	摩尔根、梅因等	补土	心里／脑子里
1881	复查苏利奇；燕妮去世	——	必然性限于西欧	脑子里（抽屉）／心里
1882	阿尔及尔养病；剃去胡须	一生唯一一次离开欧洲	——	心里
1883	长女去世；3 月 14 日在扶手椅上去世	——	——	——
1883	恩格斯墓前讲话	——	「发现了历史的规律」（恩格斯）	——

附录二　术语对照（德文—中文—大白话—本书的读法）

德文	常见中译	大白话	本书的读法
Entfremdung	异化	自己做的东西回头管住了自己	回写被截走了
Gattungswesen	类本质	人之为人的那一样	在对象化里长出来的形状（名字仍叫「本质」）
Vergegenständlichung	对象化	把自己放进一样东西里	显露的一种
Praxis	实践	边干边改	路＋回写；在他那里被架成桥
Bewußtsein	意识	被意识到的存在	存在的显露
das Leben	生活	过日子	有日子、可查的土
gesellschaftliches Sein	社会存在	人们一起过的日子（的范畴）	查不到的范畴
bedingen	制约	托着、限着	留余地的动词
bestimmen	决定	说了算	不留余地的动词（读作「归根到底的决定」）
Produktivkräfte	生产力	干活的本事、工具、机器	路里最硬的一段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生产关系	干活时人和人结成的规矩	土的一层
Basis / Überbau	基础／上层建筑	地基／楼层	三块地被盖成一幢楼
Verkehrsform	交往形式	人和人打交道的方式	土的一层
Ideologie	意识形态	一个时代说自己的那套话	形状；被判为「倒像」

德文	常见中译	大白话	本书的读法
Fetischismus	拜物教	价签像东西自己的颜色	回写被记成「颠倒」
Gebrauchswert / Wert	使用价值／价值	有什么用／值多少	两张脸；后一张是人和人之间长出来的
Arbeitskraft	劳动力	租出去的一天	被掀开的那块地板
Mehrwert	剩余价值	余数	缠绕合起来多出的一块，无天生主人
Ausbeutung	剥削	（原义接近「开采」「利用」）	贴在余数上的道德符号
Arbeitstag	工作日	一天干多久	争出来的数
Stoffwechsel	物质变换	人和土地之间的一来一回	回写；及其断裂
general intellect	一般智力	全社会共用的一台脑子	理念世界的土
Klassenkampf	阶级斗争	两拨人之间的张力	发动机；终点被写死

附录三　他的二十句话与原文坐标

以下均为大意转述；带德文者为本书用来「抓现行」的关键句，附作者自译。页码未核到原版者，见附录七。

1. 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在我们有能力决定它们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中学毕业作文，1835。
2. 在现实本身之中寻找观念。——致父亲信，1837-11-10。
3. 原子的偏斜打破命运的束缚（据卢克莱修）。——博士论文，1841。
4. 有一些关系，决定私人的行动和个别当局的行动，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摩泽尔记者的辩护，1843（MEW 1）。
5. 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844 年手稿。
6. 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1844 年手稿。
7. 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提纲》第二条，1845（MEW 3）。
8.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提纲》第三条，1845（MEW 3）。
9.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提纲》第六条，1845（MEW 3）。
10. Die Philosophen haben die Welt nur verschieden interpretiert, es kommt [aber] darauf an, sie zu verändern.（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aber」为恩格斯 1888 年所加。）——《提纲》第十一条（MEW 3）。
11. Das Bewußtsein kann nie etwas Andres sein als das bewußte Sein.（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MEW 3, S. 26）。
12. Nicht das Bewußtsein bestimmt das Leben, sondern das Leben bestimmt das Bewußtsein.（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德意志意识形态》（MEW 3, S. 27）。

13. 道德、宗教、形而上学……没有历史，没有发展。——《德意志意识形态》（MEW 3）。
14. 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哲学的贫困》，1847（MEW 4）。
15.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共产党宣言》，1848（MEW 4）。
16.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雾月十八日》，1852（MEW 8）。
17. Die Produktionsweise des materiellen Lebens bedingt ... Es ist nicht das Bewußtsein der Menschen, das ihr Sein, sondern umgekehrt ihr gesellschaftliches Sein, das ihr Bewußtsein bestimmt.（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MEW 13, S. 8—9, 原版待补核）。
18. 劳动时间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大纲》机器论片断，1857—1858（MEW 42）。
19. 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资本论》第一卷，工作日章，1867（MEW 23）。
20. 我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致查苏利奇，1881（MEW 19）。

附录四　判决速查卡

判决	他说	本书说
一 · 现实界	世界是人改出来的，改的人也被改	认；只是先动者不该只准有一个
二 · 理念界	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历史的必然	一切道理都有出身，包括他自己的；「决定」要配日子，「必然」要配窗口
三 · 自我界	人按美的规律构造／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两极都是他；心里的世界要有自己的法：缠、选、点着
四 · 拜物教	人和人的关系穿上物的外衣，是颠倒	外衣是真的，识破也不消失；是回写，不是颠倒
五 · 余数与期票	余数来自劳动，历史必然走向终点	六步样板照收；余数无天生主人；期票换成读数
梁一 · 社会存在	现实基础	三块地缠在一起的土
梁二 · 决定	归根到底由经济决定	有日子的回写之环，先动权每轮读
梁三 · 必然	铁的必然性	带窗口的读数，守零结果纪律
一个根	——	三个世界，两种法；改字是它的指纹
口述五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他让理念世界受检验，不让它在实践里自己发生

附录五　与本系列各卷的对账

卷	那一卷说的	本书在哪里接住	接着判还是另起
马哲卷（第 123 号）	两个先验加一座桥；不缺箭头缺量具；余数一刀四线；拜物教是写回来被记成颠倒；欠他的几样；ensemble 译成总和；看日子	第 4、8、19、38、42、44、57、61 章	接着判；本书只拆他本人，与恩格斯和后人分账
萌芽卷（第 118 号）第 29 章	第三条是十九世纪最干脆的回写；落点最硬；只下窄判断	第 17、20、28 章	接着判；补上那一章没写的「其余」
秋金讲费尔巴哈（第 186 号）	把桥从看换成做，两岸还在	第 8 章	接着判
黑格尔卷（第 136 号）	发生写进逻辑第一页，最后一页关上	第 7 章	接着判：换油箱不换机器
否定序列（第 17 环）	给一切发证的人自留免检；接缝 bedingt→bestimmt；「存在决定意识」为伪引；终点偷运	第 18、22、23、27、30—34、55、67 章	接着判；按第 21 章补「改字」为反复出现的笔势
弗雷格卷、塞尔卷、乔姆斯基卷	塑成发现；冻格；参数赋值	第 55 章	同族比较
哲学困境卷（第 127 号）	发现学的死亡通知书	第 67 章	接「发现死亡」

附录六　本书自认最弱处与推翻条件

最弱处：

一，「三个世界，两种法」可能量得太顺手——第 62 章已登记为可能的「一个根」式改字。

二，大量原文靠中译大意与二手转述，关键句的德文原版页码未逐一核对（附录七）。

三，第 45、46、50 章的笔记与信稿，本书判为「抽屉」；有研究者认为它们代表了他真正的成熟思想——若采这一读法，判词第二句应收窄。本书按导读推翻条件一（须正式出版）不收窄，此处照登分歧。

四，「流亡者的期票」（导论、第 27、56 章）是心理层面的猜想，证据最薄。

五，第十四编七人的归类，每人只取一下，必然简化。

六，二十世纪的后果点到为止——这是本书的边界，也是本书看不见的一大片土。

推翻本书判词的条件：见导读第十一节、第 54 章与结语第三节。

推翻本书尺子的条件：见第 62 章第五节。

附录七　引文核验总表

类别	状态
《德意志意识形态》暗箱与视网膜段、Bewußtsein 拆字	〔核〕据否定序列增补卷所列原版
1859 年序言 bedingt／bestimmt 同段	〔待核〕原文在手，未核原版（MEW 13, S. 8—9）
《德意志意识形态》MEW 3, S. 26（bedingt）、S. 27（Leben）	〔待核〕页码
《提纲》十一条	〔待核〕中译与 1888 年恩格斯改动
1844 年手稿诸句	〔待核〕中译页码
《资本论》第一卷诸处（拜物教、劳动力、工作日、玛丽·安·沃克利、大工业与农业）	〔待核〕MEW 23 页码
《资本论》第二、三卷诸处	〔待核〕均注「恩格斯据遗稿编定」
《大纲》机器论片断、general intellect	〔待核〕MEW 42 页码
《宣言》《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诸句	〔待核〕
1877 年信、1881 年复信与草稿	〔待核〕MEW 19
家信与书信（1837、1855、1856、1867）	〔待核〕
恩格斯 1886、1890、1895 诸句	〔待核〕
二手文献（阿尔都塞、柯亨、卢卡奇、伊格尔顿、卢森堡、葛兰西、汤普森、鲍德里亚、曼海姆等）	〔待核〕原句
传记细节（改宗年份、中学被查、决斗、密探报告、借钱买棺材、剃须、「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雪茄稿费之说）	〔待核〕；传闻性质者正文已标
ILO 2024 劳动收入份额	〔核〕据马哲卷附录辛；原报告待复核

附录八　读书会讨论题

1. 导论说价签上的「值」不在衣服身上。你身上有哪一样东西的「值」，你一直以为是它自己的？
2. 他十七岁写「在某种程度上」，后来这个余地没了。你自己有没有一句话，年轻时留着余地，后来说死了？
3. 「在现实之中寻找观念」——「寻找」和「长出来」，差在哪里？请各举一个你生活里的例子。
4. 第 12 章说异化是「回写被截走了」。你的哪一份付出，回写的是别人，不是你？
5.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你同意几成？同一个家里的两个孩子，多出来的是什么？
6.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你想改的，是哪一个世界？你愿意让你自己的道理也被改吗？
7. 第 22 章：说一个像是倒的，要有人站在眼睛外面。你最近一次觉得「我看清了」，你站在哪里？
8. 同一段里「制约」换成「决定」——找一找你自己说话时的「改字」。
9. 拜物教「识破了也不消失」——那光识破有什么用？你打算改哪一套做法？
10. 余数六步：拿你家或你单位的三本账试一次。
11. 他在手上的世界里肯受教，在脑子里的世界里不肯——你呢？
12. 本书第 62 章自查了四处「改字」。你读完全书，还能替本书找出哪一处？
13. 附录九里，十七岁时 bestimmen 的主语是「我们」，四十一岁时是「社会的存在」。你自己常说的「决定」，主语是谁？
14. 第 39 章列了今天的几件「外衣」（评分、流量、学区房、人设）。你身上穿着哪一件？
15. 第 41 章说劳动力是「租来的一天」。你的一天，有几个小时是租出去的？几个小时是你自己的？

16. 第 44 章说余数没有天生的主人。你们家、你们单位，有没有一截余数，一直被默认归某一个人？
17. 第 47 章说人和土地之间的一来一回被截断了。你生活里，哪一条来回的路，被截得最狠？
18. 第 50 章说他晚年拒绝了「万能钥匙」。你手里有没有一把被你当成万能钥匙的经验？
19. 第 56 章说他的书只给了心里的世界「缠」这一拍。你心里的「选」和「点着」，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20. 第 60 章说这套学说靠被后人改写活了下来。你最想改写他的哪一句？为什么？
21. 第 57 章把三根梁换成了三样东西。你心里最硬的一根梁是什么？你会把它换成什么？
22. 本书借用王德生博士的总原则：今天的哲学家把昨天的发现解构为发生，又把自己的发生打造成发现。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也许就是你自己？

附录九　原典精读：二十四段原文，逐段细读

说明：以下十二段，是全书反复用到的原文。马克思的著作早已进入公有领域，这里给出德文（或法文）原句、作者自译，并逐段细读。自译力求贴近原文的用词，尤其是那些留余地和不留余地的词；与通行中译有出入之处，以原文为准。出处给出卷次，页码凡未核到原版者，见附录七。

读这十二段的办法很简单：每一段，先找那个最要紧的词；再问它落在哪一个世界——手上的、脑子里的，还是心里的；最后问它是「做出来的」，还是「找到的」。

*

一、十七岁：关系先于选择（1835）

> Aber wir können nicht immer den Stand ergreifen, zu dem wir uns berufen glauben; unsere Verhältnisse in der Gesellschaft haben einigermaßen schon begonnen, bevor wir sie zu bestimmen imstande sind.

自译：可是，我们并不总能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在我们有能力决定它们之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了。

细读：最要紧的词有两个。一个是 einigermaßen——「在某种程度上」：土先到了，可只到了一部分。另一个，很有意思，是 bestimmen——「决定」。十七岁的他，用这个动词，说的是人去决定自己的关系：人本来是要去「决定」的，只是关系先到了一步。二十多年后，同一个动词，换了主语：不再是人去决定关系，而是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本附录第八段）。一个动词，主语从人换成了范畴。这一段，落在心里的世界；是做出来的。（正文第 1 章。）

*

二、美的规律（1844）

> Das Tier formiert nur nach dem Maß und dem Bedürfnis der species, der es angehört, während der Mensch nach dem Maß jeder species zu produzieren weiß und überall das inhärente Maß dem Gegenstand anzulegen weiß; der Mensch formiert daher auch nach den Gesetzen der Schönheit.

自译：动物只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去造形，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去生产，并且懂得处处把内在的尺度加到对象上；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去造形。

细读：主干是 nach dem Maß jeder species——「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人的尺度不是出厂就定的，人能跨出自己。这是发生。两个修饰词——das inhärente Maß（「内在的尺度」）和 Gesetze der Schönheit（「美的规律」）——是发现：对象里本来就藏着一个尺度，美本来就有规律。一句话里，主干和修饰语，站在两个世界。落在心里的世界，摇。（正文第 14 章。）

*

三、改环境的人自己也被改（《提纲》第三条，1845）

> Die materialistische Lehre von der Veränderung der Umstände und der Erziehung vergißt, daß die Umstände von den Menschen verändert und der Erzieher selbst erzogen werden muß. … Das Zusammenfallen des Änderns der Umstände und der menschlichen Tätigkeit oder Selbstveränderung kann nur als revolutionäre Praxis gefaßt und rationell verstanden werden.

自译：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者说自我改变）的重合，只能被把握为、并被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细读：最要紧的词是 Zusammenfallen——「重合」「同时落在一处」：改环境和改自己，不是先后两件事，是同一件事。这是全书认为他写得最干脆的一句回写。第二要紧的，是　muß——「必须」：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这里的「必

须」，不是历史的必然，是一个要求，而且是对改造者的要求。最后那个词组 revolutionäre　Praxis（「革命的实践」），把每一天的回写，收进了一个大名字。落在手上的世界；做出来的。（正文第 17、18 章。）

*

四、人的本质是关系的合奏（《提纲》第六条，1845）

> Feuerbach löst das religiöse Wesen in das menschliche Wesen auf. Aber das menschliche Wesen ist kein dem einzelnen Individuum inwohnendes Abstraktum. In seiner Wirklichkeit ist es das ensembl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自译：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消解为人的本质。可是，人的本质不是居住在单个个人里面的一个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社会关系的 ensemble。

细读：三个词。inwohnendes——「居住在里面的」：他反对的，是一个住在每个人身体里、生来就有的「人性」——这一刀对。In seiner Wirklichkeit——「在其现实性上」：一个限定，常被读漏。ensemble——他在德文句子里夹了一个法文词，意思更接近「整体」「合奏」，中文通行译作「总和」，把不能相加的东西译成了可以相加（本系列马哲卷已拆）。本书的读法：即便读作「合奏」，句子里仍然缺每一件乐器自己的声部。落在心里的世界；这是摇荡的发现一极。（正文第 19 章。）

*

五、问题在于改变（《提纲》第十一条，1845）

> Die Philosophen haben die Welt nur verschieden interpretiert; es kommt [aber] darauf an, sie zu verändern.

自译：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了世界；[但]要紧的是改变它。

细读：aber（「但」）是恩格斯一八八八年发表时加上的。nur——「只是」：解释被降了级。最要紧的是那个代词 sie——「它」，指的是「世界」。这个「世界」，在他后来的全部书里，是所有权、工作日、国家——手上的世界。「解

释」所在的那个世界，没有被列进要「改变」的清单。口述五就立在这一句上：改造世界，拒绝改造理念世界。落在手上的世界；做出来的——而解释，被放到了一边。（正文第 20 章。）

*

六、暗箱与视网膜（《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

> Wenn in der ganzen Ideologie die Menschen und ihre Verhältnisse wie in einer Camera obscura auf den Kopf gestellt erscheinen, so geht dies Phänomen ebensosehr aus ihrem historischen Lebensprozeß hervor, wie die Umdrehung der Gegenstände auf der Netzhaut aus ihrem unmittelbar physischen.

自译：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像在暗箱里一样显得头朝下，那么这个现象，恰恰是从他们的历史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转，是从他们直接的生理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细读：最要紧的是 geht … hervor——「产生于」「从……里长出来」：倒像不是谎言，是生活过程正常运转时长出来的。这是全书总比喻的原文，本书认它对的那一半。另一个词是 erscheinen——「显得」：有一个「显得」，就有一个「其实」；有一个头朝下，就有一个头朝上——比较这两者的人，站在暗箱外面。落在脑子里的世界；看见是做出来的，「箱外那个正着的世界」是找到的。（正文第 22 章。）

*

七、人们自己创造历史（《雾月十八日》，1852）

> Die Menschen machen ihre eigene Geschichte, aber sie machen sie nicht aus freien Stücken, nicht unter selbstgewählten, sondern unter unmittelbar vorgefundenen, gegebenen und überlieferten Umständen. Die Tradition aller toten Geschlechter lastet wie ein Alp auf dem Gehirne der Lebenden.

自译：人们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传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世代的传统，像梦魇一样压在活人的头脑上。

细读：主语是 die Menschen——「人们」，动词是 machen——「做」「创造」。这是全书认为他最好的一句「制约」：人在做，土在压，两样都真。第二句的 lastet——「压着」：前人的想法，是真有分量的——理念世界在这里被当真了一次；可 Alp（「梦魇」）这个比方，也把它定成了一样要被甩掉的东西。落在手上的世界和心里的世界；做出来的。（正文第 29 章。）

*

八、制约与决定（《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

> Die Produktionsweise des materiellen Lebens bedingt den sozialen, politischen und geistigen Lebensprozeß überhaupt. Es ist nicht das Bewußtsein der Menschen, das ihr Sein, sondern umgekehrt ihr gesellschaftliches Sein, das ihr Bewußtsein bestimmt.

自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一般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相反，是他们的社会的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

细读：全书的母题，在这两句里。bedingt——「制约」「以……为条件」；bestimmt——「决定」「规定」。相隔一句。第二句的主语，是 gesellschaftliches Sein——「社会的存在」，不再是十四年前的 Leben（「生活」）。再请对照本附录第一段：十七岁时，bestimmen 的主语是「我们」；四十一岁时，它的主语是「社会的存在」，宾语是「人们的意识」。一个动词，从人手里，交给了一个范畴。落在脑子里的世界；找到的。同一篇序言里，他写历史阶段时用了 in großen Umrissen（「大体说来」），那里留着余地（正文第 30 章新增一节）。（正文第八编。）

*

九、用头站立的桌子（《资本论》第一卷，1867）

> Die Form des Holzes z.B. wird verändert, wenn man aus ihm einen Tisch macht. Nichtsdestoweniger bleibt der Tisch Holz, ein ordinäres sinnliches Ding. Aber sobald er als Ware auftritt, verwandelt er sich in ein sinnlich übersinnliches Ding. Er steht nicht nur mit seinen Füßen auf dem Boden, sondern er stellt sich allen andren Waren gegenüber auf den Kopf und entwickelt aus seinem Holzkopf Grillen, viel wunderlicher, als wenn er aus freien Stücken zu tanzen begänne.

自译：比如，用木头做成一张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到的东西。但是，它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变成了一个既可感觉又超感觉的东西。它不仅用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从它的木头脑袋里生出许多怪念头，比它自己自愿跳起舞来还要奇怪得多。

细读：最要紧的是 sobald er als Ware auftritt——「一旦它作为商品出现」：怪事，不在木头里，在它走进一种关系的那一刻。这是全书认为他看得最透的一处发生：价值不是东西的天性，是一种关系长出来的样子。aus freien Stücken（「自愿地」）——和第七段那一句「不是随心所欲」里是同一个词组：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桌子也不会自愿跳舞；让它跳起来的，是一整套人和人的关系。落在手上的世界；做出来的。（正文第 36 章。）

*

十、权利对权利（《资本论》第一卷，工作日章，1867）

> Es findet hier also eine Antinomie statt, Recht wider Recht, beide gleichmäßig durch das Gesetz des Warenaustausches besiegelt. Zwischen gleichen Rechten entscheidet die Gewalt.

自译：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二律背反：权利对权利，两者同样都盖着商品交换规律的印章。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作决定。

细读：请留意这里的动词：entscheidet——「作决定」「裁决」。这是全书里一个很特别的「决定」：它的主语不是一条规律，而是　Gewalt——「力量」「强制」；它说的是，规律在这里沉默了，由人和人之间的力量来裁决。这是他亲手承认的一处规律推不出的空隙：一天有多长，是争出来的。落在手上的世界；做出来的。（正文第 43 章。）

*

十一、财富不再取决于劳动时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

> In dem Maße aber, wie die große Industrie sich entwickelt, wird die Schöpfung des wirklichen Reichtums abhängig weniger von der Arbeitszeit und dem Quantum angewandter Arbeit als von der Macht der Agentien, die während der Arbeitszeit in Bewegung gesetzt werden.

自译：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越来越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所耗费的劳动量，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里被推动起来的那些动因的力量。

细读：最要紧的是 In dem Maße ... wie——「随着……的程度」：这是一个带着历史的说法——劳动时间作为财富尺度，是在某一个阶段成立的，会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变。他自己的「归根到底」，在这一句里有了历史。同一部笔记后面，他又写这个尺度「必然」不再成立——历史，被交给了一个更大的必然。落在脑子里的世界；这一次，是长出来的。（正文第 45 章。）

*

十二、限于西欧（致查苏利奇，1881，原信为法文）

> La « fatalité historique » de ce mouvement est donc expressément restreinte aux pays de l'Europe occidentale.

自译：所以，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被明确地限定于西欧各国。

细读：两个词。« fatalité historique »——「历史的必然性」「历史的宿命」，他自己打上了引号：好像在说，这是别人从我书里读出来的一个词。

expressément restreinte——「明确地限定」：一条被很多人当成适用于一切民族的规律，被他亲手划了边界。这是全书认为他的理念世界离发生最近的一处；按本书的推翻条件，它是一封私人信件，未正式出版，所以判词不收窄，只加注。落在脑子里的世界；在抽屉里。（正文第 50 章。）

*

十二段合起来看：留余地的词——einigermaßen、Zusammenfallen、in seiner Wirklichkeit、geht hervor、machen、bedingt、in großen Umrissen、In dem Maße wie、restreinte——大多出现在他写日子、写过程、写自己的时候；不留余地的词——bestimmt、fatalité、必然——大多出现在他立法、总结、写历史的终点的时候。而同一个 bestimmen，十七岁时的主语是「我们」，四十一岁时的主语是「社会的存在」。

这就是全书那一句副判，在原文里的样子：一支给一切思想查出身的笔，把「制约」改成了「决定」。

*

附录九（续）：又十二段

以下十二段，是正文里同样承重、上面没有收进去的原文。体例同上。

十三、在现实之中寻找观念（致父亲，1837）

> Von dem Idealismus … gerieth ich darauf, im Wirklichen selbst die Idee zu suchen.

自译：从理想主义出发……我走到了这一步：在现实本身之中去寻找观念。

细读：im Wirklichen selbst——「在现实本身之中」：方向是发生的，观念要从这片土里来。die Idee zu suchen——「寻找观念」：动词是发现的，观念本来就藏在那里。十九岁的一句话，两只手都在。（正文第 2 章。）

十四、五官是全部历史的产物（1844 年手稿）

> Die Bildung der fünf Sinne ist eine Arbeit der ganzen bisherigen Weltgeschichte.

自译：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一项工作。

细读：Bildung——「形成」「养成」，也有「教化」的意思：感官不是生来就定的，是被养出来的。Arbeit——「工作」「劳动」：连感官都是被一代一代人的活「做」出来的。这一句，本书认为是他写得最彻底的一句发生学。落在心里的世界；做出来的。（正文第 13 章。）

十五、它们没有历史（《德意志意识形态》）

> Die Moral, Religion, Metaphysik und sonstige Ideologie ... Sie haben keine Geschichte, sie haben keine Entwicklung.

自译：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它们没有历史，它们没有发展。

细读：keine Geschichte——「没有历史」。本意是拆掉它们「独立」的假象；可一个被判为没有历史的世界，里面的东西就不会自己长——这是口述五最早、最直白的原文。请对照下一段：两年后，他用「以前有历史，现在没有了」去嘲笑经济学家。（正文第 23 章。）

十六、以前有历史，现在没有了（《哲学的贫困》，1847，原书为法文）

> Ainsi il y a eu de l'histoire, mais il n'y en a plus.

自译：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可现在不再有了。

细读：这是他在嘲笑经济学家：把过去的制度说成人为的、会过去的，把眼前的制度说成天然的、永恒的。这是全书认为他最锋利的一刀——解构的原典。把它和上一段放在一起：嘲笑别人「现在没有历史了」的人，两年前刚写过「道德、宗教……没有历史」。同一把刀，一次朝外，一次没有朝内。（正文第 9 章。）

十七、要么改造，要么同归于尽（《共产党宣言》，1848）

> ... einen Kampf, der jedesmal mit einer revolutionären Umgestaltung der ganzen Gesellschaft endete oder mit dem gemeinsamen Untergang der kämpfenden Klassen.

自译：……一场斗争，每一次，要么以整个社会受到革命的改造而告终，要么以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而告终。

细读：oder——「要么……要么」：一个岔路口。路是开着的，尽头不止一个。这是宣言里最诚实的一个词。（正文第 26 章。）

十八、同样不可避免（《共产党宣言》，1848）

> Ihr Untergang und der Sieg des Proletariats sind gleich unvermeidlich.

自译：它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细读：unvermeidlich——「不可避免」。和上一段只隔一章。上一段的 oder，在这里没有了：岔路口被收成了一条单行道。这是全书说的「期票」第一次开出。（正文第 27 章。）

十九、以铁的必然性（《资本论》第一版序言，1867）

> Es handelt sich um diese Gesetze selbst, um diese mit eherner Notwendigkeit wirkenden und sich durchsetzenden Tendenzen.

自译：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起作用、并且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趋势。

细读：公平起见，名词是 Tendenzen——「趋势」，不是「命令」；可修饰它的，是 mit eherner Notwendigkeit——「以铁的必然性」。一个留余地的名词，配上了一个不留余地的修饰语。请对照本附录第三段——二十二岁时，他站在偏斜一边。（正文第 3 章。）

二十、以便发现合理的内核（《资本论》第二版跋，1873）

> Sie muß umgestülpt werden, um den rationellen Kern in der mystischen Hülle zu entdecken.

自译：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在神秘的外壳里发现合理的内核。

细读：umgestülpt——「翻过来」「倒过来」；entdecken——「发现」。合理的内核，本来就藏在外壳里，等人剥出来。这又是那个动词。（正文第 7 章。）

二十一、对买者是幸运（《资本论》第一卷，1867）

> Dieser Umstand ist ein besondres Glück für den Käufer, aber durchaus kein Unrecht gegen den Verkäufer.

自译：这种情形，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却决不是不公平。

细读：kein　Unrecht——「不是不公平」：他在这里特别承认了对手的前提——每一笔都等价，没有人被骗。正是在承认之后，余数才被找了出来。这是全书说的「六步样板」里最难的第一步：先不找坏人。（正文第 41、42 章。）

二十二、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哥达纲领批判》，1875）

> Das gleiche Recht ist hier daher immer noch – dem Prinzip nach – das bürgerliche Recht.

自译：所以，平等的权利在这里，按照原则来说，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

细读：immer　noch——「仍然」：他自己设想的新社会的第一阶段，身上仍带着旧社会的痕迹。这是他难得把刀转向自己设想的将来的一次。（正文第　49 章。）

二十三、终于发现的政治形式（《法兰西内战》，1871）

> … die endlich entdeckte politische Form, unter der die ökonomische Befreiung der Arbeit sich vollziehen konnte.

自译：……那个终于被发现的、能在其中实现劳动在经济上的解放的政治形式。

细读：endlich entdeckte——「终于被发现的」。一个在七十二天里、在一群人的争吵和摸索里长出来的形式，被叫作「终于发现」——好像历史一直在找它。他从公社受了教（随时撤换），这是真的；命名时，用的是发现的动词。（正文第 48 章。）

二十四、我不需要这把万能钥匙（致《祖国纪事》编辑部，1877，未寄出）

大意（原信为法文，此处只作转述，待核原文）：他反对有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种关于一切民族都注定要走的一般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他说，使用一种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这把万能钥匙，永远达不到理解历史现象的目的，这种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细读：「超历史的」，在他这里是一句批评。一个晚年的人，亲手拒绝把自己的理论当成超历史的东西——这是全书认为他的理念世界离发生最近的一次。这封信，没有寄出。（正文第 50 章。）

*

二十四段合起来：留余地的词和不留余地的词，常常在同一页、同一章、甚至同一句里出现。本书的全部工作，就是把它们一对一对地找出来，放在一起看。

附录十　读者常问的二十个问题

一、马克思是不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

不全是。他写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第 29 章），写过「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作决定」（第 43 章），写过手稿里的美（第 14 章）。可「决定」「归根到底」「不可避免」，也是他自己写的（第 30、27 章）。本书的说法是：在手上的世界里，他不是决定论者；在脑子里的世界里，他常常是。

二、这本书是在批判马克思吗？

是在「拆」他，不是在骂他。本书对他在手上的世界里做的那些事，几乎照单全收（第 58、61 章）；拆的，是他在脑子里的世界里给自己留的那块不许改的地板。

三、为什么不谈二十世纪？

前言第八节和第 28 章说过三个理由：那段历史远超本书的题目；展开会把复杂的历史简化成本书说法的注脚，或借沉重的事给论点加分量；本系列马哲卷已写过。本书只保留一句窄的判断：落点越硬，越需要纠错的办法。

四、「三个世界」是什么？

手上碰的世界（吃饭穿衣、干活、钱）、脑子里想的世界（道理、规律、制度）、心里的世界（我、你、他）。一件事在一个世界里通了，不等于在另两个世界里也通（导论第九节）。

五、要不要先学 SDE，才读得懂这本书？

不必。本书只用七个大白话词（导论第七节）：形状、路、土、回写、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读完导论就够了。

六、「发现」和「发生」有什么区别？

发现，是说一样东西本来就在那里，等人去找；发生，是说一样东西是在某片土里、沿着某条路长出来的，长出来以后还会回头改那片土。前者找到了，就只能拿去用；后者长出来了，还可以再长。

七、说他在理念世界里是发现学家，有什么证据？

原文证据主要有：「在现实之中寻找观念」（第 2 章）；「以便发现合理的内核」（第 7 章）；「道德、宗教……没有历史」（第 23 章）；「不可避免」（第 27 章）；同一段里「制约」换成「决定」、「生活」换成「社会存在」（第 30、31 章）；「终于发现的政治形式」（第 48 章）。附录九把其中几段原文逐句细读过。

八、「口述五」是什么？

王德生博士在写作中口述的第五条承重命题：马克思说哲学的使命在于改造世界，但他的改造世界，拒绝改造理念世界，只是现实世界。全书核对了它九次，定稿见第 54 章。

九、他不是也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

说过，《提纲》第二条（第 16 章）。本书认这一条，只是区分了两件事：让道理在实践里受「检验」，和让道理在实践里「生长」。前一件他做了，后一件他很少做。

十、恩格斯和马克思，怎么分？

本书的规矩是分开记账：他写的记在他名下，恩格斯写的记在恩格斯名下（导论第十四节、第 63 章）。比如墓前「发现了历史规律」、「哲学基本问题」、「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都是恩格斯的；《资本论》第二、三卷，是恩格斯据遗稿编定的。

十一、读马克思，对一个普通人有什么用？

至少有五样（第 61 章、结语第六节）：查出身的刀，余数的六步，「一天有多长是争出来的」，「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价签识破了也不消失」。第十六编把它们放进了教育、健康、事业的几十个场景里。

十二、「拜物教」今天还有用吗？

非常有用。评分、流量、品牌、学区房、人设、「AI 发现了」——都是今天那张桌子穿的外衣（第 39、67 章）。

十三、「余数」是不是就是「剥削」？

不完全是。余数是一大片人和东西缠在一起、合起来比各自加起来多出的那一块；「剥削」是贴在余数被某一方拿走这件事上的一个道德的符号（第 44 章）。本书认余数，也认他找到余数的办法；对那个符号、那个唯一的主人，本书有保留。

十四、AI 和马克思有什么关系？

两层。一层，他在一八五八年的笔记里写过「一般智力」——全社会的知识成了直接的生产力（第 46 章），今天那台机器，几乎就是它的身体。另一层，那台机器从头到尾在做「发生」，却被登记成「发现」——这是拜物教最新的一件外衣（第 67 章）。

十五、这本书是 AI 写的，可信吗？

出版信息页、第 62 章和后记都写明了：判断由王德生博士口述，文字由 AI（Claude）在他的指令下执笔，并经他审定。本书把这件事公开写出来，就是为了让读者能按第 62 章的办法去查它。可不可信，请读者去对原文（附录七、附录九）。

十六、这本书会不会也犯了它批评的错？

会，而且很可能已经犯了。第 62 章自查出四处「改字」，照登不改；还写下了推翻本书尺子的三个条件。

十七、先读原著，还是先读这本？

都可以。如果先读这本，读完请至少读一篇原文——那张十一条的便条，或宣言第一章，或《资本论》第一章最后一节——回来对一对（第 62 章）。

十八、这本书和本系列的《普通人都能读懂的马哲》有什么不同？

那本拆的是「马哲」这张桌子，钉子有他的、也有恩格斯和后人的；这本只拆他本人一八四一到一八八三年的文字（前言第四节、附录五）。

十九、为什么结语叫「偏斜还在」？

因为全书的总钥匙，是他二十二岁博士论文里的「偏斜」：世界是从一次没有理由的偏开始的（第 3 章）。他的书后来写了「铁的必然」，可他自己的一生，每一步都是偏出来的（第 6 章、结语第八节）。

二十、读完这本书，可以做什么？

第十六编每一个场景后面，都有一件「明天能试的事」；每一章末尾，都有两行小账。最简单的一件：找一句你最常说的「就是这样」，问一问——它是哪一年、在什么土里长出来的？还能不能再改？

附录十一　七十一章，一章一句

每一章末尾的「带走的话」，按章排在这里，可当全书的一页地图。插曲的结算句列在第 62 章之后。

章	带走的话
第 1 章　特里尔：两种秩序叠着的城	一个在两种法之间长大的孩子，最早学会的是「法会换」；最想要的，却是一块不会换的地板。
第 2 章　一八三七年的家信	他把神从天上请到了大地的中心——可「请到大地里」和「在大地里找到」，是两个动词。
第 3 章　偏斜：一篇寄出去的博士论文	一个世界是从一次没有理由的偏开始的；他二十二岁时知道这件事，四十九岁时，把它写没了。
第 4 章　报馆、驱逐、阅览室	刀落在哪里，他的学说就结实在哪里；那张从没被切过的桌子，也最不肯被改。
第 5 章　靠余数活着的人写余数	他靠余数活着，写出了余数最好的一本书；他在信里说让人成为人的是爱，在书里说人是关系的总和。
第 6 章　一生在摇荡	他的一生没有一步是必然的，他的书里写满了必然；墓前那个「发现」，一半是恩格斯说的，一半是他自己写的。
第 7 章　黑格尔的圆：一台只差吃饭的引擎	他把黑格尔倒了过来，放到了地上；可他换的是油箱，没换机器，连最后一页的终点，也一起搬了过来。
第 8 章　费尔巴哈的镜子：把神请回人间，两岸还在	费尔巴哈让人认出了镜子里的自己；马克思说光认出来不够，要去改；可他们都以为，镜子前面站着一个本来的样子。
第 9 章　三本各自平的账	他拆的第一样东西，是「天经地义」四个字——以前有历史，现在就没有历史了？这把刀，后来他没有拿来对着自己。
第 10 章　原子为什么要偏一下	伊壁鸠鲁的自由是偏一下、躲开；二十二岁的马克思说，偏了之后要去碰；后来，他把自由放到了必然的彼岸。
第 11 章　林木盗窃法：哲学第一次答不上来	一根枯枝，让他发现学来的道理答不上来；同一个冬天，「决定」这个词，第一次在他笔下落进了一句「像呼吸一样不以人为转移」的话里。

章	带走的话
第 12 章　异化的四张脸	异化，是回写被截走了；可他说的「异」，异于一个本来就在那里、等人回去的「家」。
第 13 章　类本质：对象化里长出来的	社会做人，人也做社会，连耳朵都是历史长出来的——他写到了这里；可他仍然管它叫人的「本质」。
第 14 章　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构造	人能跨过自己那个种的尺度去造东西，所以人会造美——他写到了这里；可他仍然说，美有「规律」，对象有「内在的尺度」。
第 15 章　手稿里的心，为什么后来不见了	他的心没有丢，是搬了家——一次搬进物里，一次推到彼岸；在眼下和将来之间，心里的世界没有自己的一块地。
第 16 章　第二条：思维的真理性是实践问题	第二条让想法去实践里受审——他认这个；可法庭判完，他的规律只会被判对或判错，不会回到土里重新长。
第 17 章　第三条：改环境的人，自己也被改	改环境的人，自己也在被改——这是他写得最干脆的一句发生学；后来，这条来回走的路，被写成了一条单行道。
第 18 章　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	他最早、最清楚地看出了「改造者给自己发免检证」的危险；而他写下的规律，成了他那座房子里唯一没有受教的教育者。
第 19 章　第六条：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在关系里长出来——这一半对；人等于关系的总和——这一半，把心里的世界写空了。
第 20 章　第十一条：改造世界，只改手上的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要改的是手上的世界；脑子里的世界被降成了「解释」，搁在一边，于是他自己的规律就再也没人去改了。
第 21 章　Bewußtsein 的拆字	他当场拆开了「意识」这个词——意识是存在被意识到的样子；可同一页纸上，「制约」一转身就成了「决定」。
第 22 章　视网膜：倒像是眼睛正常工作的样子	倒像是眼睛正常工作的样子——他看见了这一点；可说一个像是倒的，总得有人站在眼睛外面，而他自己的那只眼睛，没有查。
第 23 章　「从地上升到天上」	「从地上升到天上」是一个好方向；可他把这个方向变成了一个位置——地是本来，天是回声，天上的东西没有自己的历史。
第 24 章　分工与交往：土第一次被写厚	他第一次把人活着的那片土写得这样厚；可他写厚的是手上的那一块，另外两块，被他放到了楼上，成了它的回声。
第 25 章　留给老鼠的牙齿	他把一部书稿留给了老鼠——那是一段路，不是一块碑；后人把它排成了教科书的第一章。

章	带走的话
第 26 章　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历史是一条被张力推着走出来的路，尽头不止一个——他在宣言第一段写下了这个岔路口；同一章的结尾，岔路口被收成了一条单行道。
第 27 章　「不可避免」：期票第一次开出	资产阶级生产出自己的掘墓人——这是一条活的路；「同样不可避免」——他在路的尽头，开出了一张只能推迟、不能作废的期票。
第 28 章　本编的边界	本书在这里只点一句——落点越硬，越需要与之匹配的纠错办法；而他写得最清楚的那个纠错的口子，是从公社学来的，不是从规律里推出来的。
第 29 章　雾月十八日：人们自己创造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	人们自己创造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这是他一生最好的一句「制约」；前人的想法有分量，可他只把它当成要甩掉的梦魇。
第 30 章　一八五九年序言：同一段，相隔一句	同一段里，相隔一句——前一句是「制约」，后一句是「决定」；这不是一次手滑，是他的一支笔反复出现的笔势。
第 31 章　生活→社会存在	十四年，一个词——「生活」换成了「社会存在」；一个有日子、可以去查的词，换成了一个没有地址、查不到的范畴。
第 32 章　同一支笔：立法与自传同在一页	同一页纸上，他用发生的语法写自己，用发现的语法给一切人立法；这条法没有回头用在立法的人身上，门口还挂着「不许犹豫」。
第 33 章　「存在决定意识」是谁写的	「存在决定意识」不是他的原话——删掉的是「人们的」「社会的」和那个论战的方向；删的是后人，可他自己的笔势，给这一删留好了地方。
第 34 章　那只站在箱外的眼睛	他给一切想法查出身，却给自己的位置发了一张科学的免检证——站在底下能看见被遮住的一面，不等于站在那里就看见了正面。
第 35 章　一件商品的两张脸	一件商品有两张脸——一张是用处，一张是在人和人之间长出来的「值多少」；他把后一张脸还给了人，又用「归根到底」把它钉在了劳动时间上。
第 36 章　桌子跳起舞来	一张桌子用头站着跳起舞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穿上了一件物的外衣，回过头来管住了人。

章	带走的话
第 37 章　识破了也不消失	明知道了，价签照样像衣服自己的颜色——拜物教不是错觉，是一套做法正常运转时显出来的样子，识破了也不消失。
第 38 章　写回来被记成了颠倒	价签回头改了人——这是回写，不是颠倒；把它记成颠倒，就得有一个「本来的样子」，而那个本来，被他放到了透明的将来。
第 39 章　价签在今天	那张桌子今天穿着分数、点赞和「客观」；他给了我们翻译外衣的刀，本书再补一把——给被外衣改着的人，一条回头改它的路。
第 40 章　等价交换怎么长出利润	每一笔买卖都等价，钱怎么会越变越多？——他先承认对手的一切前提，就在对手的场地上跳。
第 41 章　劳动力：租来的一天	卖的不是劳动，是劳动力——地板一换，三本账合起来就平了；每一笔都等价，余数照样在「非公莫入」的那扇门里长出来。
第 42 章　六步样板：从账本的余数里找新东西	六步——摊开、低头、掀开、命名、读数、对日子；刀刃是发生的，刀柄上握着一只把读数当成本来、把预言当成必然的手。
第 43 章　工作日：一场关于时间的争吵	一天有多长，价值规律推不出来——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起决定作用；这是他亲手写下的最干净的发生学，后来又被他收回了规律里。
第 44 章　四条线：符号、主人、线、读数	余数找对了——然后他在余数身上划了四条线：贴了一个道德的符号，钉给了唯一一个主人，线跟着拿走的人换名字，读数推得出、量不出。
第 45 章　机器论片断：他最远的一次预写	他在一部笔记里写下「劳动时间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他自己的规律，第一次被写出了历史；可它退场的方式，又被交给了一个更大的必然。
第 46 章　一般智力：全社会共用的一台脑子	他在一部笔记里看见，一个社会的全部知识成了直接的生产力——脑子里的世界第一次被当成一片会改一切的土；可在他出版的书里，这片土又被放回了楼上。
第 47 章　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和它的断裂	他看见了人和土地之间那一来一回，被一种生产方式截断了——拿了，要还，还要还得更好；可他把那一来一回，说成了一个永恒的、本来的平衡。
第 48 章　公社：一个长出来的形式写回了理论	他劝过「别动」，事后走进去看，从公社学到了「随时可以撤换」——一个长出来的形式写回了他的理论；可他给它命名时，用的是「终于发现」。

章	带走的话
第 49 章　《哥达纲领批判》：同一把尺量不同的人	「按劳分配」这把同一的尺，也是资产阶级社会那片土长出来的——他拿刀切了一次自己设想的将来；可最高的那个阶段，仍然没有被切。
第 50 章　给查苏利奇的四份草稿：必然性限于西欧	他亲手拒绝了把自己的理论当成一把超历史的万能钥匙——这是他离发生最近的一次；可这一次，锁在了没寄出的信里。
第 51 章　民族学笔记：晚年他在读什么	晚年他在读易洛魁人、印度村社、古代氏族——一个还在长的人在补土；可这些，仍然只是笔记。
第 52 章　若再活二十年	若再活二十年，他会往哪一边摆？本书不替他选——真正的问题是，他心里长出来的东西，一辈子没有一条路，走回他留给世界的那本书里。
第 53 章　先挨打：五位最硬的辩护人	先挨打——恩格斯、阿尔都塞、柯亨、卢卡奇、伊格尔顿各打一下；本书改了三处，那个根还站着。
第 54 章　判词完整版：三个世界，两种法	三个世界，两种法——手上的世界他按发生办事，脑子里的世界他按发现立法，心里的世界没有自己的法，摆了一辈子；他离让理念世界自己发生最近的几页，都在抽屉里。
第 55 章　看见与收回合成一个根	打开门的手在手上的世界里，关上门的手在脑子里的世界里，心里的世界没有自己的手——一个根：三个世界，两种法；「改字」是它在纸上的指纹。
第 56 章　自我界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法	他心里的世界是一间没有门的屋子——只有「缠」这一拍，没有「选」和「点着」；可他自己的一生，三拍全都有。
第 57 章　三根梁与替换	三根梁——社会存在、决定、必然——换成三块地缠在一起的土、有日子的回写之环、带窗口的读数；换梁不是把他换掉，是把他抽屉里的那个他，请到房子中间来。
第 58 章　闪光点清单：二十处看见	二十处看见——最近发生的时候，一次是年轻还没立法时，一次是晚年私下动摇时；本书对他的全部改动，材料全是他自己的。
第 59 章　保底合表：在什么条件下，「决定」一点不差	当另外两块地动得极慢、或者被按住不许动的时候，手上那块地就「决定」一切——他把十九世纪最残酷的那一段，写成了一切历史的规律；那一段里，他说的一点不差。

章	带走的话
第 60 章　病根与死法：一个靠被改写活下来的体系	他的学说有两种死法——封顶死（终点）、回写死（单向）；可它没有死，因为后来的人一次一次改造它的理念世界——一套拒绝改造理念世界的学说，靠被改造活了下来。
第 61 章　SDE 要向他学，与分界线	欠他的五样，全在手上的世界里，本书几乎照单全收；和阿尔都塞、晚年卢卡奇、奥尔曼、伊格尔顿各画一条线；本书多出的一步，只在「三个世界、两种法」这把尺子本身。
第 62 章　给 SDE 自己写死法	这把刀，最后转向本书自己——本书自查出四处「改字」，写下本书站在什么土上，写下三条不写和三个推翻本书的条件。
插曲　一场顶住战	回写的路，是争出来的；可争来的路，要留给后来的人接着改——不然，争来的，又会成为一块新的地板。
第 63 章　恩格斯：把他搬回发现的地板，又补了一封信	恩格斯把他往发现那边推（墓前的「发现」、讲宇宙的体系），也把他往发生那边拉（交互作用、「我们应当负责」）——前者写进了书，后者写在信里。
第 64 章　伯恩施坦与列宁：账房与划线者	伯恩施坦拿账本去对期票，拆掉了终点；列宁把那只站在箱外的眼睛做成了一个组织，也在书里捡起过公社的撤换制。
第 65 章　卢卡奇与葛兰西：物化与道理的世界	卢卡奇说价签长进了人的心里；葛兰西说道理的世界不是回声，是一片要一点一点重新长的土。
第 66 章　汤普森与鲍德里亚：阶级是发生；生产之镜	汤普森说阶级是做出来的；鲍德里亚说他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的那面镜子，是资本主义自己的。
第 67 章　一台被登记成「发现装置」的发生机器	一台从头到尾在做发生的机器，被登记成了一台发现装置——这是拜物教最新的一件外衣；用他的刀查三样：读了什么，被教着追求什么，被放在哪里用。
第 68 章　一般智力来了：余数归谁，我还是我们	他笔记里那台全社会共用的脑子，今天有了身体，坐到了人的对面；余数没有天生的主人，「我们」也不是把我化掉的总和——一个会选、会点着的我，和机器缠在一起，长出一个新的「我们」，它需要一条回写的路。
第 69 章　教育：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	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在每一间教室、每一张饭桌上，留一条从孩子那里回来改你的路；别把孩子只读成他那片土的总和，给他留一个选、一次点着。

章	带走的话
第 70 章　健康：身体与生活的物质变换	身体是手上的世界里离你最近的一块土；健康，常常就是身体和日子之间那条来回的路没有被截断——截断它的，常常不只是你一个人。
第 71 章　个人事业：租来的一天、自己的余数与下班后的时间	他替你看见了第二扇门、那截余数和一天的长度；本书替你补上一句——你不只是一份被租出去的一天，你在每一天里，仍然在选、在点着。

附录十二　人名与概念索引

数字为章号；「前言」「导读」「导论」「插曲」「结语」为书前书后各篇。只列正文与前后各篇，不列参考书目与附录。

人名

- 恩格斯：前言、导读、导论、4、5、6、8、9、10、15、16、17、18、20、22、25、26、29、32、33、34、47、48、49、50、51、52、53、60、63、64、66、70
- 黑格尔：导读、2、3、4、6、7、8、10、11、12、20、23、29、32、33、38、56、60、66
- 费尔巴哈：前言、导读、4、5、6、8、12、13、15、19、25、33、36、56
- 伊壁鸠鲁：3、6、10
- 德谟克利特：3、10
- 卢克莱修：3
- 西塞罗：3
- 斯密：9、40、42
- 李嘉图：9、42
- 穆勒：9
- 萨维尼：2、6
- 甘斯：2、6
- 鲍威尔：2、3、6
- 燕妮：1、2、4、5、6、52、53、56、结语
- 蒲鲁东：9
- 李比希：47
- 摩尔根：51
- 梅因：51
- 查苏利奇：6、48、50、52、54

· 霍纳：43
· 伯恩施坦：64、66
· 列宁：前言、64、66
· 卢森堡：64
· 卢卡奇：34、53、60、61、65、66、71
· 葛兰西：60、65、66
· 阿多诺：65
· 霍克海默：65
· 汤普森：60、66
· 鲍德里亚：66
· 萨特：66
· 阿伦特：66
· 哈贝马斯：66
· 波普尔：66
· 德里达：66
· 皮凯蒂：66
· 阿尔都塞：15、53、56、60、61
· 柯亨：16、53、54、60
· 伊格尔顿：53、61
· 曼海姆：34
· 奥尔曼：61
· 弗洛姆：15
· 马尔库塞：12
· 康德：1、2、16、20
· 费希特：2
· 笛卡尔：16、20
· 伏尔泰：1
· 莎士比亚：1、5、6、14、69

· 歌德：14
· 但丁：32、34
· 普罗米修斯：3
· 达尔文：6、63
· 玛丽·安·沃克利：43、56、59、插曲、70
· 沃尔弗：5、6
· 海伦·德穆特：5
· 弗莱里格拉特：4
· 玛丽·伯恩斯：63
· 弗雷格：55
· 塞尔：55
· 乔姆斯基：55
· 王德生：前言、10、13、14、19、20、21、23、29、56、62、66、67、68

概念

· 偏斜：前言、导读、导论、3、4、6、9、58、69、结语
· 异化：导读、导论、6、11、12、13、14、15、36、38、47、58、69、70、71
· 类本质：导论、6、8、12、13、15
· 对象化：13、54、68、69、结语
· 美的规律：前言、导读、导论、2、6、11、12、14、15、54、55、58、69、71、结语
· 实践：前言、导读、导论、8、15、16、17、18、20、21、27、28、48、50、54、56、插曲、64、结语
· 教育者：导读、17、18、20、28、58、60、64、69、71、结语
· 总和：前言、导读、导论、2、5、6、13、15、19、20、27、30、53、54、55、56、61、63、68、69、70、结语
· 改变世界：前言、导读、导论、3、19、20、27、58
· 意识形态：导读、导论、1、6、8、20、22、23、24、25、30、34、38、53、58

· 视网膜：前言、8、20、21、22、25、34、37、57
· 暗箱：前言、8、20、22、34
· 分工：前言、9、12、17、24、42、49、51、58、61、69、70
· 社会存在：前言、导读、导论、2、11、17、20、22、29、30、31、32、33、34、54、55、57、59、61、63、66、结语
· 制约：前言、导读、导论、1、21、25、29、30、32、33、34、49、54、55、57、58、59、69、结语
· 决定：前言、导读、导论、1、2、4、6、9、11、12、13、16、17、19、20、21、22、24、25、29、30、31、32、33、35、36、39、41、42、43、44、45、47、53、54、55、57、58、59、60、61、插曲、63、65、66、67、68、69、70、71、结语
· 改字：导读、21、25、30、55、61、62、69
· 期票：导读、25、27、29、41、42、46、52、56、57、60、插曲、64、66、69、70、71、结语
· 不可避免：前言、导读、导论、1、2、7、9、16、18、22、25、26、27、28、54、55、57、58、60、插曲、64、69、71、结语
· 拜物教：前言、导读、导论、15、22、34、35、36、37、38、39、57、58、61、65、66、67、69、结语
· 价值形式：35
· 劳动力：10、14、41、42、44、58、70、71
· 余数：前言、导读、导论、5、6、34、39、40、41、42、43、44、46、54、55、57、58、61、插曲、66、67、68、69、70、71、结语
· 剩余价值：导读、导论、40、42、43、44、66
· 协作：前言、41
· 原始积累：42
· 工作日：前言、导论、6、7、10、20、42、43、54、55、57、59、61、插曲、67、70、71、结语
· 物质变换：13、44、47、60、70、结语
· 一般智力：44、45、46、54、58、60、插曲、68、71、结语

· 自由时间：46
· 自由王国：10、38、56、65、70、71
· 撤换：28、48、51、54、59、64、66、结语
· 万能钥匙：50、52、54、57、58、插曲、69、71、结语
· 三个世界：前言、导读、导论、13、15、20、25、28、29、52、54、55、61、62、插曲、68、结语
· 两种法：前言、导读、导论、1、2、15、28、52、54、55、61、62、插曲、71
· 回写：前言、导读、导论、1、2、3、4、5、6、11、12、13、14、16、17、18、19、20、21、23、25、26、27、35、37、38、39、46、47、48、51、52、53、54、55、57、58、60、61、62、插曲、64、65、66、67、68、69、70、71、结语
· 口述五：15、16、20、23、29、32、34、45、46、48、50、52、54、结语
· 自由律：29、56
· 发现死亡：66、67
· 发生升级：66、67
· 显露：2、15、21、22、29、35、36、37、42、53、56、58、61、63
· 免检证：导读、18、32、34、53、55、62、插曲、65、66、69、71、结语
· 四条线：41、42、44
· 六步：导读、9、39、42、58、61、结语

附录十三　大白话小辞典：三十个词

这本书尽量不用术语。可读到后面，有些词反复出现。这里把三十个最常用的词，按「大白话—一个日常例子—在书里哪里用得最多」排出来，供随手查。

一、本书自己的七个词

形状：长出来、能被认出来的样子。例：直播间里定下来的「到手价六百九十九」。见导论第五节。

路：一先一后走出来、会修正的不同。例：一件羽绒服从养鹅到上架的那一串步骤。见导论第三节。

土：让路能走、让形状能长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地。例：寒潮、城市、库存、你的工资，一起托着那个价钱。见导论第四节。

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过头来改土、改路。例：销量表送到工厂，明年多备黑色；你从此看见「九成」就觉得值。见导论第六节。

一锅粥：什么都在，还没分开。例：大学第一年，诗、酒、债、爱情全搅在一起。见第 2 章。

正在成形：冒了头，站不稳，最有创造，也最危险。例：直播那一晚，价钱一个钟头变三次。见导论第五节。

定型：稳住了，能认、能传，只是一站，不是终点。例：印进订单的那个价钱。见导论第五节。

二、本书的几把尺子

三个世界：手上碰的世界、脑子里想的世界、心里的世界。例：一件羽绒服——暖不暖；「本来就值」的那个道理；穿上它去面试的那个早上。见导论第九节。

发生：一样东西是在某片土里、沿着某条路长出来的，还会回头改那片土。例：一条被踩出来的小路。见第 17 章。

发现：一样东西本来就在那里，等人去找。例：「这条规律本来就在，他把它找了出来」。见第 2、7 章。

改字：把一个留余地的词，换成一个不留余地的词。例：「在某种程度上」没了；「制约」换成「决定」。见第 30、55 章，附录九。

两种法：同一个人，在一个世界里按发生办事，在另一个世界里按发现立法。见第 54、55 章。

口述五：他的改造世界，拒绝改造理念世界。见第 20、54 章。

免检证：一样东西被说成不必再问它从哪里来。例：「我是为你好」「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见第 34、18 章。

读数：一个能量、能比、能拿到桌上去谈的数。例：一个月实际加班多少小时。见第 42、57 章。

三、他的词，本书的说法

异化：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回头管住了自己——回写被截走了。例：周一早上的地铁。见第 12 章。

类本质：人之为人的那一样；本书读作在干活里长出来的样子。例：木匠在第一张桌子上认出了自己。见第 13 章。

实践：边干边改。本书提醒：分清「检验」和「生长」。例：照菜谱做红烧肉，咸了是少放一勺盐，还是改出自己家的菜谱。见第 16 章。

意识形态：一个时代说明自己的那一套话。例：「年轻人不能吃苦」。见第 22 章。

社会存在：人们一起过的日子，被收进了一个范畴。本书建议换回「生活」去问。例：一张申请表上的那几格。见第 31 章。

拜物教：人和人的关系，穿上了一件物的外衣。例：价签、评分、品牌、学区房。见第 36—39 章。

价值／使用价值：一件东西的两张脸——值多少／有什么用。例：奶奶织的毛衣，只有第二张脸。见第 35 章。

劳动力：租出去的一天。例：劳动合同和那扇「非公莫入」的门。见第 41 章。

余数（剩余价值）：合起来比各自加起来多出来的那一截。本书说：它没有天生的主人。例：三个人合伙年底多出来的钱。见第 42、44 章。

工作日：一天干多久——是争出来的。例：八小时、十小时法。见第 43 章。

协作的集体力：许多人一起干活，多出来的那种力量。例：十个人一起才抬得起的木头。见第 41 章。

物质变换：人和土地之间的一来一回。例：厨余回到菜地。见第 47 章。

一般智力：全社会共用的一台脑子。例：网络百科、开源软件、今天的大模型。见第 46 章。

偏斜：一次没有理由的偏，世界从这里长出来。例：那个写《我家的猫是怎么当上妈妈的》的孩子。见第 3、10 章。

期票：一张一定会兑现的票；到期不兑，只能改日期。例：「考上了就好了」。见第 27 章。

附录十四　给中学老师：六节课的教学设计

这是为高中思想政治、历史或通识课老师准备的一份参考，六节课，每节四十五分钟。不必照搬，老师可以按自己班上的情况改——这本身也是本书的意思。

第一节　一张价签（对应导论）

课前请每个学生带一样东西的价签或小票。课上分组：每组挑一样东西，用「一锅粥—路—土—形状—回写」五个词，讲出这样东西从哪里来、价钱怎么来的。最后全班讨论一个问题：「这个价钱，是在东西身上，还是在人和人之间？」

作业：写一段不超过三百字的「一张小票的来历」。

第二节　一个人的一生（对应第一编）

先讲他一生的几个转折（报馆被封、被驱逐、伦敦的阅览室）。然后请每个学生画一张自己的「人生序列表」：到今天为止，有哪两三件事，把你推到了现在这个样子？

讨论：「他的一生没有一步是必然的，他的书里却写了很多必然。你怎么看？」

作业：写一段「如果那一年那件事没有发生，我会是什么样」。

第三节　一张便条（对应第五编）

把《提纲》第三、六、十一条（中译）发给学生，分三组，每组一条。每组要回答三个问题：这一条说了什么？它对在哪里？它可能漏了什么？

重点讨论第三条的后半：「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老师可以请学生当场给自己提一条意见——这一节课，老师先示范「受教」。

第四节　制约还是决定（对应第八编）

把 1859 年序言那两句话（附录九第八段）写在黑板上，请学生找出两个动词的区别。然后请每个学生写下自己常说的一句「……决定……」（如「分数决定未来」「家庭决定性格」），再改成「……制约……」，读一读，有什么不一样。

讨论：「一个词的改变，会不会改变我们怎样对待一个人？」

第五节　桌子跳起舞来（对应第九编）

从「评分」开始：外卖星级、点赞数、班级排名。请学生分组，各选一个，做「翻译」：这个数字背后，是哪些人、哪些规则？

再讨论第 37 章那句话：「识破了也不消失。」那么，能做什么？请每组提出一条可以在班里试的小办法。

第六节　我的一段回写（对应第十六编）

请每个学生在第十六编里挑一个场景（老师可以先挑出十个适合学生的），讲一件自己明天打算试的事。一个月后，用十分钟请大家说说试了没有。

结课讨论：「读完这几节课，你有没有一句原来觉得『就是这样』的话，现在觉得不一定了？」

给老师的三个提醒：

一，这几节课的目的，不是让学生赞成或反对马克思，是让学生学会一把刀——查一句话的出身——也学会把这把刀对准自己。

二，政治性强的话题，守本书前言和第 28 章的边界：只讨论他写下的文字和日常生活里的例子。

三，请给学生留一条改你这几节课的路：最后一节下课前，收一张匿名纸条——「这几节课，哪里最没用？」

附录十五　给团队与单位：一场半天的工作坊

这是给一个部门、一家小公司、一个社区组织准备的一场半天工作坊，大约三个半小时，适合八到二十人。它不讲马克思的理论，只借他的几把刀，看自己的单位。

热身：一张分工表（三十分钟）

每个人在一张纸上写：这一周，我实际花在哪些事上，各多少小时。写完，把全组的纸贴在墙上。

问三个问题：谁的一周最长？哪些事，占了很多时间，却没有人觉得是「正事」？有没有一件事，大家都以为是某一个人的，其实是好几个人在做？

（对应第 24、43 章：分工与一天的长度。）

第一段：三本账（六十分钟）

分组，每组摊开本单位的三本账：钱（预算、收入、各部门的开支）、时间（上面那张表）、心力（大家觉得最累、最耗人的事）。

按「六步样板」（第 42 章）走一遍：先不找坏人；找出大家都踩着、从来没讨论过的那块地板（比如「加班是正常的」「这件事一向是某某部门管」）；给那一截一直没名字的东西起个名字；给它一个读数；写下一句三个月后可以对一对的话。

休息（十五分钟）

第二段：我们最硬的三条规矩（六十分钟）

每组列出本单位最硬的三条规矩——成文的、不成文的都算。每一条，按「纠错表」四栏去填（第 28 章）：它为什么定下来？如果它错了，会伤到谁？谁能喊「停一下」？多久重看一次？

写不满四栏的规矩，圈出来。

第三段：一条回写的路（四十五分钟）

全体一起，只做一件事：从刚才圈出来的规矩里，选一条，定一条「回写的路」——一个地方（一个表、一个会、一个信箱），让被这条规矩管着的人，可以说「这里不对」，并且约定谁在什么时候回应。

最后，请负责人当场说一句：「我这个位置，最可能看漏的是什么？」（第 34 章：那只站在箱外的眼睛。）

收尾（十五分钟）

每人写一张卡片：「这半天里，我原来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件事，现在觉得不一定了。」贴在墙上，三个月后再看。

给组织者的提醒：这场工作坊，最怕开成一场「找坏人」的会。组织者要一开头就讲清楚第 40 章那条规矩：我们先假定每个人都没做错，再去找合起来不平的那一截。

附录十六　家庭版：饭桌上的十个小练习

这十个小练习，每一个都只需要一顿饭的时间，适合一家人一起做。孩子太小的，大人可以先做，再讲给孩子听。

一、这碗饭从哪里来

挑桌上的一样菜，一家人一起猜：它是从哪块地、经过谁的手，到了这张桌上？猜完，可以查一查。（导论：一锅粥到回写。）

二、我们家的分工表

每个人说一说：这一周，自己为这个家做了哪些事，各花了多少时间。说完，看一看，谁的一周最长。（第 24、43 章。）

三、一句「就是这样」

每个人说一句自己常说的「就是这样」——「钱就是最重要的」「女孩子就该……」「读书才有出路」。大家一起问一问：这句话，是哪一年、从谁那里学来的？（第 9、21 章。）

四、「制约」和「决定」

把一句「……决定……」改成「……制约……」，一家人各说一句，读一读，有什么不一样。（第 30 章。）

五、一张价签

每个人说一样自己最近很想要的东西。大家一起问：你想要的，是它的「用处」，还是它「在说的话」？（第 35、36 章。）

六、一次「我也在学」

大人先说：「最近有一件事，我原来以为自己是对的，后来发现不一定。」然后请孩子说一件。（第 18 章：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

七、偏一下

每个人说一件这个月自己「没按常理」做的事，哪怕很小。大家只许说好话。（第 3、10 章：偏斜。）

八、一件认得出是自己做的东西

每个人说一件这个月自己做成的、做完了能认出「这是我做的」的事。（第 13 章：对象化。）

九、一条回头的路

一家人一起定一条小规矩：以后家里任何一条规矩，谁觉得不对，都可以在周末的饭桌上提出来，大家一起重议。（第 28 章：纠错的口子。）

十、下个月的一件事

每个人说一件下个月打算试的事，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冰箱上。下个月这一天，再做一次这个练习。（第十六编：明天能试的事。）

做这十个练习，不需要读完这本书，也不需要同意这本书对马克思的每一个判断。它们只借了他的几把刀——查出身、看分工、翻译价签、让教人的人也被教——用在一张饭桌上。

附录十七　燕妮：另一个人的一生

这本书写的是马克思。可他的一生里，有一个人，陪他走完了几乎全部的路，她的一生，本身就是一本书。这里只写几页，算是给她留一个位置。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一八一四年生，比他大四岁，特里尔一位普鲁士官员的女儿，被人称作「特里尔最美的姑娘」。一八三六年，她和一个比她小四岁、家世不如她、前途也看不清楚的年轻人秘密订婚。她的家里有人反对。她等了七年，一八四三年嫁给了他。

此后三十八年，她跟着他：从科隆到巴黎，从巴黎到布鲁塞尔，被驱逐时，她也被关过一夜；从布鲁塞尔到科隆，再到伦敦。在伦敦苏豪区的两间屋子里，她生下了几个孩子，又送走了其中几个。据她自己后来写的回忆录，女儿弗兰契斯卡死的时候，家里连一口小棺材的钱都没有，是一位法国流亡者借了两英镑。

她不只是一位妻子和母亲。他的字很难认，很多手稿、很多寄给报社和出版社的稿子，是她一页一页誊清的——她是他许多年里的秘书和第一个读者。她自己也写：写通讯，写剧评，写那本简短的回忆录。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她在伦敦病逝。他自己也病着，医生不许他出门，没能去送葬。据传记，恩格斯当时说：摩尔也死了。十五个月后，他坐在扶手椅上去世。

照本书的看法，她的一生，是本书一直在说的那个「心里的世界」最真实的样子：一个人，在一片不是她选的、极硬的土上（流亡、贫穷、丧子），一次一次地选——选择嫁给他，选择跟他走，选择替他誊写，选择在最难的时候写下回忆——也一次一次地点着了一些东西：一个家，三个长大的女儿，一本书被誊清、被寄出去。

他的书里，心里的世界常常只剩「缠」这一拍（第 56 章）；在她的一生里，三拍都在。本书在第 5 章说，他在给她的信里写过：让一个人重新成为人的，是对心爱的人的爱。那封信的收信人，就是她。

她没有写过一本讲历史规律的书。可如果有人问：在那一段日子里，是什么让那个家、那些手稿、那个人撑了下去——答案里，一定有她。

附录十八　一年读完这本书：一周一件事

这本书很厚，不必一口气读完。下面把它排成一年，一周一件事，每周只读一点、做一件小事。

第一季：人（第 1—13 周）

第 1 周：读导论，拿一张小票练一次「从一锅粥到回写」。

第 2 周：读前言，写下一句你最常说的「就是这样」。

第 3—8 周：每周读第一编一章（第 1—6 章），画完自己的人生序列表。

第 9—11 周：读第二编（第 7—9 章），找一句你「倒过来」过的道理。

第 12—13 周：读第三编（第 10—11 章），记一次你这个月「偏了一下」的事。

第二季：书（第 14—26 周）

第 14—17 周：读第四编（第 12—15 章），照一照你工作的「四张脸」。

第 18—22 周：读第五编（第 16—20 章），在家里或单位里，试一次「教育者本人受教育」。

第 23—26 周：读第六编（第 21—25 章），找一个你身边的「倒像」，把它翻译回去。

第三季：规律与余数（第 27—39 周）

第 27—30 周：读第七编（第 26—29 章），想一想你开给自己的那张「期票」有没有窗口。

第 31—35 周：读第八编（第 30—34 章），把一句「……决定……」改成「……制约……」。

第 36—39 周：读第九编（第 35—39 章），翻译你身上的一件「外衣」。

第四季：总账与今天（第 40—52 周）

第 40—43 周：读第十、十一编（第 40—47 章），给你家的三本账走一次六步。

第 44—45 周：读第十二编（第 48—52 章），列一张家里最硬规矩的「纠错表」。

第 46—48 周：读第十三编与插曲（第 53—62 章），找一处你不同意本书的地方，写下来。

第 49 周：读第十四、十五编（第 63—68 章），用一次 AI，写下哪一部分是你的判断。

第 50—51 周：读第十六编（第 69—71 章），挑三个场景，各试一次。

第 52 周：读结语，回头看第 2 周写下的那句「就是这样」——它还是原来那句吗?

附录十九　读完这本书，从哪里读他

本书只是一张地图。想走进他自己的文字，可以从下面几样开始，由短到长。每一样后面，写一句为什么先读它、读的时候留心什么。

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只有十一条，一页纸。先读它，因为本书的判词三句，在这十一条里全都找得到。读的时候，把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一条圈出来，比一比。

二、《共产党宣言》第一章（1848）。二十几页。读它的文体：怎样用最短的句子叫人站起来。读的时候，找第一段里那个「要么……要么」，和章末那个「不可避免」。

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节（1852）。几页。读那一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读他怎样写一个时代穿着旧衣服演新戏。

四、《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几页。读它的前半（自传）和后半（「总的结果」），找那两个动词：制约，决定。

五、《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1867）。十几页。这是全书评价最高的一节。读那张用头站立的桌子，读那句「识破了也不消失」。

六、《资本论》第一卷「工作日」一章。较长，可以挑着读。读工厂视察员的报告，读那句「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起决定作用」。

七、《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一节。读异化的四张脸，读「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构造」。

八、致查苏利奇的复信（1881）。很短。读那一句「限于西欧」。有兴趣的话，再找来那四份草稿。

读的时候，请带着本书的三个问题：这一句，最要紧的词是哪一个？它落在哪一个世界？它是做出来的，还是找到的？读完，回来看看本书在那里说得对不对。

至于读哪一个中译本，本书不作推荐；可以找两个不同的译本对照着读——译本的用词，本身就是一种读法（附录九）。

附录二十　全书判断总账

这一页，把全书下过的判断、收窄过的地方、照登过的反证，合成一本总账，方便读者一眼看清本书在哪里站着、在哪里退过。

一、判词与副判

项	内容	状态
判词一句	现实世界是发生——改造世界	成立
判词二句	理念世界是发现——规律、本质、第一性	成立；「决定」读作「归根到底的决定」（第 53 章）
判词三句	自我世界在发现和发生之间摇荡	成立；两极都是他（第 53 章）
副判	一支给一切思想查出身的笔，把「制约」改成了「决定」	成立；「改字」是反复出现的笔势（第 21、30 章，附录九）
口述五	改造世界，拒绝改造理念世界	成立；定稿见第 54 章

二、收窄登记

次	在哪里	收窄了什么
1	第 53 章（恩格斯）	「决定」不读作「唯一的决定」
2	第 53 章（阿尔都塞、柯亨）	第八编批评只针对他本人那几行字；可检验的假说能做到
3	第 53 章（伊格尔顿）	「摇荡」两极都是他
4	插曲	推翻条件要求「正式出版」偏严，登记为最可能错处
5	插曲	回写的路多半是争出来的，不是好心修出来的
6	插曲	心里的世界的法，以手上的世界先留出余地为前提；留余地本身要争

三、照登而不收窄的反证

在哪里	反证	为什么不收窄
第 16 章	《提纲》第二条：思维的真理性在实践中证明	动词是「证明」，不是「改写」
第 29 章	「死人的传统像梦魇」——理念世界有分量	只当梦魇，不当土
第 30 章	「大体说来」	同一篇里「决定」未留余地；描成五级台阶的是后人
第 45 章	劳动时间「不再是」尺度	退场交给了更大的必然
第 46 章	一般智力	锁在笔记里
第 48 章	公社受教：随时撤换	原理再确认；命名用「终于发现」
第 48 章（新增一节）	1872 阿姆斯特丹讲话	讲话记录，非正式出版
第 50 章	拒绝万能钥匙；限于西欧	未寄出／私人信件；按推翻条件一不收窄，加注

四、本书的自查

第　62　章自查「改字」四处：「彻底」「几乎没变」「只能摇」「一个根」——照登不改。推翻本书尺子的条件三条，交给读者。

五、仍悬着的

口述五后半句；第　50　章是否收窄（作者未裁）；副题、收回动作名、恩格斯分账（按默认）。

附录二十一　「改字」对照表

全书找出来的「改字」——一个留余地的说法，被换成一个不留余地的说法——按年份排在这里。左边是留余地的，右边是不留余地的。

年份	留余地的	不留余地的	见
1835→1859	「我们」去决定自己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	「社会的存在」决定意识	第 1 章，附录九一、八
1837	观念在现实之中（方向）	去「寻找」观念（动词）	第 2 章，附录九十三
1841	原子会偏斜	偏斜是原子的「本质」「灵魂」	第 3 章
1843	要看关系，不只看意志	关系「像呼吸一样不以人为转移」	第 11 章
1844	人能按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去造	「美的规律」「内在的尺度」	第 14 章，附录九二
1844	人在对象化里长出自己	人的「本质」；向本质「复归」；「历史之谜的解答」	第 13 章
1845	改环境与改自己「重合」	人的本质是关系的「总和」	第 17、19 章
1845	从地上出发去看（方向）	天是地的回声，「没有历史」（位置）	第 23 章，附录九十五
1845—1846	受生产力的发展「制约」	「生活决定意识」	第 21 章
1848	「要么改造，要么同归于尽」	「同样不可避免」	第 26、27 章，附录九十七、十八
1859	「制约」；「大体说来」；「用于指导我的研究」	「决定」；「不以意志为转移」；「根绝一切犹豫」	第 30—32 章，附录九八
1845→1859	「生活」	「社会存在」	第 31 章

年份	留余地的	不留余地的	见
1857—1858	劳动时间「随着……」不再是尺度	「必然」不再是	第 45 章，附录九十一
1867	「趋势」	「以铁的必然性」	第 3 章，附录九十九
1871	公社是长出来的形式	「终于发现的政治形式」	第 48 章，附录九二十三
1873	把它倒过来	「以便发现合理的内核」	第 7 章，附录九二十

记在后人名下的改字：

原来	后来	谁	见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存在决定意识」	后人剪短；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搭架	第 33 章
「大体说来」的几个时代	每个民族必经的五级台阶	后来的教科书	第 30 章
零散的草稿	完整的「第一章」	后来的编者	第 25 章
他在两边摇	「像达尔文一样发现了规律」	恩格斯墓前	第 6、63 章

本书自己的改字（第　62　章）：「彻底」「几乎没变」「只能摇」「一个根」。

附录二十二　一本给你自己的空白小账本

全书每一章末尾，都记了两行小账。这一页，留给你，记你自己的。

每一件事，记两行：

> 第一行：这件事里，我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
> 第二行：这件事落在哪一个世界——手上的、脑子里的、心里的？是做出来的，还是我当成了找到的？

再加一行，是本书替他补上的：

> 第三行：这件事里，有没有一条让别人回头改我的路？

示例

> 事：今天对孩子说「你这次没考好，是因为不用功」。
> 第一行：开了——我注意到了他的成绩；关了——我把一整片土（那几天他病了、那张卷子正好考他最弱的地方）压成了「不用功」。
> 第二行：落在脑子里的世界；我把一件做出来的事，当成了找到的原因。
> 第三行：没有。明天问他一句：「你自己觉得，是哪里出了问题？」

你的第一条

> 事：
> 第一行：
> 第二行：
> 第三行：

记满十条，回头翻一翻：你在哪一个世界里，最常把「做出来的」当成「找到的」？那里，就是你自己的「改字」。

后记

这本书，是一个人和一台机器一起写的。

王德生博士立了题目，定下了书号，在写作的过程中一条一条口述了本书最要紧的几句话：他的现实世界是发生，即改造世界；他的理念世界是发现，即使用普遍规律、本质、第一性；他的自我世界，在发现和发生中摇荡；他的改造世界，拒绝改造理念世界，只是现实世界。他还定下了这本书的边界：政治文字只写马克思本人写下的，二十世纪的后果点到为止，并在书里说明为什么只点到。文字，是 AI（Claude）在他的指令下，一批一批写出来的，每一批写完，交给他看，他说「再来」，就接着写。

写作是分批进行的。每一批写完，都有一张交接卡，记下这一批立了什么判断、哪些原文还没有核、哪些事还悬着没有定。这些交接卡，是本书自己的一条回写的路：读者如果想知道某一个判断是在哪一天、从哪一句口述里长出来的，可以顺着它找回去。

有几件事，写到最后仍然悬着，照实记在这里。

口述五的后半句。王德生博士那一天说到「他又 jiang……」，话断了，后半句没有传过来。本书在第 20、54 章都给它留了位置。它补来之后，本书照原话写进去，并据以改定第 54 章口述五的最后表述。

晚年信稿算不算数。第 50 章里，一八七七和一八八一年那两封信，是本书最重的反证。本书按导读里写下的推翻条件（须正式出版），没有据此收窄判词，只加了注。这是一个可以争的判断，本书把它留给作者，也留给读者。

副题、收回动作的名字、《资本论》第二三卷与恩格斯的分账，都按提纲里的默认做法写了；若作者另有裁定，统稿时改。

原文的核对。本书大量引文，是照中译大意转述的；关键的德文句子，只有少数核到了原版。附录七把这些一一列了出来。这是本书最需要别人帮忙的地方。

最后，想说一句关于这本书本身的话。

这本书花了七十一章，说一个人在一个世界里是发生学家，在另一个世界里是发现学家，他心里的世界没有自己的法，只能摇。写到最后，写书的这一个「我们」——一个人和一台机器——自己也站在同一道题前面：这本书里，哪些是长出来的，哪些已经被我们不知不觉地写成了定论？第 62 章自查了四处，一定还有没查到的。

如果你读完这本书，对马克思，对你自己心里的那几条「就是这样」，偏了一下——哪怕只偏了一点——请把那一偏记下来。那是这本书最想要的回写。

这本书是在一天之内、分十几批写成的。每一批写完，作者看过，说一句「再来」，就接着写。正文七十一章写完以后，又加厚了四轮；书后二十二件附录，有一半是在正文写完以后，为了让这本书能被拿去用——在课堂上，在一个团队里，在一张饭桌上——才补上的。

这样写成的书，有它的好处：每一批都有交接卡，每一个判断都有来历；也有它的毛病：写得快，核得慢。附录七里那一长串〔待核〕，是这本书最诚实的一页，也是它最需要别人帮忙的一页。

二〇二六年九月